

抱



送前集

鄭年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抱 箭 集

郭沫若著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1948

目次

第一輯：殘春及其他

今津紀遊 三

殘春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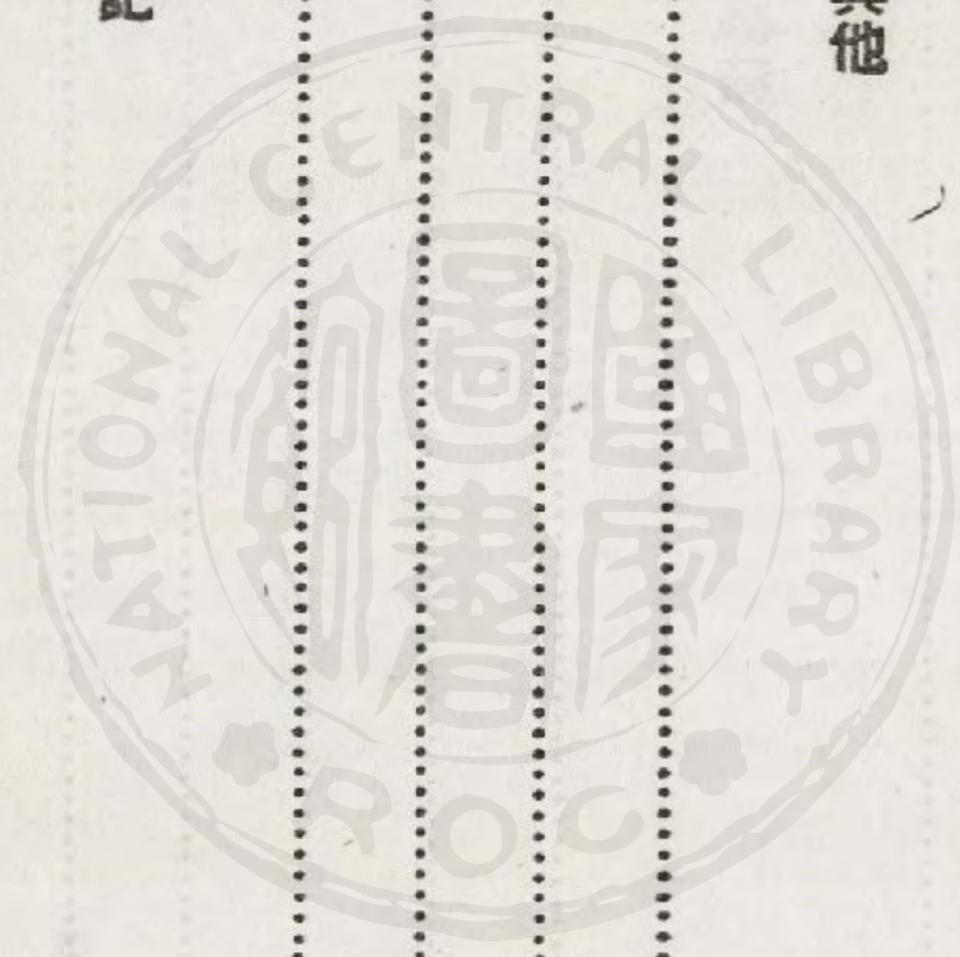
牧羊哀話 三四

月蝕 四七

第二輯：山中雜記

菩提樹下 六五

三詩人之死 七〇



國家圖書館



001687421

芭蕉花……………九

鐵盃……………八三

雞雛……………八五

人力以上……………九二

賣書……………一〇一

曼陀羅華……………一〇五

紅瓜……………一一八

第三輯：路畔的薔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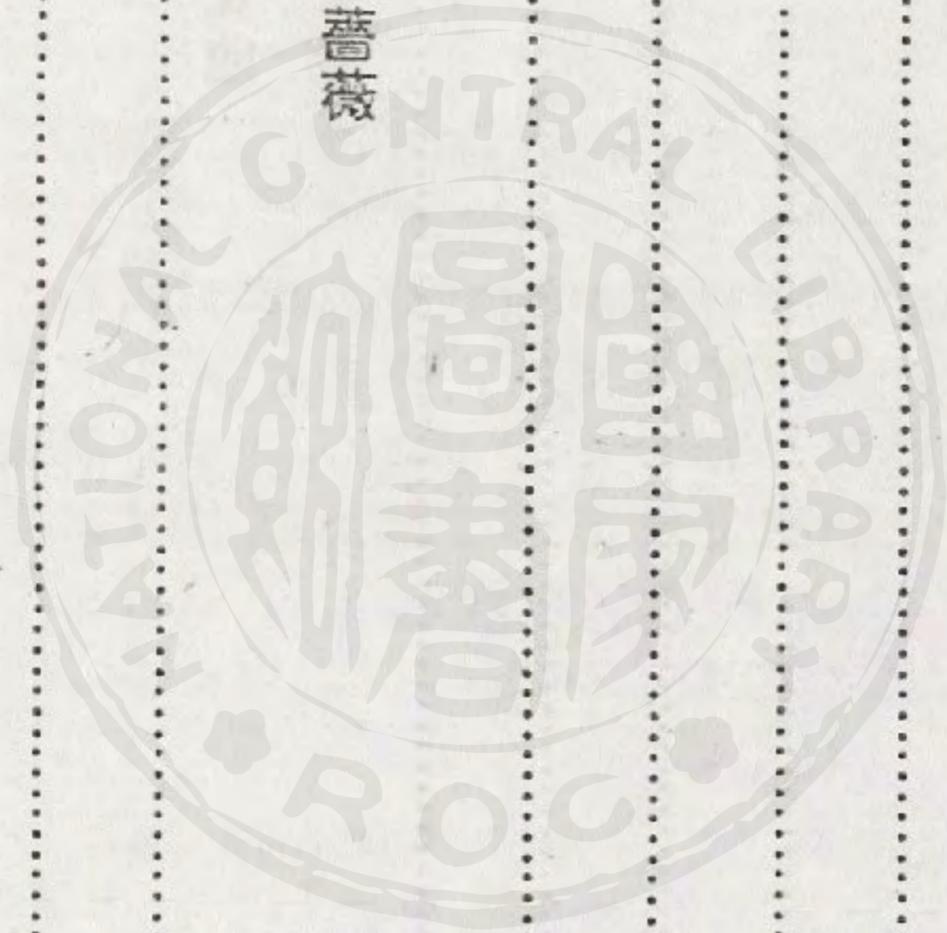
路畔的薔薇……………一三一

夕暮……………一三二

水墨畫……………一三三

山茶花……………一三四

墓……………一三五



白髮……………一三六

第四輯：水平線下

原版序引……………一三九

百合與蕃茄……………一四一

亭子間中……………一五六

後悔……………一六六

湖心亭……………一六七

矛盾的調和……………二〇〇

第五輯：歸去來

雞之歸去來……………二〇七

浪花十日……………二二〇

東平的眉目……………二四三



癡……………二五〇

太山朴……………二五八

達夫的來訪……………二六一

斷線風箏……………二七一

第六輯：芍藥及其他

芍藥及其他……………二七五

芍藥 · 水石 · 石池 · 母愛

銀杏……………二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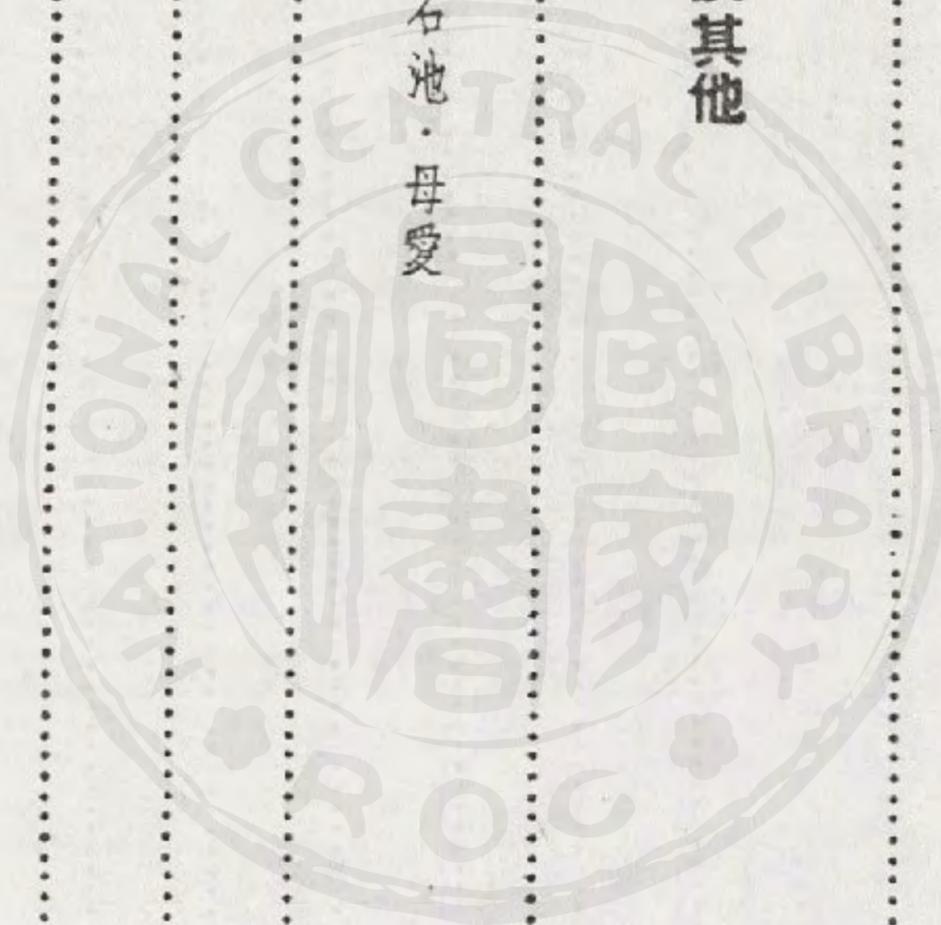
蚯蚓……………二八二

小麻貓……………二八八

雨……………二九五

小皮篋……………三〇一

十月十七日……………三〇九



丁東草（三章）……………三六

丁東·白鷺·石榴

飛雪崖……………三二

附：補記

影子……………三一

下鄉去……………三六

一 卡車追逐

二 林園訪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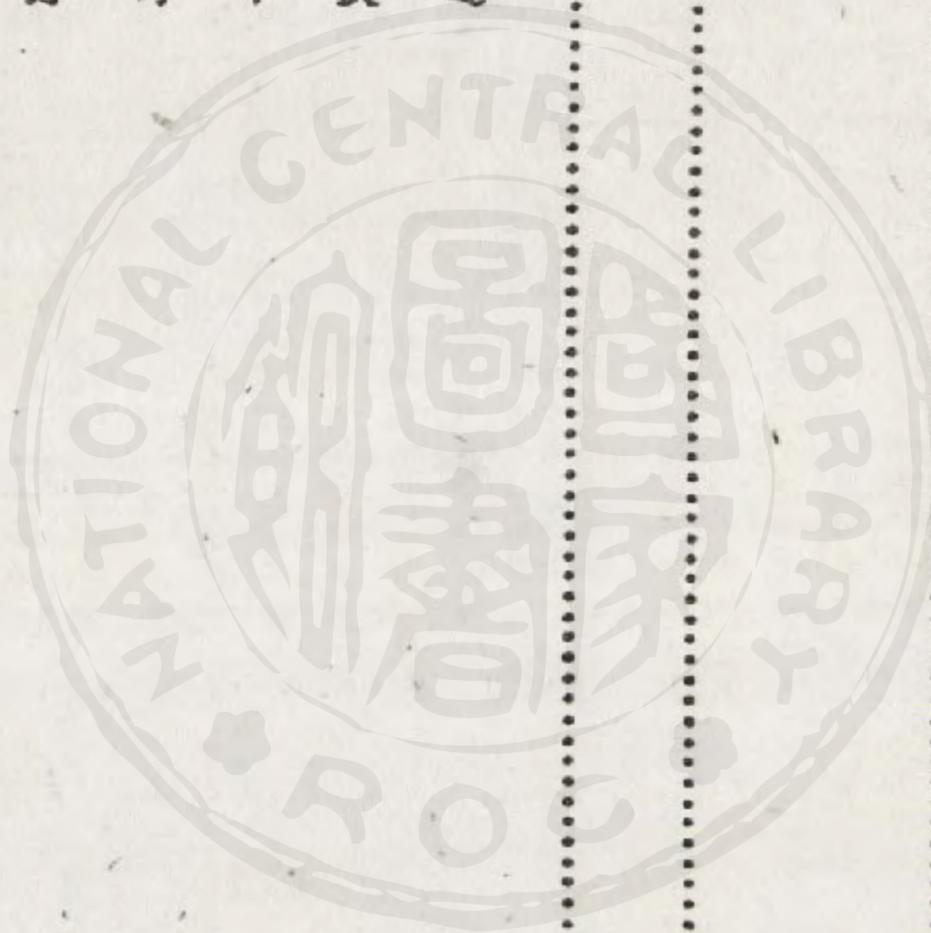
三 白果樹下

四 塞翁之馬

五 離合歡悲

六 夜來風雨

七 新的果實





第

一

輯

：殘春及其他





今津紀遊

「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們人類好像都有種驚遠性。當代的天才，每每要遭世人白眼。意大利詩聖但丁，生時見逐於故國，流離終老，死後人始爭以得葬其骸骨爲地方之榮。俄國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基，生時亦受盡流離顛沛窘促之苦，死後國人始爭爲流涕以盡哀。這種要算是時間上的驚遠性了。空間上的驚遠性，我把我自己來舉個例罷。我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在家中過活了十多年，卻不曾攀登過峨眉山一次。如今身居海外，相隔萬餘里了，追念起故鄉的明月，渴想着山上的風光，昨夜夢中，竟突然飛上了峨眉山頂，在月下做起了詩來。

不再扯遠了。我來福岡市，已經將近四年，此地的博多海灣，是六百四十年前，元軍第二次東征時全軍覆沒的地點。當時日人在博多灣沿岸各處要隘之地築壘抵禦。九年前在東京一高聽講日本歷史的時候，早聽說福岡市西今津地方，尚有一片防壘殘存，爲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史蹟，當時早恨不得飛到今津去踏

訪，憑弔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戰地。

我在民國二年年未初到日本的時候，是由火車穿過萬里長城從朝鮮渡海而來。火車過山海關時，我在車中望見山上蜿蜒着的城壘，早曾嘆服古人才力之偉大，而今人之碌碌無能。後日讀 P. Renner 氏所著德國的詩人利林克龍 (Liliencron) 傳，敘他晚年在北海配爾屋牟島 (Pollworm) 上做堤防總督的時候，每在暴風咆哮的深夜，定然在高堤上，臨風披襟，向着洶湧的狂濤，高叫出他激越的詩調。我受了他這種凱旋將軍般的態度之感發，我失悔我穿過萬里長城的時候，何不由山海關下車登高壯觀，招弔秦皇蒙恬之魂魄？我至今還在渴想……唉！這也算是一種驚遠性的適例了。我在福岡住了將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壘』在近旁，我卻不會去憑弔過一回，又在渴想着踏破萬里長城呢？

元寇防壘，日人所高調讚獎的『護國大堤』在我想像中以爲定可以與我國的萬里長城堪伯仲。守此而不登，豈不是驚遠性之誤人嗎？

二

今晨八點鐘，早早跑上學校裏去，不料第一點鐘的內科講義纔是休講，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車，突然遲延了一樣，我顛轉沒有法子來把這一點鐘空時間消遣。我沒精打彩地走進圖書館，把一兩禮拜前

的新聞紙隨手翻閱，覺得太無聊了。我想起今日的課程，都是不願意上的，只有午後兩點鐘以後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我何不走到個甚麼地方去，利用我這半日的光陰，或者我親愛的自然，還會賜我以許多的靈感。

市外的西公園，自從前三月田壽昌來訪我時，我們曾同去遊逛過一次以來，我已兩年不去了。雖然不是開櫻花的時候，園內有些梅花，定已漸漸開放，能在這樣晴好的天氣中，坐在那園中高處，看望太陽光下的海波，也正是無上的快心樂事。不錯，我便往西公園去罷！我纔一動念，我的兩腳已把個挾着書包的我運出了校門。我竟成爲電車的乘客了。

電車西行，有三十分鐘的光景，到了西公園。我下車徐徐向園門步去。別的同學都是挾着書包向東行，我一人卻是挾着書包向着西走，我又穿的是制服，戴的是制帽，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種詫異的眼光向我。我不是磨房的馬，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驅使嗎？你們難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懷着一種無謂的反抗心，我還沒有走到園門，驚遠性突然又抬起頭來。西公園離今川橋只有一區的電車，到了今川橋再坐幾站輕便火車，便可以達到今津。走熟了的地方有甚麼意思啲？元寇防壘！護國大堤！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古戰場！去罷！去罷！去學利林克龍披襟怒吼！

我又坐上了電車去了。沒有幾分鐘的光景，電車已經到了終點。我從今川橋下車，往輕便鐵道的驛站

——名目雖叫驛站，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舖口代辦的——上去買車票。我檢查我的錢包，只有五十錢（一錢合我國銅元一枚）的一張紙幣。

——「往今津的車票要多少錢？」

——「要二十四錢。」

——「請把一張來回票給我。」

——「要四十八錢。」

我把紙幣給了賣票的，他把了十六區的車票給我，找了我兩個銅板。原來輕便火車的車票，也還是同市內電車的一樣，是分區零買的。他指示着車票上的站名向我說：從此處到今宿，是八站路，一站四錢，從今宿再坐渡船纔能到今津。

我問：「渡船錢要多少？」

他說：「要三錢。」

我聽着吃了一驚，我手中只有兩個銅板了，今天的計畫，不是完全歸了水泡嗎？我急忙在衣包中搜尋，另外又纔尋出一個五錢的白銅小幣。啊，好個救星！這要算是在沙漠中絕了水的商隊，突然遇着了 *Oasis*（沙漠中膏腴之地）了！驛站中待車的人很多，火車到十點鐘的時候纔能開到。

日本人說到我們中國人之不好潔淨，說到我們中國街市的不整飭，就好像是世界第一。其實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會，除去幾條繁華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禮外，所有的側街陋巷，其不潔淨不整飭之點也還是不愧爲東洋第一的模範國家。風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淖淋漓，一颼風，又要成爲灰塵世界。又聰明又經濟的日本國民常常整些細碎的石子來面在街上，利用過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爲碾地機的代用。隔不許久，石子又要變成了灰塵，又要變成了泥醬了。驛前的街道，正是石子專橫的時代。街心的四條鐵軌，差不多要埋沒在泥土中了。街簷下的水溝，水積不流，昏白色的醬水中含混着銅綠色的水垢，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兒的糞便一樣。驛旁竟公然有位婦人在水溝上搭一地攤，攤上堆一大堆山榛，婦人跪在地上燒賣。這種風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國民纔能領略了。

坐在站中，望着外面雜踏喧鬧的街市，無端地發起了這段敵愾心來，中日兩國互相輕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無法醫治呢。

人總是不宜好的動物，金錢一富裕的時候，總要湧出些奢侈慾望來。我無意識中又在一個衣包之內搜出了一張五十錢的紙幣，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火車輪船要運轉時，煤煙是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人要去旅行時，紙煙也當然不可缺少。我便花了八個銅板，買了一匣紙煙，一匣洋火，便在驛站中吹雲吐霧起來。可憐吹吐還不上半隻，我的腦天早已昏昏朦朦了。滾蛋罷！我含着幾分可惜的意思，把剩下的半隻

紙煙，憤恨地投在水溝裏去。醜惡的奢侈慾望的屍骸，還在溷水中燻蒸了一會殘喘。

三

小小的機關車，拖了兩乘坐車走來，骯髒的程度，比上海「大眾可坐」的三等電車，恐怕還要厲害。車中擁擠得不堪如像纔開封的一匣洋火。我上車得早，在一隻角上幸好尋得了一個座位，但可恨不客氣的。一位鄉下人，竟來加上楔頭，坐到我左腳的大腿上，我好像楚項羽陷入垓下的重圍，就使有拔山之力，也只好徒喚奈何了。

汽笛放起貓叫聲，火車已經開動起來。

過了一個停車場，兩面的街市，已經退盡，玻璃窗外開展出一片田野，田地尙多裸身，有的已種麥苗，長已四五寸了。遠山在太陽光中燃燒，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樣。太陽隔窗照到我的頸子上來熱騰騰地。車上坐的多是職工中人，指點沿線的各處小小的工場，和着車輪的噪音，高談闊論，可惜談吐多不可辨。

又過了兩個停車場，車上漸漸稀疏了。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村前竟公然有座電影戲館，戲目的帘子立在館前，怪刺目地掛着種種看板畫。出村，落入松林中。檢看票上站名，知是「生之松原」。松原一面沿海，從樹幹間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點點的明帆，昏昏的島影。我心中也生出了幾分旅行的興趣。背海一面，樹

甚深遠，除了無數退走的樹幹外，別無所見。在這種晴和的天氣，能偕個燕婉的女友，在那松林中散步談心，怕更會是件無上的快心樂事了。

林中車行十多分鐘的光景，走出海岸上來了。海水一片青碧，海天中有幾隻白鷗，作種種峻險的無窮曲線，盤旋飛舞。有的突然飛下海面，掠水而飛，飛不多遠，又突然盤旋到空中消去。

火車到了今宿站。

我從今宿下車，問明了渡船所在。從今宿市中穿過，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松林無人，陽光洒地，可惜沒有燕婉的佳伴偕行，只有我自己的影兒在隨着我走。啼鳥在空中清嘯。走過松林，又走到一小小村落，街簷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婦人，席地，坐在太陽光中縫紉。出村，又走到海岸上來，臨海一家擺渡人家靜立在一座淺峰之下。渡船已開，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渡家中的時鐘，已經十一點過了，時間不可不利用，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我不得不在這個時間內應命了。我便轉入渡家後的廁所中去。

我踞在廁所中，一面應着自然的要求，一面想起前兩天B君向我所說的南洋的風俗談來——B君
啲！我在這種地方追念起你來，你恕我的這個大大的失禮了罷！

B君說：南洋地方大小便所，都是立在河邊，放出的大小便聽着流水沖去。日本人的便房叫「河屋」

(KAWAYA)，這正是日本民族南來的一個證明。

廁所中有許多猥褻的壁畫，這是日本全國廁所中的通有現象。善於保存壁畫的日本史學家喲！這種無名的戀愛藝術家的表現藝術，於民族風俗史上，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

無端中又得出一個戀愛的定義來：

——戀愛者何？是一種自然的要求，如像人小便一般，不得不逼人去走骯髒的所在者也。

笑話！笑話！在這壁畫蔚然的「藝術之宮」再沉吟得一刻的時候，渡船怕又要開了呢！

四

今津是在系島郡上。系島原來不是海島，是與陸地相連。渡船在海灣中過渡，海水異常清澈，好像是西子湖水一樣。因為沒有帶張地圖來，上了岸後，竟把地方走錯。問了多少行人，走了多少枉路，我纔走到了今津。今津村上也怕有兩三百戶人家，我在村中旋來旋去，只想朝外海邊走，卻只在村中打盤旋，最後走到一家賣花郵片的舖店門口，我便買了幾張今津史蹟的花郵片，有一張是「勝福寺的蟠龍松」，有一張是「元寇殲滅碑」，有一張就是「元寇防壘」了。我見了元寇防壘的繪片，我不禁大失所望。啊！這就是「護國的大堤元寇防壘」了嗎？一條亂雜的矮矮石堤在我國鄉村中溝道兩旁，隨處都可以尋出。縱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龍走來，站在這種大堤上，恐怕也吼不出甚麼激越的詩調來了。

店主人爲我指示勝福寺的所在，近在店旁，叫我去看蟠龍松。

蟠龍松是幾百年前的古物，今年正月間日本政府有指定爲天然紀念物的消息。關於此樹，有一浪漫諦克的口碑流傳。說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將軍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chi）來在九州的時候，仰慕勝福寺開山臨濟宗大覺禪師盛名，親來拜訪。禪師旁乃有一窈窕的禪娟侍坐。尊氏大驚，怒罵禪師品性惡劣。禪師自若，而美人慚憤，跳入庭前池水中，化爲大蛇，蟠松而逝。

外史氏曰：迂哉！迂哉！足利尊氏也！不知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迂哉！迂哉！侍側之美人也！不知種種聲聞，都如泡影。

這種無稽的傳說，總覺有種葱蘢的詩意，引人入魔，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陽當頭，護國的大堤還不會到眼，午後兩點鐘起還有檢眼實習，我沒有在夢境中低徊的餘地。

我謝了店主人的殷勤，出村又穿過一帶松原，我終竟走到我最後的目的地點。松林外沿海一帶砂堤，上有亂石狼藉，我把繪片中的光景同實物比較，我纔知道就是所謂「護國的大堤」！冤哉！冤哉！浪漫諦克的驚遠性之誤人也！但是周遭的自然風物倒還足以償我這半日的足勞。我坐在亂石上，在防壘繪片背面寫了一段印象記來。

——堤長不過百丈。堤上狼藉些極不規則的亂石，大者如人胸廓，小者如人頭首，中段自砂中露出之

石垣，最高處僅及股臂關節。

堤前爲海灣，堤後爲松林，有小鳥在松林中啼叫。海風清爽。右手有高峯突起如獅頭，樹木甚蒼翠。

海灣中水色青碧，微有漣漪，志賀島橫陳在北海中道一帶白色砂岸，瞭然可見。西北亦有兩小島，不知名。海灣左右有岩岸環抱，右岸平削如屏，左有峯巒起伏。正北灣口海霧濛濛，中有帆影，外海不可見。天際一片灰色的暗雲，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層雲，又其上天青如海。

太陽當頭，已是正午時候。

堤前砂岸，淺草衰黃。有長橢小蠅在日光中飛繞，無力。

茅屋幾椽，已頽圯，疑是漁人藏舟之處。

郵片已寫滿了，在那平如明鏡的海上，元艦四十艘，元軍十萬餘人，竟會於一夜之間，突然爲暴風所淹沒，不可抗的終是自然之偉力了。我又想到了杜牧之詠赤壁的一詩。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在堤前沉吟了一回，又想於無意中或者也可以尋得一枝沉沙的折戟，折戟雖沒有，倒尋到了一個雪白的椎骨，左右兩橫突起，開張如蝶翅，上關節突起前面又無肋骨關節面，我斷定它是牛脊的腰椎骨。這

是個絕好的紀遊紀念品了，或者便是元軍載來的水牛殘骨，也說不定。我把來包在書包裏面，又想去登上那右手的獅頭峯。

五

獅頭峯餘勢，當獅體之尾氈上有一段平坦高原，上有一碑，碑題「元寇殲滅之處」五字。碑前有紀名銅柱，上題「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碑下有石欄環繞，周圍有幾處竹欄，各圍淺松一株，是些貴族華族的紀遊品。坐石欄上四望，三面均被海水灣環，只有防壘後松原的一帶低地幾於與水面齊平，此地一在千年之前，當然是絕立的孤島，系島郡之名可以推見。所謂護國的大堤，或者便是防水的水堤，也是不能說定。轉入碑後，碑後亦有「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等字樣。

捨碑，向山脊行去，山路高低不平，漸登，氣漸促，喉嚨渴不可耐，失悔來時不曾買些橘子。登山決不是件樂事，以為怕要到峯頂了，山路一轉，峯頂依然還在上頭。如此屢受欺騙，亦只得鼓舞餘勇而登，熱汗流，渴氣促，心搏亢進，筋力疲勞，好像得了心臟病的一樣。山外的風物再也莫有餘暇盼戀。遇山樵數人，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種濃重的木香。將至絕頂，有小小一座神社，壁上掛着許多還願的畫馬。紀遊者的芳名，題滿外壁。在神社前坐息，勇猛的心臟，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心氣漸漸平復了，我又纔走上獅子頭去。獅頭臨海，古松

森森，秃石纍纍，俯瞰海灣，青如螺黛。有漁舟一隻，長僅尺許，有兩人在舟中垂釣。唐人太上隱者有答人一詩，

「偶來松下坐，高枕石頭眠。

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他這第一句，我實際辦到了。第三句，我也實際辦到了，因為我沒有帶錶來。但是我的懶惰工夫，卻還沒有到高枕無憂忘年忘命的程度。我午後二時起，還有二點鐘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的，我看見日脚偏西，縱使有現存的石頭可枕，我的脚也不肯唯唯聽命了。

我正站立起來，打算要走，突然前面垂岩下騰出一種歡呼，使我大吃一驚。上來的是兩個勞動者。他們從我身旁擦身過時，我的心臟還兀兀地在跳。我又起了一種好奇心，決意從那兩個勞動者登上的來路走下山去。路極嶮隘，攀援樹枝而下，路盡處，纔又折到來時所過的神社面前，兩個工人已經在那兒休息着了。此次怕他們也不免吃了一驚罷？一人向我乞火，我把火柴給了他。啊，這兩個工人，假使是兩位處子的時候呀，這不是段絕好的佳話嗎？就好像盧梭在安奴西山中與雅麗，格拉芬里德兩少女邂逅相遇，就好像鄭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那豈不是不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嗎……

古人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其實我從登山的經驗上看來，倒是從惡如登，從善如崩了。我此處所謂善惡，不消說是以心境的快不快為標準。人不是那麼容易為惡的，受盡種種良心上的制裁，做出一種惡事，心

裏所受的不快，怕與登山時的苦楚無甚增減。偶爾做出一件善事，心裏所生的快感，也怕和這下山的快感無甚損益。

上山時那麼困苦，幾乎如像害了一場大病；一到下山，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樣，周圍的景色應接不暇，來時的道路亦瞭如指掌。飛，飛，飛，我身輕如鳥，聽憑山道的傾斜，把我滑下山來，真是舒服，真是舒服，只可惜喉嚨終是有幾分渴意。

六

取捷徑趨向渡頭，渡船又已開了。在渡頭近旁小店中，買了一瓶荷蘭水。啊，甘露！甘露！瞥眼看見店內的掛鐘，已經是午後二時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早知道這樣，我又何苦那麼着忙呢？恨不會往勝福寺內憑弔嬋娟之魂，恨不會在獅子山巔高枕石頭一睡！

坐店的是一位不滿二十的女子，B君——又是B君，B君！你恕我不客氣，濫引你的雅言了！你說：「只要是處子，便是位美人。」不消說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我又向她買了十錢的餅乾，她稱的分兩，分外足實呢！我說：十錢的餅乾真是不少！她微微地向着我笑。

有匹黑花的白獅子狗兒坐在街心看我吃餅乾，好像很有幾分垂涎的意思。我便投了一個給他，他才

兀的驚立起來，哼哼地向我恨了兩聲走了。他怕把那個餅乾當成了小石子罷？這位獅子狗兒，我佩服他有些道德家的氣質。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突然看見赤裸裸地純真無飾的藝術品時，有不反射地唁唁狂吠的嗎？對不住！對不住！天下的道德家喲！天下的獅子狗兒喲！恕罪，恕罪！

午後的海水，又是一般氣象了。好像圓熟了的藝術家的作品，激越的動搖，烘騰的氣勢雖然沒有，但總有一種沉靜的詩情蕩漾在上面。潮水漸漸消退了。渡船將要到時，突然攔起淺來。此時對面又開出一隻渡船，船緣上坐着兩個女子，梳的是最新流行的「七三分」頭，一個披着白色的毛織披肩，一個披的是狐皮。她們本是背我坐着的，緊相依傍。她們看見我們的坐船攔淺，都偏過頭來。我的視線同她們覲面相值。啊，這真是鄭交甫遇着江妃，盧梭遇着雅麗，格拉芬里德了！要是她們的船攔了淺的時候，我定要跳下水去，就如像盧梭涉水至膝，替雅麗二姑娘牽馬渡溪的一樣，把她們的坐船推動起走。是夕陽光線的作用嗎？還是她們看破了我的隱意呢？她們的眼眸中總覺得有幾分羞澀的意思。我真羨慕盧梭！他真幸福！他替雅麗二姑娘牽馬過溪之後，被二女殷勤招待，騎在格姑娘馬後，緊抱着她，同到初奴別邸燕歡一日。他在花園中攀樹折櫻桃投向她們，她們又反把枒枝投向樹上去打他。他在雅姑娘手上親了一吻，雅姑娘也沒有生氣。啊，幸福的盧梭呀……

船動了！不要再空嚙餓涎了罷！

浪曼諾克的夢遊患者啾！啾！啾！
淡淡的月輪在空中發笑了。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



殘春

壁上的時鐘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灣水映在太陽光下，就好像一面極大的分光圖，畫分出無限層彩色。幾隻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對着這種風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載酒的遺事，恨不得攜酒兩瓶，坐在那明帆之下盡量傾飲了。

正在我凝視海景的時候，樓下有人扣門，不多一刻，曉芙走上樓來，說是有位從大阪來的朋友要面會我。我想我倒有兩位同學在那兒的高等工業學校肄業。一位姓黎的已經回了國，還有一位姓賀的我們素常沒通過往來，怕是他來訪我來了。不然，便會是日本人。

我隨同曉芙下樓，遠遠瞥見來人的面孔，他纔不是賀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膚，平滑無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們祖先傳來的一種烙印一樣，早使我知道他是我們黃帝子孫了。並且他的顏面細長，他的隆準

占據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領上又還露出一半自由無領的蟠螭，所以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好像一隻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門前，他遞一張名片給我。我拿到手裏一看，恰巧纔是白羊兩字，倒使我幾乎失聲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見後，他立在門次便向我說道：

——「你我雖是不曾見過面，但是我久已認得你的人。我的同學黎君，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他常常談及你。」

幾年來不曾聽見過四川人談話了，聽着白羊君的聲音，不免隱隱起了一種戀鄉的情趣。他又接着說道：

——「我是今年纔畢業的，我和一位同學賀君，他也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同路歸國。」

——「賀君也畢了業嗎？」

——「他還沒有畢業，他因為死了父親，要回去奔喪。他素來就有些神經病，最近聽得他父親死耗，他更好像瘋狂了的一般，見到人就磕頭，就痛哭流涕，我們真是把他沒法。此次我和他同路回國，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時常走去看顧他。我們到了門司，我因為要賣些東西，我便一個人上岸去了，留他一人坐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時候，我纔曉得他跳了水。」

「哦！跳了水！」我吃驚地反問了一聲。

白羊君接着說道：「倒幸好有幾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撈鈎把他鈎出了水來。我回船的時候，正看見他們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倒漸漸地甦醒轉來了。水手們向我說，他跳水的時候，脫了頭上的帽子，高舉在空中畫圈，口中叫了三聲萬歲，便撲通一聲跳下海裏去了。」白羊君說到他跳水的光景，還用同樣的手法身勢來形容，就好像逼真地親眼見過來的一樣。

——但是船醫來檢驗時，說是他熱度甚高，神經非常興奮，不能再遠洋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纔決計把他抬進就近的一家小病院裏去，我的行李通同放在船上，我也沒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齊進了病院了。入院已經三天，他總是高熱不退，每天總在攝氏四十度上下，說是尿裏又有蛋白質，怕是肺炎，胃臟炎，羣炎併發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門司又不熟，很想找幾位朋友來幫忙。明治專門學校的季君我認得他，我不久要寫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說起來，說是一能得見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纔特地跑來找你。」

白羊君好容易纔把來意說明了，我便請他同我上樓去坐。因為往門司的火車要六點多鐘纔有，我們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飯再同去，曉芙便往灶下去弄飯去了。

好像下了一陣驟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樣，白羊君一上樓把他剛纔的焦灼，忘在腦後去了。他走到

窗邊去看望海景，極口讚美我的樓房。他又踱去踱來，看我房中的壁畫，看我壁次的圖書。

他問我：「聽說你還有兩位兒子，怎麼的不見呢？」

我答道：「隣家的媽媽把他們引到海上去玩耍去了。」

我問他：「何以竟能找得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的一位同學告訴我的。我從博多驛下車的時候，聽說這兒在開工業博覽會，我是學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覽會來，在第二會場門首無意之間纔遇着你一位同學，我和他同過船，所以認得。是他告訴了我，我照着他畫的路圖找了來。你這房子不是南北向嗎？你那門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座神社，並且我看見你樓上的棹椅，我就曉得是我們中國人的住所了。（日本人一般不用棹椅。）不是你同學告訴我的時候，我還會到你學校去問呢。」

我同他打了一陣閑話，我告了失陪，也往樓下去幫曉芙弄飯去了。

二

六點半鐘的火車已到，曉芙攜着一個兒子，抱着一個兒子，在車站上送行。車開時，大的一個兒子，要想跟我同去，便號哭起來，兩隻腳兒在月台上蹴着如像踏水車一般。我便跳下車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

上車去。車已經開遠了，母子三人的身影還佇立在月台上不動。我向着他們不知道揮了多少回數的手，等到火車轉了一個大灣，他們的影子纔看不見了。火車已飛到海岸上來，太陽已西下，一天都是鮮紅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淚。我回頭過來，看見白羊君脫帽在手，還在向車站方面揮舉，我禁不住想起賀君跳海的光景來。

——可憐的是賀君了！我不知道他爲甚麼要跳海，跳海的時候，爲甚麼又要脫帽三呼萬歲。那好像在這現實之外有甚麼眼不能見的『存在』在誘引他，他好像 *Odysséus* 聽着 *Sirens* 的歌聲一樣。

——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離，要算是破題兒第一夜了。我的兒子們今晚睡的時候，看見我沒有回家，明朝醒來的時候，又看見我不住屋裏，怕會疑我是被甚麼怪物捉了去呢。

——萬一他是死了的時候，那他真是可憐！遠遠到得海外來，最終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甚麼要緊呢？死在國內，死在國外，死在愛人的懷中，死在荒天曠野裏，同是閉着眼睛，走到一個未知的世界裏去，那又有甚麼可憐不可憐呢？我將來是想死的時候，我想跳進火山口裏去，怕是最痛快的一個死法。

——他那悲壯的態度，他那凱旋將軍的態度！不知道他願不願意火葬？我覺得火葬法是最單純，最簡便，最乾淨的了。

——兒子們怕已經回家了，他們回去，看見一樓空洞，他們會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車中，種種想念雜然而來。白羊君坐在我面前，脛攥着嘴唇微笑，他看見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話來。

他說：「賀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說過他自己是『龍王』呢！」

——「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時候了，我們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賀君有一天早晨在海邊上捉了一個小魚回來，養在一個大碗裏面，他養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裏去放了，他跑來向我們指天畫地的說，說他自己是龍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魚，原來是條龍子。他把他這條龍子一放了，下海去，四海的魚鱗都來朝賀來了。我們聽了好笑。」

——「恐怕他在說笑話罷？」

——「不然，他諸如此類瘋癲識倒的事情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嗇家，但是他卻肯出多少錢去買許多畫幅，裝飾得一房間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兩禮拜的課，我們以為他病了，走去看他時，他纔在關着門畫畫。」

——「他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逕呢！」我驚異地說了，又問道：「他畫的畫究竟怎麼樣？」

白|羊|君|說|道|：「我|也|不|曉|得|他|的|好|歹|，不|過|他|總|也|有|些|特|長|，他|無|論|走|到|甚|麼|名|勝|地|方|去|，他|便|要|檢|些|石|子|和|蚌|壳|回|來|，在|書|案|上|擺|出|那|地|方|形|勢|來|做|裝|飾|。」

白|羊|君|愈|見|談|出|賀|君|的|逸|事|來|，我|愈|覺|得|他|好|像|是|位|可|以|驚|異|的|人|格|。我|們|從|前|在|中|國|同|學|的|時|候|，他|在|下|面|的|幾|班|，我|們|不|幸|也|把|他|當|着|弱|小|的|低|能|兒|看|了|。我|們|這|些|只|曉|得|穿|衣|吃|飯|的|自|動|木|偶|爲|甚|麼|偏|會|把|異|於|常|人|的|天|才|，當|成|狂|人|，低|能|兒|，怪|物|呢|？世|間|上|爲|甚|麼|不|多|多|產|出|一|些|狂|人|怪|物|來|呢|？

火|車|已|經|停|止|過|好|幾|站|了|。電|燈|已|經|發|了|光|。車|中|人|不|甚|多|，上|下|車|的|人|也|很|少|，但|是|紙|煙|的|煙|霧|，卻|是|充|滿|了|四|隅|。乘|車|的|人|都|好|像|蒙|了|一|層|油|糊|，有|的|一|人|占|着|兩|人|的|座|位|，側|身|一|倒|便|橫|臥|起|來|，有|的|點|着|頭|兒|如|像|在|滾|南|瓜|一|樣|。車|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漸|漸|轉|入|虛|無|裏|去|了|。

三

Mojil Mojil

門|司|到|了|，月|臺|上|叫|站|的|聲|音|分|外|雄|勢|。

門|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諸|鐵|道|的|終|點|。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網|脈|葉|，南|北|縱|走|諸|鐵|道|就|譬|比|是|葉|脈|，門|司|便|是|葉|柄|的|結|托|處|，便|是|諸|葉|脈|的|總|匯|處|。坐|車|北|上|的|人|到|此|都|要|下|車|，要|往|日|本|本|島|的|，或|往|朝|鮮|

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關或釜山出發。

木履的交響曲！這要算是日本停車場下車時特有的現象了。堅硬的木履踏在水門汀的月臺上，匯成一片雜亂的噪音，就好像有許多馬蹄的聲響。八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時候，每到一處停車場都要聽得這種聲響，我當時以爲日本帝國真不愧是軍國主義的楷模，各地停車場竟都有若干馬隊駐劄。

我同白羊君下了車，被這一片音濤，把我們沖到改扎口去。驛壁上的掛鐘長短兩針恰好在第四象限上成一個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驛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許多大街和側巷，彼此都沒有話說。最後走到一處人家門首，白羊君停了一步，說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兩層の木造街房，與其說是病院，甯可說是下宿。只有門外掛着的一道輝煌的長銅牌，上面有黑漆的養生醫院四字。

賀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樓下，是間六鋪蓆子的房間，正中掛着一盞電燈，燈上罩着一張紫銅色包單，映射得室中光景異常慘淡。一種病室特有的奇臭，熱氣，石炭酸氣，酒精氣，汗氣，油紙氣……種種奇氣的混淆。病人睡在靠街的窗下。看護婦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脈。我們進去時，她點頭行了一禮，請我們往隣接的側室裏去。

側室是三鋪蓆子的長條房間，正中也有一盞電燈，靠街窗下有張小小的矮棹，上面陳設有鏡匣和其

他杯瓶之類。房中有脂粉的濃香。我們屏息一會，看護婦走過來了。她是中等身裁，纖巧的面龐。

——「這是S|姑娘。」

——「這是我的朋友愛牟君。」

白|羊|君替我們介紹了。隨着便問賀君的病狀。她跪在蓆上，把兩手疊在膝頭，低聲地說：

——「今天好得多了。體溫完全平復了。剛纔檢查過一次，只不過七度二分（攝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簡略語，）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後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還有些興奮。剛纔纔用了催眠藥，睡下去了。」

她說話的時候，愛把她的頭兒偏在一邊，又時時愛把她的眉頭縐成「八」字。她的眼睛很靈活，暈着粉紅的兩頰，表示出一段處子的誇耀。

我說道：「那真託福極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是其他的急性傳染病，那就不容易望好呢。」

——「真的呢。——倒是對不住你先生，你先生特地遠來，他纔服了睡藥。」

——「病人總得要保持安靜纔好……」

白|羊|君插口說道：「S|姑娘！你不曉得，我這位朋友，他是未來的 Doctor，他是醫科大學生呢！」

——「哦，愛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歡學醫的人。你們

學醫的人真好！

我說：『沒有甚麼好處，只是殺人不償命罷了。』

——「阿啦！她好像注意到她的聲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那有……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四

辭出醫院，走到白君寓所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過了。上樓，通過一條長長的暗道，纔走進了白君的寢室，扭開電燈時，一間四鋪半的小房現出。兩人都有些倦意，白君便命旅館的女僕開了兩床鋪陳，房間太窄，幾乎不能容下。

我們睡下了。白君更和我談了些賀君的往事，隨後他的話頭漸漸轉到S姑娘身上去了。他說他喜歡S姑娘，說她本色；說她是沒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說她是生在美國，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國的，說她是由日本領事館派人送回國的，回日本時纔三歲，由她叔母養大，從十五歲起便學做看護婦，已經做了三年了，說她常常說是肺尖不好，怕會得癆症而死……他說了許多話，聽到後來我漸漸模糊，漸漸不能辨別了。

門司市北有座尖銳的高峯，名叫筆立山，一輪明月，正高高現在山頭，如像向着天空倒打一個驚嘆的符號（！）一樣。我和S姑娘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門司全市，魚鱗般的屋瓦，反射着銀灰色的光輝。赤間關海峽與晝間繁盛的景像迥然改觀，幾隻無烟的船舶，如像夢中的鷗鷺一般，浮在水上，燈火明迷的彥島與下關海市也隱隱可見。山東北露出一片明鏡般的海面來，那便是瀨戶內海的西端了。山頭有森森的古木，有好事者樹立的一道木牌，橫寫着「天下奇觀在此」數字，有茶亭酒店供遊人休息之所。

我和S姑娘登上山頂，在山後向着瀨戶內海的一座茶亭內坐下，對面坐下。賣茶的媽媽已經就了寢，山上一人也沒有，除去四山林木蕭蕭之聲，甚麼聲息也沒有。S姑娘的面龐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分外現出一種蒼白的顏色，從山下登上山頂時，彼此始終無言，便是對坐在茶亭之中，也是互相默默。

最後她終耐不過岑寂，她把她花蕾般的嘴唇破了：「愛牟先生，你是學醫的人，醫治肺結核病，到底有甚麼好的方法沒有？」她說時聲音微微有些震顫。

——「你未必便有那種病症，你還要寬心些的好呢。」

——「我一定是有的。我夜來每肯出盜汗，我身體漸漸消瘦，我時常無端地感覺倦怠，食慾又不進，並且每月的……」說到此處她忍着不說了，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說月經不調，但是我也不便追問。我聽了她說的這些症候，都是肺結核初期所必有的，更加以她那腺病質的體格，她是得了這種難治的病症斷然無

疑，但是我也不忍斷言，使她失望。只得說道：

——「怕是神經衰弱罷，你還該求個高明的醫生替你診察。」

——「我的父母聽說都是得的這種病症死的，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我父母死時，我纔滿三歲，父母的樣子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一些影子，記得我那時候住過的房屋，比日本的要宏壯得許多。這種病症的體質，聽說是有遺傳性的。我自自然不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得……早死，我也好……少受些這人世的風波。」她說着說着，便掩泣起來，我也暗暗傷感，無法可以安慰她的哀切。沉默了半晌她又說道：

——「我們這些人，真是有些難解，譬如佛家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這個我們明明知道，但是我們對於生的執念，卻是日深一日。就譬如我們嗑葡萄酒一樣，明明知道醉後的苦楚，但是總不想停杯……愛牟先生！你直說罷！你說，像我這樣的廢人，到底還有生存的價值沒有呢？……」

——「好姑娘，你不要過於感傷了。我不是對着你奉承。像你這樣從幼小而來便能自食其力的，我們對於你，倒是慚愧無地呢！你就使有甚麼病症，總該請位高明的醫生診察的好，不要空自擔憂，顛轉有害身體呢。」

——「那麼，愛牟先生，你就替我診察一下怎麼樣？」

——「我還是未成林的筍子呢（日本稱庸醫爲竹藪）」

——『啊啦，你不要客氣了！』說着便緩緩地袒出她的上半身來，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擰身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壳的荔茭，胸上的兩個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兩朵未開苞的薔薇花蕾。我忙立起身來讓她坐，她坐下把她一對雙子星，圓睜着望着我，我擦暖我的兩手，正要去診打她的肺尖，白羊君氣喘吁吁地跑來，向我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愛牟！愛牟！你還在這兒逗留！你的夫人把你兩個孩兒殺了！』

我聽了魂不附體地一溜煙便跑回我博多灣上的住家。我纔跑到門首，一地都是幽靜的月光，我看見門下倒睡着我的大兒，身上沒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鮮血。我渾身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又回頭看見門前井邊，倒睡着我第二的一個小兒，身上也是沒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是四肢還微微有些蠕動，我又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抱着兩個死兒，在月光之下，四處竄走。

——『啊啊！啊啊！我縱使有罪，你殺我就是了！爲甚麼要殺我這兩個無辜的兒子？啊啊！啊啊！這種慘劇是人所能經受的嗎？我爲甚麼不瘋了去！死了去！』

我一面跑，一面亂叫，最後我看見我的女人散着頭髮，披着白色寢衣跨在樓頭的扶欄上向我罵道：

——『你這等於零的人！你這零小數點以下的人！你把我們母子丟了，你把我們的兩個兒子殺了，你還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樣子嗎？你想死，你就死罷！上天叫我來誅除你這無賴之徒！』

說着，她便把手中血淋淋的短刀向我投來，我抱着我的兩個兒子，一齊倒在地上。——
驚醒轉來，我依然還在抽氣，我渾身都是汗水，白羊君的鼾聲，鄰室人的鼾聲，遠遠有汽笛和車輪的聲響。我把白羊君枕畔的錶來看時，已經四點三十分鐘了。我睡着清理我的夢境，依然是明明顯顯地沒有些兒模糊。啊！這簡直是 Medea 的悲劇了！我再也不能久留，我明朝定要回去！定要回去！

五

旅舍門前橫着一道與海相通的深廣的石濠，濠水作深青色，幾乎要與兩岸齊平了。濠中有木船數艘，滿載石炭，徐徐在水上來往。清冷的朝氣還在市中蕩漾；我和白羊用了早膳之後，要往病院裏去。病院在濠的彼岸，我們沿着石濠走去，渡過濠上石橋時，遇着幾位賣花的媽媽，我便買了幾枝白色的花菖蒲和紅薔薇，白羊君買了一束剪春羅。

走進病室的時候，賀君便向我致謝，從被中伸出一隻手來，求我握手。他說，他早聽見 S 在講，知道我昨晚來了。很說了些對不起的話。我把白菖蒲交給他，他接着把玩了一陣，叫我把來插在一個玻璃藥瓶內。白羊君把薔薇和剪春羅，拿到鄰室裏去了。

我問賀君的病狀，他說已經完全脫體，只是四肢無力，再也不能起床。我看他的神氣也很安閑，再不像

有什麼危險的症狀了。

白|羊|君走過側室去的時候，只聽得S|姑娘的聲音說道：

「哦，送來那麼多的好花！等我摘朵薔薇來簪在髻上罷！」

她不摘剪春羅，偏要摘取薔薇，我心中隱隱感受着一種勝利的愉快。

他們都走過來了，S|姑娘好像纔梳好了頭，她的髻上，果然簪着一朵紅薔薇。她向我道了早安，把三種花兒分插在兩個玻璃瓶內，呈出種非常愉快的臉色。Medea的劇悲卻始終在我心中來往，我不知道她昨天晚上做的是甚麼夢。我看見賀|君已經復元，此處已用不着我久於勾留，我也不敢久於勾留了。我便向白|羊|君說，說我要乘十點鐘的火車回去。他們聽了都好像出乎意外。

白|羊|君說：「你可多住一兩天不妨罷。」

S|姑娘說：「怎麼纔來便要走呢？」

我推諉着我學校有課，並且在六月底有試驗，所以不能久留。他們總苦苦勸我再住一兩天，倒是賀|君替我解圍，我終得脫身走了。

午前十點鐘，白|羊|君送我上了火車，彼此訣別了。我感覺得遺留了甚麼東西在門司的一樣，心裏總有些依依難捨。但是我一心又早想回去看我的妻兒。火車行動中，我時時把手伸出窗外，在空氣中作舟楫的

運動，想替火車加些速度。好容易火車到了，我便飛也似地跑回家去，但是我的女人和兩個兒子，都是安然無恙。我把昨夜的夢境告訴我女人聽時，她笑着，說是我自家虛了心。她這個批評連我自己也不能否定。

回家後第三天上，白羊君寫了一封信來，信裏面還裝着三片薔薇花瓣。他說，自我走後，薔薇花兒漸漸謝了，白菖蒲花也漸漸枯了，薔薇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了下來，S|姑娘教他送幾片來替我作最後的訣別。他又說，賀君已能行步，再隔一兩日便要起身回國了，我們只好回國後再見。我讀了白羊君的來信，不覺起了一種傷感的情趣。我把薔薇花片挾在我愛讀的 Shelley 詩集中，我隨手寫了一張簡單的明信片寄往門司去：

謝了的薔薇花兒，

一片兩片三片，

我們別來纏不過三兩天，

你怎麼便這般憔悴？

啊，我願那如花兒的人兒，

不也要這般的憔悴！

牧羊哀話

金剛山萬二千峯的山靈，早把我的魂魄，從海天萬里之外，接引到朝鮮來了。我到了朝鮮之後，住在這金剛山下，日本海上，一個小小的村落裏面。村名叫着仙蒼里。村上只有十來戶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舊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牆圍；更有花木桑松，時從牆頭露見。村南村北，沿海一帶，都是松林，只這村之近旁，有數畝農田，幾園桑柘。菜花麥莠，把那農田數畝，早鋪成金碧迷離。那東南邊松樹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匯集萬二千峯的溪流，暮暮朝朝，帶着哀怨的聲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我初到村裏的時候，村裏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國人，家家都不肯留我寄宿。幸虧這村南盡頭，有位姓尹的媽媽，年紀已在五十以上，一人孤居，長齋禮佛。她聽明了我的來意，憐我萬里遠來，無親無眷，纔把我留在她家中住下了。尹媽門首，貼付白色門聯——朝鮮風俗尙白，門上春聯，也用白紙，儼然如同國內喪事人家一般。聯上寫的現成詩語。進得門去，小小一個中庭，薄有幾多花木。正面家屋，是一列三間；中間堂屋，兩邊住

房，堂屋裏有層隔壁，隔成前後兩間，有戶相通。前堂上首，有座神桌，當中供尊玉磁觀音，左手有尊牌位。從戶口望去，屋後似有菜圃一方，直接金剛山麓。尹媽叫我在這右手房中住下了。房裏別無他物，只有一張短檠，兩面推窗，像是久無人居，早變就灰塵世界。

住在尹媽家裏，不知不覺的一個多星期的時間瞬已過我而去。我每日裏，無論天晴落雨，從早起來，便去遊山探勝，抵暮始歸。一個多星期之中，除了村後的九仙峯外，這偌大個金剛，快要全面地被我踏遍了。毗盧，彌勒，白馬，永郎，凡這萬二千峯的朝容晚態，雨趣晴姿，已深深印入我腦海之中；我只一閉眼，一凝眸，便一如同活動電影一般，呈來網膜之上。只可惜我不是文人，又不會畫畫；不能把它完完全全的寫了出來，畫了出來，送給我兄弟朋友們看看呢。

二

獨坐九仙峯頂，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色相莊嚴，雲煙浮動，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沈醉，脫壳優遊。忽然陣陣清風，從前山脚下，吹來一片歌聲，哀婉淒涼，分明是女兒聲息。側耳聽時，只聽道：

太陽迎我上山來，

太陽送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幾不可辨。

羊兒頸上有鈴兒，

——二是郎親手繫，

繫鈴人去無時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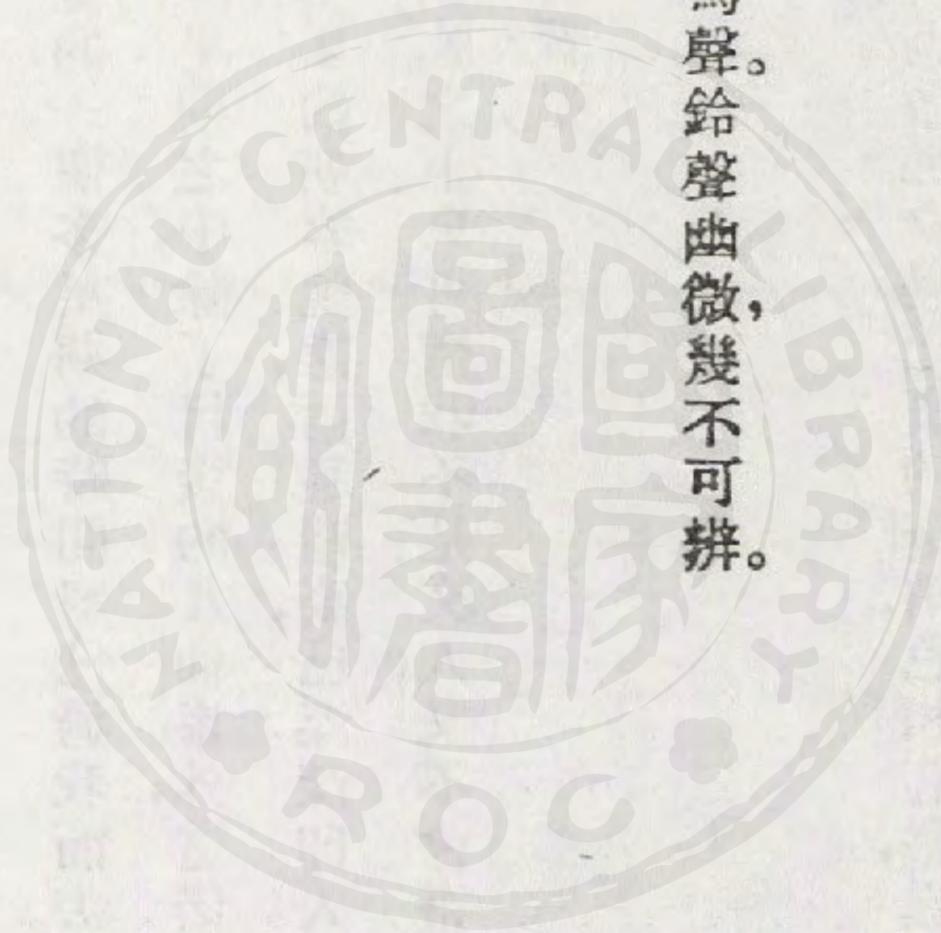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聲浪漸行漸遠，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澈入心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剪羊兒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繫。
我待鈴條一斷時，
要到英郎身邊去。

聽到此處，我已潛潛的吊下了淚來。我忙立起身來，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顆松樹腳下。往下看時，只見那往高城的路上，有羣綿羊，可十餘頭，帶着薄暮的斜暉，圍繞着一位女郎，徐徐而進。女郎頭上頂着一件湖色帔衫，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芒鞋天足，隨步隨歌，歌聲漸遠，漸漸要不能辨悉了。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有我還在，

虎豹不敢來。

虎豹它縱來；

我們拚了命，

憑它銜去哉！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聲，早隨落日西沈。女郎的影兒，也被前山拖去了。我的靈魂，在清冷淚泉中受洗禮。我立在松樹脚下，不知過了幾多時辰，早已萬山入眠，羣星閃目，遠從那東海天邊，更飛上了半規明鏡。

三

——「客人，那是我們閩家佩美小姐呢！」

我同尹媽二人，坐在堂簷邊上，談說日間所見。尹媽把那牧羊女郎的姓名告了我。

——「既是位名門小姐，爲何在此親自牧羊呢？」

我這一問，似乎打動了她無限的心事。她緊緊的望着空中皓月，半晌不曾回答我。我從月光之下，偷看

得她的眼兒，早成兩個淚湖。我失悔我不該盤根究底，這樣的苦了她。我正屏息懸心，搔摩不着，尹媽漸漸拭了眼淚，從新轉向於我。

——「傷心往事，本想絕口不提。客人既是下問慇懃，我不能辜負你的盛意。但這萬緒千頭，我不知道該從何處說起？」

停了一會，她又纔往下說道：

——「佩荑小姐本不是這裏的人，十年以前，家住京城大漢門外。小姐的父親閔崇華，本是李朝的子爵。只因當時朝裏，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結了甚麼合邦條約。閔子爵一連奏了幾本，請朝廷除佞安邦，本本都不見批發。子爵見大勢已去，不可挽回，便棄了官職，攜帶一門上下，纔從京城裏遷徙而來。

「子爵前配夫人金氏，十六年前早已過世。繼配夫人李氏別無生育。金氏夫人死時，佩荑小姐，年纔五歲，子爵憐愛異常，命我一人貼身侍奉小姐。我們尹氏門中，先祖代代，都是閔府家人，我的良人尹石虎，也是閔府中司事。我從前本有個小兒……」

說着說着，尹媽的聲音便咽哽了起來。

——「我的兒子名叫尹子英，是閔子爵替他取的名字。子爵十分愛他，常叫他作「英兒」。英兒比佩荑小姐長得一歲，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兒也僭分着叫小姐是荑妹。他們兩人兒你憐我愛的，倒真正

是如同同胞骨肉一般。

「李氏夫人也是名門小姐，從小時便到日本留學，畢業之後，又曾經遊歷過紐約、倫敦、巴黎、維也納。算來是在國內的時候少，在國外的時候多呢。歸國的時候，年纔二十二歲，恰好金氏夫人下世後，已經滿了三十年。李府倩人說合，不久便做了子爵的繼室。子爵未棄官以前，李夫人在京城裏社交場中，要算是數一數二的新新巾幗。客人，你試想想，這樣個聰明伶俐，有學問，有才幹的新夫人，怎麼能自甘淡泊，久受這山村生活的辛苦呢？」

「閔子爵遷到這兒來後，便住在那高城靜安寺中；摒去一切浮華，不干世務。只因寺裏住不下多人，小姐已漸漸長大，便叫我們夫婦二人，來這仙蒼里安身；只把英兒留在寺中，買了二三十匹羊兒，叫他看管。那時候我那英兒已經長到十二歲上了。白日裏每逢天晴，他便趕着羊兒在山前山後去放。有時佩荑小姐也同他一路而去。他們兩人到不知迷了多少回數路途，惹得我們受了多少回數的虛驚呢！」

「我記得他們有一次到了半夜裏還不見回寺。子爵以爲是在我們家裏耍着了，叫了幾個寺僧來接。他們是並不在我們家裏的。我們大家驚惶起來，忙分頭去四處尋找，找到海金剛，遠見得一羣羊兒睡在海岸上。英兒靠着一個岩壁，佩荑小姐靠着英兒的肩頭，他們倆早都睡熟了。那天晚上，也是有這樣的月兒。月光兒照着，海潮兒搖着，他們就好像睡在個大搖籃裏面的一樣。他們那時候的光景，我是再也不會忘記的。」

呢！

「每逢落雨不能放羊的時候，英兒便在寺中隨着住持僧衆們操拳學武，晚來便同小姐兩人在子爵面前讀書寫字。無風無浪的過了四年，我那英兒已經長到了十六歲，佩荑小姐也長到了十五歲上了。子爵常說，不久要帶他們到你們大國去，使他們長長見識。唉！誰知天不從人，我那英兒，他就在那年……」

尹媽很傷心的哭了起來。我也覺得有種大不幸的先兆來逼迫我；我只一陣陣的不寒而慄，恰巧那天上的月兒，也被一朵鵲黑的烏雲遮了去，愈覺得令人淒楚不堪。我又不肯往下問，只得等尹媽哭住了，纔聽她含淚說道：

——「他——他就在那年，被他的父——父親——殺了！」

說着又哭了起來。我也禁不得心酸透鼻。我想尋句話來安慰她，但連半句也尋不出。我只得起去倒了杯茶來請她呷。她接在手中呷了幾口，說道：

——「以下的話還長，等我去把英兒的遺書取了來再往下說罷。」

四

夜分已深，外邊天氣甚涼；尹媽叫我進房中坐去。我同她進了我的居室，同坐在地板上面——朝鮮人

席地而坐，席地而寢，還存着我們古代的遺風。尹媽取了封書信來，我接在燈下看是：

母親！兒今放羊回家，在這羊欄旁邊，拾得一封書信，明明是父親遺失的。因為是已經開了封，兒便把那內容取來一看——呀！母親！兒不看猶可，看了之後，早令兒魂飛魄散！

母親！兒今已決意救我子爵、美妹、父親。兒不忍我父親犯出這樣大不義的罪名。兒想父親定已來在寺中，兒卻四處尋之不得。母親！兒想此事聲張出來，不僅父親一人的攸關。兒今夜裏要在寺中巡邏，能私下的把父親嚇退，最爲上策。母親！儻若兒萬一是死了的時候，母親！你切莫悲哀！兒想生爲亡國之民，倒不如早死爲快。母親！時間已迫，不能多寫。密書閱後，請火化之！抽屜中有日記二冊，請交美妹惠存。

兒子英跪稟。

另外還有一封是：

石虎鑒，

十日不得見矣。君可於今夜來寺，我在房中內應，能一網打盡最好。詩箋一張，明明是首反詩，成功之后，快拿到長安寺中憲兵隊去自首，有此一詩，便是贖身的符籙，急切勿誤！

閔李氏六月十一日。

炎陽何杲杲，矚我山頭苗。土崩苗已死，炎陽心正驕。
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濤。安得魯陽戈，揮汝下山椒。

羿弓魯戈不可求，淚流成血灑山丘。長晝漫漫何時夜，長恨漫漫何時休。

怨日行

大韓遺民閔崇華揮汗書。

尹媽等我一一看完，帶着一種很沉抑的聲音向我說道：

——「這其中的情節，客人你可是明白了。——我那英兒，他便在那年六月十一的晚上（朝鮮人便是現在也大概是用陰曆）死的。那天午飯過後來了一位靜安寺的沙彌，面交石虎書信一封。石虎隨即出門去了，我只以為是子爵有事叫他，等到半夜過後，他纔踉踉蹌蹌跑了回來。不多一刻，又聽得有人叫門。我出去開門看時，兩個寺僧向我叫道：

——「尹媽媽！不好了！你的令郎被人殺了！」

「我聽了這最後一聲，便如晴天裏一個霹靂，石虎他也像聽見了，從房裏跳了出來，叫着「殺錯了！殺錯了！」飛也似的跑出了門去，我也一直跑到靜安寺去了。我先到英兒的住房裏去，看見棹上有一封信，上寫着「母親親啓——子英」六個字，我把來抄入懷中；忙朝人聲嘈雜處跑去。待我找到英兒的時候，只見他滿臉都是血；他的心窩兒早已冰冷。我立即昏倒了去，不省人事。

「我醒來的時候，已是晴天白日。我疑我做了個惡夢。待我定睛一看，我纔睡在佩莢小姐的房裏。小姐坐在我的旁邊，已哭得兩眼通紅，我纔傷心痛哭起來。我待要起身，我的四肢手足就同癱了的一般，再也不

能動顫。小姐見我甦醒了轉來，忙俯身來安慰我。我越法傷心，小姐也哭倒在我的身旁。

「不多一刻，子爵夫婦走進房來。子爵說道：

——「英兒不能不就斃了。石虎總不見個影兒。」

「我聽了，纔知道他並不會來寺。我忽然纔記起英兒的遺書來；請小姐從我懷中取出，遞上子爵。子爵拆開看時，另外還有一封落出——便是那李氏夫人的密書了，李氏夫人隨即走了出去。等子爵把英兒的遺書讀完了之後，佩萋小姐也走了出去。我想來她定是去取日記的了，後來到果也猜着。李氏夫人的密書，我不曾火化得，輾轉請子爵看了。子爵氣上加氣，是不消說的。子爵悶了好半天，叫了幾聲英兒，哭道：「我只望你早早成人，好替國家出力，誰知你纔替我父女而死。唉！我還有甚麼心腸，再……？」

「子爵話猶未了，佩萋小姐從外跑了進來，報說李氏夫人在英兒房中自殺了！」

五

燈心將盡，慘淡不明。尹媽抽簪挑燈，息了一會，再往下說道：

——「李氏夫人同英兒的坟墓，都在靜安寺中。我在寺裏足足睡了七日，到頭也漫漫的好了起來。我那石虎他自從那晚去後，便永無消息，不知他到底是瘋了，還是死了。我好了起來，本想留在寺中服侍子爵

和小姐，是子爵萬分不肯。子爵已經落髮爲僧。倒虧得佩美小姐立意留在寺中，一面侍奉晨昏，一面又把英兒生前所看管的羊羣，一手領承看管。客人！這便是我那佩美小姐親自牧羊的緣故了。你說可憐不可憐呢？小姐常對我說，自從英兒死後，大小羊兒，總是不肯十分進食。幾年之內，早已死了一多半了。羊兒每死一匹，小姐總要傷心一場，還要在英兒的墓旁，替它作座羊塚。我想我那英兒，他在九泉之下，定會不十分寂寞呢。」

六

聽了尹媽一夕話，翻來覆去的，再也不能睡熟。好不容易纔一合眼，恍惚我的身子已在靜安寺中。寺中果有尹子英的坟墓。前有墓道碑，上題「慈悲院童男尹子英之墓」十字。恍惚墓的周圍果有無數的羊塚。又恍惚我日間所見的那佩美小姐正跪在墓前哀禱。

墳臺全景，突然變成一座舞蹈場。場之中央，恍惚有對妙齡男女裸身歌舞。兩人的周圍恍惚有許多羊兒也人立而舞。又恍惚還有許多獅兒，豹兒，虎兒……也在裏面。

恍惚之間，突然來了位矮小的兇漢，向着我的腦袋，颯的一刀便斫了下來！我「啊」的一聲驚醒轉來，出了一身冷汗；摩摩看時，算好到不是血液。燈亮已息了，只可恨天尙未明。我盼不得早到天明，好拜辭了尹

媽而去。像這樣斷腸地方，傷心國土，誰還有鐵石心腸，再能設多住片時半刻呢？

這篇小說是民國七年二三月間做的，在那年的新中國雜誌第七期上發表過。概念的描寫，科白式的對話，隨處皆是；如今隔了五年來看，當然是不能滿足。所幸其中的情趣尙有令人難於割捨的地方，我把字句標點的錯落處加了一番改正之外，全盤面目一律仍舊，把她收在這裏——怪可憐的女孩兒哟，你久淪落風塵了。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誌此。



月蝕

八月二十六日夜，六時至八時將見月蝕。

早晨我們在報紙上看見這個預告的時候，便打算到吳淞去，一來想去看看月亮，二來也想去看看我們久別不見的海景。

我們回到上海來不覺已五閱月了。住在這民厚南里裏面，真真是住了五個月的監獄一樣。寓所中沒有一株草木，竟連一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來。遊戲的地方沒有，空氣又不好，可憐我兩個大一點的兒子瘦削得真是不堪回想。他們初來的時候，無論甚麼人見了都說是活潑肥胖；如今呢，不僅身體瘦削得不堪，就是性情也變得很乖僻的了。兒童是都市生活的 *Barometer*，這是我此次回上海來得的一個唯一的經驗。啊！但是，是何等高價的一個無聊的經驗呢！

幾次想動身回四川去，但又有些畏途。想到鄉下去過活，但是經濟又不許可。呆在上海，連市內的各處

公園都不會引他們去過。我們與狗同運命的華人，公園是禁止入內的，要叫我穿洋服我已經不喜歡，穿洋服去是假充東洋人，生就了的狗命又時常同我反抗。所以我們到了五月了，竟連一次也沒有引他們到公園裏去過。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住在海邊，住在森林的懷抱裏，真所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回想起那時候的幸福，倍增我們現在的不滿。我們跑到吳淞去看海，——這是我們好久以前的計畫了，但只這麼鄰近的吳淞，我們也不容易跑去，我們是太為都市所束縛了。今天我要發誓，我們是定要去，無論如何是定要去的了，坐汽車去罷？坐火車去罷？想在午前去，但又怕熱，改到午後。

小孩子們聽說要到海邊，他們的歡喜真比得了一本新買的畫本時還要加倍。從早起來便預想起午後的幸福，一天只是跳跳躍躍地，中午時連飯都不想吃了。因為我說了要到五點鐘纔能去，平常他們是全不關心的時鐘，今天卻時時去瞻望，還莫到五點！還莫到五點！長的針和短的針動得分外慢呢！

好不容易等到了五點鐘，我們正要準備動身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朋友，我們便約他同去，我跑到靜安寺旁邊汽車行裏問問車費。

不去還好了，跑了一趟去問，只駭得我抱頭鼠竄地回來。說是單去要五塊！來回要九塊！本是窮途人不

應該妄想去做邯鄲夢。我們這裏請的一位娘姨辛辛苦苦做到一個月，工錢纔只三塊半呢！五塊！九塊！

我跑了回來，朋友勸我不要去。他說到吳淞去沒有熟人，坐火車的時候把鐘點錯過了很麻煩的，況且又要帶着幾個小孩子，上車下車很够當心，要到吳淞時，頂小的一個孩子又不能不帶去。

啊，罷了，罷了！我們的一場高興，便被這五塊九塊打得七零八碎了！可憐我們等了一天的兩個小兒，白白受了我們的欺騙。

朋友走的時候，已經將近七點鐘了。

沒有法子，走到黃浦灘公園去罷，穿件洋服去假充東洋人去罷！可憐的亡國奴！可憐我們連亡國奴都還够不上，印度人都可以進出自由，只有我們華人是狗……

滿肚皮的憤慨沒處發洩，但想到小孩子的分上也只好忍忍氣，上樓去披件學西洋人的鬼皮。

我們先把兩個孩子穿好，叫他們到樓下去等着。出了一身汗，套上一件狗穿洞的襯衫。我的女人在穿她自己手製的中國料的西服。

——『爲甚麼，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嗎？』她問了我一聲。

——『不能。穿洋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國衣服是不行的。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

華人入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

我的女人她以為我是在罵人了，她也助罵了一聲：「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罷！」

——「我單看他們的服裝，總覺得他們是一條狗。你看，這襯衫上要套一片硬領，這硬領下要結一條領帶，這不是和狗頸上套的項圈和鐵鍊是一樣的麼？」——我這麼一說，倒把我的女人惹笑了。

哈哈，新發見！在我的話剛好說完的時候，我的心中突然悟到了一個考古學的新發見。我從前在甚麼書上看過，說是女人用的環鐲，都是上古時候男子捕擄異族的女人時所用的枷鎖的蛻形；我想這硬領和領帶的起源也怕是一樣，一樣是奴隸的徽章了。弱族男子被強族捕擄為奴，項帶枷鎖；異日強弱易位，被支配者突然成為支配者，項上的枷鎖更變形而為永遠的裝飾了。雖是這樣說，但是你這個考古的見解，卻只是一個想像，恐怕真正的考古專家一定不以為然。……然不然我倒不管，好在我並不想去做博士論文，我也不必兢兢於去求出甚麼實證。……

在我一面空想，一面打領帶結子的時候，我的女人早比我穿好，兩個小孩兒在樓下催促得甚麼似的了。啊，究竟做狗也不容易，打個結子也這麼費力！我早已出了幾通汗，領帶結終是打不好，我只好敷衍敷衍地便帶着他們動身。

走的時候，我的女人把第三的一個纒滿七個月的兒子交給娘姨，還叮嚀了一些話。

我們從赫德路上電車，車到跑馬廳的時候，月亮已經現在那灰青色的低空了。因為初出土的緣故，看去分外的大，顏色也好像落日一樣作橙紅色，第一象限上有一部分果然是殘缺了。

二兒最初看見，他便號叫道：『Moon! Crescent Moon!』他還不知道是月蝕，他以為是新月了。

小時候每逢遇着日月蝕，真好像遇着甚麼災難的一樣。全村的寺院都擊鐘鳴鼓，大人們也叫我們在家中打板壁作聲響。在冥冥之中有一條天狗，想把日月吃了，擊鐘鳴鼓便是想駭去那條天狗，把日月救出：這是我們四川鄉下的俗傳，也怕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的傳說。小時讀的書上，據我所能記憶的說：周禮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春官太僕也贊王鼓以救日月，秋官庭氏更有救日之弓和救月之矢。穀梁傳上也說是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這可見救日月蝕的風俗自古已然。北歐人也有和這絕相類似的神話，他們說：天上有二狼，一名黑蹄（Hati），一名馬納瓜母（Munagarm），黑蹄食日，馬納瓜母食月，民間作聲鼓噪以望追去二狼救出日月。

這些傳說，在科學家看來，當然會說是迷信；但是我們雖然知道月蝕是由於地球的掩隔，我們誰又能把天狗的存在否定得了呢？如今地球上所生活着的靈長，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馬納瓜母，不僅在吞噬日月，還在互相嚙殺麼？

啊呵，溫柔敦厚的古之人！你們的情性真是一首好詩。你們的生命充實，把一切的自然現象都生命化了。你們互助的精神超越乎人間以外，竟推廣到了日月的身上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古之人，你們的鼓聲透過了幾千萬重的黑幕，傳達到我耳裏來了！

啊，我畢竟昧了我科學的良心，對於我的小孩子們說了個天大的謊話！我說：『那不是新月，那是有一條惡狗要把那圓圓的月亮吃了。』

二兒的義憤心動了，便在電車上叱咤起來：『狗兒，走開；狗兒！』

大的一個快滿六歲的說：『怕是雲遮了罷？』

我說：『你看，天上一點雲也沒有。』

——『天上也沒有狗啦。』

啊，我簡直找不出話來回答了。

車到了黃浦灘口，我們便下了車。穿過街，走到公園外的草坪裏去。兩個小孩子一走到草地上來，他們真是歡喜得了不得。他們跑起來了，跑起來了，歡呼起來了。我和我的女人找到一支江邊上的橈子上坐下，他們便在一旁競跑。

月亮依然殘缺着懸在浦東的低空，橙紅的顏色已漸漸轉蒼白了。月光照在水面上亮晶晶地，黃浦江的昏水在夜中也好像變成了青色一般。江心有幾隻遊船，滿飾着燈彩，在打銅器，放花礮，遊來遊去地回轉，想來大約是救月的了。啊，這點古風萬不想在這上海市上也還保存着，但可憐吃月的天狗，纔就是我們坐着望月的地球，我們地球上的狗類真多，銅鼓的震動，花礮的威脅，又何能濟事呢？

兩個孩子跑了一會，又跑來挨着我們坐下：

——『那就是海？』指着黃浦江同聲問我。

我說：『那不是海，是河。我們回上海的時候就在那兒停了船的。』

我的女人說：『是揚子江？』

——『不是，是黃浦江，只是揚子江的一條小小的支流。揚子江的上游便在我們四川的嘉定敘府等處，河面也比這兒寬兩倍。』

——『唉！』她驚駭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嗎？』

——『是，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輪可以上航至嘉定。』

大兒又指着黑團團的浦東問道：『那是山？』

我說：『不是，是同上海一樣的街市，名叫浦東；因為是在這黃浦江的東方。你看月亮不是從那兒昇上

來的嗎？」

「哦，還沒有圓。……那打鑼打鼓放花礮呢？」

「那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兒趕開的。」

「是那樣嗎？嚇啲，嚇啲，……」

「趕起狗兒跑罷！嚇啲，嚇啲，……」

兩人又同聲么喝着向草地上跑去了。

電燈四面輝煌，高昌廟一帶有一最高的燈光時明時暗，就好像遠海中望見了燈台的一樣。這時候我也並沒有甚麼懷鄉的情趣，但總覺得我們四川的山靈水伯遠遠在招致我。

——「我們四川的山水真好，」我便自言自語地說了起來：「我們不久大概總可以回去。巫峽中的奇景恐怕是全世界中所沒有。江流兩岸對立着很奇怪的巖石，有時候真如像刀削了一樣，山頭常常戴着白雲。船進了峽的時候，前面看不見去路，後面看不見來路，就好像一個四山環拱的大湖，但等峽路一轉又是別有一洞天地了。人在船上想看山頂的時候，仰頭望去，帽子可以從背後脫落。我們古時的詩人說那山裏面有美好絕倫的神女，時而爲暮雨，時而爲朝雲，這雖然只是一種幻想，但人到那地方總覺得有一種神

韻襲人，在我們的心眼間自然會生出這麼一種暗示。

『啊啊，四川的山水真好，那兒西部更還有未經跋涉的荒山，更還有未經斧鉞的森林，我們回到那兒，我們回到那兒去罷！在那兒的荒山古木之中自己去建築一椽小屋，種些芋粟，養些雞犬，工作之暇我們唱我們自己做的詩歌，孩子們任他們同獐鹿跳舞。啊啊，我們在這個亞當與夏娃做壞了的世界當中，另外可以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

我說話的時候，我的女人凝視着我，聽得有幾分入神。

——『啊，我記起來了。』她突然向我說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甚麼夢呢？』

她說：『我們前幾天不是想過要到東京去嗎？我昨天晚上竟夢見到了東京。我們在東京郊外找到一所極好的房子，構造就和我們在博多灣上住過的抱洋閣一樣，是一種東西洋折衷式的。裏面也有花園，也有魚池，也有曲橋，也有假山。紫荊樹的花開滿一園，中間間雜了些常青的樹木。更好是那間敞豁的樓房，四面都有欄干，可以眺望四方的松林，所有與抱洋閣不同的地方，只是看不出海罷了。我們沒有想出在東京郊外竟能尋出那樣的地方。房金又賤，每月只要十五塊錢。我們便立刻把行李搬了進去。晚上因為沒有電燈，你在家裏守小孩們，我便出去買蠟燭。一出門去，只聽樓上有甚麼東西在晚風中吹弄作響，我回頭仰望時，

那樓上的欄干纔是白骨做成，被風一吹，一根根都脫出白來，在空中打擊。黑洞洞的樓頭只見幾多屍骨一上一下地浮動。我駭得甚麼似的急忙退轉來，想叫你和小孩們快走，後面便跟了許多屍骨進來踞在廳上。屍骨們的顎骨一張一合起來，指着一架特別瘦長的屍骨對我們說，一種怪難形容的喉音。他們指着那位特別瘦長的說：這位便是這房子的主人，他是受了鬼祟，我們也都是受了鬼祟。他們叫我們不要搬，說那位主人不久便要走了。只見那瘦長的屍骨把頸子一偏，全身的骨節都在震慄作聲，一扭一拐地移出了門去。其餘的屍骨也同樣地移出了門去。兩個大的小孩子駭得哭也不敢哭出來。我催你趕緊搬，你纔始終不肯。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變成了屍骸，也吐出一種怪聲，說要上樓去看書。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樓去了。我們母子只駭得在樓下暗哭，後來便不知道怎麼樣了。」

——「啊，真好一場夢！真好一場意味深長的夢！像這上海市上墜白磚紅的華屋，不都是白骨做成的嗎？我們住在這兒的人不都是受了鬼祟的嗎？不僅我一人要變成屍骸，便是你和我們的孩子，不都是瘦削得如像屍骸一樣了嗎？啊，我們一家五口，睡在兩張棕網床上，我們這五個月來，每晚做的怪夢，假使一一筆記下來，在分量上說，怕可以抵得上一部胡適文存了呢！」

——「胡適文存？」

——「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新人物的文集，有一寸來往厚的四厚冊。」

「內容是甚麼？」

「我還沒有讀過。」

「我昨晚上也夢見宇多姑娘。」

「啊，你夢見了她嗎？不知道她現刻怎麼樣了呢？」

我們這麼應答一兩句，我們的舞臺便改換到日本去了。

民國六年的時候，我們同住在日本的岡山市內一個偏僻的小巷裏。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隣居，是一位在中學校教漢文的先生。日本人對於我們中國人尙能存幾分敬意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一種便是專門研究漢文的學者了。這位二木先生人很古僻，他最崇拜的是孔子。周年四季除白天上學而外，餘都住居在樓上脚不踐地。

因爲是漢學家的家庭，又因爲我的女人是他們同國人的原故，所以他家裏人對於我們特別地另眼看待。他家裏有三女一男。長女居孀，次女便名字多，那時只好十六歲，還有個十三歲的幼女。男的一位已經在東京的帝國大學讀書了。

宇多姑娘她的面龐是圓圓的，顏色微帶幾分蒼白，她們取笑她便說是『盤子。』她的小妹子尤爲俏

皮，一想挖苦她，便把那月兒出了的歌來高唱，歌裏的意思是說：

月兒出了，月兒出了，

出了，出了，月兒呀。

圓的，圓的，圓圓的，

盤子一樣的月兒呀！

這首歌凡是在日本長大的兒童都是會唱的，他們蒙學的讀本上也有。

只消把這首歌唱一句或一字，或者把手指來比成一個圓形，宇多姑娘的臉便要漲得緋紅跑去干涉。她愈干涉，唱的人愈要唱，唱到後來，她的兩隻圓大的黑眼汪汪地含着兩眶眼淚。

因為太親密了的緣故，他們家裏人——宇多姑娘的母親和孀姐——總愛探問我們的關係。那時我的女人纔從東京來和我同居，被她們盤詰不過了，只諉說是兄妹，說是八歲的時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她一人，是我的父親把她收為義女撫養大了的。宇多姑娘的母親把這番話信以為真了，便時常對人說：要把我的女人做媳婦，把宇多許給我。

我的女人在岡山從正月住到三月便往東京去讀書去了。宇多姑娘和她的母親便常常來替我煮飯或掃地。

宇多姑娘來時，大概總帶她小妹子一道來。一人獨來的時候也有，但手裏總要拿點東西，立不一刻她便就走了。她那時候在高等女學也快要畢業了。有時她家裏有客，晚下不能用功的時候，她每得她母親的許可，拿書到我家裏來。我們對坐在一個小棹上，我看我的，她看她的。我若一要看她讀的是甚麼的時候，她總十分害羞，立刻用雙手來把書掩了。我們在棹下相接觸的膝頭有一種溫暖的感覺交流着。結局兩人都用不了甚麼功，她的小妹妹又走來了。

只有一次禮拜，她一人悄悄地走到了我家裏來，剛立定脚，她又急忙蹣手蹣足地跑到我小小的廚房裏去了。我以為她在和她的小妹子捉迷藏，停了一會她又蹣手蹣足地走了出來。她說：『剛纔好像姐姐回來了的一樣，姐姐總愛說閑話，我回去了。』她又輕悄悄地走出去，出門時向我笑了一下走了。

五月裏女人由東京回來了，在那年年底我們得了我們的大兒。自此以後二木家對於我們的感情便完全變了。簡直把我們當成罪人一樣，時加白眼。沒有變的只有宇多姑娘一人。只有她對於我們還時常不改她笑容可掬的態度。

我們和她們共總只相處了一年半的光景，到明年六月我便由高等學校畢業了。畢業後暑期中我們打算在日本東北海岸上去洗澡，在一月之前，我的女人帶着我們的大兒先去了。

那好像是六月初間的晚上，我一人在家裏準備試驗的時候。

——「K君，K君，」宇多姑娘低聲地在窗外叫，「你快出來看……」

她的聲音太低了，最後一句我竟沒有聽得明白。我忙掩卷出去時，她在窗外立着向我招手，我跟了她去，並立在她家門前空地上，她向空中指示。

我抬頭看時，纔知道是月蝕。東邊天上只剩一鈎血月，滿天黑雲怒湧，分外顯出一層險惡的光景。我們默立了不一會，她嬌姐惡狠狠地叫起來了：

——「宇多呀！進來！」

她向我目禮了一下，走進門去了。

我的女人說：「六年來不通音問了，不知道她們還在岡山沒有？」這是我們說起她們時，總要引起的一個疑問。我們在回上海之前，原想去探訪她們一次，但因為福岡和岡山相隔太遠了，終竟沒有去成。

——「她現在已經二十二歲了，怕已經出了閣罷。」

——「我昨晚夢見她的時候，她還是從前的那個樣子，是我們三人在岡山的旭川上划船，也是這樣的月夜。好像是我們要回上海來了，我們去向她辭行。她對我說：『她要永遠營獨身生活，想隨着我們到上海。』」

——『到上海？到上海來成枯骨麼？啊啊，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了。』

我們還坐了好一會，覺得四面的噪雜已鎮靜了好幾分，草坪上坐着的人們大都散了。

江上吹來的風，添了幾分濕意。

眼前的月輪，不知道幾時已團圓地昇得很高，變着個蒼白的面孔了。

我們起來，攜着小孩子纔到公園裏去走了一轉，園內看月的日本人很不少，印度人也有。

我的女人掛心着第三的一個孩子，催我們回去。我們走出園門的時候，大兒對我說道：『爹爹，你天天晚上都引我們這兒來罷！』二兒也學着說。他們這一句簡單的要求，使我聽了幾乎流出了眼淚。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夜。

第二輯



雜記

菩提樹下

我的女人最喜歡養雞。她的目的並不在研究遺傳，並不想有甚居積充其量只是想給孩子們多吃幾個雞蛋罷了。

因此之故她總是愛養母雞。每逢母雞要生蛋的時候，她真是歡喜極了，她要多把些糧食給她，又要替她做窩。有時候一時要做兩三個窩的都有。

雞蛋節省着吃，吃到後來母雞要孵卵的時候，那是她更操心的時候了。孵卵的母雞每隔一天要飛出窩來攝取一次飲食的，她要先替她預備好；又要時常留心着不使母雞在窩裏下糞，因為這樣是容易使卵腐敗的原因。還有被孵抱着的雞卵她也要常常把微溫的鹽水去試驗，在水上可以浮起的便是腐敗了的，她便要拾取出來，沉下去的便仍使母雞孵抱。像這樣足足要操心三個禮拜，等到雞卵裏面可以聽出啾啾的叫聲了，那時候她有兩三天是快樂得不能安定的。

我們養雞養過五六年，雞雛也不知道孵化過好幾次了。但是孵化了的雞雛不是被貓鼠銜去，便是吃米過多得脚氣病死了。自己孵化出的雞雛從不會長成過一次的。

我們又是四處飄流的人，遇着要遠徙他方的時候，我們的雞不能帶着同行。在那時我們的雞不是送人，便是賣給雞販子去了。自己養過的雞怎麼也不忍屠殺。所以我們養雞養了五六年，自己所養的雞從不會吃過一次。

我們所養的雞也並不多，至多不過四五隻；我們除把些殘菜剩飯給它們外，平常只聽它們去自行漁食罷了。

二

養了五六年的雞，關於雞的心理，我也留下了不少的幽涼的記憶。雞的生活中我覺得很有和人相類似的愛的生活存在着呢。

假如有一羣雞在園子裏放着的時候，請把一些食物向雞羣裏洒去罷。這雞羣裏面假使有一隻雄雞，你可以看出它定要咯咯地呼喚起來，讓母雞去攝取那食物，它自己是決不肯先吃的。這樣本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但這個很平常的現象不就有點像歐洲中世紀的遊吟詩人（troubadour）的崇拜女性嗎？

有一次我們養過三隻牝雞，兩隻雄雞。這兩隻雄雞中只有一隻得勢，把那三隻母雞都佔有了。那不得勢的一隻，真是孤苦得可憐。得勢的一隻雄雞不消說要欺負它，便連那些娥皇女英們也不把它看在眼裏。它有時性的衝動發作了的時候，偷覷着自己的情敵不在，便想方設計地去誘惑她們。分明是沒有食物的，它也要咯咯地叫，或者去替她們梳理羽毛，但她們總不去睬它。它弄得焦急了，竟有用起暴力來的時候，在那時她們一面遁逃，一面裏着驚呼求救的聲音，呼喚她們的大舜皇帝。等到大舜皇帝一來，那位背時的先生又拖着尾巴跑了。

——啊，你這幸福的大舜皇帝！你這過於高傲了的唐璜（Don Juan）！你佔領着一羣女性，使同類多添一位曠夫。

那回是我抱了不平，我把得勢的一隻雄雞賣了。剩下的一位曠夫和三位貞淑的怨女起初還不甚相投，但不久也就成了和睦的夫婦了。

還有一件更顯著的事情，要算是牝雞們的母愛。牝雞孵化了雞雛的時候，平常是那麼馴善的家禽，立地要變成一些鷲鳥。它們保護着自己的幼兒是一刻不能懈怠的。她們的兩隻眼睛如像燃着的兩團烈火。她們時常要豎着頭子向四方傾聽。她們全身的神經好像緊張得要斷裂的一樣。她們就這樣加緊的防禦。但她們的防禦有時還要變為攻擊，不怕你便不懷敵意走近她們，她們也要裏出一種怪的叫聲，飛來啄你。

攝取飲食的時候，她們自己也決不肯先吃的，只是咯咯地喚着雞雛。假如有別的同類要來分爭，她們不管
是雄是雌，一樣地總要毫不容情地撲啄。睡眠或者下雨的時候，她們要把自己的雞雛抱在自己的胸脅下，
可憐胸脯上的羽毛要抱來一根也沒有存在的時候。像這樣的生活，她們要繼續兩三個月之久，在這時期
之內，她們的性的生活不消說是完全消滅了的。

三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我們現在有兩隻母雞，十六隻雞雛了。

我的女人在二月底從上海渡到福岡來的時候，便養了兩匹母雞：一匹是黃的，一匹是如像鷹隼一樣。
我們住在這博多灣上的房子，後園是很寬大的。園子正中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樹。四月初間我來的時
候還沒抽芽，樹身是赤裸着的，我們不知道它的名字。我們猜它是栗樹，又猜它是柿子樹，但不久漸漸轉青
了，不是栗樹，也不是柿樹。我們問鄰近的人，說是菩提樹。

在這菩提樹成蔭的時候，我們的母雞各各孵化了九隻雞雛。這雞雛們真是可愛，有葱黃的，有黑的，有
淡黑的，有白的，有如鶴鶉一樣駁雜的，全身的茸毛如像絨團，一雙黑眼如像墨晶，啾啾的叫聲真的比山泉
的響聲還要清脆。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我們有十八隻雞雛，除有一隻被貓兒銜去，一隻病死了外，剩着的這十六隻都平安地長大了起來。現在已經是六月尾上了，雞雛們的羽毛漸漸長出，也可以辨別雌雄了。我們的這十六隻雞雛想來總不會再被貓兒銜去，不會再病死了罷？雞雛吃白米過多時，會得白米病，和人的腳氣病一樣，好端端地便要死去的，但我們現在吃的是麥飯，我們的雞雛們總不會再得白米病了罷。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

我的女人把吃剩着的晚飯，在菩提樹下撒給雞羣吃的時候，她笑着向我這樣說。

雞雛啾啾地在她脚下爭食，互相擠擁，互相踐踏，互相剝啄着。

三 詩人之死

孩子們沒有友伴，出外去的時候，因為國度不同，每每受鄰近的漁家的兒童們欺侮。坐在家裏，時常聽見他們在外面的哭聲，或則流淚回來，有時他們又表現些不好的行爲，說出些不中聽的言語，這當然是從外邊濡染來的了。因此我們便立了一個家規：沒有大人同行時不許他們出去。

但是這又太孤苦他們了。

曉芙時常對我說：『我們去買匹兔子來餵罷，兔子乾淨，餵來也不很費事。』

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們便走到一家養兔園去。

兔子的種類很多的。

養兔主人說：『兔的蕃殖力很大，生後六個月便要生兒，第一胎五六匹，以後每月一胎，一胎七八匹。』

我那時聽了這話，很是出乎意外。我以為這養兔的事業倒是很有利益的一項生意了。譬如在正月裏買一對滿了六個月的兔兒來，養到年底便可以產出將近千匹的子孫了。

不過養兔的人又說：『出產太多了，事太麻煩，每胎大概只留兩匹，要殺死五六匹，——這也是一種無

形的生存競爭。假如不加屠戮時，恐怕全地球要成爲兔子的王國呢。」

在兔園裏我們買了一隻懷了孕的雌兔。但是我們的心事不是望她在一年之後替我們產出千匹的子孫，我們的心事只望她產幾匹兒子來替我們的兒子們做做朋友罷了。

我們買的雌兔是波斯種，這只是據養兔的人告訴我們的，毛是棕褐色的，和我們平常看見的山兔一樣。我們從養兔園裏把她抱回寓裏來，養她在「玄關」裏面——日本房屋的玄關就像我們說的「朝門」（江蘇人稱爲「門槽」）大概的結構是前後兩道門的進口中間的一個過道，橫不過一丈，縱不過五尺。

雌兔和我們同居之後，起初異常怕人，但相處一兩日，也就和人親近起來，向人依依求食了。我們每天的清早在草原裏去摘些帶着露水的鮮草來餵她，晚上我們出遊的時候，也把她帶到海岸上去，任她在草原裏閒散。孩子們非常的高興；鄰近的兒童們看見，也覺得非常羨慕。但是高興極了，他們又要常起爭端，因爲他們對於她的態度，不能時常一致。有時一個想作弄她，嚇使她，而別一個又要袒庇她，保護她；小小的保護者時而用出他們最後的武器來：便是放聲大哭了。

相處一禮拜了，十日了，十二日了。歡娛的五月看看便要告終，而我們的雌兔娘娘還不見產生兒子。我們觀察她的動作，觀察她的腹部，也沒有甚麼異常，我們便疑是受了養兔者的欺騙了。

第十三天的清晨，在我起床去開門的時候，我的木屐下感受着一種柔輓的東西，同時發出一聲微弱的鼠叫。我驚異了，以爲是踏死了一隻老鼠了。但我把大門打開時，啊，奇怪！鼠子般的兔兒，在過道裏東一個西一個地爬着。我不禁叫着說道：兔子產了兒了！兔子產了兒了！曉芙和兒子們聽見了，便都跑到門道裏來。兔兒一共是五匹——我們的兔母自然是第一次的出產了。被我踐踏了的一個，因爲受傷太重，終竟死了。出產好像是在夜半，兔兒並不藏在娘的肚下，凍得如像冰塊一般了。我們趕快把棉花來做了窩。把踏死的一匹埋在後園裏的茶花樹下。又叫和兒去買了一個豆腐來供養兔母。

兔兒的身長不過是一寸光景，眼還沒有開。光嫩的皮膚連一點茸毛也還沒有。有兩匹是紅色，有兩匹是黑色。我們疑他們太小了，曉芙說：怕是早產罷？但我們的結論是看他們今後的死活如何。

兔母出產後，我們得了些意外的經驗。

別的家畜如像貓，如像犬，如像雞，它們的母性是異常鮮明的。在養育幼兒時候，它們完全呈出猛禽猛獸的變態，獨於我們的這匹母兔對於她的幼兒們卻沒有絲毫愛護的情誼。她產後的精神和肉體，完全和產前一樣，在第一天上對於她的幼兒全不喂奶。曉芙說：人的奶子頭一天是沒有的，怕兔子也是一樣罷？但到第二天來她仍然不喂奶，只自照常跳躍着吃草，也不抱撫她的幼兒。兔兒也沒有啼飢的聲音。待到第三

天上來，一匹弱小的紅的，終竟死了。怕真是早產罷？不然，便會是餓死了的。我們決心用武力強迫了，把兔母按着，把剩下的三匹兔兒放在她的懷裏，兔兒盲目地尋起奶來，仰着身吸得上好。

——『這隻母兔真怪，很有點像西洋婦人。』

兔兒漸漸大起來了。皮膚也漸漸粗糙起來了，起初嫩得和緞面一樣的，漸漸像鮫魚皮一樣了。滿了一個禮拜，眼睛總還不容易睜開。

就在滿了一個禮拜的那天的晚上，曉芙走去關門的時候，突然又聽見一聲尖銳的鼠叫聲，啊，兔兒又被踏壞一個了。這回是一隻頂大的黑的，踏傷了左邊的前脚，幸還不至於死。曉芙在電燈光下趕快把了些沃度丁幾，脫脂綿和裹帶來替他，把傷處護好了，心裏着實很難過了一下。

從此以後這隻兔兒便成了跛脚，我們便叫他是拜倫（Byron），還有兩隻，一隻紅的大些的，我們便叫他是雪萊（Shelley），一隻黑的小些的，我們便叫他是濟慈（Keats）。

我們這三位詩人，在第十天上才睜開了眼睛，身上的茸毛也漸漸長得和海虎絨一樣了。拜倫和濟慈是灰黑的，雪萊卻是黃的。

我們的三個兒子也就成爲了三位詩人的保護者（Patron），大兒保護拜倫，次兒保護雪萊，三兒保護

濟慈。不過這幾位小小的保護者和一般藝術家的保護者相像是等於玩弄罷了。最有趣的是才滿歲半的三兒，連他自己才勉強能如鴨子一樣簸行得兩步，他卻愛用他肥胖的手兒去把濟慈提提。或是橫提，或是順提，或是倒提，無論身上的那一部分都不管，總是用手去捏着，便跑着歡笑起來。好在柔順的兔子，不啣人也不抓人，所以小兒們也決沒有受驚惶的時候。

兔子的不作聲息，真到了可以令人驚愕的地步。

母兔從早到晚只是默默地嚙些青草，把周身的神經十分緊張，不住地動着唇，吃着耳，凝着眼，警備着敵人的傷害。稍微有些風吹草動，便好像上了發條一樣，立刻逃遁起來。

兔兒自從睜眼後，也漸漸發揮起這些本能來了，遁逃的神速真是令人想到「狡」字的徽號是應該專屬於他們的。

但是他們的爪牙不足以保護自己的身體，他們的嗜好，只是些青嫩草苗，他們沒有傷人的武器，也沒有傷人的存心，而他們的敵人卻是四面環佈！他們假使沒有這銳敏的神經和神速的四肢，他們在這地球上的生存恐怕早已歸了地質學家的領域了。

我聽見兔子的聲音，如像鼠叫一樣的，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我最初踏死胎兒的時候。第二次是曉芙踏傷拜倫。拜倫自從跛了腳以後，身體的發育漸漸停滯了，跑路也不十分敏捷。曉芙特別愛憐他，我也常加甚深的注意。但是他又使我們聽着第三次的鼠叫了。

我們自從母兔生產以後，每逢晴天便把她拴在園子裏的一株橘子樹下，三位詩人是自由地放在他們的母親的旁邊。

那是一天晚上。我們拿着碗筷正要吃晚飯的時候，突然又聽見我們聽見過的一種哀切的鼠叫聲，大家都驚吃了起來，立刻跑向園裏去。

「啊，貓子，貓子！拜倫銜去了！拜倫銜去了！」

我們看見一隻雄大的黑貓，銜着那腳上還帶着裹帶的拜倫，向鄰家的茅屋頂上跑去。我們吆喝它，它從屋頂上掉轉身來把我們凝視着。我們又不好投石子去打，怕打壞了別人家的茅屋。我們只得瞪目地看着我們的詩人在那黑黢黢的惡魔的口中死去。

啊，可憐的拜倫！可憐的拜倫！他的死，比真正的拜倫百年前在希臘病死了的，對於我們還要哀切得多呢。他使我們感受着一種無抵抗主義者的悲哀，一種不可療救的悲哀。——這種悲哀的確是不可療救的：無抵抗主義者即使沉默地把自己的性命犧牲，但是誰能保定以後的黑貓不再吃我們的兔子呢？

我們那天晚上大人和孩子都是食不下咽的了，心裏最難過的怕是曉芙，她始終說拜倫是被她殺死了的。因為她把脚給他踏傷了，所以才有這場奇禍出來。別的兩隻都逃掉了的，假使脚不受傷他也定然可以逃避的罷？她始終怨艾着說出這樣的話，但是有甚麼方法呢？人到失卻了抵抗能力的時候，連一隻黑貓也要肆意地輕侮你呢！

拜倫死了，我們對於雪萊和濟慈更加注意地愛護了。我們始終把他們養在玄關裏面，不放他們出來。有一次曉芙和三個兒子都往澡堂裏去了。是中午時候，一位遊方和尚到我門前來化緣。他把大門打開走進玄關裏來，搖着金鐘哇啦哇啦地便念起佛號。我是最恨和尚的人，我故意沒有去理會他。他哇啦哇啦響了一陣，又獨自走了。在他走後有兩秒鐘光景，我突然想起玄關裏的兩位詩人來，我跑去看時，公然不見了！

——「啊，這混帳的禿頭騙子！他恨我沒有給他錢米，他把我的一對兔兒偷去了！」
我躡起木板鞋便追趕出去。

和尚正在鄰家化緣，我看見他掛在頭上的一個布袋裏面，的確有甚麼東西在蠕動着一樣。

——「你這混帳的禿頭騙子！你這不是我的兔子嗎？」

我很想跑上去把他扭着了，但是我又怕誣枉了人，想回頭去再檢查一遍。

到回頭來把開着的兩扇門拉開，兩隻兔子才從門扇後滾了出來。

像這樣的悲喜劇我們不知道演過多少回，我們對於他們的愛情一天一天地深厚起來。我們沒把他們當成畜生看待，我們是把他們當成我們家族的成員看待了。我的曉芙尤為溺愛他們。她隔不兩天總愛替他們沐浴，我們笑呼為『詩人的洗禮。』其實受過洗禮後的詩人們實在是再可憐不過的。他們的豐美的毛衣被水打濕了，形態醜陋得不堪，並且凍得戰巍巍地一點也不能活動。我時常嘲笑我的曉芙，我說像你這樣的愛，才真正是『溺愛』呢。

是拜倫死後的第幾週，我現在不記得了。我們的雪萊和濟慈都已經成了翩翩出世的佳公子，已經從玄關生活解放出來了。

他們在菩提樹的樹陰下，在美人蕉的花叢中，在碧綠的嫩草裏互相追逐的情形最是有風趣的畫景。他們在園裏耍倦了，又每從牆腳的罅隙處跑向海岸上去。起初我們很關心，他們一出去了，便跑去把他們追逐回來，但是回數太多了，他們自己也很曉得路徑，我們隨後便懶得去追逐了。

有一天午後濟慈突然不見了，不知道他是幾時出去了的，等到傍晚時分他也不見回來。傍晚曉芙舉行『詩人的洗禮』的時候，只剩着雪萊，但是雪萊也是奄奄無生氣了。

——「這是甚麼原故呢？」

了。

曉芙在他的毛衣裏發現了許多蛆蟲，原來他的背脊上不知是幾時受了傷，更不知是幾時已經腐化

可憐的雪萊就在那天晚上無聲無息地死了去，第二天起來只看見他的屍首臥在地上。

就是這樣我們的三位詩人便先先後後地離別了我們而去。我們等濟慈回來，一直等到現在，現在已經_是秋神將臨的時候了，而他終不見回來。想來我們的這位詩人不是死在大貓的口中，一定是填了兩腳獸的腸腹了。

芭蕉花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苗子造反，失守城池，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行自盡。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在州署裏面的池塘裏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了。只有我們的母親那時纔滿一歲，忠義的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背着逃難出來，在途中遇着過兩次的匪難，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衣裘。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裏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着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遇着赴援的官軍纔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倚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着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了，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南，纔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分便是遭着這樣的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掃要和妯娌分擔，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裏家務奔忙，到晚來揩着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爲「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只是在產褥中，因為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罷了。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纔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這暈病關連着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都視爲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容易買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管兩隻肥雞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時候。一朵花上實在是採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爲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時，那是大錯而特錯的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澁得不能入口呢。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着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剿了四川以後——我們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裏。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嵋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裏也是有一座的。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情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了。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后宮離我們家裏不過半里路光景，裏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了，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着窗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朵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的時候，但四處都找不出來。我們商量着便翻過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湊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我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着跑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

在天后宮搯來的。但我母親聽了竟大發起了雷霆，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的說：『啊，我生下了你們這樣不掙氣的孩子，爲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啊！我們都哭了起來，但我也不知爲甚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纔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呢。

我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爲甚麼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去搯了一朵回來，爲甚麼便該這樣淘氣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乾掉了罷？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無端的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着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爲甚麼使我父親使我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爲知道了的這個原因，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我和我的妻兒已經吃了三個月的麥飯了。

鐵 盔

——「曾先生是F家裏的良師。」

F家裏人是這樣說，F村上的人也是這樣說。

曾先生在F未出世以前十一年便到了他的家裏，在F五歲發蒙的時候，在他家裏已經教出了不少
的頂子了。

F有次對我說過一段逸事，是他纔發蒙時候的事情。

——「曾先生愛打人，尤愛打我們的腦袋。他的刑具是籬柵上的斑竹。他一發作起來，便把那斑竹打
在我們的頭上，打一下，斷一節。我們又不敢大聲哭，哭大聲了，他愈打得厲害。

「小小的腦袋打得一頭的胞塊。晚上回家痛得不能着枕，只是嚶嚶啜泣。

「我們的母親曉得了，母親最可憐我，大約因為我年紀還小的緣故，母親便替我尋出了一頂硬壳帽
子來。那帽子怕是我們的父親或者祖父的年青時候戴舊了的。帽子既是硬壳做成，裏面還有四個鬕耳。

「這頂硬壳帽子便成了我的「鐵盔」了，先生打起人來只是打得空響，腦袋一點也不受痛楚。

「這個祕密在第三天上來被我二哥知道了，他當時也不過纔八九歲的光景，他和我便要爭戴這頂「鐵盔」。在家裏時母親不許他，進家塾時他在路上便替我奪去了，我竟傷心地哭了起來，弄到後來連先生也知道了。」

「我們的曾先生終不愧是賢明的人，他以後打我們的頭腦不再隔着帽子打了。他要先把我們的帽子揭下，然後再打。」

「小小的腦袋又被先生打得一頭的胞塊，晚上回家又只是嚶嚶啜泣，痛得不能着起床來。」

「母親也沒法子想了，只是安慰我們說：「乖兒，乖兒，以後好生聽先生的話，不再挨打便好了……」

「我們的頭腦便是這樣打出來的。在我們幾位哥哥的頭上，胞塊雖然變成了「頂子」，而在我自己不幸的是在十二歲的時候便開辦了中學，我便和「頂子」永遠絕緣了。」

F的話便是這樣。

但是F家裏的人到現在也還在這樣說，F村上的人到現在也還在這樣說：

——「曾先生是F家裏的良師！」

鷄雛

七年前的春假，同學C君要回國的前一晚上，他提着一隻大網籃來，送了我們四匹雞雛。雞雛是孵化後還不上一個月的，羽毛已漸漸長出了，都是純黑的。四隻中有一隻非常羸弱。C君對我們說：

——「這隻很弱的怕會死，其餘的三隻是不妨事的呢。」

我們不消說是很感謝C君。我們那時候決心要永遠保存着他的雞雛，就如像我們永遠保存着他的記憶一樣。

噯，離了娘的雞雛，卻是十分可憐的，它們還不十分知道辨別食物呢。因為沒有母雞呼喚它們，不怕就把食物餵養它們，它們也不肯十分攝取。最可憐的是到黃昏要來的時候，它們想睡了，但因沒有娘來抱護，便很淒切地合叫起來。傾聽着它們那啾啾的聲音，就好像在茫茫曠野之中聽見迷路孤兒啼哭着的一樣的哀慘。啊，它們是在黑暗之前戰慄着，是在恐怖之前戰慄着。無邊的黑暗之中，閃着幾點渺小的生命的光

耀，這是多麼危險的喲！

雞雛養了四天了，大約是C君回到了上海的時候了。羸弱的一隻竟渺然不見，失掉了它的所在了。我們想，這怕是C君的預言的中了罷？但我們四處尋覓它的屍骸，卻終竟尋找不出。啊，消滅了。無邊的黑暗之中消滅了一點微弱的光耀。

又到第六天上來，怕是C君回到了他紹興的故鄉的時候了。午後我們在樓上突然聽見雞雛的異樣的叫聲。我們急忙趕下樓來看時，看見只有兩隻雞雛張惶飛遁着，還有一隻又不見了。但我們仔細找尋時，這隻雞雛卻纔窒塞在廚房門前的鼠穴口上，頸管是咬斷了的了。啊！我們到這時纔知道老鼠會吃雞雛，前回的一隻不消說也是被老鼠銜去的了。一股兇惡的殺氣瀰滿了我們小小的住居，我們的孱弱的靈魂隱隱受了震撼。

啊，消滅了，消滅了。無邊的黑暗之中又消滅了一點微弱的光耀。

嘆息了一陣，但也無法去起死回生，我們只把剩着的兩隻雞雛藏好在大網籃裏，我們在上面還蒙上了一張包單。我們以為這樣總可以安全了，噯，事變真出乎意料之外。在我們正在緩緩上樓，剛好走到樓口的時候，又聽着雞雛的哀叫聲了。一匹尺長的老鼠從網籃中跳了出來，雞雛又被它咬死一匹了。啊，這令人戰慄的兇氣！這令人戰慄的殺機！我們都驚愕得不能說出話了。在我們小小的住居之中，一匹老鼠便製造

出了一個恐怖的時代！

啊，齒還齒，目還目，這場冤仇是不能不報的！

我們商量着，當下便去買了一隻捕鼠的鐵籠，還買了些『不要貓』的毒藥。一隻雞腿撕下來掛在鐵籠的鈎上了。我們把來放在鼠穴旁邊。剩的一隻雞雞我們隨身攜上了樓去了。

撥噹！發機的一聲驚響！

哈哈！一隻尺長的大鼠關在鐵籠裏面了，眼睛黑得亮晶晶地可怕，身上的毛色幾乎好像鼯鼠一樣。你蒼惶的罪囚！你恐怖時代的張本人！畢竟也有登上斷頭臺的時候。

啊，我那時的高興，真是形容不出，離雞雞的死不上兩點鐘呢。

我把鐵籠提到海邊上去。海水是很平靜的，團團的夕陽好像月光一樣穩定在玫瑰色的薄霞裏面。

我把罪囚浸在海裏了，看它在水裏苦悶，我心中的報仇慾滿足到了高潮，我忍不住抿口而笑。真的，啊，真的！我們對於惡徒有甚麼慈悲的必要呢？那麼可憐無告的孤兒，她殺了一隻又殺一隻，甚至殺出了狂氣來，連我們也生出戰慄了。我們對於這樣的惡徒有甚麼慈悲的必要呢？

老鼠死了，我把它拋到海心去了。惡徒的報應喲！我掉身回去，夕陽好像賀了我一杯喜酒，海水好像在

替我奏着凱歌。

我回到家來，女人已在廚中準備晚餐了。剩着的一隻雞雛只是啾啾地在她腳下盤繞。我們那時養着的一隻鷓形的母雞，已經在廚裏的一隻角上睡着了。

——「我們真對不住C君呢。」我的女人幽幽地對我這樣說。

——「但也沒法，這是超出乎我們的力量以外的事情。」我說着走到井水旁邊去洗起我的手來。

——「真的呢，那第二次真使我驚駭了，我們這屋子裏就是現在也還充滿着殺氣。」

——「我把那東西沉在海裏的時候可真是高興了，我的力量增加了百倍，我好像屠殺了一條毒龍。我起先看着它在水裏苦悶，悶死了，我把它投到海心裏去了。啊，老鼠這東西真可惡，要打壞地基，要偷吃米糧，要傳播病菌，還要偷殺我們的雞雛……」

飯吃過後，我的女人在屋角的碗櫥旁邊做米團。

——「毒藥放進了嗎？」

她低着聲說：「不要大聲，說穿了不靈。」

我看見她從櫥中取出幾粒綠幽幽的黃磷來放在米團的心裏。那種吸血的凄光，令我也縮抖起來。啊，兇暴的鼠輩啊，你們也要知道我們人的威力了！

第二天清晨，我下樓開後面窗戶的時候，看見我們的那隻鷓形的母雞——死在後庭裏面了。

——「哦呀，這是怎麼做起的！你昨天晚上做的米團放在甚麼地方的呀？」

我的女人聽見了我的叫聲，趕着跑下了樓來，她也呆呆地看着死在庭裏的母雞。

——「呀！」她驚呼着說：「廚房門還關得上好的，它怎麼鑽出來了呢？米團我是放在這廊沿下面的。」她說着俯身向廊下去看，我也俯下去了。廊下沒有米團，卻還橫着一隻死鼠。

——「它究竟是怎麼鑽出來的呢？」我的女人還在驚訝着說。

我擡頭望着廚房裏的一堵面着後庭的窗子，窗子是開着的。

啊，誰個知道那堵導引光明的窗口，纔是引到幽冥的死路呢！

我一手提着一隻死鼠，一手提着一隻死雞，踏着曉露又向海邊走。路旁草是很青翠的，一滴滴的露珠在草葉上閃着霓紅的彩光，在我脚下零散。

海水退了潮了。砂岸恢復了人類未生以前的平塋，昨晚的一場屠殺沒有留一些兒蹤影。

我把死鼠和死雞迭次投下海裏去了。

雞身浮在水上，我想，這是很危險的事，萬一鄰近的漁夫拾去吃了的時候呢！……

四月初間的海水冷得透人肌骨，但是在水裏久了也不覺得了。我在水裏擡着，想把死雞的屍首拿回岸來。但我向前擡去，死雞也隨着波動迭向海心推移。死神好像在和我作弄的一樣。我擡了一個大彎，繞到死雞前面去，又纔把它送回了岸來。上岸後，我冷得發抖，全身起了雞粒了。

那匹死雞我是把它埋在砂岸上的，是一種舐岸的海聲，卻好像奏着葬歌。同時一種蒙在霧裏的夕陽，卻好像穿着了喪服。

剩着的一隻雞雛太可憐了，終日只是啾啾地哀叫。

人在樓上的時候，它啾啾地尋上樓來。

人下樓去的時候，它又啾啾地從樓上跳下。

老鼠雖不敢再猖獗了，但是誰個保得住不又有貓兒把它銜去呢？不久之間春假已經過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從學校回家，唯一的一隻雞雛又不見了！啊，連這一隻也不能保存了嗎？待我問我的女人時，她纔說：

「它叫得太可憐了，一出門去又覺得危險；沒有法子，只得把它送給鄰近的一家有雞雛的鄰家去了。」

我心裏覺得很對不住C君，但也沒有法子，只覺得我女人的施舍要算是最良的方法了。

啊，那匹雞雛究竟是送給了那一家人家的，後來又怎麼樣了，我是全不知道。到今已經七年了，那匹雞雛想來已經是飽了別人的饑腹，但它在我的記憶裏面，總還是一匹黑色的小小的雞雛。啊，雞雛啲，我還沒

有死，你在我的記憶中總是不會消失的。



人力以上

一個人坐在家裏讀書。我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澡堂裏去了。

夕陽斜照進來，滿屋都是陽光；一陣陣清涼的海風吹着後園菩提樹葉蕭騷作響。

——「愛牟先生在家嗎？」

叫門的是一位中年的漁夫，他送了一張有黑框圍着的郵片進來，報告着一位日本友人S君的死耗。我看了吃了一驚，怎麼也不能恢復我心境的平靜。我拿着信片在手裏，不住地便在房中蹣跚。滿屋的陽光好像陰鬱了好些，我的腦中也充滿着S的記憶。

我認得S是民國八年的時候了。那時候我移居到博多灣上，他和我們是鄰舍。我們就因為這個關係，彼此有些往來，但也沒有甚麼深密的交際。

他本是東京的人，是工業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年紀怕有五十歲的光景。他最引我注意的是他那一眼看去便知是有肺病的，瘦削而貧血的面孔，其次是他那很多很多的兒女。他的年紀並不十分大，身體又那麼麼弱，但他卻已經有七個兒女，爲首的一對孿生的女兒現在已經是十五歲了。

他在一座建築公司充當着三等技師，每月的收入僅僅百圓以下。他在東京聽說已經是沒有一位親人的了，他們一家九口就全靠着他的這點月薪過活。

他的夫人是名古屋的人，名古屋在日本是產美人的地方，他的夫人也頗有中上的姿首。但大約也是因為這個原故罷？他們的家計雖貧，而她和她的兒女的衣服卻穿得異樣整飾的，我的女人時常向着我說她的家政不得法，兒女們平時連飯也不够吃，偏要使她們穿得一身的好衣裳，如像大戶人家的少爺小姐一樣。的確是這樣的，她對於她的兒女們實在未免太姑息了。頂大的一對女兒，照年紀算來應該是入女子中學二年級的了，卻連小學也還沒有畢業。她們的面孔完全是一個模樣，平時也穿着一樣的衣裳，我到現在還把她們分別不清楚，到底那個是千代，那個是濱子呢。這對女兒大約是在家裏的吃食不够的原故罷，身材都很瘦削，蒼黃的膚色沒有甚麼滋潤。她們並且從小以來便染了一種偷盜的惡癖，村上的人背地裏都在說她們，連我的女人也不肯叫她們到家裏來玩耍了。啊，她們這些代人受罪的羔羊！她們的母親要妝飾她們，雖然是出於一種虛榮心的表現，但是世間上誰個又不想有錢，誰個又不想有充裕的物質的幸福呢？在事實上雖是一貧如洗，妝飾一下外觀，也怕是一種畫餅充飢的辦法罷？他們因為吃食不够，弄得手足有點不乾淨，這也怪不得她們，不過是我們睜着眼睛，看着社會的罪惡把可憐的幼女逼成偷兒罷了。

我們和S家的交誼，最初原只是泛泛的相識。但在四年前的夏天在我回了上海的時候，我們的大兒

因爲得胃出血症，我的女人把次兒寄放在別人的家裏，到病院去看護了十天。那時S|有一個兒子也病了，S|的夫人懷着臨月的胎也在病院裏看護，S|每天不能不去上工，S|的夫人每天中午便從病院回家一次煮些飯菜來留給她的兒女。飯是不十分够吃的。我們的大兒比S|的孩子先好了，我的女人回家以後便常常多弄飯菜去犒賞給他的兒女們。遲了三天，S|的夫人也攜着孩子退了病院，但在退院後的第二天上，她便產了第六的一個男孩，我的女人不免又去幫助過她。自從有這件事情以後，S|夫婦都很感謝我的女人，他們和我們更加親密了。

S|性情是很孤僻的，他決不肯和人交際。他和我也少有往來，但偶爾在海邊上相遇的時候，很肯直率地和我談話。他談話的時候愛在日本話中滲雜一些英語。他說他少年時分曾隨着一位英國人辦過事情，英國人很愛他——這件事情他對我說過的不僅一次。他又愛罵日本人，他開口便要說日本人怎樣怎樣地詭詐，怎樣怎樣地不可相交；他看我不好和他打話時，每每要用辯解的口氣來說道：『雖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總愛說同國人的壞話……Japanese is fox, fox!』（日本人是狐狸，狐狸！）

他的外貌顯然是有肺病的，他的兒女又多，我們暗地裏時常在替他擔心。但他自己好像懷着一種誇意。他時常愛引用的一句話說：『兒童是天國中的最大者。』我偶爾口不應心地也稱他是有『子寶』的人，他那對栗鼠一樣的眼光總要燃燒着歡喜。但他近來也好像漸漸覺悟了。

五月二十七日是日本的海軍紀念日，是日本人把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打沉沒了的一天。那一天他帶着他的大女千代到我們家裏來，送了我們一個熬咖啡的鋁壺。因為他是在一禮拜前纔得了一個第七的男孩，他是拿來回我們的賀禮的。我們恭賀了他，說他的氣色近來也很好。他不知道是感覺了甚麼，竟說出了這樣的話。他說：『噯，要好纔好，要好纔好，我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呢！我死了這些孩子怎樣呢？』他說着指着他的千代。唉，他從前的歡娛已經變成一種淒涼的情味了。——這便是他和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但我們別來纔僅僅兩三個禮拜的時間，他那麼覺悟了的人，怎麼偏這樣匆促地死了呢？……

我捧着S的死信在房裏踱來踱去地走着，我自己很有幾分不相信的光景，但是郵片是明明在我手裏的。我想着他那病弱的面容，他終生的不遇，他那留下的無親無友無家無業的八口妻兒……我不禁淚潛潛地由衷哀悼起他來。唉，他是覺悟得太遲，謝世得太早了！

我一面哀悼他，但一面又感到自己的身世上來。我覺得S的一生就好像我自己的一面鏡子一樣！我自己雖比他年輕得二十年，但我也也有三個兒子了。我和我的女人都是和家庭絕了緣的，我們拙於交際，沒有一個可以寄托的友人，就有，也和我們一樣貧困。我們無職無業飄流在這異邦，萬一我也和S一樣，突然死去了呢？……

啊，『人生如夢！』這雖是極老極老的常談，但也是極新的威脅，人生在世，究竟誰能保證得這一場短夢，不就在第二刻的時間內告終？誰能保證得自己的妻兒不倒在路途餓死呢？

——『啊，我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我死了，這些孩子怎麼樣？』

Si的這句驚人的警語不禁使我肅慄起來，我的眼淚界流在面上了……

兩個大的孩子先從外面跑回來了。

——『媽媽呢？』

——『媽媽在買小菜。』次兒爭先着說出。

不一會女人揩着三兒，一手提着些小菜和入沐的用具籃走了回來。她把三兒放下，坐在後門的廊沿

上對我說道：

——『水真好呀，你快去洗罷。』

——『我不洗，Si君死了呢！』

——『咳！』女人驚呼着站立起來。『真的嗎？』

我把手中的郵片給她。

她看了，默了好一會，纔又說道：『真是像假的一樣呢。海軍紀念日的一天，他不是還到我們家裏來過嗎？算上還不上三個禮拜！』

她說着便走上房裏來，一面整理着頭髮，一面又說：

——『我是要去纜行。他的夫人和兒女們不知道怎樣了……可憐還沒有滿月……晚飯不能做了，孩子們都要留在家裏的。』

——『你放心去罷，晚飯我會做。』

我的女人誑着了小孩子們，匆匆地便跑向S家裏去了。

S現在的住家，離我們有兩里遠的光景，聽說是在田地裏的，鄰舍只有三五家人家，我的女人已經去過了兩回，但我還不曾去過。

我把晚飯燒好，讓孩子們吃了之後，又照拂着他們睡下去了。已經將近夜半，我的女人卻還不見回來，夜裏的風很有些冷意，吹蕩着我寂靜的家庭，使我的深心倍感着十分的淒憫。我兀兀地獨坐在黃色的電燈光下，不知不覺之間，竟浮上了一首詩來。

夜已深，羣兒都已睡定，

她到友人家裏去弔喪去了。

我獨坐在這淒絕的一室之中，

啊，湧上了無端的寂寥。

寂寥，寂寥，深不可測的寂寥！

蒼黃的電燈好像在向我冷嘲。

待到了明朝的日出之時，朋友，

——你的生命會永遠和我同消。

我剛寫了這兩節，好像還想再寫些的時候，我的女人從外面回來了。

——「你吃夜飯罷。」

——「不吃了，難得孩子們都睡熟了。我怕三兒會哭的。」

——「哭是沒有，但他們等了你好一陣，等你買點心回來呢。等不過，他們都好像皮球一樣，滾來滾去

地終竟滾定了。」

——「你在寫甚麼？」

——「寫了兩節詩。」

——「你把我看。」

「……怎麼樣呢？」

「不媿是你。」

「不是說詩，是問你S|家的事情呢。」

「啊，真是淒慘，我到他家裏，打從廚房進去。我看見S|夫人坐在廚房上邊三鋪蓆面的小房裏面，簡直就和草人一樣，纔生的乳娃兒睡在一邊，六個孩子也同坐在一間小房裏，誰也沒有做聲的。前面的六鋪蓆面的大房裏面便睡着死人。死人聽說是得了肺炎死的，因為看護月母，傷了風，竟轉成了肺炎，睡了僅僅三天。S|夫人產後得了產褥病，病了兩禮拜，他丈夫得病的時候，她算好起來了，她還沒有滿月，又輪到她來看護病人，聽說已經有兩三夜沒有睡眠呢。」

「……」
「咳，我真不知道她那六七個孩子怎麼處置！我怕她不會跟着她的丈夫死去，也會瘋了罷？我看她的樣子簡直是失了魂的一樣，她連哭的眼淚都沒有了。大的一對女兒，再大兩三歲也還可以設法，咳，真是不知道怎麼的好，連小學也還沒有畢業呢。」

「S|的屍首完全沒有經手的人嗎？」

「我去不一晌，後來來了幾位公司裏的人，我也幫着去收拾了一陣，所以弄到了現在，明天上半

天便要付火葬了。」

沉抑的聲調在寥寂的夜氣中分外響得淒涼，後園中的菩提樹的蕭騷，博多灣的迴瀾的餘響，也好像在哀悼這人生的悲慘的光景。

——「噯，世間上真有超過人力以上的事情呢！」我這樣嘆了一聲。

我的女人也突然執着了我的兩手，好像哀願一般地說道：

——「你不要——你不要也和S一樣罷！」

——「啊，那樣！我是怎麼死得！我是怎麼死得！我死了，孩子們怎麼樣呢？」

無心之間和S同樣的聲調從我口中吐露了出來，我一意識起來，連自己的魂靈也覺得不寒而慄了。

一個禮拜以後，S夫人和她的姐姐到我們家裏來辭行。她的姐姐是纔從東京來的，把S家的積欠還清了，要把她妹子的一家人，一同帶到東京去。最小的一位嬰兒聽說已經約定了，抱給一位醫學士了。

動身的一天，我的女人去送了行回來，她說醫學士的夫人帶同一位奶母也在車站上送行。車要開的時候，S夫人還抱着她的嬰兒哺了最後的一口奶子。她的眼睛流着了眼淚，送的人也流着了眼淚。

賣書

我平生苦受了文學的糾纏，我棄它也不知道棄過多少次數了。我小的時候便喜歡讀楚辭莊子史記唐詩，但在民國二年出省的時候，我便全盤把它們丟了。民國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來的時候，只帶着一部文選，這是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裏買了的。走的時候本也想丟掉它，是我大哥勸我，終竟沒有把它丟掉。但我在日本起初的一兩年，它在我的笥裏是沒有取出過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學的趣味不知不覺之間又抬起頭來，我在高等學校快要畢業的時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學書籍了。

那是民國七年的初夏，我從岡山的第六高等學校畢了業，以後是要進醫科大學的了。我決心要專精於醫學的研究，文學的書籍又不能不和它們斷緣了。

我起了決心，又先後把我貧弱的藏書送給了友人們。明天便是我永遠離開岡山的時候了，剩着庚子山全集和陶淵明全集兩書還在我的手裏。這兩部書我實在是不忍丟去，但我又不能不把它們丟去。這兩部書和科學的精神尤其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時候我因為手裏沒有多少錢，便想把這兩位詩人拿去拍賣。

我想日本人是比較尊重漢籍的，這兩部書也比較珍奇，在書店裏或者可以多賣些價格。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傘向岡山市上走去。走到了一家書店，我進去問了一聲。我說：「我有幾本中國書……」

話還沒有說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懷着兩隻手粗暴地反問着我：「你有幾本中國書怎麼樣？」我說：「想讓給你。」

——「哼，」他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又把下顎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罷，我不是買舊書的人！」說着把頭一掉便各自去做他的事情去了。

我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失悔得甚麼似的，心裏又是惱恨，這位書賈太不把人當錢了，我就偶爾把招牌認錯，也犯不着以這樣侮慢的態度待我！我抱着書仍舊回我的寓所去。路從岡山圖書館經過的時候，我突然對於它生出無限的惜別意來。這兒是使我認識了 Spinoza, Tagore, Kabir, Goethe, Heine, Nietzsche 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時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這兒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上挾着的兩部書寄付在這兒。我一起了決心，便把書抱進館去。那時因為下雨，館裏看書的沒有一個人。我向着一位館員交涉了，說我願寄付兩部書。館員說館長回去了，叫我明天再來。我覺得這是再好沒有的，便把書交給了館員，說明天再來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沒有遇着過這樣快心的事情。我把書寄付了之後，覺得心裏非常的恬靜，非常的輕靈。雨傘上滴落着的雨點聲都帶着音樂的諧調，赤足上蹴觸着的行潦也覺得爽膩。啊，那爽膩的感覺！我想就是耶穌的脚上受着 Magdalen 用香油塗抹時的感覺，也不過是這樣罷？——這樣的感覺，我到現在也還能記憶，但是已經隔了六年了。

自從把書寄付後的第二天我便離去了岡山，我在那天不消說是沒有往圖書館裏去過。六年以來，我坐火車雖然前前後後地經過了岡山五六次，但都沒有機會下車。在岡山的三年間的生活的回憶是時常在我腦中甦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沒有重到那兒的希望了罷？

啊，那兒有我和芳塢同過學的學校，那兒有我和曉芙同棲過的小屋，那兒有我時常去登臨的操山，那兒有我時常弄過舟的旭川，那兒有我每朝清晨上學，每晚放學回家，必然通過的清麗的後樂園，那兒有過一位最後送我上車的處女，這些都是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地方，但我現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集和陶淵明集的兩部書呀！我那兩部書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圖書館裏沒有？無名氏的寄付，未經館長的過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錄沒有？看那樣的書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終竟少有罷？即使遭了登錄，我想來定被置諸高閣，或者是被蠹魚蛀食了。啊，但是喲，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淵明！我的舊友們喲！你們沒要怨我拋撇！你們也沒要怨知音的寥落罷！我雖然把你們拋撇了，但我到了現在也還在鏤心刻骨地思念你們。你

們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圖書館中健存，也比落在貪婪的書賈手中經過一道銅臭的烙印的，總還要幸福些罷？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淵明！舊友們！現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時候，我寄居在這兒的山中，也和你們冷藏在圖書館裏一樣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們別離的那個幸福的晚上，我覺得我也算不會虛度此生了，我現在也還要希望甚麼呢？也還要希望甚麼呢？

啊，我現在的身體比從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三個兒子已漸漸長大了起來，生活的嚴威緊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夠看着他們長到幾時？但我要把他們養大，送到社會上去做個好人，也是我生了他們的一番責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沒有重到岡山來看望你們的時候，我死後的遺言，定要叫我的兒子們便道來看望。你們的生命是比我長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時，我的神魂是藉着你們永在。

曼陀羅華

「幾時回來的呀，哈君？這般快！」

「纔到。」

「你的夫人和孩子呢？」

「同路回來了，孩子病得很厲害。」

「病了？是甚麼病呢？幾時得起的？」

「我也不曉得是甚麼病，到A市的第二天便得起。下痢，發燒，吃牛奶下去只是吐。」

「怎麼又在吃牛奶呢？」

「咳！」哈君到此長嘆了一聲，他的一雙充斥着血的眼睛深深含着怒火，菲薄的上唇微微在悲憤

之中痙攣。他又接着說道：「我那女人，咳！我真不知道她是甚麼心理！她這回叫我們到A市去，她本是想把

諾兒寄養在她的娘家。她不願意養小孩子，在火車上便把奶斷了，在火車上我們只買牛奶喂他，到了A市是吃的罐頭牛奶。在火車上住了三天三夜都沒有甚麼，到A市便病了，那邊很冷，怕是傷了風。」

——「不像是傷風，怕是 Dyspepsia（消化不良症）呢。這是個險症，你們是把孩子害了！你怎麼還把他帶回了呢？燒退了嗎？」

——「沒有。我沒有經驗，到A市也尋不出好醫生來。孩子病了兩天，我覺得有些危險，便逼着她一同帶到東京去就醫。我們到了東京，在一家兒科病院裏看了一回，醫生說是食餌中毒。我們又沒有把別的東西給諾兒吃，怎麼會中毒呢？我逼着問我的女人……」

——「食餌中毒是不錯的，小兒吃牛奶不消化便會中毒。」

——「這個我又不曉得。我逼着問我的女人，我怕她錯把甚麼給他吃了。她聽了我的話，在醫生面前便暴跳起來，她說是我誣她毒了諾兒，她要去行鐵道自殺來昭她的心跡。說着便朝外面跑去，我沒法又抱着孩子去追她，趕到火車站上又纔勸着她回到福岡來，我們是剛纔到的。」

——「孩子你抱到大學病院去了沒有呢？」

——「還沒有。今天好像好得一點，燒雖沒有退，但是哭的回數少些了，哭的聲音也低些了，很能夠安睡的樣子。倒是我的女人，她還在和我鬧氣。在火車上她孩子也不抱，奶也不喂，是我不眠不休地拖了三天

三夜。她回到家裏便睡着，話也不說，甚麼也不做，我真沒法。我此刻來，實在對不住你們，我是想請你的夫人去勸她一下。」

「哈哈，你又來了。」我心裏這樣想着，但沒有說出口來。

哈君和我本是福岡醫大的同學，但他纔滿二年，他是連診療的第一頁還沒有學過的，他今年暑假回國去了一次，在這九月初間纔帶了不少的金錢和首飾轉來，他的夫人又逼着他到她的故鄉A市去旅行。A市在日本本島的極北，已經挨近寒帶了。

他的夫人是一位虛榮心極重的女子，姿首並不美，但總愛塗抹胭脂，一個臉塗得就和舊戲中的姦臣一樣，兩頰是打得緋紅的。她時常是二十歲，前年來的時候她對我女人說是二十，去年也還是二十，今年也還是一樣。時間在她面前是靜止着的。但據哈君自己的話，說她大他五歲，哈君今年是二十五了。

她在東京的一座私立的女醫學校裏學過一年的醫，她和哈君發生關係便是在這女醫的學期中，因為哈君有一位妹子和她是同學。他們結婚後已經五年了，在四年前生了一位女兒，她便把學廢了。女兒是養在國內哈君的家裏。在今年四月又生了一個男孩。

他們此次往A市去旅行，我們最初以為她只是想回家去炫耀鄉人，沒想出她是不情願養她的孩子。哈君和他的夫人是時常鬧着內訌的，鬧得不能開交的時候，他總愛來找我們去排解。我們在暑假前

也還和他合演過一場滑稽的喜劇——

事情是怎樣起源的，我們到現在也還不知道，但是哈君出了他的家庭已經有一禮拜了。哈君的意思是想懲戒他的夫人，要她低首下心去請他回去，而他的夫人卻全無影響。哈君便漸漸着起急來了，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裏來，商量對付她的方法。決議是哈君暫往門司去做着要回國的樣子——門司離福岡只有兩個鐘頭的火車，往返是很容易的——到了門司後寫一封信給他的夫人，同時也寫一封信給我。他夫人接着信自然會着急，我更拿着信去責備她，脅駭她，定然可以把她弄到門司去接他回來。計畫定了，哈君當晚便到門司去了。到第二天的午後哈君的信纔來，信是寫得非常悲切的。信裏說他是失明的 Milton

（英國詩人，因為和夫人不睦，後半生生活全然不幸，晚年失明，）說他是可憐的無志氣的男兒，他現在無家可歸，有妻不能和諧，有兒不能撫抱，他是陷在了絕望的深淵，他要乘着海船跳在黃海裏面去淹死。他在往死國去旅行之前也不會來和我告別，他很抱歉，但他是無面見人，他現在曳着最後的悲鳴，望我為他洒一掬同情的眼淚……信是寫得這樣傷心，連我也愴然起來，幾乎忘記了是一樁計策了。傍晚我拿着信到哈君家裏去，要去謊駭他的夫人。我走到他的家裏了，出來應門的不是哈君夫人，卻是哈君自己！我好像囫圇吞了一個鵝蛋。哈君的脚比郵差還快，他已經先回到了福岡。後來我責備他，他說，把信寄出後，覺得太寫認真了，怕他的夫人不惟不去接他，反轉會自尋短見，所以他忍不住便先跑回來了——這樣地便演了一

場喜劇，這劇的作者便是「良心。」

這回他又來了。

——「請嫂嫂先去勸她，把她勸好了我再回去。」他這樣向着我的女人又諄說了一回。

我的女人說：「你的夫人不消我去勸，孩子到要去看一下纔行，不知道究竟是病到甚麼樣子了。」

我的女人去了，哈君又很悲憤地訴說起來：

——「咳，女人的心理狀態我真不懂……我還要研究一下……在沒有生小孩子的時候還好，生了小孩子便變了，但她又不愛自己的小孩子……啊，疲倦了，幾天沒有睡好覺，你讓我在這兒睡一下罷。」

我替他鋪陳面起了，他橫陳着不多一刻便曳起鼾聲來了。

隔了一點半鐘光景，天已黑了，我的女人走了回來。

我的女人憤憤地對着哈君說道：「真是沒道理！我到了你家裏，門是掩閉着的，叫了半點鐘也總叫不開，只得走了回來。」哈君聽了非常着急，他叫道：

——「啊，她怕自殺了！自殺了！她是學過醫的，她有一瓶青酸，她和我口角的時候，常常說要吃青酸毒死。她怕吃青酸毒死了！毒死了！啊，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他倉惶地走起來。臨別的時候我安慰他，說他的夫人比他所想像着的還要強，她是決不會自殺的，孩子的事情，晚上太遲了，送到病院去也來不及。明朝八點鐘在家裏等他，等他把孩子抱來，我們一同再往病院……

清晨六點鐘的時候，有人在外面叩門，我去把門開開，看着哈君含着兩眶眼淚立在門前，他開口第一聲對我說的是：

——「諾兒死了！」

——「嚇！——是幾時？是幾時？」

——「我也不十分曉得，昨天晚上孩子不大哭了，我們都倦了，睡熟了，今早醒來他已經冷了。」

我急忙穿好制服，拿着聽診器，跟着哈君跑到他的家裏。

孩子睡在前房裏，臉色是慘白的，嘴唇是淡紫的，嘴角上浮着些泡沫，鼻孔裏流出些血漿，微閉着的眼睛已經蒙上了一層白霧。我用手指在鼻孔處去捫觸了一下，一股冰人的寒氣傳到我的全身，生命已經不在這孩子身上了。脈膊沒有了，心臟停止了，只有腹部還有些暖意。

哈夫人蓬着頭從後房走出來，粉漬在她的臉上形成一面地圖。

我們在孩子的身邊商量孩子的後事。

我勸哈君仍然抱到大學病院去，受一番診斷之後好作報銷，不然在埋葬的手續上恐怕會生障礙，警察方面會疑這孩子的暴殛是不自然的死。

哈君聽從了我的話，他抱着死兒和我同坐電車往大學病院去。

今天是禮拜，大學病院只剩着一位當值的年青學士。死兒睡在診察室裏的臺上。學士先問病歷，問明了再去檢查病人，學士大吃一驚了：『這是怎麼的！已經起了Leichenstarre（殭直）了。』

哈君說：『肚子還是暖的呢。』

——『唉，那是自然的，人死了，全身的血液是集匯在Spranchnicusgebiet（腹部血管系）的。你是幾年級了？』

——『兩年級。』

學士的驚異好像稍微緩和了一點，他照例叫看護婦來在死屍的右肘上打了一針，是強心劑的樟腦油注射。

——『怎麼處理呢？』學士質問着。

——『……………』

——「總之，我這回遇着這樣的例還是第一次，我還沒有經驗，我還要問他們一下纔行。」

學士說着去叫了一位助教授來，助教授也把死屍檢查了一遍，搖着頭說道：「這的確是死了！」他回頭望着我和哈君問是那個的孩子，哈君承應了。他又問哈君是幾年級，哈君說是二年。

——「二年級的學生到難怪得。」他好像自言自語的一樣說着，又問哈君：「你這孩子怎麼處理呢？」

——「……」哈君只是擦着兩手。

——「你是自家拿出去埋葬的時候，學校可以發一張證明書給你，可以去報告市廳。假如是送給學校解剖的時候，那手續很簡單，只消在事務所去具一張解剖願書，解剖後是歸學校火葬。你是怎麼樣呢？」

——「……」哈君仍然沒有回話。

——「我看解剖的好罷。你還是學生，學校裏每天有課，自家埋葬的事情很麻煩呢。」

——「……我要回去先問問孩子的母親。」哈君結局說出了這麼一句。

——「那也好，總之你早點來回話罷……屍首暫時放在這兒的冷藏室裏，不要緊。」

哈君得了他夫人的許可，諾兒的死屍具了解剖願書了。昨天是禮拜日，病理教室的人照例是要休息的，只得延到今天。

八點鐘的時候，死屍從小兒科運到病理教室。執刀的人是我相熟的一位R君，小兒科的青年醫學士也在當場見證。

哈夫人今天裝飾得十分華麗，同哈君一路到學校裏來，她要看她兒子的解剖。我先去向R君替她交涉，R君不肯承應。他說：「學校的規則不許親人臨場，這不是有甚麼祕密，是體貼親人的心，不好使人看見自己的骨肉受着刀割。」我把R君的話向哈夫人說了，哈夫人很是不平，她說：「我在女子醫學看了解剖不少，他還怕我哭嗎？」但是有學校的規則嚴禁，哈夫人也無可如何。哈君因為是本校的學生，得以臨場見習。

小小的屍首睡在解剖室中的大理石的解剖臺上。死後已經兩天，臉上帶着慘戚的土色，蒙着白霧的眼兒仍然微微開着，鼻孔裏塞着兩團綿花。身體各部已經現着紫色的屍斑，脚手的慘白如像羊脂玉一樣了。

R君立在屍的右邊，在胸腹上開刀了，把臟腑挨次取出，檢查大小形狀色澤切面等，一一用德語口說，一位助手在西窗下謄寫。屍的左邊還有一位校役秤量各種臟器的分兩。

解剖的結果沒有甚麼特殊的發現，只是小腸的粘膜炎有些地方變菲薄了。解剖的診斷是「腸加達兒。」

年青的醫學士爭辯道：「可不是 *Dyspepsie* 嗎？」

R 說：「是 *Dyspepsie* 時，小腸的變化還要厲害，因為要起 *Deskramation*」

——「不起 *Deskramation* 的輕症也有。」

R 還辯護了一陣，但我覺得他的診斷是有幾分臆度性的。

哈君看見診斷的病名，他也向 R 問道：「腸加達兒也可以死人嗎？」

——「怎麼不可以死！小兒在暑天最多是以這種病症死的，小兒不比大人。」

辯論和質疑都終結了，R 和年青學士也都退去了，剩着的殘骸該我們送往校後的火葬場去火葬。

哈君守着他死兒的殘骸，他的眼淚在眼眶中亂滾。他說：「這總是我們大人的罪過，並沒有甚麼重症，

便好好把個孩子送葬了！」

——「這也是一種經驗呢，我們都是年青人，將來還有生育的機會，我們可以不再蹈覆轍了。」——

我這麼勸慰哈君，看着校役把殘屍裝在一個小小的木匣裏了。我又纔對哈君說：「我去招呼你的夫人，你先到火葬場去等着。」

哈君夫人是留在病理教室外的迴廊下的，我去招呼着她，我們的路走向校後的松林裏去了。

深深的古松下長着蓬蓬的秋草。野葡萄和不知名的蘿蔓繚繞着蘆葦與松枝，努力着在掙持自己小

小的生命。紅的胭脂花齊吹着小小的軍號。蔚藍的竹葉青開着螢形的小花，在無力的秋陽中燃燒着金黃的螢火。細蚋在乳白色的空氣中飛舞。促織在合歡的草茵上唱着愛歌。校後的木柵外幾隻白鷗在海天之中畫着峻險的無窮曲線。一切的物象都是生動着的，一切都還在合奏着生命的頌歌，但是，我們的路，這在秋草叢中彎曲着的小路，是把我們引向火葬場裏的！

我默默地徐行，哈夫人在後面跟着。一陣陣的粉香，椿油香，香水香在空氣中浮泛，「殺死嬰兒的張本人，我也不知道你現在是甚麼心理？」我心裏正在這樣想着，她搶上兩步突然向我談起話來。

——「這回真是勞瘁了你了，使你奔走了兩天，今天還要缺一天的課。」

——「並沒有甚麼勞瘁，今天的課也不甚要緊，上半年只是在醫院裏的實習。」

——「這回諾兒死得正好，（她剛說出這半句的時候，我早吃了一驚）我們昨天晚上打了一張電報回中國去，說諾兒病了，進了病院，叫家裏快電匯五百元的醫藥費來，停過兩禮拜我們要再打一張電報回去，說諾兒死了要埋葬費，這回總可以從家裏弄一千塊錢來了。到那時候我們再來報酬你。」

——「……………」

我聽着她這幾句話，我心中生了沒大的動搖。兒子被自己誤死了，還要借來詐騙；這是金錢的魔力太大了，還是人的天性根本上是不善良的呢？並且她這樣把他們夫妻間的密計來告訴我；她是過於親信了

我，還是把我當成了她的同類呢？我有生以來不曾遇着過這樣的狠人，我覺得她是要把賄賂來買我。『啊，我再墮落也墮落不到這步田地罷！』我憤憤地這樣想着，沒有向她作聲。

紅磚砌成的火葬場的大烟筒從樹林中現出了。小路的兩旁突然現出了幾叢曼陀羅華來，淡紫色的漏斗花狀如像牽牛花，有刺的毬實如像檳麻子，卵形葉上有鋸齒的突出。這是一種毒草呢。人的生命真是很脆弱的，遇着這樣的無情的花草也可以渙滅……

火葬場已經到我們眼前了。哈君在門前等着。門次罩着兩株白楊。入門有小小一個庭院，白楊的葉影在淡黃的太陽光上浮動。開殘了的薔薇還留着些粉白的殘花。一株矮矮的石榴樹結着兩顆拳大的果實在微風中振動。秋菊還未綻蕊。夾竹桃只留翠葉了。踐着石徑便走到火葬場的大門，門內校役二人守着小的柴匣，一位五十以上的駝背老媽在準備着焚燒香燭。灶頭是紅磚砌成，在一人高處有大中小三個鐵門，門是由外面門着。老媽把小門打開，裏面是一片黑暗。她指揮校役把柴匣放了進去，鐵門門上了。老媽又把香燭臺放在門前，叫哈君夫婦行禮，我也禁不住把帽子脫了，對着灶門深深鞠了一躬。

禮行畢了，老媽又引着我們走到灶後，灶後也有大中小三個灶孔。老媽在小孔裏放了些引火的枯柴，把火柴擦燃，點上了。火光熊熊地燃燒起來。老媽叫哈君夫婦各丟一根柴頭進灶孔裏，她說：『這是最後的恩情，幫助孩兒早登彼岸。』我也拾起柴來說道：『讓我也來加上一根罷。』

火柴投了，葬事便全盤終結了，我們從火葬場裏退了出來。淡黃的陽光依然在庭院中洗滌着，白楊在微風中飄搖。我回頭望着那慘紅的煙囪上正冒着一股曼陀羅華色的輕煙。



紅 瓜

——十月十九日

昨夜動身回熊川的時候已經是五點半鐘了。

山路上走着的全是回山的人，下山的就只有我一個了。他們的態度是很悠閑的，但是步武又是很急促的。他們的家室在等待着他們，他們也在渴慕着去受家庭的安慰。

但我也好像是回家的一樣。我雖然是飄泊在這異鄉，但我妻兒所在的地方便是我的家庭了。我走到半路的時候天色已經黃昏。

山路旁的崖壑好像怪物的巨口一樣吐出無盡藏的黑氣來，漸漸地漸漸地把眼前的一切都吞食了。路上的行人漸漸絕跡，隨着我走的只有山溪的流水和天上的羣星。

天上的羣星漸次都出齊了。右岸山頭的那顆鮮紅的火星，時而被山影遮去，時而又顯現出來。王良星低低現在前面的山巔，北斗星只現了一隻斗柄。

隔岸的人家的燈火那是多麼愉快的喲！那在照着和平的家庭準備着結合和平的清夢。

一團黑影向我面前移動來了。那是甚麼？——一位乘着腳踏車的男子從我身邊經過：

——『危險呢！不按鈴子也不點燈！』

——『對不住，鈴子壞了，燈裏油乾了……』

一道猛烈的明光突然又從前面的崖前放射出來，路旁的細草都照得很分明了。接着是幾聲咆哮——一乘汽車從我面前經過了。

——『那該不會是她來了罷？』

汽車裏坐着三個女人，一個抱着一個幼子，我疑是我的曉芙，但我一轉念，覺得她不會在這時候把兩個大的孩子丟在熊川趕上山來。

我走了有一點半鐘的光景走到熊川了，這兒我僅僅住過一禮拜的功夫，怎麼便這樣和我親熱呢！各家的黃黃的燈火都好像親人的眼光，我也好像久別了故鄉的人終竟回來了一樣。

我向着村盡頭我妻兒們寄寓着的人家走去，我的脚步是多麼趕快喲！我顧不及村人的寒暄，我跑起來了。

在我上樓的時候我聽見了兒子們的笑聲，我的心十分安適了，我知道他們在這幾天之內沒有甚麼意外的變故。

我把紙門打開，看見曉芙在掃除房間，她要準備着鋪設寢床了。三個兒子圍坐在電燈下面一張食臺周圍，他們是在看畫報。

——「你怎麼突然想着又回來了呢？」曉芙先看見我，向我這樣問了一聲。她回頭向着佛兒說道：「你看，爹爹回來了呢！爹爹回來了呢！從甚麼地方回來的呢？」

兒子們的頭髮都很深了，幾天不見顏面都覺得青蒼。

兒子們聽着母親的話聲纔注意到我來，佛兒博兒都立地起來扭着我了。

和兒說：「媽媽談白話，說到古湯去了。」

——「不是白話呢，我真個到古湯去了來，此刻纔從那兒轉來的。」

我一面說着便把包袱解開，把動身時買的一些糖食分給兒們，把我在古湯寫成的幾篇小說遞給了

曉芙。

——「哦，寫得不少了呢！」

——「有三四萬字的光景。」

——「你去了共總幾天了呢？」

——「連今天在內一共五天。」

——「究竟還是分開住的好了。」

——「那些都是在頭兩天做的，昨天和今天的兩天都是費在修改上去了。」

——「你怎麼又想着回來了呢？」

——「已經做了一個段落了，很想跑回來看看你們。孩子們都沒有甚麼嗎？不寂寞罷？」

——「那會寂寞來？他們一天都在外邊耍着。」

——「啊，那末，我還怕他們離了我會寂寞，其實我在前天晚上便想回來了，前天晚上突然下起大雨來，昨天又下了一天，待我一改正起原稿來一直便拖到了今天晚上。我嘗到了雕刻家的苦心了，從粗製的

雛形要雕刻成完美的藝術品，比起稿時真還要費力。」

——「那是該當的呢，這怕就是藝術家的良心罷。」

——「不過在經濟上說來便大吃虧了。多費了兩天苦心把字數還要削少。這算是兩天不能進錢，顛轉還要倒補了。」

我們彼此都笑了起來。我一面又把買回來的柿子剝着，分給兒子們吃。

——「好幾天不吃柿子了，那下面的老頭兒真是吝嗇，他園裏的那株柿子樹他生怕人偷了他的。有一次我們在外面買了幾顆柿子回來，我們正在吃的時候，被他看見了，他竟攀上樹去數起顆數來，他說樓

邊的少了幾個。真是笑人，我們以後便連柿子也不敢買了。」

——「這正是一首古詩說的「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呢，真是不愉快的事情，連在瓜田李下的這樣原始的鄉間，私有觀念也是這樣地牢不可拔，人類這東西真是不可救藥呢！……幾天不看報了，有甚麼新聞沒有？」

——「好像甚麼也沒有……啊，有的，有的。Anatolo France 就在你往古湯的那天死了呢。」

——「哦？結局死了嗎？」

——「英國的報上說他的死是世界的損失，法國的大總統也親自去弔他。」

——「唉，真個怕是世界的損失。France 的作品我雖然沒有十分親炙過，但我想一個文藝上的偉人的死，在世界全體的文化上，比死五百個大總統，也還要損失得多些呢。究竟他們西洋人的眼光是要進步一些，假使在我們東洋，尤其是在我們中國，死了一個文人倒比死了一條狗還要不值價了。」

——「哦，還有，還有。中國的戰爭停息了呢！」

——「停息了？是南邊的還是北邊的？」

——「是江浙一部分的，我們來月總可以回上海去了罷？」

——「回去也是沒有意思，和去年的一樣。」

——「去年是你太不顧家庭了，你假如肯認真做文章，我們決不會那樣地不安穩的。上海不好的時候我們到杭州去。」

——「杭州我覺得沒有這兒好了。那兒的「九溪十八澗，」「花塢，」算是比較好的地方，但都趕不上這兒。假使生活能夠安全，我就老死在這兒也很情願的一樣。」

——「你在古湯住的館子不是我們前日去過的嗎？」

——「不是的，在前回斜對面。因為浴客很少，我一人住着兩間房間，非常寬敞的。三面都是庭園，前面的園子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池子是從山上引下來的活水，池子裏面養着許多紅的鯉魚。真是再清靜，再舒暢也沒有。我每天清早五點半鐘起來，洗了溫泉之後便回到房裏做文章，心思滯塞了時在庭園裏面散散步，看看游魚，或者又在迴廊上晒晒日光，腦裏的思路不知不覺地便如像從山裏迸出的清泉一樣漸漸通暢起來，忍不住又起身去寫。我的幾篇小說都是這樣寫成的。」

——「啊，那真好了。」

——「並且待遇也還不壞。我初去的一天約定一塊二角錢一天，下女滿不高興，吃食也不好。第二天早晨我加成兩塊錢，便一切都改變了。」

——「在這樣的鄉下兩塊錢一天算是上客了。」

「但他們打着的招牌特等是四塊呢。」

「那樣的客在暑天或者會有來的。」

「你們明天和我一路去，我們到那裏住去。」

「不行，不行，孩子去了又會攪着你，你又要做不出東西了。我們隨後一星期會一次。這次你回家了，下一星期我們來罷。」

兒子們都睡熟了。

我在枕上把我的新作朗讀給曉芙聽着。

她慵倦了，幾次欲睡我都驚醒了她，她用力把眼睛睜開，在唇邊浮着微笑。

但我的一篇短篇的朗讀還未終結時，她終竟睡去了。

慰安的空氣布滿了一樓，我的作品還有甚麼用處呢？

醒來的時候樓外還是黑暗的。

聽着樓下的時鐘聲：一下，兩下，三下……怕是四點鐘了罷……啊，還在打，還在打……足足打了十二

點鐘。啊，我纔睡了僅僅三個鐘頭的光景。

曉芙和孩子們都還睡得很安穩的。

我隨手把 Jules Renard 的“Le Vigneron Dans Sa Vigne”取來翻讀。

魯那的作品我真喜歡，我在這兒尋出一種很謙和，很恬淡的空氣。

他寫的奧蘭普姑娘就好像我的曉芙一樣。

我讀着魯那的書，聽到打了三點鐘過後，我又睡去了。

清早起來領孩子們到溪邊去洗臉。已經六點鐘過了，太陽還在山後，潭中的溪水是很深藍的。水邊上的魚秧子看見人來都逃散了，但看人也沒有壞心，又陸續地聚集起來。

洗了臉轉來，樓下的老頭兒在柿子樹上說話，樹下立着他的老婆。

——「樓邊上的又像少了幾顆。」

他是又在數顆粒了。我頓時覺得他是看見了我們昨天晚上投在樓下的柿皮。我心裏陰晦了起來。

——「老板，我們吃的柿子是我從古湯買回來的呢。」

——「嚇嚇，先生，我沒有說你們。」

他的意思是把我們的冤罪移到他養女夫婦身上去了。

「人類這樣東西真是不可救藥！在這樣原始的鄉間，私有的觀念怎麼也這樣牢不可破呢？」

吃早飯的菜是山芋羹，鹽煮青豆，白菜炒香菇。

幾天不在家裏吃飯，今晨多吃了兩碗。

飯後曉芙催我動身。和兒留我明天再去，我也想多住一天，託口把孩子們領出去剃頭，但是村上的理髮師今天都休息了。

動身走的時候已經是十點鐘。

曉芙和兒子們送我。

我們走了兩里路的光景，看見三個紅果吊在岩頭的山茶樹上。果實比繭壳稍大，色韻和鮮柿一般。曉芙說是「烏瓜。」

我把洋傘柄去鈎摘，但太高了，鈎搭不上。孩子們快鬱起來。

「搭不上呢，再朝前面走些一定還有。」

又走了半里路光景，烏瓜終竟再尋不出。

曉芙說：「好了，我們回去了，再送也沒有盡頭。」

「我們一道往古湯去罷，明天再回去好了。」

「不行，你今天去已經耽擱了一天，我回去還要縫些衣裳纔行。天氣漸漸冷起來了。」

「好，那我轉送你們幾步。」

「送來送去的只是耽擱時間。」

「不是，我送你們轉到剛纔那有烏瓜的地方去罷。我攀上去摘給他們，免得孩子們不遂心。」
我們又回走了半里路。

三個紅色的烏瓜終竟被我摘下來了，我分給我三個兒子，他們都很高興。

「好了，你們請轉去了，我們就在這兒分手。」

博兒看見我要分離，他卻連烏瓜也不要了。他把烏瓜交給他母親說要跟我同去。

「博兒，你乖覺地回去罷，再隔幾天和媽媽一道來。」

「不，我要一路去。不，我要一路去。」

「你乖覺些呢，到那邊去沒有哥哥弟弟陪你耍呢。」

「你要聽話些呀，博兒。你爹爹因為你們攪着做不出文章來，要到古湯去做文章的呢。爹爹做不出文章來，你們便沒有飯吃。」

曉芙這幾句話使我泫然起來，博兒也沉默了，但他那頹喪着的青蒼的臉兒，博兒鎮着了，回頭佛兒又扭着我抱他，他也知道我是走了。

——「不行，不行，你把他揹在我的背上！」

——「好，請了請了，你們到禮拜六來罷。」

佛兒在他母親背上哭了起來。

大的兩個孩子連頭也不抬了。

轉過一隻山角，隔斷了他們。

惆悵呀，惆悵呀，他們母子惆悵着南歸，我卻拖着我的影兒惆悵着北上……

第三輯

路畔的薔薇



路畔的薔薇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暈。

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是可憐的少女受了薄倖的男子的欺給？還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

昨天晚上甜蜜的私語，今朝的冷綠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裏來了，我想找個花瓶來供養她。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角上尋着了了一個斷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喲，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寂寂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頭被人踐踏了的好罷？

夕 暮

我攜着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着的時候，夕陽正燒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現在鮮紅的雲縫裏了。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地曳着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它們的主人快來牽它們回去。我們的兩匹母雞和幾隻雞雛，先先後後地從隣寺的墓地跑回來了。

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在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

母雞們咯咯地叫起來了，雞雛們也啁啁地爭食起來了。

——「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
歡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氣中游泳。

水墨畫

天空一片灰暗，沒有絲毫的日光。

海水的藍色濃得驚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羣魚喋噏的聲韻。

這是暴風雨欲來時的先兆。

海中的島嶼和烏木的雕刻一樣靜凝着了。

我攜着中食的飯匣向沙岸上走來，在一隻泊繫着的漁舟裏面坐着。

一種淡白無味的淒涼的情趣——我把飯匣打開，又閉上了。

回首望見松原裏的一所孤寂的火葬場，紅磚砌成的高聳的煙囪口上冒出了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

輕煙……

山茶花

昨晚從山上回來，採了幾串茨實，幾簇秋楂，幾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它們投插在一個鐵壺裏面，掛在壁間。

鮮紅的楂子和嫩黃的茨實襯着濃碧的山茶葉——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的一種風味。

黑色的鐵壺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

今早剛從熟睡裏醒來時，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種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什麼地方吹來的呀？——

原來鐵壺中投插着的山茶，竟開了四朵白色的鮮花！

啊，清秋活在我壺裏了！

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裏徘徊，在一株老松樹下戲築了一座砂丘。

我說，這便是我自己的墳墓了。

我便揀了一塊白石來寫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來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兩旁還移種了兩株稚松把它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來，又一人走來憑弔。

但我已經走遍了這莽莽的松原，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屍骸喲，哭墓的是你自己的靈魂，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白髮

許久儲蓄在心裏的詩料，今晨在理髮店裏又浮上了心來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哟，你的名姓我不會知道，你恕我只能這樣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罷？你替我剪了髮，替我刮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塗了香膏。

你最後替我分頭的時候，我在鏡中看見你替我拔了一根白髮。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哟，飄泊者自從那回離開你後又飄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東京。

第

四

輯

水

平

線

下



序 引

這本小冊子的編輯是很駁雜的，有小說，有隨筆，有遊記，也有論文。但這些作品在它們的生成上是有歷史的必然性的。

這兒是以『五卅』爲分水嶺。第一部的水平線下是『五卅』以前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五年之交的我的私人生活（除開百合與番茄一篇多少包含有註釋的意義編在這兒外）及社會對於我的一種清淡的但很痛切的反應。

這是暴風雨之前的沉靜，革命的前夜。

沒有眼淚的悲哀是最痛苦的，一見好像呈着一個平靜的，冷淡的面孔，但那心中，那看不見的心中，却有迴腸的苦痛。

第二部的盲腸炎便大多是『五卅』以後的關於社會思想的論爭。這兒在前本預計着還有更多的述作要繼續發表的，但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我便南下從事於實際的工作去了。

我自從從事於實際工作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不惟文藝上的作品少有作出，便是理論鬥爭的工作

也差不多中斷了。這個長時期可以說是我的石女時代。

但是石頭終有開花的時候，至少是要迸出火來的。

火山爆發的時期怕已不遠了。

在這部書裏面具體的指示了一個 *intelligentia* 處在社會變革的時候，他應該走的路。

這是一個私人的赤裸裸的方向轉換。

但我們從這一個私人的變革應該可以看出他所處的社會的變革——「個」的變革只是「全」的變革的反映。

雀鳥要飛躍的時候，它總要把身子放低。

這兒是飛躍的準備。

飛躍罷！我們飛向自由的王國！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 上海。

附註：第二部盲腸炎及第一部內之到宜興去，尙儒村現已另編。

百合與蕃茄

上

朋友C君又有信來了。

『我現在真變爲了一個市僧。我爲生活關係，不能不就一職業，而此職業之名目，乃是東大農場的營業主任——其實好聽些說叫主任，直說便是店裏的阿大。並且現在店還未開，籌備就緒時，大概要在一月以後。

這兩天我幾乎每時都想到哈同路來，無奈這阿大的責任非常繁瑣，竟抽不出空。並且我前次要寫的一篇小說，祇寫了七頁，也就不能繼續了。又細碎，又麻煩的事件，每日每時都堆在身上，要待我處理，這處理，好像楚項羽穿繡花針，當然是心焦而不易見效的了。

我住在吳淞路益壽里一四九一號。同住在上海，應當可以天天見面了，然而不能，至少要等五十天，店務已經順手纔能抽出我自己。

仿吾這兩天住在家中嗎？我極想着看他……」

這封信是初二的晚上到的，我得了信後，便想立刻去訪他，但恐怕夜間不容易找着他的住所，我只得暫時遏勒着了。

回溯起來，怕是三月以前的事罷？有一天晚上，我接過一封很重實的掛號信，開封看時，是一篇創作的投稿。我自從從事於文筆以來，所得的外來函件，無慮日有四五次，外界的出版物雖也是雨後的春筍般的暢發，但我總覺得身之內外，全是非常的寂寥。我當夜把那篇創作讀了之後，我這個沙漠中飄泊着的駱駝，突然在自己的眼前發現了一株青翠的樹影，我的樂意便立刻曠使了我寫了一封信去回覆——可以說是感謝。這便是我和C君兩人的交際史的第一頁。自此以後，他陸續寄了許多創作的稿子給我，寄了許多信函給我，我從這些禮物之中，得知他的性格，得知他的生涯，得知他只是位二十二歲的青年，是從一個農業學校畢業。他起初是久困在失業之中，後來他的信是從浦東寄來，他在浦東的東大農場覓得了一個小小的噉飯地了。

雙十節後第四日的午後，我正和一位新從東京回來的朋友談說地震的情形時，門環一響又進來一位新客：中等的身材，穿的是西裝，戴的烏打帽，臉是赭黑色的，上唇是微微有幾分反上，眼裏含着一雙黝黑而靈活的眸子，步武之間微聳着肩頭帶有幾分健氣。我一眼看時以為是日本人。他走進室裏和我握手

的時候，纔說便是C君，我的驚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C君，這位是纔從東京回來的F君。」

——「日本這回地震真是亙古未聞了。」C君開首這麼說。

我說：「剛纔F君在說，地震劇烈的時候，他在街上連脚步都不能站穩，只得在地上匍匐，看着看着，地面便崩裂了，房屋便倒坍了，四處都是火災。他們好幾天沒有吃飯。」

C君說：「我們中國人受害的還不甚多嗎？」

F君說：「受害是難免的，現在可還沒有確實的調查。最可怕的是地震後日本人虐殺朝鮮人，連我們中國人也免不脫他們的狂怒。我們中國學生都不敢出街，我自己便受了好幾次的危險。」

——「是因爲我們中國人像朝鮮人嗎？還有別的緣故呢？」

——「相像是最大的原因，因爲當時有一種謠傳說是地震時的火災都是朝鮮人和共產主義者放的火，日本的甚麼青年團，甚麼自警團，簡直成了狂犬一樣，朝鮮人死的不少，便是日本的勞動者也死的不少。我親眼看見有一羣日本的勞動者怕有一百多人，剪着手被兩三名警察護送到甚麼地方去拘留，路上遇着一隊青年團不問青紅皂白，劈頭蓋腦，便把一大羣的勞動者打死在地上。」

——「這真是慘無人道！我們中國的富翁有多少榨取來的剩餘的汗血錢去救濟一些狂人，倒不如

買些香帛來化燒給這些慘死的亡魂了。」

C君回頭又問仿吾在不在家，我說：「因為他有一位胞兄到了上海，他這幾天都要往旅館裏去，說不定晚上會回來。」

C君說他隔兩天便要回他的南翔鄉下去的，他此次來上海，是因為農場方面派他擔任營業部的事，要在虹口找房子，大約十一月的初旬他便可以來上海，我們便可以長聚了。他因為在四點鐘前要到徐家匯去看他一位在女塾讀書的妹子，我們還談了些餘事，約定明日再會的時期，便匆匆告別了。E君也是同C君一道辭去的。

我最忘不了的是他第二天來時，與仿吾兩人對飲傾談的情狀。仿吾是木訥寡言笑的人，但當他一飲了酒，微微有些醉意的時候，他的談吐如同開了閘的流泉，他的笑容就好像一枝洋燭的頰蠟一樣，幾乎把全身都要溶化下去。他們談到文藝，談到婚姻問題，從中飯時分談到上了電燈，從中飯時分也一直飲到開了晚飯，他們還在手不停杯，口不停談，足足把一大瓶三星牌的白蘭地喝完了。我看他們也的確是很有醉意了。

仿吾他本是婚姻的失意者，他從小時候便定了婚，他在日本留學的十幾年中時常為這件事情所苦。但他前年回國後毅然把婚離了。聽說他的未婚妻不久也就病死了，他至今也還隱含着一段悲哀，我們讀過

他海上的悲歌一詩的人，大概可以窺破他的心坎了。最可笑的是他有一次把 Ernest Dowson 的 “Vain Hope” 翻譯了（便是創造日上的無望的希望，）他的詩稿上只寫了一個標題，並沒有寫明白從甚麼人譯出的。我因為詩中的悲情和他自己的身分太相近了，有一天清早我發現了他的譯稿的時候，竟誤以為是他自己做的，我也很感傷地做了一詩來和他。我的詩是：

讀了我友人的無望的希望，

令我內心之中感受着無限的淒涼，

他說，雖是百合花的花時過了，

他要追求個幻美的處子，走去跪在脚旁，

不過他說這樣的希望呀，

終只是無望的希望。

我也懷抱過這樣的希望迷離，

我也追求過百合花的處子；

可如今她的花時過了，

只剩着一片片的根瓣參差，

我只如蟻地跪在她的脚旁，
永替她運積沙泥。

啊，百合花的花時過了，

薰風吹不破這寥寂的荒郊。

朋友呀，我們原只是一樣的悲哀，

雖則是兩樣的情調。

你好在還有無望的希望縈懷，

我只得運積沙泥到老。

我把這首詩做好了，把給仿吾看時，惹得他好笑。他說明了他的是譯稿，連我自己也好笑起來。——這麼一場悲喜劇，時常是我們的一粒笑種，我們一提起來，總要笑得一個落花流水。

C君當晚也說他自己是失戀的人。他有一篇小說：敘述一位老人在年青時候眷念一位身分不相同的女友，他在一次聖誕節的晚上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戀人，但他終不敢付郵，只永遠藏在自己的笥中；他一直獨身到老，都不能忘情那位女人，每到聖誕節來，他便把那封舊信取出，私自唸着，沉沒在一個美妙的幻想裏。他這小說的內容便是他自己的已往的前塵和將來的後路。他說：他有一姐一妹和他一樣，是矢志獨

身。他有一位哥哥便因爲結婚的失意，永遠在四方流浪，周年四季，總不知道他的蹤跡，他是全無消息，向他的朋友們寫信去問也得不到着落。但一到了年底，他又飄然回家，和父母團年。新年一過，他又出去放浪去了。他有一位弟弟也是小時定了婚，但這未婚妻是無父無母的孤兒，既無知識，又不肯向學，他的兄弟困於父母的情面又不能離婚，打算取不解決的解決態度，永遠不舉行婚禮了。

我們聽了他這些話，只覺得觸着了自己身上的痛瘡，我自己是無話可說的人，我看見仿吾迷着兩個醉眼，竭力向C君勸說，要他早早替他兄弟和未婚的弟妻設法，要快刀斬亂麻，免得使有望的青年因此頹喪了銳氣，免得他們到老來永受痛苦。仿吾的話是非常在理，但是在仿吾不幸的幸處，是他是幼年喪失了父母的人，所以他的快刀比較容易把亂麻切斷，而他自己尙還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悲哀。說到有父有母的人，情節又是兩樣了。啊，舊禮制的消除，一半要在老人們自己的覺悟，爲父母的人想來沒有不愛自己的兒女的，何苦爲虛榮俗議的顧慮，而坐視自己的兒女永受炮烙之刑呢？

他兩人喝得都有幾分不能支持了，已經到了八點鐘，C君還在說在四點鐘前要到徐家匯去看妹子去，因爲他昨天沒有去成。

隔了五天的光景，C君又來訪問我們，他是纔從南翔來，立刻又要過浦東去的。他說那夜回寓後吐了

一夜，回家去更睡了兩天，想寫的兩篇小說終竟沒有做成。他趕着要過浦東，談不多時就告辭起身了。走時，他還申說十一月初旬定可以來滬，我們可以長聚。

中

十一月的初旬他果然來了，但他信上說至少要五十天以後纔能和我們見面，我們怎能忍耐得呢？所以我接了他的信後便想立地去看他，但我終怕在上海找路，向上海人問路就好像向菩薩求靈，他們有的全然不顧，有的還故意把你向錯的方向引去，況且又在夜間，所以我也只得悒悒着等待明日了。

從哈同路上車一直坐到北四川路，在老靶子路附近下了車。我不知道吳淞路在甚麼方向，我下車的原因實在是伊文思書店引誘我的。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書店漁獵』是我們學生間頂有趣味的一種風習。下課沒事便走到新舊書店裏去徘徊，不必是因爲定要去買甚麼書，只是如像女人們遊玩公園，上海人上遊戲場一樣，完全是出於一種消遣。在書店裏巡覽書籍，或者翻翻目錄，遇着有好書的時候，有錢時便買他一本，沒錢時便立着讀完半本或一本小本的全書。無拘束的精神，如像入了 Panorama 的畫室一樣。纔看見阿拉伯的隊商在沙漠中旅行，忽然又看見探險家在北冰洋上探險。纔看見羅馬軍隊入了埃及的首都開羅，逼死了絕世的美王 Croopatia 又看見太空中無數的星雲在構成新星系統。人體的細胞在

和細菌作戰的時候，火星的人類又在謀侵略地球。Fichte 纔在草告德意志國民的書，愛因斯坦已經在向日本人講述相對論了。Pompeii 的居民在火山未爆發以前正在戲場中看戲的時候，赤色軍已經佔領了莫斯科宣告全世界大革命……一切實際的非實際的，有形的或無形的，曠古的或未來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展開在我們面前，使我們時而興奮，時而達觀，時而悲，時而喜，時而憎怒，時而愛慕，時而冷笑，時而自慚，時而成為科學家，時而成為哲學家，時而成為詩人，時而成為志士……超絕時空的靈魂的冒險，情緒的交響曲——

但我回到上海來已經半年，上海的大小書店於我只是些破紙箋，把我的漁獵的消遣久已消滅了。伊文思書店雖然我知道他的西書頗多，但我因為路遠，竟連一次也還不會去過。我在電車上突然發現了伊文思的招牌，我的漁獵慾便促着我下了車，我便跨進書店去，想享受我半年以來久已忘却了的一種快樂。我剛進書店裏在一處書欄前立定，一位西崽便突然跑到我面前來問我想買甚麼書。我說：「你等我看一看再說。」他兩隻眼睛在我身上打量了一會，又繼走向別處去了。哈哈，你像把我當成了弄手！我這天穿的衣服是我在日本穿了十年的一套哩噠制服，上面套了一件前年在上海縫的十二塊錢的雨衣。穿這樣裝束的人要進西書局，怕是僭分了罷？我心中雖然感受着隱隱的不平，雖然感受着受了侮辱的憤恨，但是我也佩服做西崽的我們的同胞畢竟能忠於職守如此。

其實我有一種惡癖，很有難於在太陽光中對人說出的苦處。我走入書局，有時每要冒犯一次道德上的危險——更說明白些罷！我有時每要起一次偷盜的心腸！這書是好，但是價錢太貴了，率性……把它拿回去罷！已經插在書架上的書又取在手中了。強盜！強盜！心臟跳動起來，臉上只是無端地發熱，左右一顧，世界好像更暗淡了些。甚麼！眼前的這一些書籍不都是一些賊物嗎？藝術家思想家把他們的心血凝成結晶，是如像大自然把蒸氣凝成雨露，把光雲凝成星球，這是萬彙所得共有，萬彙所得分受。資本家在貧苦人的身上榨取些血汗做成了麵包去，把他們換了，回頭又在我們的身上來榨取麵包。甚麼！我何嘗是強盜！這是我們應該共有的！這是我們應該分受的！我們向作者致謝就夠了，我們向排印的工人致謝，向裝訂的工人致謝就夠了，我們爲甚麼要向資本家低頭，要另外把血汗錢向他們孝敬？書是寫來供人讀的，而資本家把它搶去藏在書櫥裏。路是造來供人走的，而山寨的霸王把它佔去要人過路的金銀。要書買們纔是強盜。我們是應該偷的，我們是應該偷的，我們不是偷，我們是把強盜的賊物奪回公有……賊物握在手中，自己對於自己的行爲辯護，但是心總是跳動不寧，臉總是發燒不止，周圍的書籍中都好像睜出了人的眼睛，房屋都像要倒了，四壁都向人逼來……沒有法子只得把書插回原處。啊，究竟是良心的裁制厲害——其實這何嘗是良心呢？習慣罷了！豢養罷了！鷹犬爪牙能搏能噬，原是它們的本性，但受人們豢養而爲人們狩山守夜。我們是太受資本制度豢養慣了，國家嚴制法律以禦盜，我們妄造良心以自防爲盜，不都是慣受了資本

家們的豢養，只在爲他們保全安富尊榮嗎？……但是，豢養慣了的，是不能翱翔的了。立在書架前，就好像一隻落水雞，抖一抖羽毛，又只得跛行而他去。

我這種性癖不知道苦過我多少回，假使我的教養（說高尚些）如不足時，我怕早在繯綫之中吃過好幾回稀飯了。其實認真想來，繯綫中的吃稀飯的人不惟不是歹人，而且纔是真正的人類。因爲他們的人爲的作偽少，所以一般的僞人便說他們是強盜了。請到火車站上去看那張貼出的弄手們的照片罷，犯罰的次數愈多，面部的表情愈獸，他們是天國中的老虎與獅子的朋友，人是不怕偷，只怕不肯授。有錢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在伊文思書店中忍着氣巡視了一回，可憐我強盜性癖終竟抬不起頭來。白白出去好像敷衍不過，隨便問了兩本書：

——「Yeats 的“Ideas of Good and Evil”有沒有？」

——「……沒有。」

——「Nietzsche 的“Ecce Homo”（音讀如「也克火磨」）呢？」

——「唉，口磨……當然沒有。」

哈哈，當然沒有！連這兩種我自己書櫥裏也有的書你們都不知道時，你忠於職務的西崽喇對不住你

的洋主人，你們的書店在我看來仍然是破篋呢！我好像凱旋將軍一樣糾糾地推開了大門出去。

下

從老靶子路向東走去，穿出了一條大街，我發現了吳淞路三個字的時候，我真是快活。我只不知道益壽里在那裏了。問了許多人，有的只搖搖頭，有的只叫我南走，我從靶子路一直走到小菜場，每處巷口的名字我都看了，但總尋不到益壽里三字。幸好吳淞路還長，我的希望還不至於立刻便斷，但是我已早早起了一個決心，如再要走至蘇州河岸我都找不出時，我只好乘靜安寺路的電車回去了。吳淞路快要走完了，在西首走着時我突然看見一家門牌是一五二〇號，我知道目的地已在附近，就好像漫漫長夜中聽見了一聲雞鳴。啊，真不容易，我早曉得這益壽里就在外白渡橋近邊，我犯不着去多走一大圈的枉路了。退走幾步，果然發見了一個巷口，一家成衣店掛了許多洋服的招牌，把巷口遮住了，再向街心走幾步去看時，正是益壽里的南街。

啊，益壽里！你把我的壽命倒攪短了半日的辰光了，你這骯髒的程度，真有點像耶路撒冷的不淨門。你自己的壽命或許可以多添些，你裏面不是有不改其樂的賢者嗎？

找到一九五一號了。矮矮的門楣，高我怕高不過兩尺。門面的黑漆已經變成黑灰。銅環好像是鐵製的

一樣。啊，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丁，丁，裏面走出了一個中年的人。

——「C|先生住在這兒嗎？」

——「是。」他請我進去。

兩樓兩底的樓房，正堂上堆着一大堆洋芋，走進樓房，一間長條房間，裏面足足安了七張鋪位。當門一張飯桌，四條長凳，我便在這長凳的一隻上坐着。中年人叫茶房去叫C|君，退回房中在前首窗下和另外一個年紀稍老的人談論些甚麼去了。默默的坐在室中，我瞥見了兩隻馬桶。我不知C|君睡的是那一床鋪位，但是樸舊的程度七床都彷彿相等，我自己不覺慚愧了起來，我身上的衣裳好像還太穿好了的一樣。

五分鐘光景之後，我和C|君同路往小菜場去。

小菜場上沿着文監師路一面第七個的弓形門下有個菜攤，那便是C|君的聖壇了。幾個淺淺的竹籃放在綠色的木架上，紅肥的番茄 (Tomato)，蒼嫩的萵苣 (Lettuce)，紫色的蕪菁，粉藍的花菜……：我好像看見一幅 Cézanne 的靜物畫。

C|君之外還有兩位助手，他們都笑容可掬地表示歡迎。

C|君張着兩臂說道：「你可照顧我些甚麼嗎？」

我頂歡喜吃番茄，我便買了兩磅。我照他說的價錢給了他，我却恐怕他循着情面虧了他的農場——

啊！這種公平的交易，這種尊貴的感情，我自生以來只算起了這麼一次……小菜場……Utopia……

——「番茄準備幾時吃呢？」

——「就在今晚吃罷，你能不能來？」

——「好，我五點鐘光景來，賬目等夜裏結算。」

——「那嗎，我好再買一瓶白蘭地等你。」

不見面時急於想一見，見了面其實也並沒有甚麼事情，有人要說我們是孩子氣，我們是甘受的。

另外還買了些萵苣，兩匹銅盆魚，C君把我送到蘇州河畔，我便乘上了三等車回來。默坐在車中沉沒在感興的陶醉裏，我眼前的世界好像都蒙了一片玻璃。C君啊，我感謝你，使我今日的生活這麼充實了。

我知道以服賤役爲可恥的人，或者會鄙夷不屑你。

以服賤役爲可憤的人，或者可爲你做出一篇罵世的長文。

以服賤役爲可悲的人，或者可爲你流些傷感的眼淚。

以服賤役爲可惜的人，或者可爲你謀一相當的位置。

但是，C君啊，請你恕我！我總覺得你只這麼就好了，只這麼做一輩子的店阿大不要更事他求。勞動是最神聖的！

了。

打草鞋的不是莊周嗎？
磨鏡片的不是 Spinoza 嗎？……

車過外白渡橋的時候，瞥見黃浦江中的濁流，洗滌在皎潔的秋陽光裏，隱隱也帶着幾分內省的情調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夜。



亭子間中

一座小小的亭子間，若用數量表示時，不過有六尺見立方的光景。北壁的西半有兩扇玻窗，西壁的正中也有兩扇。

M便在這兩窗之間安了一座年老的方桌，朱紅的油漆已經翻成赭黃色了，四邊都滿載着用小刀截過的傷痕。這是他在兩月前初從海外回國時向友人借來的。

一座六尺見方的亭子間裏除去這方桌所佔的地位之外，所餘的空隙已經沒有了。

南壁的東半是一扇門，西半和西壁夾成的一隅從樓板一直高齊屋頂，堆積着一大堆西書。東北角上捲放着一捲被條。

這小小的一座亭子間便是M的書齋兼寢室了。

M是睡在地板上的；朋友們怪問他，他說因爲在日本住慣了，所以回國來也覺得蓆地而睡的舒服——其實他是沒有錢買床。

四圍的白壁上沒有絲毫的裝飾，只有兩處的玻窗旁有前人用舊了白的紗窗帷，是揭開着的。

M面着北窗，坐在一隻與方桌同年的赭黃色的板凳上。

他在譯讀愛爾蘭文士Synge的戲曲集，他的腦筋充滿着了叫化子的精神。

他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青嘩嘩的學生服，隨處都已現着有幾分翻黑的銅綠色，鍍金的銅扣上，交叉着兩枝櫻花，上面有一個「大」字，這顯然是日本的國立大學的制服了。

他一人兀兀地坐着，脚下夾着一個土缸做的火鉢——這也是仿照日本式的。他把兩手伸在膝間，不住地在把鼻涕收吸，收吸的間歇大概有二分鐘的光景。

他讀倦了。頭腦漸漸隱痛起來——這是碳酸瓦斯中毒的徵候了。

他順手把西窗推開，對面鄰家的亭子間便現到眼前，相對稱的窗眼恰好正對。兩窗的距離不過六七尺的光景，中間隔一道與窗眼下緣等高的尺餘寬的粉牆。

突然間一種小說般的結構屢進了他隱痛着的腦裏來了。

——假使那邊剛好住着一位女子，不消說要她年青，要她貌美，要她不會愛過人。更假使這邊也住着一個同樣的青年。

——他們兩人對門居住着，心識久了，不知不覺之間便生出愛情來了。

——待到夜深人靜的時候……

他幻想到這裏時，便把自己所坐的板凳舉起來，伸到窗外去側量窗口和粉牆的距離。板凳太短了，達不到粉牆頭，大約還相差一尺的光景。

——但這一尺的相差是很容易想方法補救的。大胆一點的人不是一脚便可踏上牆頭去嗎？那時候的人是最胆大不過的。

——亭子間中的 Romeo-Juliet……

這以下的結果是悲劇呢？是喜劇呢？但他因為腦子痛，沒有再想下去了。

他回過頭來，俯瞰北面坡窗外的景物。

一道竹籬隔成了兩個世界。

竹籬的那邊是兩家很精巧的華美的洋房。籬畔的落葉樹和長青樹，都悠然自得地顯着入畫的奇姿。

平坦的淡黃的草園，修飾的淺黑的園徑，就好像一幅很貴重的獸毯一樣敷陳在洋房的下面。
紅的磚，綠的窗櫺，白的欄杆，淡黃的瓦……

——哎，畢竟是西洋人曉得享福一些，那壁爐的煙囪頭上湧出的淡紫色的煙霧喇！

竹籬的這邊是一片空地，瓦礫縱橫的空地，有幾座荒墳聳立在那兒，墳上的茅草已經翻黃了。

空地的正中處有三個工人在那裏平墓。

——人M俯瞰了窗外的景物一下，他的注意力集中到這三位平墓的工人上來。

——他的頭腦依然在隱痛，他便決心下樓去，想去看看他們。

——他下樓來了，亭子間下的等大的廚房中，他的夫人在灶旁剝胡桃，兩個大的孩子站在旁邊，背後一隻舊籐椅上立着個兩歲光景的幼兒，時而吐出不平的呼叫。

——他走進廚房裏去了。

——「在剝胡桃嗎？做甚麼用？」

——「今天不吃飯，中飯吃年糕呢。」

——「好極，好極。」

他說着把幼兒抱在手裏了；在他走出廚房門的時候，又回頭去問他的夫人。

——「C君（寄居在樓下的M的友人）還沒有回來嗎？」

——「還沒有，吃年糕怕不能等他了。」

——「不等也不要緊，他在外邊一定會吃了飯纔回來的。」

他說着又把後門打開走向空地裏去了。

是昏濛欲雪的天氣，四處的洋房都寂立在微帶黃色的空氣中，吐出的散漫的煤煙就好像與露天立着的工人們口中的呼氣在比賽的光景。

三個工人寒洩洩地在墓上工作。三個只用着一把鶴嘴鋤，兩人輪流着剝墓上的磚衣，一人時而下坑去拋出剝落的磚屑。

墓是雙棺的，外面的土衣早已挖去了，周圍成了一個兩丈見方的土坑。土衣下的一層石灰衣也只剩得一些痕蒂了。單是這石灰衣的厚度也怕有兩尺的光景。露出的磚槲還是五層的磚塊砌成。這當然是有錢人的古墓了。

磚槲的前面是已經開發了的，露出兩個穹窿的黑洞就好像枯髑體的額骨下的兩個眼窩。棺材也沒有，甚麼也沒有了。

——啊，這兒也是一對 Romeo 與 Juliet

M抱着幼兒站在坑坎上，看着有力而鋒銳的鶴嘴鋤，很爽利地啄食着古墓的磚衣，他心裏禁不住這
樣嘆息起來：

——這當然是有錢，而且是有兒女者的墳墓了。這至多怕也不過兩百年，或者連百年也還不足罷？
——他們在百歲之前，想來必定是享過幸福的人。他們即使不必使是由戀愛而結婚，但他們已經生
兒育女了，想必彼此也是有些相當的愛情的……

——但是，他們的幸福呢？愛情呢？兒女們呢？……

——昔年豪貴信陝君，今人耕種信陵墳。

M生出一種淡漠的感傷，他竟把李白的這兩句詩低低地嘔吟了起來。

——人力的空費！財力的空費！

他的心機又轉變了。

——假使這些磚土在百年前是修成了一道橋呢？

——假使這三人的苦工的勞力是用來替考古學家挖掘地層呢？……

——啊，但是終是一樣的，終是一樣的！

——“Ourselves must we beneath the Couch of Earth,

——Descend ourselves to make a Couch for whom?”

他又默念起他所喜歡的莪默伽亞謨的詩來。

“Dust Into Dust, and under Dust to lie.”

真的，我們人世上有那一種東西不化成了塵土的呢？冰河時代以前的恐龍，近代人的袁世凱！

——自有人類以來不知道有多少年，我們所踏着的地球的這件衣裳，恐怕沒有一方寸不是人的血肉構成的吧？

——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

他低低地嘔吟着又走回他的寓所去了。

他的夫人仍然在廚房中剝胡桃。

他走進廚房裏去，隔着北窗再把平墳的三位苦工凝視了一會。

他好像自言自語一樣的說：人的精力就是那樣地空費！

他的夫人也抬起頭來了。

他看着她，十分嚴肅，而且十分感傷地訴說了起來：

——「我們再隔二十年，也怕已經化成了泥，我們的墳墓也怕是那樣在被人平沒呢！」

「是啊，人生終是這樣，不過總要活得有點意識的纔好。」

他夫人這句話的意思十分曖昧，但他沒有十分去追求，却又哀懇着她：

「吶，我們以後不要總是口角了罷，人生總不過幾十年。」

他說的時候，他的夫人已經埋着頭又在剝胡桃了。

他把頭偏下去想要看她的臉色，他看見一珠清鼻涕就像一粒肥大的真珠一樣懸在她的鼻垂上。他伸出右手替她捏了。

她笑了起來，接着便說道：「天氣冷，清鼻涕一珠一珠地滴在胡桃裏。」

她又笑着問她大的兩個小孩：「你們喜歡吃嗎？纔好吃呢！」

「白話！」

「白話！」

兩個孩子同時叫了出來。

M也發笑了，他把幼兒放在籐椅上，想立地上樓去寫些甚麼東西，但他剛好放下，幼兒便做起很可憐的樣子，扁着嘴立刻便要哭的一樣。他又把他抱着，一同走上後樓。

亭子間裏的空氣比剛纔冷得多了，他剛纔下樓的時候忘記把西窗關嚴，土缸裏的火也將近熄滅了。

他把孩子放在地板上，去把西窗拉攏了來，他想把些有畫的書籍誑着小孩看玩，他找出了一本德文的 *Cornine* 的局部解剖學。

但是孩子却又扁着嘴，緊閉着眼睛要想哭了。兩個臉墩凍得已經成了紫色，因為嘴閉得很緊，頰筋的中央處已經窪陷下去了。

——「哦，乖兒，乖兒！不要哭，不要哭！你想睡嗎？……」

他把孩子抱着跑到前樓裏去，口裏不住地唱着不成意義的睡歌，兩腳不住地在房中盤旋。

亭子間裏的 *Romeo* 與 *Juliet*……平墓的工人……鼻涕的真珠……

他盤旋得不一會，孩子在他懷中睡熟了。他心裏歡喜了起來。

——好，我今天可以寫一點甚麼了！

他用腳把一床棉被展開，鋪在樓板上，十分細心地細心地把孩子睡下了。他又從壁上取下一件破外套來，輕輕地輕輕地蓋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好像凍殭着的兩手和兩腳，還微微伸了兩下，但也沒有聲息，就好像一個石頭一樣，沉沒在睡海裏去了。

他心裏着實歡喜了起來。

好，我今天總可以寫一點甚麼了！

寫甚麼呢？寫甚麼呢？他自己跑進亭子間裏去，把門反上了鎖，把窗帷也拉攏了，他寫的是甚麼，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午後。



後悔

陰歷的年底看看已經到了。本是送窮無計的他偏又有幾位朋友走來向他告貸，他沒有法子只得拿了一篇小說去拍賣了。

價錢倒好，共總一萬五六千字的東西，送去沒一個禮拜也就掉來了八十塊現洋，假使寫小說能夠就和書記生寫字一樣，每天都能寫得一兩萬字時，那他每一個月也可以有兩三千塊錢的進款了。無如要寫小說決不會是那樣便易的事情，而在他尤其是很遲筆的。他用的每一個字雖不必如像法國的佛羅貝爾一樣，要合上鋼琴去求它的和諧，但他每寫好一篇，至少總要推敲四五次。能夠寫好一篇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情了，寫好之後還要經幾次的推敲，畸形的幼兒每每要被潔癖的母親致死了。

就是他賣去的這一篇小說，雖然只有一萬五六千字的光景，但他爲它所費的辰光，至少也怕有兩個月的光景。——但是也好，兩個月的苦工換得八十塊錢來，可以糊口養家，可以周濟友人，同時也使選稿的編輯者，買稿的出版家，做一番沒大的功德，這不僅是一舉兩得的事情，同時還是三得四得五六得的呢。

八十塊錢到手之後，他把五十塊錢來應酬了友人。但是還剩下三十塊錢他卻怎麼處分呢？

年關已經逼近了，上海市上的各大商店都在廉價拍賣的時候。每天每天在報紙上登出着大號字的「××公司大放盤」的廣告，看看也只有兩天了。

——「我們就往××公司去買 mattress（大墊褥）罷，樓板上睡把骨頭節都睡痛了。」

——「我看倒不如買床的好。」

——「這房裏怎麼擺得下床來喲！大的兩個孩子要一張，你要一張，我和三兒要一張，這房裏怎麼擺得下呢？」

的確的，像這上海市上的一樓一底的小洋房的前樓裏面，縱使擺得下三張小床，恐怕也沒有多少空位了。並且他們的這間前樓還不僅是做他們的寢室的。這兒是他們吃飯的地方，孩子們讀書的地方，遊戲的地方……這個萬能的地方要到晚來纔是供他們睡眠的。

他們是不應該知道了遊戲對於兒童的發育上是不可缺少的東西！他們因為多了這番智識，所以多了一層痛苦。上海市上有甚麼地方可以供兒童遊戲的呢？西洋人的公園並不是沒有，但那只是西洋孩子的樂園，看護西洋孩子的中國奶媽可以進去，中國人的孩子是絕對不能進去的！上海市上的一樓一底的住家又有甚麼地方可以供兒童遊戲的呢？屋前屋後至多只有兩個斗大的天井！客廳被朋友的家屬寄寓

着了，後樓的亭子間要作爲書齋兼客堂，一座較爲廣敞的前樓，便不能不兼帶着兒童遊戲室的使命了。他們的三個孩子，跑是在這兒，跳是在這兒，拋球是在這兒，爭鬧也是在這兒，在這兒假使還要安上三張床，那三個孩兒豈不是要逼進牆壁裏去了嗎？

多添一分智識畢竟是多添一層憂患的東西。他們顧得孩子們的運動，便顧不得自己的疼痛了。

——「不錯，還是買 *Mattress* 的好，白天可以收起來，晚上再面起來睡。」

他和他的夫人在吃了早飯之後，這樣商議了一回，便把三個孩子拜託樓下的友人照料，決意往 $\times \times$ 公司去買 *Mattress*。

兩座六層樓的大公司對立在街道的兩旁，形成了一個上海市上的「巫峽」，滿天的黑雲屯成潮陣，連連地在屋頂上奔流，兩岸的「巫山」就好像在動搖的光景。

汽車，黃包車，電車，不斷地滾來，滾來，滾來，又不斷地滾去，滾去，滾去。殷殷啞啞的人濤，黃色，棕色，黑色，白色，各形各色的人種，這是一幅背光派的畫景。一分了，二分了，三分了，四分了……足足等了六分鐘的時間，他們的黃包車纔把這道橫街渡過去了。

「大放盤，」「紀念贈品，」「照碼八折」……白字紅底的幌子，在各層的洋樓上招颺， $\times \times$ 公司的

大門就好像一個鱷魚張着大口一樣。

多少行人被這鱷魚的口吞噬進去了，兩架升降機在這鱷魚的胸部，一上一下地就好像左右的心房。人是成了各血管中的血球了。

他們也成了兩個血球，滾進升降機上四層樓的家具部去。

出乎意外是一床 *mattress* 要費二十一塊錢。

——「爲甚麼這樣貴呢？」

——「還是打了八折的呢。」

——「究竟有多少大呢？」

——「六尺長，四尺寬，四寸厚，在 *double bed* 上好面。面子是柳條花布。」

價錢太貴了，他們躊躇了好一會，只好決計再把骨頭去和地板苦拚了。

停不一會，他們走下南部的兩層樓來，在兒童玩具部裏走着。

——「前回聖誕節的時候，我們甚麼東西都沒有買給孩子們，我們買些甚麼玩具罷。」

——「好的，好的。三兒是喜歡雞兒的。」

他們便買了三種玩具。一個樹膠的雞蛋，橫腰劈開裏面有六隻小小的黃色的雞雛，此外是一隻小航船和一匣顏料，這是預備給大的兩個的。

就這樣的三種玩具花費了他們五塊錢了。

——「我們這些孩子說可憐也覺得可憐，說奢華也覺得有些奢華呢。我小的時候唯一的玩物只是一個橡皮人兒，我寶愛得甚麼似的。」

——「是的呢，我們小的時候，也那見過這樣的東西！小小的一個泥土人兒，三文錢可以買得的，頭上，背上，兩胸，側部各有一個眼，可以吹得呼呼的叫。這就是我們的偶像了，偶爾一打壞了時要哭半天。」

——「好，還有甚麼要買的沒有呢？」

——「我們買些年糕罷。看看要過舊年了，孩子們看見別人家吃，我們自己沒有，覺得也不好。」

——「年糕是要買的，回頭在外邊去買好了。在這兒還有甚麼好買的沒有呢？」

——「別的也好像沒有甚麼。」

——「哦，那兒有套童衣，那剛好可以買給三兒穿呢。再等幾天，三兒也快要滿兩歲了。」

——「唔，是的，我們就買了它罷。」

一套湖色的絨衣，還附帶着一頂童帽，要十三塊五角錢，她又嫌它貴了。

——「貴也不要緊，我們買了它罷？」

——「來月的生活費不生問題嗎？」

——「不要緊，還有幾篇小說做好了，又把去賣就行了。」

一套童衣又花費了十三塊五角。

——「先生，你這塊錢換一下，啞板！」

一塊錢四條的洋鹼他們買了四條，拿去了的一塊錢又退了轉來。

他接過手來在玻璃上碰了兩下，的確是啞的。

——「這是剛纔纔在樓上找給我的呢。」

他說着又把手往大衣的左邊的衣包裹收去，但他把衣包的內皮一齊抽出來了，應該還剩着的一張十塊錢的鈔票，不知道怎麼不見了。

——「你怕是錯放在破了的一個衣包裹了罷？」

——「沒有那樣的事！」

右邊的衣包的內皮也拉了出來，果然是破了底子的。

他的不高興就給要下驟雨時的稠雲一樣，突然聚集上來了。

出門的時候除去三張十塊錢的鈔票之外只帶有幾角錢的車錢。買了將近十九塊錢的東西，失掉了十塊錢，上了一塊啞板的當，眼前要買的四條洋鹼因為沒有錢來換了，更不能不在店員面前告求一次恕饒。

重重的不快積聚在這一瞬間，他轉不過圓來，竟憤憤地拿着一隻不響的袁頭跑上樓去要和賣童衣的店員理論。

——「啊啊，我這十一塊錢的心血！我這兩三千字的心血！我就這樣白白地潛洒了嗎？」

——「喂，伙計！你剛纔找給我的這塊錢是啞板！」

——「哦，啞板？」

一位用廣東官話的招待員走來，他和他交涉了一會，招待員叫店員拿到賬台上去掉換。店員折轉來，答應說掉換不了，賬台上沒有找出過這樣的錢。

又是一位很漂亮的廣東官話：

——「這是 Brass (白銅) 呀。一眼可以看得出的。」

——「是啊，現在一說明了，誰也是一眼可以看得出的！」

——「你接上手的時候怎麼不敲一下呢？」

——「我相信你們公司裏不會有這樣的事情，我經常來照顧你們也還沒有上過當，所以忽略了。」

——「這樣的事情是不可以忽略的。我們公司裏開張了二十五年是沒有使過啞板的。」

——「那嗎這塊啞板是甚麼地方來的呢？」

——「這不是我們公司裏的錢。」

——「不是你們公司裏的錢！你的意思以為我要來敲你一塊錢的竹槓嗎？我帶來二十塊錢（他失

掉了的一張鈔票不願意再說出來讓人家罵他疏忽了，）買了五塊錢的玩具，買了十三塊五角錢的這一

套童衣，我身上還有幾毛和幾個銅子（他從衣包裹把剩餘的錢通搜了出來，）你說我要來敲你這一塊

錢的竹槓嗎？」

——「並沒人說你要來敲竹槓，不過你當時沒有說掉，現刻是掉不動的。」

——「僅僅兩三分鐘便不可以掉嗎？」

——「我看是，不（頭兒擺着）可！」

——「那嗎，好！你們大公司裏的信用！」

他把一個啞板「拍」的一聲擲在樓板上。

——「你還要曉得！一塊錢倒不要緊，我不是來敲你竹槓的人！」

依然睡在樓板上的他，冷洩洩地醒轉來了。樓房還是黑洞洞的，下弦月的殘光從最高的一面玻璃窗裏照進樓來。他突然想起了在白天裏投去了的那塊錢，禁不住泛起了一段淒涼的悔意。

——「哎，我不該把它投去了，我不該把它投去了！」

他的腰部有些隱痛，只可微微地把身子翻了一下。就在這時候，他的夫人也醒轉來了。

——「爸爸，你醒了嗎？幾點鐘了呢？」

——「怕還不到三點罷。」

——「啊，真冷。睡了一夜腳還沒有睡暖。」

——「沒有床總是不行的，這冰冷的樓板倒把我們的體溫都吸收了去了。」

——「我們早曉得，倒還是買 *Mattress* 的好了。」

——「沒有買 *matross* 我倒不後悔，我們買了的時候不是便不能買童衣了嗎？」

——「不過也不會失錢，也不會上當呢。你今天也真太反常，爲了一塊錢便板起血眼。」

——「其實我並不是因爲一塊錢的緣故便那樣冒火的，透過那一塊錢的後面，不是有一灘比四馬路上的野雞還要賣得賤價的心血嗎！我還要上人家的當，我怎能禁制得不冒起火來呢？不過那一塊錢我犯不着投掉了。」

——「那還有甚麼用處嗎？」

——「把給孩子們做玩具也是好的呢。並且那一塊錢經我一投了之後，又要轉輾不息地在世間流用。從那一塊錢身上不知道又要生出多少次數的罪惡，多少次數的悲劇了！那樣的一塊錢假使是流落到比我更加窮而無告的人的手裏，或者還可以使入丟命呢！哎，我真不該把它投掉了！」

他的夫人也陪着他後悔起來。

——「但是呢，沒有法子了。隨後假使又上了這樣的當的時候，我們便把它留着罷……」

兩個人還幽幽地訴說了好一會，窗外的天光總像還沒有破曉的神氣。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夜。

湖心亭

小小的家庭中，低氣壓已經低迷了兩三天了。

今天清早她因爲頭痛沒有起來，她在床上對我說：你無論怎麼要去替他們找房子，去找一天也不要緊，到晚上來叫他們搬出去。

我只是隱隱諷諷地答應她。

早飯是我弄來把給孩子們吃了的，剛好把飯吃完，她又在床上催促我，叫我定要出去找房子了。我是再也不能忍耐，竟和她口角起來。

——「別人家是逃難到我們家裏來，況且又病在床上，我是怎麼也不忍叫他們出去的！」

——「你不忍叫他們出去，你就忍我們母子們丟命了嗎？」

——「人不是那麼容易丟命的呢！虧了你也基督教徒，你怎麼不害羞的？」

——「怎麼叫害羞呢？」她一翻身就從床上起來了。——「不管是基督教徒不基督教徒，爲人總是有限的罷？僅僅一樓一底的小洋房，客堂被人佔了不說客來不方便，便連孩子們玩耍的地方都沒有，一

天到晚歇在樓上，這你不是有眼睛看見過的嗎？孩子們受了傳染你怎麼樣呀？」

——「我也並不是說我不去找地方，不過這幾天風聲很緊，各地方逃難的人都跑到租界裏來，空着的房子大都佔滿了，而且房金又貴……」

——「你早幾天在做甚麼事情呢？」

——「我早幾天在怎麼樣？我不是別人的聽差！」

——「他們來的時候我不是就對你說過嗎？同居是絕對不可的，萬一有了不好的病痛，要傳染給孩子們。現在不是應了嗎？」

——「他獨於要生病，這是誰個能夠預料的呢？病了要叫我趕他們出去，我實在是辦不到。」

——「你辦不到嗎？我就去趕他們！」

——「你去！你去！哼！虧你也是基督教徒！」

我憤氣冲冲地先跑下樓去了，她在樓上搶着辯駁。

——「你去替他們找房子，我出房金，這還虧了他們嗎？」

——「你出房金！你有多少錢？錢是你的嗎？」

——「唉？唉？你……你……你是這麼袒護他們嗎？」

她帶着哭聲嘶叫着也從樓上跑了下來，我把身子閃進廚房裏面去了。她在廚房門口指着數說我，說我屢次欺負她，把她當成愚人。說我欺負她不懂中國話。我的腦子憤恨得實在要爆炸了。

——「啊，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你請回你的日本去罷！」

就給開了閘的潮水一樣，這幾句決絕的話竟從我口中瀆湧出來。

——「回去！回去！不打緊！不打緊！但你也說出一番理由來！」

——「理由！兩人的性情這樣不相投合，這不是比火還要明瞭的理由嗎？還要甚麼理由呢？」

我儘我的喉嚨所能叫出多麼大地叫了出來，憤氣沖沖地拉開後門便竄走出去了。

——「虧了！你也是基督教徒！虧了！你也是基督教徒！哼！哼！……」

當面一股北風打到我的額上來，我纔意識到我頭上結着的是一張毛巾。我也因為頭痛，把毛巾結了。一早晨，到這時候纔順手解了下來揣在我穿着的一件破外套的衣包裹裏。

我儘我的脚把我運着走，一頭都是磅礴着的怒氣，我就好像上滿了火力的火車隨着自己的車輪在路上滾動着的一樣。

我走出了弄子，我是從環龍路向東走去的，——這一點我現刻也還明瞭，——但我以後走過些甚麼

街，走過些甚麼弄巷，不僅地名我不曉得，連方向我也打不出了。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我腦裏也沒有想甚麼，腦裏的空隙完全被怒氣填滿着，實在是再沒有甚麼可以着想的餘地了。

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走了也不知道有多少辰光了，無心之間在一處橫街口上看見一處新作的戰壘和戰壕。這當然是一禮拜前收拾張允明的潰兵時，外國人的陸戰隊所建築的了。

我到戰壘裏去一看，我的意識纔漸漸清醒起來，我知道我已經快要走出租界了。

——外國人究竟要比中國人高明，他們在匆促之間竟有這樣完整的戰備！我在戰壘裏面不禁驚嘆了起來。

戰壘是用米袋填泥砌成的，有四五尺高的光景，在中腹處橫嵌了幾個木框作爲砲眼，壘下是將及一人深的濠溝，壘上有竹篷蓋就的屋頂。這比我在瀏河，在懸腳嶺等地所看見過的戰壕，要高明到一百倍以上了。

我在這時候起了一個好奇心來，我想走進上海城裏去，看看蘇浙聯軍驅逐張允明的戰跡。

前幾天他們正在開火的時候，鎗砲的聲音在環龍路也可以聽見，那時候我很想出去看看熱鬧，但終竟因爲家小的羈絆，不敢出去冒險。萬一一個流彈打來把我打死了呢？——這實在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但我現在還怕甚麼呢？我反正是沒有家庭樂趣的人！
我死了心，便向中國市街上走去了。

由上海租界到中國市街實在並沒有甚麼險阻；只消走幾步路，走過一條橫街。

世間上可還有人不肯相信奇蹟的存在嗎？這樣的人我請他到這兒交界的地方來，他立地便可以看見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走幾步橫街便可以退返幾個世紀！朋友！這不是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嗎？長房雖有縮地之方，但我們的脚步比光的速度還快。

上海縣城早是拆毀了的，租界和縣城也並沒有甚麼柵欄，我們怎麼曉得會是走出了租界？怎麼曉得會走進了縣城呢？

你們走罷！抬着頭能看得見一些雜亂的舊式房屋的垃圾堆，埋着頭能看得見一些崎嶇不平的街路的時候，你們便進了城，便走進了『中國地界』，便退返了好幾個世紀了。

啊，我們中國人到底是超然物外的，不怕就守着有比自己好的路政市政在近旁，但總沒有採仿的時候。那是值不得採仿的，那是淺薄的物質文明！

我只是在雜亂的垃圾堆中走着，我不知道又轉了多少灣，抹了多少角了。街上的情形倒還熱鬧，有些

地方連租界內最繁華的四馬路也怕還趕不上呢！沿街都擺着地攤，有的竟擺到街心來幾乎連通人的空隙都沒有了。老太婆們穿着臃腫的小棉鞋，一顛一簸地在崎嶇不平的爛路上走着。

——前幾天開火的時候，聽說這兒罷了幾天市；城裏的人大都搬到租界上去了，是甚麼時候又折回來了呢？大家都匆匆忙忙的在辦年貨，明天便是除夕了，這何曾是經過甚麼戰火的地方呢？

在租界上住着的時候，覺得中國的天下是很太平無事的，但到『中國地界』上來，更好，更好，我們中國更還是義農盛世！

——時常打打戰火湊湊熱鬧也還好罷，中國人一時總還打死不完。

我只在雜亂的垃圾堆中走着，又不知道走了多少辰光，我走到一座宏大的廟宇前面了。

廟門是朱紅漆漆的，畫着一對對的彩色的玉壘神荼。正中的門楣上還倒站着一對飛金的獅子，門前陳着許多賣食物的小攤，幾張黝黑帳篷把門楣上面的扁額遮住了。

——這是甚麼廟宇呢？城裏有這麼大的廟宇想來定是城隍廟了。

縣裏的城隍廟是我久想來瞻仰的地方，但我在上海租界上前前後後住了將近兩年，守着逼在近旁的城隍廟，卻至今還不曾來過。

我爲甚麼要到上海城隍廟來瞻仰呢？在沒有聽到我說出理由之前，我想，有多少朋友定會笑我罷？朋

友們喲，我要到城隍廟來並不是要來進香，也並不是要來看進香的女子呢。我要到城隍廟來，是因為想來看這兒的一座古式的建築。

前幾年我在日本的時候，不知道在甚麼報上看見過一位日本畫家介紹過一次『湖心亭』。他畫了一個素描，在一個池子中間湧出一座飛甍躍瓴的樓閣。他說這個『湖心亭』在上海縣城隍廟的後面，是上海市上所保存着的唯一的古物。禮失而求諸野，他們日本人中都有這樣熱心的畫家不遠千里地肯來探訪的『湖心亭』，難道我們守着住在上海的中國人竟沒有來憑弔一憑弔的價值嗎？請自愧始！請自愧始！我存了這個心，想去憑弔『湖心亭』已經好久好久了，但在上海快要住滿兩年，我卻還不會來過一次。我們這人終竟是這樣的，所想追求的是終竟不可追求的東西，所可追求的卻又把它閑卻着了。心裏以為它總是不會飛掉的，不會飛掉的，但是時間倒把我們飛掉了！住在日本的時候想憑弔『湖心亭』，回到上海來又想去遊耶馬溪，這樣便是我們所說的人生！

我走到朱紅漆的廟門口，我想像着一定是城隍廟了，便不禁欣喜起來——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今天總可以和『湖心亭』見面了！

我從左手的側門走進去。前門和二門之間有一個中庭，也是些賣食物的小販擁擠着的。我走到二門的階上的時候，中門上橫掛着一道算盤——唔，這真是一個極有意義的象徵！這怕是我們中國人的『算

盤主義」的表現罷門上的一付對聯是：

「你的打算非凡，進一位退一位，誰料全盤都是錯？」

我卻模糊不得，有幾件記幾件，後來結賬總無差。」

照這樣對聯的意思看來，也一定是城隍廟了。城隍菩薩在誇他的算盤精明。

我走進二門去，劈頭看見的是正面的大殿上亂堆着一片磚瓦，很高的屋脊大半倒塌了，只剩着孤單單的四個驚頭。雜亂的磚瓦中倒着一個紅方的額子，寫着一個「泰」字。想那屋脊上一定是嵌着「國泰民安」四個字的罷？其餘的三字已經不見了。

我看見這樣的情形，最初從我心中起出一個疑問，以為怕是這回戰事的成績。我想着怕是一個砲彈打來把城隍菩薩的腦壳打中了，就和瀏河的東岳廟，懸腳嶺的關帝廟一樣。但我這個斷案立刻便動搖起來，我看見正殿的門楣是新補上去的，雖然草率，但總算補好了。中國人的收拾能力決不會有這樣快的！戰事的結束不是纔三五天嗎？

我又走進大殿去了。很龐大的樑柱與很高聳的屋頂，想見當年建築時的浩大的工程。但除新由木板鑲成的一座神座之外，一切都是焦黑了的。

——這是甚麼時候起過火災嗎？我心裏懷疑着，走去問神案前的一位賣香燭的人。

他說是今年七月半起的火。

——哦，原來是這樣！從七月半到年底已經快要半年了，神龕依然還是那樣比貧民窟還要簡陋的一個薄板匣子！這纔是我們中國人的本色呀。你就給他們幸福，他是虔誠地敬禮你；但你受着艱難，他卻一概不管。你坐在薄板匣子裏的城隍菩薩喲，怕你也在嘆息世態的炎涼了罷？

我心裏正在這樣發着牢騷的時候，一對中年夫婦走來買香燭來了。一束香，一對燭。

——「這要幾鈔呵（要幾何錢？）」男的發問。

——「十二個銅板。」賣香燭的回答。

——「那要十二個銅板呵！」女的叱咤着，回頭向男的說：「把九個銅板好了。」

男的照數把錢給賣香燭的人。兩夫婦拿着香燭轉身便走起來。

——「啊，不夠，不夠。還要一個銅板！」賣香燭的急忙叫着。

男的回頭投了一個銅板在香燭攤上，銅板打落到地下去了，賣香燭的弓着背去揀了起來，毫無些兒慍色。

——唔，這些人都是信仰很深的，他們都是在積陰功的人。賣香燭的也是，買香燭的也是。但是喲，城隍菩薩！你的算盤雖然精明，怕總沒有這些人打算的高妙罷？

進香的夫婦把香燭點好了，在神面前叩了幾個響頭。叩頭起來，太太的一位把手向褲腰裏一收，收出了六七個銅板來，噹噹噹地投在神案旁邊的『進香錢筒』裏面去了。——唔，這是獻給城隍老爺的錢！冷洩洩地坐在木板匣裏的城隍老爺，怕在朝片後面發笑了？

我在殿裏走了一遍，折出門來向西首走去，我隨喜了岳王，關帝廟（這個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因為兩位武聖人是同在一個廟宇裏面，岳聖在當中，關聖在西首，這怕是這兒的特色，）玉清宮，財神殿，但總尋不出『湖心亭』來。

——上海縣城隍廟裏是有『湖心亭』的，怕這兒不是城隍廟罷？

我又轉到正殿門首來。正殿和二門之間也是一個中庭，看相的，賣襪子的，賣螺絲的，賣油豆腐的，賣雞雜的，賣烏賊的，擲骰賭錢的，賣鴿子的，東一處，西一處，兩廊下應該是有十殿的，但也只是些商店。我疑這兒不是縣城隍的心更堅決了。肚子有些餓了起來，和着葱薑煮着的螺絲肉的香味，油豆腐的香味，烏賊攤上的白磁盤裏盛着的紅蝦醬，使我的口水就好像深山裏的泉水一樣，只向着不可見的無底的深壑裏點滴。我的膽子很小，我看見幾個小流氓在一個地攤上擲骰，我站在旁邊看了好一會，我很想去擲它一注，贏幾個錢來吃螺絲，但我又不敢。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我一擲擲輸了的時候，豈不是跑不脫嗎？這兒人又這麼狠，我身上的這件破外套，有點危險，危險！我在這些賭友們的旁邊站了好一會，我吟味着他們的面孔，一

個一個就好像真的城隍廟裏的活着的無常爺爺一樣。小子何敢妄爲，你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好，有一個方法——肚皮餓了，只好多吞些口涎！

走出廟門來了，中門後面有一道扁額，明明是寫着上海縣城隍廟的幾個字。

這明明是城隍廟，『湖心亭』究竟往那兒去了呢？燒了嗎？也該留些痕跡呵！

——啊，可恨的甜酒釀中煮着小團子的香味！

剛纔走進廟的時候不曾注意到的左側門內的一座小店，噴着一陣陣的甜酒的甘味向我鼻孔裏襲來，我很想向那當爐的兩位堂官吐他們一臉的我這吐嚥不及的口水了。

……玻璃匣中的精白糖……八寶蓮心粥裏的攪棒……啊啊，我假如是那根棒呀！……一口口水

……又是一口口水……

所謂二門原來纔是一座戲臺子，當中孤單單地放着一張方棹，兩側放着兩隻朽敗了的木雕的神船——這大約是七月半放河燈的時候用的罷？

戲臺前面有一座小龕子，是四根盤龍的石柱頂着的。龕子裏面籠着一道石碑。肚子餓了沒法想，考證癖倒抬起頭來——唔，『洪武二年』這碑是明朝時候的東西嗎？不會有這麼新罷？……看碑的背面，原來

這廟子在雍正時重建過，在乾隆時也重建過。——哦，原來還是大理石的！垢黃了的四根盤龍柱在有些磨

光了的地方露出象牙色的有光澤的石質來。——至少，這四根盤龍柱怕是明朝時候的舊物罷？這龍是雕得這樣靈活的！這些氣韻生動的鱗爪喲！眼睛喲！不知道是那一位無名的藝術家……

——「喂，先生，我看見你很有貴人像啦！」

當我正在無可如何對着碑面相龍亭的時候，旁邊一位看相的人倒在相我的尊面了。

——「怎麼見得呢？」

——「唔，你請把眼鏡取下來罷。」

我把眼鏡取下來了，看相的人用着指頭在我的面上指畫起來。

——「唔，「明堂清明，眼仁黑白分明，只是眼神還有點混濁，內室還有點不清。」——你先生心裏有點不如意，是不是呢？看眼可以觀心象呢，嚇嚇嚇。但是一交春就好了，今天是二十八，再隔十二天便要交運了。「明年鴻鈞運轉。四十六歲交大運。」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的厄運就要過了。「左眉高，右眉低，」是乃揚眉吐氣之象。「頭部豐滿，額部寬敞，東西相稱，四方四正，」你將來成名在北，收利在南呢！到晚年來更好，「人中長長，上闊下張，」你這是長生之相。唉！先生，你的相真好，不是我愚老奉承，我愚老廣走江湖，上到湖廣，下走南洋，南北二京，東西十八行省，我愚老都是走交了的，都沒有看見過像你先生這樣的好相呢。你請把手伸出來給我看看。」

我把右手伸給他。

「不對，要左手……啊，你這手色更比臉色好了。「中指爲龍，賓主相稱，二指爲主，四指爲賓，」你這是魚龍得水之相。只是小指太短，將來提防有小人暗算。這一層，你先生可要留意，但是不要緊的。你這手掌很好，「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中央爲明堂，坐明堂而聽四方，四通八達，」你先生將來名成利就，沒有一件事情不好的呢。嚇嚇……」

我餓着肚皮聽着看相的先生瞎說，我肚子裏餓得笑也笑不出來。他說了半天，說完了，我戴起眼鏡抽身要走了，他拉着我，指着一張紅紙單上，寫着「相資二角」的四個字。

「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呢！」

「笑話，我愚老要沾點光。」

「你等我「四十六歲交大運」之後再來報酬罷。」

「笑話，你只給一角錢也好，討塊利市。」

「我真個一個銅板也沒有呢！」

「笑話，你先生的一幅龍框眼鏡怕要值四十塊錢罷？」

（哦哈，原來他是看上了我這副八角錢買的樹膠眼鏡呀！）我的肚皮餓得真是笑不出來。

「我只要四角錢賣給你好嗎？」

「笑話，你不要扯爛污！」

「有爛污扯還是好的，我今天還沒有開中飯，恐怕空着的肚子連污也沒有扯的呢。」

我撒開他的手只好各自走了，我的背後還聽着了好幾聲扯爛污。

原來木龕裏的神像纔是『金山神霍光』，霍光怎麼成了上海的城隍呢？怎麼又叫着金山神呢？——這兩個問題恐怕也是考證家的材料。膽大一點的可以說霍光是神人，西漢時候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還是神話時代呢。不消說把論鋒一掉轉來，可以論定霍光不是歷史上的實際的人物了。

從金山神座背後走出，原來還有後殿可通，一位紅臉的神坐在神龕裏，要這位纔是真正的城隍了。左邊一個側殿，城隍老爺和城隍娘娘並坐在那兒，我最喜歡那『春溫秋肅』的四個字的扁額。我們中國人真好！在這些地方很能替菩薩設想。——啊，我那『秋肅』不替人設想的日本老婆啲！

我從城隍神座後走去，原來後殿之後更還有後殿可通，這兒怕是寢殿了。城隍娘娘坐在殿上，殿左也有一個別室，立着四個侍女，但是沒有床，只有一張方桌，一條空椅擺在正中。靠壁的一個長臺上放着些匣子好像鏡匣。城隍老爺畢竟是愛女色的家伙，他還要娘娘塗脂抹粉呢。

寢殿之後再沒有地方可通了，城隍廟裏我算走了一個通暢，但是「湖心亭」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唯沒有看見亭，而且還沒有看見湖。

——算了，算了，湖心亭啊！我和你沒緣。我今天縱使能夠看見你，但你把我這肚中的饑火怎麼樣呢？
以吃飯的地方還是只有我自己的家裏，不怕她就和我割裂了，但我想她總不會就不准我回家去吃飯罷？
還是吃飯要緊！吃飯要緊！

折回金山神廟裏來，想走大門出去，但中庭裏有那位看相的先生把守着，我不敢再去惹他。東首挨近階墀的地方也有一道穿壁的側門。側門旁近有一個鐵香爐，金銀錠箔正熊熊地在裏面燒着。我向這道側門走去，幾個叫化子圍着香爐正在那裏烤火。啊，我在這兒纔發現了我們中國人的金銀錠箔的功果了。平常我以為這些東西都是無意義的耗廢，但我現在曉得這到冬天來至少是可以供叫化子們取暖的了。這是沒大的陰功！沒大的陰功！

我待要走出側門的時候，卻又把腳跟停住了，伸出手去也在香爐上烤起火來。靠壁的四位站像，想來一定是明代的遺物，他們的面孔和衣裝被好幾百年的油煙燻得來比香爐旁邊站着的那叫化子們還要烏黑了。

叫化子們和我很不見外，他們沒有伸手向我要錢，也沒有相我的尊面。我是最怕人家看我的面孔的，

但我在廟裏走着，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不僅那位看相的和我滑稽了一回，便是那些進香的老爺太太們也總是十分注視着我。我恐怕他們是把我當成弄手了罷？

手烤暖了，我向側門走去，原來這兒又纔別有一洞天地。和殿旁緊接着的便是一片商場，賣梳篦的，賣骨董的，賣香燭的，賣花果的，照相的，畫相的，小小的舖口，窄窄的街面，川流不息的行人，坐在街心如像一座座沙洲，又如像一尊尊羅漢的討錢的叫化子……真正是別外的一個世界！商店裏面又夾着一些星宿堂，許真君殿，文昌殿等等神廟，照這樣形勢看來，這片商場在昔原只是一片神苑罷？古時開過牡丹花的地方，現刻是坐着叫化子的，這是多麼可以嘉獎的廢物利用的精神！

轉了不兩個灣看見一角湖面了。——唔，「湖心亭」已經近在這一兒。我也不再着忙了，「湖心亭」總是飛不掉的。兩個老西洋婦人從我身邊走過，她們的很感着些滑稽氣味的面孔又把我的注意引去了，我便跟着她們走。從許真君堂背後走去，過了一道橋，走到一家骨董店裏的前面了。兩位西洋婦人走進店去，我也跟着走進店去。

一隻釉彩的鼻煙壺，拿在她們手裏了。壺的磁質是很粗糙的，浮出許多紅綠的人物出來，在我看來實在是不堪耐。我想這個壺子至貴怕不過五毛錢罷？啊，但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了！

——“How much?”一位西洋婦人用英國話問起來。

——“Five dollars.”一位很像蘇州人面孔的店員一面說着，一面伸出五個指頭。

兩個西洋婦人把頭偏了幾下，把嘴撇了幾下，辟里辟里的商量了好一會，發了好幾次太貴了，太貴了的感嘆。但那個鼻煙壺的精神已經把她們的靈魂迷戀着了。

——“Do you say truth?”拿着鼻煙壺的一位婦人把兩手的食指架成一個十字，拿到嘴邊親了一下，一面說着，一面向前分開——我卻不曉得她這是甚麼符號，是含着詛咒的意思的嗎？

——“Yes, I say truth, I say truth.”店員接接連連說。

西洋婦人這時候把她的黑皮的手提包打開，拿出一張五圓的鈔票來把鼻煙壺買去了。

我真是出乎意外的喫了一個沒大的驚異！我驚異的是甚麼呢？我驚異的並不是我們的那位同胞，五塊錢便賣了一個良心，賣了許多“truth”；我所驚異的是這位店員賣了一次良心，賣了許多真實，竟連神色也不變，眉毛也不顫動一根！我看他拿着五塊錢走進他的賬房裏去了，我把他的面孔幾乎看得要穿進骨子裏去了，但他的臉上，竟連一些喜色也沒有！——真是泰然自若呀，慣賣良心的同胞！

我也從店裏退出來了，插向一個窄街裏去的時候，我看見別一家骨董店裏也有同樣的一個鼻煙壺。我便大膽地走進店去，叫店員拿出來看了一下。底上有「乾隆時製」四字。這當然是民國以來的乾隆了。我問要多少錢，店員也答應要五塊。出乎我的意外的是我再叫他「讓一讓」的時候，他說「好，賣給你。」

弄得我真個沒明其妙了。

——「怎麼便要賣給我呢？」

——「儂不是講「兩只洋」嗎？」

——「哈哈，我是叫你把價錢「讓一讓」呀！」

店員白着眼睛釘了我一下，我也釘了他一下。

（我算解決了一個祕密，至少那兩位西洋婦人是上了三塊錢的大當。）

湖心亭終竟到了！

果然有一個湖，湖水是昏濁得無言可喻的了。湖周一望，都是商店和地攤，湖的正中一座二十八鰲頭的亭子——這二十八個的數目有幾個缺了，是我想像出來的。亭子的結構是一列三間的二層建築，正中的是四方亭，左右各附一個較低的八角圓亭。各層的屋頂在屋角上都有峻險的鰲頭，倒畫着拋物線形的無窮曲線向空中飛躍。正中方亭上下共有八個鰲頭，左右圓角亭各有八個鰲頭。基底部在各亭相接的地方共有四個補閣，也各飛着一個險峻的鰲頭——但這幾個已經是不全的了。亭的下層四方八面都是方角紙窗，窗外更有憑欄。上層的下半是卍字花欄，上半是玻窗（我怕這玻窗是後人所更換的罷？）亭的後

部上下兩層各添出一部分長方形的尋常建築，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後人添補上去的。啊，你這佛頭的爛污，續貂的狗尾喲！慣會殺風景的中國人，慣會利用廢物的中國人，已經把亭子變成了茶樓了。原亭的面積容不下多少參茶的神仙，所以在上下兩層又添出了這兩台奇醜的新構——雖然說是新構，但照顏色上看來已經和原亭一樣朽廢了，做出這種殺風景的事業的，當然不能由現代的上海人負責罷。

亭子左右各有一道之字曲橋通到湖岸。我從西側的曲橋走去，橋是宏大的石板面就的，每一曲折處坐着一個叫花子，有的立着便向湖裏洒尿，有的坐在橋欄上便扯起污來。好一個宏大的露天便所——這也是一種實用主義了！一共走了七曲？走到亭前了。亭前還有一個臨湖的月台，邊上有石欄干屏範。一個茶房正在月台上洗桌，當然是準備着過新年的了。

門的東首是一個小便坑，臨着這小便坑上面的補閣裏就是燒茶的地方，昏白的蒸氣從窗縫裏逃出來，淋漓的水滴在亭下的橫石基上已經凝成了長短不等的冰柱。小便坑裏的小便由一道木槽沿着東首五折的曲橋走上湖邊消滅了。

——哎，頹廢了的中國，墮落了的中國人，這兒不就是你的一張寫真嗎？古人鴻大的基業，美好的結構，被今人淪化成爲溷濁之場。這兒汹涌着的無限的罪惡，無限的病毒，無限的奇醜，無限的羞辱喲！

美好過的我們古人！你們的成績雖然已掩蔽在那重重的醜劣的穢障之中，但你們的精神不是通過

了那千重萬層的穢障來和我接觸了嗎？我想這池水裏面，在三五百年前一定植滿着美好的荷花，那四周的商場一定是修整的林樹。在那時一定有清碎的好鳥時常飛到林間歌吟，一定有悠悠的遊魚在清可鑒底的荷池中浮泳，荷花開的時候，滿池都浮泛清香。那時或許會有如高青邱一類的詩人在那亭榭間賦詩飲酒。啊，那種消逝了的美好！醜惡的榴彈，一個個打碎我們的神經，我們後人已經成了溷坑中的糞醬了！

—— 哎，要解救中國，要解救中國人，除非有一次徹底的兵火！不把一切醜惡的垃圾盡燒，圓了寂的鳳凰不能再生！

大約是餓過了火的關係罷？在城隍廟裏演了幾場喜劇，發了一陣牢騷之後，我又在亂雜的市街中走着了。我肚裏並不甚飢餓了，腦子愈見清醒起來，我是爲甚麼出來的，我爲甚麼這樣白跑了一天，我的自我意識也漸漸地明瞭起來了。

—— 啊，我到底爲甚麼要跑出來的呢？我真不該和她那樣地口角！她成爲了那樣的灑癡，至少我是要負一半責任的人。她和我結婚後七八年，受盡了彼此兩國人的虐待，她精神上忍受了七八年的恥辱，而我又是一個窮小子，我在物質上又何曾給過她一些兒的慰安呢？她生了三個兒子了，每回幾乎都是自己收生。她這七八年來，單是愁兒子們的衣食，不已就够使她成爲「歇斯迭里」了嗎？她現在已經懷着快要臨盆

的身子，我從海外把她帶了回來，她一句中國話也不懂（我們又沒有多的錢雇人，）她不是直到如今還是每天每天在自己燒火煮飯，洗衣裳，抹地板嗎？她牙子痛，腦痛，想要睡也睡不成，每天每天同樣的煩雜事情總要賴她料理……啊，我這個把她的愛情濫用的男子喲！我怎麼還配乎罵她，和她口角呢？她的一生爲我和兒子們犧牲得已經够了，我究竟有甚麼權利能够要求她爲她百不相干的人再行犧牲呢？啊，你這個無情的僞人！你不過怕傷你慈惠的假面子！你不過放不下架子去替別人當差罷了……

我沿路只是這樣譴責着自己。我索性想走回去了，但還有點殘餘未盡的放不下面子的反抗心。我始終在亂雜的垃圾堆中走着，就好像走進了諸葛孔明的「八陣圖」實在打不出方向了。

時候怕已經是三點鐘了罷？我自從八點鐘從家裏竄走出來，一直脚步不停地走到現在，我所走過的路延成直線時怕已有七八十里了罷？脚都走痛起來了。孩子們不知道在怎樣的驚疑，她也不知道在怎樣的擔心呢？我是應該回去，我是應該回去的了！

在城裏面，走不出一個頭腦來，心裏反有些焦急起來。我走了好一陣，走到美術專門學校的近旁來了。在一個轉角處看着一位Y君坐在黃包車上從對面跑來。Y君是美專的教習，他和我比較相熟的。他在車上看見了我，凝視了我一眼，他急忙把頭掉開了。他大約是看見我禿着頭，穿着一件破外套，拖着一雙穿髒了的中國布鞋，他便以爲我是落魄在上海，怕我去向他借錢罷？啊，假使果真是這樣時，Y君喲！我要請你

恕我說幾句不客氣的話！愚小子雖然貧窮，但是骨頭還窮得很硬。我求人也還求不到你名下來，你請放心罷！但是我還要告罪在先，我這回饒的是初犯，暫且不寫你的真名，你以後如再有這樣的態度對人時，我就不再客氣了。你縱不能隨着我留芳百世，也要隨着我遺臭——至少，半天！

從美專門口一直走過去，已經走上徐家匯路了。我是已經走進了租界。在各處的街口上又看見了好幾處的戰壕，但都和最先一次看見是同樣結構。沿着徐家匯路的南側是一條小河，河的那面是「中國地界」，河岸上有許多落葉樹，樹幹間都盤絡着電網了。各處的大橋，大抵拆毀了。西洋人爲防止潰兵入租界的原故，是不惜餘力地準備着了的。但我很有些懷疑，我不知道這一項整頓戰備的經費究竟從何處出來。我怕還是中國老百姓背時，停不兩天又要流起血汗來賠償了罷？

徐家匯路很長，我走了好一陣，纔走到了貝勒路口。這條路我是曉得的，我想從這兒插走回去，但總還有幾分不許遽行折服的自尊心。我又向着前走，一直走到金神父路了。我在環龍路上已經住了兩月，但還不曉得金神父路這個路名，我不知道已經離開我的寓所多遠了。肚子又餓了起來，這回更有些難得招架了。

回去罷！回去罷！遲疑着做甚麼？不能說因爲這樣一次小小的口角，從此便不肯回去的！孩子們在想念你呢！她的腦筋不是在痛，清早連飯都沒有吃嗎？午飯不知道他們吃了沒有？假使她隨後睡着竟不能起床，

或者看見我沒有回去，賭氣沒有煮飯時，那不是把他們苦了嗎？啊，回去，回去！夜飯不能再使他們落空了！晚上是要帶着孩子們出來散步的，他們一天到晚陷在樓上，不真個如像坐囚牢一樣嗎？……東京的報上說開年以來僅僅半個月，因為風邪流行的原故，已經死了五百多人，C君的病即使不是肺結核，便單是傳染性的傷風已就够人擔心了。啊，她今朝頭痛，不該是已經受了傳染嗎？我是無論如何應該回去的了。

好像在辯護一樣，又好像在督責一樣，我的脚已從徐家匯路折向金神父路來。黃昏已經在街上蔓延了，冷氣逐漸地侵人。因為是朝北的原故，凜烈的朔風不容情地當面的向着我的頭上打來，我的腦子好像都冷透了的一樣。我把破外套脫來頂在頭上走着，走不多時，又覺得大腿凍得有些癱麻了。啊，顧得上便顧不得下。跑罷！大腿啊！跑罷！

啊，奇怪。原來這金神父路就是我時常從家裏出來買什物的地方。因為我時常走的是環龍路以北的一段，所以我始終不曾知道這條路的路名。我一直跑到環龍路口，我氣喘起來，心跳起來，當然不是因為已經跑到了寓所近旁的原故。我跑到了寓所近旁了，照實說罷，我實在有些忸怩起來了。我覺得回去總像有幾分不好見面的光景。我想再往北走，至少要從霞飛路再打一個轉折纔回家去，但是市街上的電燈已漸次發亮了。

脚已走痛了，肚餓得難耐，風又冷，天已黑了下來，哎，還鬧甚麼閑氣呢？今天又白送了一天！

終竟免不了有幾分忸怩地走進了四十四號的弄巷裏了。想走前門進去，但客堂裏住着有C君的那一家人。清早口角的時候雖然用的是日本話，他們聽不懂得是甚麼意思，但聽着那麼粗暴的聲音，看着孩子們不去和他們親近的態度，他們總可以直覺得幾分了罷？前門不好進去，只得轉走後門。走到後門的時候，隔着窗看見她在廚下煮飯。唔，她是安然無恙的。後門緊緊地反鎖着在，立在外面想打門總不好意思打門。

停不一會，三個孩子嘻嘻哈哈地從樓上跑下來了。他們都走到他們母親的身旁，圍着在那兒談笑。

瓦斯的光在鐵爐上悠悠的燃着，白濛濛的蒸氣漸漸蒙蔽了玻璃。

——啊，他們今天至少是沒有甚麼意外……他們沒有我，也是可以平安地過活去的……我今天晚上……唉，我今天晚上……還是往縣城隍廟裏去，去烤香爐去罷……

矛盾的調和

上海的牙醫生真是貴得吃人。

拔掉一個牙齒照例要取六塊錢，取脫後要換上一個，不消說是要格外取價的。

我還好，算沒有一個蟲牙，不怕牙醫生的價格就如何高擡，他總擡不到我名下來的；但是我的女人卻是受罪了。

她一口幾乎都是蟲牙，等到身上有孕的時候，更千靈萬驗地大概有蟲牙發作。現刻又是她蟲牙發作着的時候，晚上每每痛得不能就枕。要想去就醫，但我們那有許多錢去貢獻呢？沒有法子只好弄點『可克因』來時時塗抹，作些對症的療法。

今天清早她的牙齒又痛得不能忍耐，連『可克因』也不能奏效了。沒有法子只得教她安睡起來，不消說是只睡在地板上的。

今天是舊曆的正月初三了，我生怕有人到我家裏來拜年，因為我家裏毫沒有可以坐人的地方。樓下

的客堂裏面，C君的家族還是寄居着在的。樓上不消說是不好見人的了。

但不幸，其實是意外的榮幸，在午前十點鐘的時候，有人在我的後門上敲門了。

我把後門開開的時候，看見來的是T君和G君，他們見着我便拜年，拜年，但我着急了，到底請他們在甚麼地方坐的好呢？

當我還在躊躇的時候，T君又對我說：

——「還有客，還有女客。」

我聽了這話更駭得手慌足亂了，啊，到底怎麼好呢？

果不其然，從前門外又轉過來了G君和T君的夫人。

G君的夫人是去年纔從美國回來的，我只看見她一身的狐皮，沒有看見她的面孔。她到我家裏來，這回要算是第一次。

T君的夫人是在日本留過學的，她和我的女人也很熟，她一見着我便很關心地问道：

——「你的夫人呢？」

我說：「牙痛，在樓上躺着在。」

她聽我說了，便要上樓去看她，她把她的高跟鞋一脫，已經登上了兩級樓梯了。啊，怎麼得了呢？怎麼得

了呢？

——「要脫鞋嗎？」G|夫人問着。

——「他們是仿照日本式的。」T|夫人反替我說明了。

——「要脫鞋，那我就不能上去。」

啊，謝天謝地！我心裏不消說是感謝T|夫人，但我實在更加五萬倍地感謝G|夫人呢！

G|夫人一說不上去，大家都停頓着了，T|夫人又退下了樓梯來。

我到這時候腦筋好像纔活起來了的一樣，我提議說：

——「我們到法國公園去坐好嗎？我家裏實在沒有坐的地方。」

但是T|君和G|君都推卻了，他們說還有別的地方要去拜年，我們就只好告別了。

啊，我真感謝G|君的夫人，我真感謝她那雙高跟鞋子！萬一他們果然上了樓，看見了我那和豬狗窩一

樣的樓房，和叫化子一樣的妻子，他們假使要動憐憫，那是傷了我的尊嚴，假使不動憐憫，那不是傷了他們的尊嚴嗎？

的尊嚴嗎？

啊，我真感謝G|君的夫人，我真感謝那雙高跟鞋子！不過也是日本的風俗救了我，上樓定要脫鞋。也是西洋風俗救了我，女人是不容易脫鞋。好的，甚麼都是好的。兩種全不相容的風俗，卻在這兒恰好融匯起來。

解救了我。我這又該感謝甚麼人纔好呢？

衣敝緼袍要與狐貉者並而不知羞恥的，決不是尋常人所能辦到的事情。

我自己天理良心地一句話：

我自己的物質的慾望並不輸讓於常人，而我自己的羞惡之心也並不比常人魯鈍。

孔二先生喲，孔二先生喲，我到今天纔深深知道你要讚美子路的苦心了！



第五輯



來

雞之歸去來

我現在所住的地方離東京市不遠，只隔一條名叫江戶川的小河。只消走得十來分鐘的路去搭乘電車，再費半個鐘頭光景便可以達到東京的心臟地帶。但是，是完全在鄉下的。

一條坐北向南的長可四丈寬約丈半的長方形的屋子，正整地是一個一字形，中間隔成了五六間房間，有書齋，有客房，有茶室，有廚房，有兒女們的用功室，是所謂「麻雀雖小而肝胆俱全」的。

房子前面有一帶涼棚，用朱籐爬着。再前面是一面菜園兼花園的空地，比房子所佔的面積更還寬得一些。在這空地處，像黑人的夾嘶音樂般地種植有好些花木，薔薇花旁邊長着紫蘇，大蓮花下面結着朝天椒，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圍種着牛蒡，蘘荷花和番茄結着隣里……這樣一個毫無秩序的情形，在專門的園藝家或養畜有園丁的人看來自然會笑。但這可笑的成績我都須得聲明，都是妻兒們的勞力所產生出的成果，我這個「閑士惰夫」是沒有絲毫的貢獻參加在裏面的。

園子周圍有稀疏的竹籬，西南兩面的籬外都是稻田，爲圖兒女們進出的方便，把西南角上的籬柵開着了一角，可以通到外面的田塍。東側是一家姓S的日本人，丈夫在東京的某處會社裏任事，夫人和我家裏來往熟了，也把中間隔着的籬柵，在那中央處鋸開了一個通道來。那兒是有桂花樹和梅樹等罩覆着的，不注意時很不易看出。但在兩個月以前，在那通道才鋸開不久的時候，有一位刑士走來，他卻一眼便看透了。「哦，和隣家都打通啦，」他帶着一個不介意的神情說。我那時暗暗地驚嘆過，我覺得他們受過特別訓練的人是不同，好像一進人的住家，便要先留意那家主人的逃路。

屋後逼緊着是一道木板牆，大門開在牆的東北角上。門外是地主的菜圃，有一條甬道通向菜圃過邊的大道。那兒是可以通汽車的，因爲附近有一家鐵管工場，時常有運搬鐵管或鐵材的汽車奔馳，這是擾亂村中的和平的空氣的唯一的道路。大道對邊是有松林翁鬱着的淺山，是這村裏人的公共墓地。

我的女人的養雞癖仍然和往年一樣，她養着幾隻雞，在園子的東南角上替它們起了一座用鐵絲網網就的雞籠，籠中有一座望樓式的小屋，高出地面在三尺以上，是雞們的寢室。雞屋和園門正對着，不過中間隔着有好些樹木，非在冬天從門外是不容易看透的。

七月尾上一隻勒葛洪種的白母雞抱了，在後面淺山下住着的且木匠的老板娘走來借了去，要抱雞子。

不久，在中學和小學讀書的兒女們放了暑假，他們的母親把他們帶到近處的海岸去洗海水澡去了，這意思是要煅鍊他們的身體，免得到冬天來容易傷風，容易生出別的疾病。他們的母親實際是到更偏僻的地方去做着同樣的家庭勞役，和別人避暑的意義自然不同。我本來也是可以同去的：因為這一無長物的家並值不得看守，唯一值得繁念的幾隻雞，拿來賣掉或者殺掉，都是不成問題的。但在我有成爲問題的事體，便是在我一移動到了新的地方便要受新的刑士們的『保護』——日本刑士很客氣把監視兩個字是用保護來代替的，——這可使妻兒們連洗澡都不能夠自由了。所以我甯肯留在家裏過着自炊生活，暫時離開他們，使他們樂得享點精神上的愉快，我也可以利用這個時期來做些活計。

他們在海岸上住了不足一個月，在八月尾上便回來了。九月一號中小學一齊開學，兒女們又照常過着他們的通學生活了。大的兩個的中學是在東京，要爲他們準備早飯和中午的『便當』，要讓他們搭電車去不至遲刻，他們的母親是須得在五點前後起床的。

在九月十號的上午，老板娘把那隻白母雞抱回來了。老板娘已經不在淺山下住，據說是每月五塊錢的房費，積欠了九個月，被房主人趕走了，現在是住在村子的東頭的。

母雞借去了五個禮拜，反像長小了好些。翅子和脚都被剪紮着，拴在涼棚柱下，伏着。那時是我親自把那馬丹·勒葛洪解放了，放回了籠子裏去的。

雞們相別五個禮拜，彼此都不認識了。舊有的三隻母雞和一隻雄雞都要啄她，就連在幾天前才添的兩隻母雞，自己還在受着舊雞們欺負的，也來欺負起她來。可憐這照理是重返故鄉的白母雞，卻失掉了自由，只好鑽進籠裏打橫着一隻醬油桶裏去躲着。

第二天午後，我偶然走到雞籠邊去時，那隻白母雞便沒看見了，以爲是躲藏在那上面的小屋裏的，沒有介意，我告訴安娜時，她也說一定是在那小屋裏躲着的。本來只要走進雞籠去，把那小屋檢查一下便可水落石出的，但那隻雄雞是一匹好鬪的軍雞，把籠子保守得就像一座難攻不破的堅城，只要你一進籠去，他便要猛烈地向你飛撲，啄你。因此就要去取雞蛋，都只好在夜間去偷營劫寨的。

到了第三天下午，那只母雞仍然沒有出現，我們以爲怕是被啄死在屋裏了，安娜把那雄雞誘出了籠來，走進籠去檢查時，那隻母雞是連影子也沒有的。

這雞的失蹤，是幾時和怎樣，自然便成了問題。我的意思是那雞才送回來的十號的晚上，不知道飛上那小屋裏去，伏在地上被鼯鼠含去了。安娜和兒女們都不以爲然，他們說：鼯鼠是只吸血的，並不會把雞含去；縱使含去了，籠裏和附近也會略見些血跡。安娜以她那女性的特別銳敏的第六感斷定是被人偷了去。她說，來過一次，定然還要來二次，雞可以偷，別的東西也可偷的。自從發現了雞的失蹤的十二號起，她是特別地操心，晚間要把園門上鎖，雞的小屋待雞息定後也要親自去關閉了。

二

今天是九月十四號。

早晨在五點半鐘的時候，把朝南的第一扇雨戶打開，飽和着藁荷花香的朝氣帶着新鮮的涼味向人撲來。西南角上的一株拳曲着的古怪的梅樹，在那下面叢集着的碧葉白花的藁荷，含着花苞正待開放的木芙蓉，一切其它的園中的物象都還含着睡意。

突然有一隻白雞映進了我的眼裏來，在那東南角上的鐵網籠裏，有開着金色的花的絲瓜籐罩着的地方。

（該不是失掉了的那隻雞回來了？）

這樣的話在腦神經中樞中剛好形成了的時候已經發出了聲來。

——「博，你去看，雞籠裏有隻白雞啦，怕是那隻雞回來了。」我向着在隣室裏開着雨戶的二兒說。

——「那不會的，在前原是有一匹的。」阿博毫不躊躇地回答着，想來他是早已看見了那隻白雞。

——「舊的一匹帶黃色，毛不大順啦。」我仍然主張着我的揣測。

接着四女的淑子也從蚊帳裏鑽出來了，她跑到我的跟前來。

——「那兒？白雞？」她一面用兩隻小手在搓着自己的眼睛，一面問。待她把雞看準了，她又說出阿博說過的同樣的話：「不會的，白雞是有一匹的。」

小兒女們對於我的懷疑誰都取着反對的意見，沒人想去看看。我自己仍然繼續着在開放雨戶。面孔上塗着些煤煙的安娜，蓬着一個頭，赤着一雙腳，從後面西北角上的廚房裏繞到前庭來了。她一直向着雞籠走去，她自然是已經聽見了我們的說話的。她走到籠子外面，立着沉吟了一會。

——「是的嗎？」我站在廊椽上遠遠問着。

她似乎沒有回答，或者也怕回答的聲音太低，沒有達到我這半聾的耳鼓裏。但她走轉來了，走到我們近旁時她含着驚異的說：「真的是那隻母雞！」

這驚異的浪子便擴大起來了，兒女們都爭先恐後地要去看雞。

雞自然是被人偷去又送轉來的，來路自然是籬柵上的那兩處切口了。但妻兒們在園子中檢查的結果，也沒找出什麼新的脚印來。

一家人圍坐在廚房裏的地板上吃早飯的時候，話題的中心也就是這雞的歸來。雞被偷去了又會送回，這自然是一個驚異；但竟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可驚異的事，尤其是等於一個奇蹟。這人是誰？他爲什麼要做出這樣的奇蹟呢……

「一定是那H木匠幹的，」我說。「那老板娘把雞借去了很久，大約是那H不願送還，所以等到那老板娘送還來了的一晚上又來偷了去。那雞籠不是他做的嗎？路徑，他是熟習的啦。大約是偷了回去，夫妻之間便起了風波，所以在昨天晚上又才偷着送回來了。」

安娜極端反對我這個意見，她說：「那H老板娘是講義理的人。」

「是的啦，唯其是講義理的人，所以才送轉來。」

「分明知道是我們的雞又來偷，他們絕對不會這樣做。」

「H老板娘做不出，我想那木匠是能够做出的。他現在不是很窮嗎？」

安娜始終替他們辯護，說他們目前雖然窮，從前也還富裕過。他們是樺太島的人，在東京大地震後的那一年才遷徙來的，以為可以攬一大批工作，找一筆大錢，但結果是把算盤打錯了。

吃過了早飯後，大的四個孩子都各自上學去了。安娜一面收拾着碗盞，一面對我說：「你去看那雞，那好像不是我們的。勒葛洪種的雞冠是要大些的。」

但我把歲半的鴻兒抱着要走去的時候，她又丁寧着說：「不要把上面的小屋門打開，不要放出別的雞來，我回頭要去找H老板娘來認那隻雞。」

她要去找H老板娘來，我是很贊成的，因為她可以請她來認認雞，我也可以在她的面孔上讀讀我的

問題的答案。

我從園子中對角地通過，同時也留意着地面上的腳跡，的確是辨別不出新舊來。

小巧的母雞一樣的在籠子裏悠然地漁着食，羽毛和白鶴的一樣潔白而平順，冠子和雞冠花一樣地猩紅，耳下的一部分帶着一層粉白色，表示出勒葛洪種的特徵，只是頭頂上的一部分未免淺屑得一點，而且也不偏在一邊。這雞大約不是純種罷。但這究竟是不是原有的雞，我也無從斷定。因為舊有的雞我並沒有詳細地檢驗過，就是H老板娘抱來的一匹我也是模糊影響的了。

不一會安娜也走到了籠邊來，她總說那雞不是原有的雞，無論怎樣是要去找H老板娘來認識一下。她說：「我是很不放心的，氣味太惡。」

我覺得她這不免又是一種奇異的心理。雞的被人送回，和送回這雞來的是什麼人，在她都不大成爲問題：她的心理的焦點是放在有人在夜間兩次進過我們的園子這一點上。她似乎以爲在那雞的背後還隱伏着什麼凶兆的一樣。她是感受着一種漠然的恐怖，怕的更有人要在夜裏走來。

在雞籠前面把鴻兒遞給了她，我各自走上東側的簷廊，我的所謂書齋。

不知道是幾時出去了。的安娜，揹着鴻兒回來，從書齋東側的玻璃窗外走過，後面跟着那位矮小的H老板娘。老板娘看見了我，把她那矮小的身子鞠躬到只剩得兩尺高的光景。在那三角形的營養不良的枯索的面孔上堆出了一臉的蒼白色的笑容，那門牙和犬齒都缺了的光牙齦從唇間洩露着。我一看見了她這笑容，覺得我的猜疑是錯怪了，她這態度和往常是毫無二致的。假使雞真是她的丈夫偷了去，又由她送了轉來，她的笑容斷不會有那樣的平靜。問題又竄入迷宮了。

她們一直向雞籠方面走去，在那兒端詳了好一會又才走了轉來，據說雞是原物，絲毫的差異也沒有。她們從籐架下走過，到西手的南緣上去用茶去了。不一會鄰家的S夫人也從桂花樹下的籬柵切口踱了過來。這人似乎是有副腎疾患的，時常帶着一個烏黑的面孔，瘦削得也可驚人。

三種女人的聲音在南緣上談論了起來，所論的當然不外是雞的問題，但在我重聽的耳裏，辨別不出她們所說的是什麼。S夫人的聲音帶着鼻音，好像是包含有食物在口裏的一樣，這樣的聲音是尤其難於辨悉的，但出其不意的就從這聲音中聽出了幾次「朝鮮人」的三個字。

——啊，朝鮮人！我在心裏這樣叫着，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見到了光明的一樣。

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潰滅了的東京，經營了十年，近來更加把範圍擴大，一躍而成爲日本人所誇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觀察者會極口的稱讚日本人的建設能力，會形容他們的東京

是從火中再生出的鳳凰。但是使這鳳凰再生了的火，卻是在大地震當時被日本人大屠殺過一次的朝鮮人，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種反語。八九萬的朝鮮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東京恢復了，否，把「大東京」產生了，但他們所得的報酬是什麼呢？是兩個字的嘉獎，便是——「失業。」

他們大多是三十上下的壯年，是朝鮮地方上的小農或者中等地主的兒子。他們的產業田園被人剝奪了，弄得無生路可走，才跑到東京。再從東京一失業下來，便只好成爲放浪奴隸，東流西落地隨着有工做的地方向四處的鄉下移動。像我住着的這個地方和擴大了的東京僅隔一衣帶水，雖是縣分不同的鄉下，事實上已成爲了東京的郊外。爲要作爲大東京的尾閘，鄰近的市鎮是有無數的住家逐次新建着的。因此也就有不少的朝鮮人流到這兒來了。

朝鮮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些面土的粗工，從附近的土山運出土來去填平村鎮附近的田疇或沼澤，這是一舉兩得的工事：因爲低地填平了，土山也剷平了，兩者都成爲適於建築家屋的基址。土是用四輪的木板車搬運的，車台放在四個輪子上，台上放着四合板的木框。木框放在車台上便成爲車箱，一把車台放斜時，便帶着土壤一齊滑下。車路是面有輕便鐵軌的，大抵一架車是由兩個工人在後面推送。離我的住居後面不遠便是取土的土山，在有工事的時候，每逢晴天的清早在我們還未起床之前，便已聽着那運土車在軌道上滾動着的骨隆骨隆的聲音。那聲音要到天黑時才能止息。每天的工作時間平均當在十小時以上。

我有時也每抱着孩子到那工事場去看他們做工。土山的表面挖去了一丈以上，在壁立的斷面下有一兩個人先把脚底挖空，那上面的一丈以上的土層便仗着自己的重量崩潰下來。十幾架運土的空車骨隆骨隆地由鐵軌上輦回來，二三十個輦車的工人一齊執着鐵剷把土壤剷上車去，把車盛滿了，又在車後把兩手兩足拉長一齊推送上去。就那樣一天推送到晚。用舊式的文字來形容時是說他們在做着牛馬，其實是連牛馬也不如的。

他們有他們的工頭，大抵是朝鮮人，在開着「飯場」做工的便在那兒寄食。他們在東京做工時，一天本有八角錢的工錢，工頭要扣兩角，每天的食費要扣兩角，剩下的只有兩三角。這是有工作時的說話，假使沒工作時，食費要另出，出不起的可以向工頭借或賁欠，結果是大多數的工人都等於賣了身的奴隸。流到鄉下來，工錢和工作的機會更少，奴隸化的機會便更多了。

他們在「飯場」裏所用的飯食是很可憐的，每天只有兩三頓稀粥，裏面和着些菜頭和菜葉，那便是他們的常食。他們並不是食慾不進的病人，否，寧是年富力強而勞動劇烈的壯夫，他們每天吃吃稀粥，有時或連稀粥也不能進口，那是可以滿足的嗎？

——「是的，朝鮮人！」

當我聽到S夫人說着朝鮮人的聲音，在我心中便浮起了一個幻想來。一位才到村上來的朝鮮人在

「飯場」裏受着伙伴們的慫恿，同時也是受着自己的食慾的鞭撻，在十號的夜間出來偷雞，恰巧闖進了我們的園子來，便把那隻沒有飛上小屋的母雞偷去了。待他回到飯場，向伙伴們談到他所闖入了的地方時，伙伴中在村上住得久些的自然會知道是我們的園子。那伙伴會告訴他：「兄弟，你所闖入的是中國人的園子啦，他是和我們一樣時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就靠了有那樣的幾句話，那隻雞沒有頓時被殺，而且由那拿去的人在第四天夜裏又送轉來了。這沒有頓時送還而隔了兩三天的原故也是很容易說明的。大約是那幾天太疲倦了，在夜裏沒有犧牲睡眠的餘力，不則便是食慾和義理作戰，戰了兩三天終竟是義理得了勝利。

那隻雞的去而復返，除此而外沒有可以解釋的第二種的可能。

四

在兩位女客談論了半個鐘頭的光景走了之後，安娜抱着孩子走到我的面前來。我問她們是談論了些什麼事情，不出所料地是她說：「S夫人疑是「朝鮮人拐子」偷去的，村上的「朝鮮拐子」慣做這樣偷雞摸狗的事情。」

同時她又向我告訴了一件朝鮮人吃人的風說，也是那S夫人在剛才告訴她的。

說是在東京市的邊陲上的M地方，有由鄉下帶着草藥進市做行商的女子賣到了一處朝鮮人的合宿處。那兒的『朝鮮拐子』把女子誘上去強迫着輪姦了，還把她殺了，烹調起來大開五葷。會有一位飯場老板，他們的工頭，走去，受着他們的敦請也一同用食。食中那工頭往茅廁裏，才突然發現了那糞坑裏有一個女人的頭和手脚，才知道他所吃的是人肉。他便立即向警察告了密，事情也就穿破了。

這樣的風說，當然和東京大地震時朝鮮人殺人放火的風說一樣，是些無稽之談。但這兒也有構成這風說而且使人相信的充分理由，朝鮮人的田地房廊被人剝奪了，弄得來離鄉背井地在剝奪者的手下當奴隸，每天可有可無的兩三角錢的血汗錢，要想拿來供家養口是不可能的。他們受教育的機會自然也是被剝奪了的，他們沒有所謂高等的教養，然而他們和剝奪者中的任何大學教授，任何德行高邁的教育家宗教家等等，是一樣的人，一樣的動物，一樣地有食慾和性慾的。這食慾和性慾的要求，這普及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要求，便是構成那風說的主要原因。

釋迦牟尼也要吃東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兒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幾萬朝鮮人的奴隸，怕不只是偷雞，播播風說的種子便可以了事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廿六日。

浪花十日

浪花是日本千葉縣面着太平洋的一個村子，離我現在住着的市川，只有三個半鐘頭的火車的路程。去年暑假，在那村子所屬的一個海岸上的部落名叫岩和田的，住過十天。這兒摘錄下的便是那幾天的日記。

日本的中小學放暑假的日期不同，中學是在七月二十邊，小學是八月一日。大的三個孩子通在東京的中學唸書，一放暑假，他們的母親便把他們和頂小的一個兒子帶到海邊去了。她的意思自然是想要他們在海岸上多煅煉幾天，尤其爲着頂大的和兒自八月十一號有高等學校試驗班的暑中講習，不得不提前回家的原故。但還在小學唸書的四女淑子便不得不留在家裏和我再住幾日。

我在七月三十一號把淑子送往海邊，八月十號同和兒一道回來，算在浪花前後住了十天。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

三十一日

午前十時左右，淑子抱着書包由學校回來了。昨天放學回來的時候她總說明天還有課，要到後天才

放假，但她那小心的推斷卻是錯了。既是今天放假，那今天應該把她送到海岸上去的。離開了母親的孩子，尤其女兒，總要失掉些他們的明朗性，帶起淡淡的淒寂的調子來，有點怪可憐見。就早半天也好，早一個鐘頭也好，我定要趕着把她送到她母親那兒去。這樣一決了心，我便讓女兒守着家，一個人到外邊去作些出發的準備。

在下着微雨。穿着長統的橡皮靴到鄰近的森老人家裏向他告訴了動身的話，叫他當天下午便移到我這裏去住。又在一家飲食店裏爲淑子訂了一碗『親子丼』（Oyakodonburi——有烹熟了的雞肉「親」和雞蛋「子」蓋在上面的一斗碗飯，）叫正午時送去充她的午餐。

在市川的背街上F麵包店買了一塊錢的鹽餅乾和其它雜色的糖點，叫裝在冰鐵罐裏送到我家裏去。接着又轉上正街。在市川車站前面的一家眼鏡舖裏，替和兒配眼鏡，他的近視眼鏡有一邊的鏡片落下海裏去了，是前天寄回來叫配的。直徑約有一寸半的大而圓的鏡片要切成小小的橢圓形，覺得很可惜。

利用着眼鏡切製的時間，我跑到一家理髮店去剪了髮，又到小學校前的平和堂去替淑子買了四切的畫紙八張，六切的畫紙三十二張，Color十二色的一匣，四年生夏季練習簿二冊——是她要拿到海岸上去用功的。

回到眼鏡舖時，眼鏡已經配好，店裏的掛鐘已經十二點過了。

肚子本來不怎麼餓，只是覺得早遲總有在那兒吃頓中飯的義務，便順便折進了街頭的一家鰻魚食堂裏去。食堂裏一個人也沒有，只有放送着消息的『雷曲』在那裏喧囂。報道的像是關於滿洲的事情，在我這重聽的耳裏，只聽見有些『支那』和『滿洲』的字樣。我檢着在一隻角落裏坐下了。一個下女端了一杯茶，走來打着招呼。我先叫她把那『雷曲』關了，回頭又才叫了一碗鰻魚飯和一杯鰻臟湯。下女說鰻臟湯要多費些時刻，我便率性叫她替我煮兩合日本酒來，想多少來澆一下和那陰雨一樣浸潤着我這身內身外的蒼涼的感覺。

下女把酒煮來了，配了一小碟下酒的鹽豌豆，她替我斟了一杯，便毫不客氣地坐在我對面的椅上，用不着一口便可以乾的小酒杯只要一乾她便替你斟上，弄得我有點怪煩膩起來。我請她不要管我，讓我自斟自飲，她看了我一眼也就立起身走了。眼睛的意思是說：『你公然看不起我。』

把茶杯來代替酒杯，嗑了幾杯之後，飯也送來了。帶着有幾分煩躁性的無聊更受了酒的鼓舞，把飯胡亂吃着，又叫了兩合酒來，一面吃飯一面嗑。

那位下女似乎有意思向我報仇，她沒得到我的同意，又把那收音機打開了。

「……滿洲……支那……膺懲……不逞……非常時……帝國……」

一批轟轟烈烈的散彈向我的破了的鼓膜打來，顯然是一位軍人的講演。

飯只吃得一半，第二盞酒也只嗑得一半，我實在沒有本領再吃嗑下去了。並不是我這已經年逾不惑的人還感着了青年時代的愛國的義憤，我實在恨我這耳朵的半聾，聽又聽不清晰，只是一些斷殘的電碼打進我的腦筋，使我這够煩亂的腦筋愈見化成爲了一些雜亂的觀念的漩渦。

叫會賬。結果是吃了一塊六毛錢，心裏不免叫了一聲冤枉。進麵館裏吃兩碗餛飩，不也可以一樣的充飢嗎？無聊，無聊，萬分的無聊。

在三分醉意七分懊惱的情懷中出了食堂，到了一家肉店去買了三斤豬油，又想到黃油也是海岸上寫信來要買的，折回F麵包店去買了兩包。問得剛才的餅乾還沒送去，便把豬油包子一並交給了店主，託他一並送。因爲我又想到正街上還有一樣東西好買，是海岸上寫信來要的照面鏡。跑到正街上的一家店裏去買了一面，費了七毛錢。

我的記憶力怎滅裂到了這樣呢？簡直像一匹阿美巴，向東放出一隻假足出去，縮回來了，又向西放出一隻。

回家時已是午後二時，屋後的無花果樹熟了兩顆，如拳頭大，摘來與淑子分食之，味甚美。把家中收拾了一回，留守的森老人也來了，但是託F店送來的東西卻還沒有送來。乘自轉車送來，是費不上五分鐘的……等罷，等得焦躁起來了，又在焦躁中儘等等。等到了四點鐘都還不見送來，只得把長統靴拖着跑出去催。

原來是那店主人忘了。

五時頃在市川驛搭電車，不上十分鐘便到船橋。在船橋改乘火車，五點半鐘出發，六時至千葉。換車等了半個鐘頭，六時二十九分又由千葉出發，九時半抵御宿。

在淡淡的電燈光中的御宿車站外的空場上，一個人也沒有。託車站上的人向汽車行打電話，隔了一會來了一部可以坐三十個人的公共汽車。我自己心裏驚愕着，不知道這樣大一部車送我父女兩人到浪花村的岩和田去究竟要多少錢，原來車子雖大，卻只要六毛，自然使我放了心。不上十分鐘我們便被送到目的地點了。

兒子們都已經就寢，只有他們的母親起牀來迎接了我們。因為暈車，一上車便把眼睛閉着的淑子，這時候見了她的母親，就像開了拴的電燈。

我頂關心小的一個兒子。在家時，我是時常抱他，看守他的。我揣想他到這海岸上，十天沒有我，一定不慣。我問他的母親：

——「我不在，鴻兒沒有什麼不慣嗎？」

我所期待着的答語是：「是的，他不慣，他想到你便囉哩。」然而，卻不然。

——「沒道。我們問他「爸爸呢？」他說「逃走了。」」

八月一日

五時頃起牀。在市川時日日苦雨，至此始見晨曦。

屋小，南向，屋前有山如屏立，樹甚蒼鬱。左側有連峯聳立，在最高峯之將近山腹處有神社一座，據云是大宮神社。高峯和東側的窗口正對着，由窗口所界畫出的一幅山景，如嵌着畫框的一幅油畫。峯頭的天宇宛如伸手可攀，有白雲點散，瞬復融成一片。

到處都有的是蒼蠅，是貓，是蚊子。蚊子白晝噬人。

屋前有一片空庭，周遭有無花果樹，碧實在枝頭累累，但僅大如鴿卵。無花果該是早熟的時候，聞因今年多雨，故未成熟。

安娜一早便到海岸去買了一籃生魚回來，同時又買了些蠔螺和鮑魚。

以蠔螺作「壺燒」。所謂「壺燒」者即將活的蠔螺，連壳在火上炮烙之。蠔螺遇熱，即湧出多量水液於其介口停積，如壺之盛漿然。待其水液將乾則蠔螺已死，其肉即易取出，拌醬油而食之，脆爽可口，唯其所附着之外套膜則須除淨，如不除淨，其味頗苦。

早飯吃鮮魚味噌湯，生鮑魚片，蠔螺壺燒，大有原始的風味。

早飯後負鴻兒出，步至前山下。山下有一曲池塘，有小魚在水面喋呷，長可二寸許。池邊有大樹一株，依

山而立，罩臨池上，葉色濃碧，堆砌如雲。初不知爲何樹，就視始知是銀杏。

佛兒與淑子跑來，先跑上大宮神社去了。我也折向那兒。有鶯在樹叢深處啼。佛兒說：「是「藪鶯」(Yabu-uguisu)啦，在叫。」他跟着便 ho-ho-gekio 的學了一聲。鶯聲便中止了。兒輩走後，山境復歸沈寂，鶯復緩緩作聲。初僅 ho-ho 地略作嘗試，試囀二三遍後始見調勻。

立神社前向西南展望，左側的海灣和海岸，右側的御宿街市，遠遠呈示着，日光頗類秋陽，無盛暑意，空氣中有乳糜暈。

下山由屋前通過，左轉折下海岸。浴客甚寥寥。

遵海而行，東手有漿岩的石山直達至岸。穴山爲隧道者二，一稍淺，一深十餘丈。深者甚陰濕，頂上有泉水滴下。通過隧道後有一面狹窄的沙岸，漁人們在岸上勤於補網。路徑漸與海岸離別，爬上隣比的小山頂上蜿蜒去了。但離開正道，在對面臨海的山脚處又現着有一個洞口。我便橫過沙岸，向那洞口走去。洞道曲折，前方不可透見。步入後，鴻兒生畏。一面寬慰之，強負之而行。洞中幽暗，幾不辨道路，稍一轉折，始透見前光。海聲轟隆如雷鳴。原來這是魚業公司的養畜池。所謂養畜者，乃購買漁人所撈獲，暫時寄養着，湊足，始運至東京等地推銷者也。山石因是漿岩，容易貫鑿，洞中臨海一面鑿成無數龕形，復有甬道相聯，儼如畫廊。海水湧至，因洞穴之共鳴與反響，其聲音增大至數倍。海浪聲中亦雜有人聲，宏大如留聲片中之黑頭。蓋洞中有

辦公室，公司執事人之對話也。洞口前有堤防一道，海水掩蔽其上可寸許，意當退潮時水必陡落。堤防之內爲一深池，蓋卽所謂養畜池。沿堤防而行，又可至對岸山脚。欲行，方踏出數步，鴻兒卽大啼，只得折返。

鴻兒說：「海，可怕。」

這的確是一個實感，連我自己也都覺得可怕。凡是過於偉大了的東西，總是要令人生畏的。希臘的海神 Poseidon 並沒帶着美人的面孔。

午飯後驟雨片時，譯生命之科學四頁。

晚餐用得特別早，安娜叫兒們準備作木竿釣。大的兩個兒子各有一套釣竿，長可七八尺，是兩截木棍逗成的，下截粗，上截細。但與其說是釣魚竿，寧可說是打狗棍。我初不知道是作甚麼用。到了海岸，看見他們各把一大捲釣緝解開來盤旋在沙岸上。釣緝極長，緝端着鈎處繫一重實的鉛環，這尤其使我有些莫明其妙。但疑團立刻便冰釋了。他們把那鉛環來套在那木竿上，鉛環的孔能够自由地通過上截的細棍，但不能够通過下截的粗棍。他們舉起棍，由離海岸四五丈遠處跑向海邊去，將竿上的鉛環乘勢拋向海中，鉛環便如鉛彈一樣飛去，將釣緝曳出可至十餘丈遠。隨手便將竿拋去，理岸上釣緝。

看着這樣的情形，我自己也不免破顏一笑，覺得這種釣法，很是別致。據安娜說，兒子們前天在岸上看

見有人作這樣的釣法，釣得有一兩尺長的大魚。他們是昨晚才去把釣具買了來的。我的更進一步的快樂，不用說便是要看着他們釣上一兩尺長的大魚來了。

和兒的釣緝挽上了一次，但只挽上得那個鉛環和空的釣鈎。在他換上釣餌，準備作第二次投釣的時候，有一位老人領了兩位十歲上下的女孩子到海岸上來。她們也爲好奇，立在旁近觀看。和一準備停當，又照樣作勢投去的時候，鉛環飛不得力，只飄飄地落進了離岸五六丈遠的海中。原來岸上的釣緝被一位女孩子踏着，一投便把釣緝振斷了。一場高興和落進了海中的鉛環一樣，成了一個空。帶領着女孩子的老人告了罪，掃興地走了。博兒的釣緝也沒有收獲，便把來收拾了起來。

兒輩都在砂岸上跳躍，鑿穴，作種種的遊戲。小小的鴻兒也跟着在沙中遊戲。他的母親說：「這孩子只要有砂玩，他是整天都不倦的，連腳也不曉得痛。」

坐在沙上，受着當面的海風，在涼意之中挾着溫暖的感覺。海水和岸沙晝間所吸收了的太陽的熱，在這時候正在發散。那發散着的潛熱和海風的涼度調和了，剛好到了適人的程度。

岸上的遠村和近村都上了燈火。西手的燈火稠密處，有四盞燈一直線地由上而下列在一座山上。

——「那四盞燈在登山啦，」我莫明其意地說着。

——「那是神社，」安娜說，「你看這邊也有一串。」

回頭看到岩和田的一座小山上果真也有一串，但只三盞。

西手的那燈火稠密處在放花炮，岩和田也遙遙相應。

臨海的山影漸漸轉濃，終竟和星影全無的暗空融成了一片，登山的電燈們成爲了登上天的星宿。

二日

天氣快晴。

晨五時安娜便督促着兒們起床，叫他們開始用功，說在午後同到波都奇去。我也起了床又開始翻譯。午飯用後往波都奇。博兒背着鴻，他們兄弟五人先走着，安娜和我在後面跟隨。

走到海岸，穿過了東手的兩條隧道之後，又翻過了一匹山，山雖不高而徑頗陡峭。山下現出了一片海灣來，有幾個兒童在海中沐浴。走下海邊時，兒們卻不在。

安娜說：「是到大波都奇去了。這兒是小波都奇，再往前面一個灣是大波都奇。那兒更要清靜些。」

沙岸上仍然晒着網，一位漁夫在坐着補網。又有一位十六七歲的童子，用橡膠線套在一些竹片上做成了一枝弩槍，像埃及人的跪法一樣，跪在岩脚下用砂粒來打一匹伏在岩壁上的螞蟥。我佇立着看他，但瞧準尙未定，螞蟥飛了。飛不遠又伏着時，童子又瞧準。打了一發，卻沒打中。我笑了，他也回過頭來，向着我發

了一笑。牙齒分外的白。

又翻過了一匹小山，這次的路，愈見傾斜，愈見狹隘了。烈日在頭上燃燒，汗水不斷地浸出。

——「走這樣多的路來洗海水，未免太吃苦啦。」

——「去年是每天都來的，我還揩着鴻兒。」

——「何苦呢？」

——「這邊的海水清潔的多，又有岩陰，可以讓鴻兒睡午覺。」

——「隔得幾天來一次倒還有意思。」

——「凡是天晴是每天都來的。」

我覺得她的母性愛未免太濃厚了，一天的吃食漿洗已够劬勞，還要爲着海水的清潔和地方的幽靜，

在烈日光中揩着兒子跑這種陡峭的山路。

由山谷步下海邊，海灣的面比小波都奇更狹，但的確更加幽邃。遠遠看見兒女們都在右手的岩礁上

坐着。

——「哦，的確有翻過兩匹山來的價值！」我讚嘆了一句，又大聲地向着兒們叫了一聲。小小的鴻兒
在岩礁上站立起來，也在叫着，表示歡迎。

我們也走到岩礁上坐下了。

安娜一面拂着自己額下的汗珠，一面說：『這兒簡直是自己的世界！』

兩側的岩手向海中伸去，把海灣抱着。中段陡峭的砂岸上堆着些筲籃和破舊的衣服，有兩三個小兒在那兒坐着。

兒們都下海去了。我也想下海去，但我沒備浴衣，穿着濕褲回去是不舒服的。安娜勸我率性脫了下去。我照着她的說法，在沙岸上把短褲脫了，就和才生下地來的一樣，一絲不掛地跳進了海中。

岸邊因有岩壁環抱，岸砂堆砌得陡峭，碧綠的灣水便形容得很深。但跳下海去卻也平常。

在海中晃不一會，有一隻漁船向着灣子回來了，船上都是赤裸的海女。原來岸上的筲籃和破衣服都是海女們留下的，我起初疑心是乞丐的幾位小兒才是等着他們的母親的漁家的兒女。

我趕快跑上海岸把短褲穿上了。

海女們在船上大笑了起來，笑的聲音和海浪一樣清脆，牙齒和浪頭一樣的白。

船要抵岸時，大多數的海女都各人抱了一個鼓形的小木桶跳下了海，晃上岸來，只讓一二人留在船上掌橈。

她們晃上了岸，把船也幫着拖上了岸來時，我走向船去，想看她們所捕獲的是什麼。

她們一見着我走攆去，又爽脆地轟笑了起來。

——「你怕我們女娘子，你把來藏着了，哈哈……」

——「你怕什麼啦，連我們都不怕啦。啊哈哈……」

——「檀那，你真白淨啦！」

——「白得又嫩啦。」

——「有點像鰻魚啦。」

——「像海參咯，啊哈哈……」

笑得我真有點害臊了。

她們所抱的鼓形小桶原來是浮標，是中空的，下邊繫着一個網袋，網袋裏面都裝得有螺螺和鮑魚。

那些海女多是三四十歲的人，年輕的只有二十來往的。頭上勒着印藍花的白布帕，項上掛着一副潛水眼鏡，下身套着極緊紮的紅色短褲。除掉這點短褲之外完全是裸體。皮膚是均勻的赤銅色，全身分外呈着流線形而富於彈性，大有膺膺獸般的美感。

一羣雌的膺膺獸正笑個不止的時候，獨有一位最年青的，她卻沒有笑。她聽見別人說「白得又嫩啦，」把她那黝黑的眼睛舉起來看了我一眼，接着又埋下去了。眼睛黑得比海水還要深。

安娜已經帶着鴻兒到左手的岩陰下去了，兒女們都聚集在那兒附近，我把海女們的笑聲留在背後，向那邊跑去。

——「那些海女們大笑了我一場。」

——「爲什麼呢？」

——「爲我看見了她們回來趕上岸穿上了褲子。」

安娜也笑了。她又說：「這兒的海女們，*ook* 是很強的。一兩個男子遇着了她們的一羣，只好逃走。中年的海女假使成了寡婦，沒法滿足時，聽說在夜深都得跑到海裏來浸。」

——「她們提的鮑魚和蠔螺是可以買的吗？」

——「那是不能明買的，除非是私下偷賣。海產的權利是官廳所有，公司把那權利購買了，凡所採獲的蝦、鮑魚和蠔螺之類通要送到公司，由公司給與規定的採獲工錢。譬如給了五毛錢的工錢，給了五毛錢的權利金，本錢算。只花了一塊錢的鮑魚，我們向公司裏買，便須得費四五塊錢。」

——「她們抱的那個桶子，潛下海時是繫在身上作救生帶用的嗎？」

——「不是那樣的。那桶下有網袋，是裝鮑魚和蠔螺的，鮑魚在海底，很深，通常大抵是男子取。海女只在二三尋深處捉那鳧着的蠔螺。她們潛下去，停一下又鳧上來，抱着桶子休息。一個大漢要取一個鮑魚，有

時要潛三兩次的。」

——「一次可經得多久？」

——「至多怕只得五分鐘罷。」

聽見了這席話，頓時感覺着那些嬉笑着的海女們的天真，只是在苦海裏浮沉着的愚昧。人是的確爲一部分壟斷的人所膺膺獸化了。

膺膺獸們上了岸，在岸上燒了柴火來取暖；隔不一陣又紛紛上船，划到灣外去了。

我們也從左側的岩礁折回右側的來。這右側的岩礁是坦平的，呈着五層的階段。在第三層上有一個一尋見方的方池，只有幾寸深，中間安置了一個大的天然石。我覺得這是人爲的，安娜以爲是天成的。但天成的那有那樣的規整呢？那或者是原始時代的漁民所崇拜的生殖神罷？

坐在天然石上，想到這兩天來似乎把這浪花村附近的好處已經領略乾淨，打算明天便回市川去。

——「我打算明天回市川去。」我對安娜說。

——「你何不多休養幾天呢？」安娜勸着說，「到十號同和兒一道回去吧。」

——「這兒的好處都看完了，但多住下去，刑士會來麻煩你們。」

——「等來了之後再說吧。」

博在右側岩腰處畫水彩畫。畫好了走轉來時，不注意地在石礁上的青苔上滑了一跤，仰倒在岩石上，後頭很受了跌打，一時竟立不起身來。畫匣子也跌破了。趕快下去把他扶了起來，一場高興掃去了一半。我擔心博是起了輕微的腦震盪，把一張手帕蘸濕，頂在他的頭上。

安娜把兒女們都招呼了攏來，準備回去。她揹着鴻兒和佛兒淑子先走了。我與和兒扶着博，讓他慢慢地走着。

太陽還是灼灼的，隔着鮑花帽晒得頭痛。

三日

晴。

五時頃起床，在庭內劈柴。長段的柴橫在地面上，用長柄斧頭當腰縱劈之。雖然用盡了力氣，但十斧有九斧是打在地面上，不要說連斤成風要斫鼻上的泥翳，竟連劈這樣大的柴頭，我都趕不上我的老婆。

午飯前負鴻兒到海濱，在港堤上步了一回。有兩個男子攜着小叉往海裏去叉魚。腰上各有一條長繩繫着一個小竹筒在末梢，在背後的水面上浮着。我問堤上的一位漁夫那小竹筒是什麼用意。據說那是用來穿魚。

回寓後看見有兩個穿黑羽紗洋服的人在垣外探頭探腦地窺伺，一肥黑而多髭，一蒼白而尖削，一眼便知其爲刑士。心中頗不快。

少頃，肥黑者走進來求見，果然是地方上的刑士，口稱他們是來「保護名士」的。

我告訴了他，說在此只短住三五天，便回市川，不必大驚小怪地惹得鄰近的人都不安寧。

刑士先生也還客氣，坐不五分鐘，也就走了。

譯得生命之科學十二葉。

五日

午前譯生命之科學十葉。

午後全家又赴小波都奇。今日浪頭甚高，海水不能入浴。我一個人往大波都奇，想證實我那個生殖神崇拜的觀念。在右手的巨石上坐着，又遇着那一批海女擡水回來了，真像一羣海豹。但我沒有再去惹她們的勇氣了。

岩礁約略形成五段，如王庭，半是天成，半由人力，處處有鑽鑿痕可見。中段坦平，正中的一個正方形的窪陷亦由人力而成，其中立一巨石。這無論怎麼是人爲的一種東西，要說是繫船用的，但那附近都是岩石，

不好泊船。船如泊上，被浪頭衝打，會在石上碰破的。我始終相信這一定是原始時代的生殖器神。

在巨石上立起來，望見了左手的那股岩石上的一個窪岩框，昨天在那下面捕過蟹的，和巨石正遙遙相對。頓然悟到了一定是一雄一雌。

六日

昨夜做一奇夢，夢見在南昌的東湖邊上受死刑，執槍行刑者爲我的一位朋友。

醒來，頭真如着鉛彈。蓋以洋裝書做枕頭而睡，故生此幻覺。

午前徐耀辰來信，說豈明先生欲一見，問幾時可回市川。以十號前後回去的消息答覆了他。豈明先生的生活覺得很可羨慕。豈明先生是黃帝子孫，我也是黃帝子孫。豈明夫人是天孫人種，我的夫人也是天孫人種。而豈明先生的交遊是騷人墨客，我的朋友卻是刑士憲兵。豈明此時小寓江戶，江戶文士禮遇甚殷，報上時有燕會招待之記事。

意趣很鬱塞，十時頃負鴻兒出交信，淑子相隨。在街頭遇着前天來寓的那位刑士，他說了一聲「今天天氣好。」

淑子要採集海藻標本，同到海岸上去幫她採集。

因為睡眠未足，頭腦異常的沉悶。我讓淑子在岸頭看着鴻兒，跑下海裏去浸了一下，今日浪頭仍未平。大約是不曾見過海的古人所造出來的謠言，愛說『無風不起浪，』其實在海裏是慣愛無風起浪的。忽然間在昏聩的腦中浮出了兩句詩樣的文字：

『舉世浮沉渾似海，

了無風處浪頭高。』

七日

午飯時分從海上回來，淑子遠遠跑來迎接着我，說是有客。是三位中國學生。一個L君我認識的，其他的兩位卻是初見。

L君說他們一早到了市川，那位森老人把地址告訴了他們。他們是在御宿前一站的浪花下了火車，又坐汽車跑來的。我覺得他們這一錯也錯得高妙，沒從御宿下車，正好免掉了或許會有的麻煩。

他們的來意是要出一種文學雜誌，託我在上海替他們介紹出版處。我答應了他們，叫他們把條件等等商議好，我在十號回市川，到那時便替他們辦理。

今早安娜烹了一隻雞，預備午飯時吃的，恰好供了客菜。

八日

今晨起來，安娜說『今日大潮』——所謂『大潮』乃大退潮也。早飯後把淑子和鴻兒帶着到海岸上去。海水真是退得很遠，顯出了很多淺淺的岩礁來。有許多大人和孩子在那淺水處檢拾一些來不及退卻的鱗介。但我們來遲了，只見一些水蕩裏有些小小的沙魚（日本叫着 *sandō*）。淑子也熱心地用兩手來撈起沙魚。撈了一陣，有一位浴客把自己的葛巾中包着一匹小章魚來給了她，沒說一句話便走了。仔細看去，很像是中國人，或者怕是台灣的黃帝子孫罷？

一匹小小的章魚添上了無限的情誼。

淑子得到了章魚，她便想連忙拿回去誇示。她對我說：『回去不要說是人家給的。』

她這點無邪氣的要求，我費了小小的躊躇，但也應允了。

拿回家去，她說是她自己捉的。她的三個哥哥聽了都歡天喜地，連她的母親也在面孔上呈出了一段的光彩。

但在我自己的心中卻不免生着苛責，我覺得是誤了女兒，欺了妻子，辜負了那位送魚的人。不該，真是不該。

九日

午前安娜攜着兒女出海岸，我一人留在寓裏譯書。她說，打算到近村的大東去，看好地址預備明年好來，明年是不再到岩和田來了。但她們出去僅僅兩個鐘頭的光景便轉來了。大東太遠，沒有去成。今天仍然是「大潮」，他們也檢了些魚介回來。有一匹章魚比昨天的還大。

午飯後大的三個兒子出去畫畫去了。乘着鴻兒在午睡，我把淑子攜着去看「日墨西交通紀念碑。」這碑立在臨海的一座山頭，是這座小村上唯一的史跡。據說一六〇九年（三二五年前）當時還是西班牙領的菲律賓總督 Don Robrigobo V. 乘船到墨西哥去，在海上遇了暴風，飄流到這岩和田來被了打救，碑便是紀念的這件事情。我來的時候便想去憑吊，但因爲數日來的注意都集中在海水，沒有功夫去爬山。但已經決定明天離開這兒了，明年乃至永遠怕沒有再來這兒的機會了，今天是非去不可的。

碑是白色大理石所嵌成的方尖錐形，約有四五丈高。有銅牌用日本文與西班牙文刊載着建碑的緣故，是五六年前由日墨西三國所合建的。

碑的地位頗佔形勢，岩和田御宿一帶的山海都在一望之中。爽適的涼風不斷地吹來，在碑下不禁起了流連的情趣。

和博二子遠遠在更高一層的山邊上寫生。佛似乎是看見了我們，從那兒跑了來；他和淑子兩個便促

着去登那高一層的山，我在碑下低回了好一會，才又跟着了他們走去。

步到和博所在處時，他們是在番薯地中對着紀念碑一帶畫水彩。和說已經畫完，他把畫來藏起了。其實他是怕我看他的畫。

佛兒說：『我們到雀島去！』

淑子立地贊成了。

據說，雀島還在大波都奇前面的一個灣子裏面，是一座像石筍一樣的島子，頭上有些草木，有很多的瓦雀在那兒結巢。就沿着那山路可以走下去的。

他們都很踴躍，我也就跟着他們。

在山路上走着，俯瞰着小波都奇，大波都奇都從眼底呈出而又走過，果然在大波都奇前的一個灣子裏現出了那座石筍形的雀島來。要說是島，其實最好是說爲石筍。那島依傍着灣右的岩股，顯然是從那岩股切離出來的東西。岩和田附近的岩石大都是柔脆的漿岩，切離是很不費事的。或者怕又和大波都奇的那個方池中的巨石一樣，同是一種古代宗教的偶像罷？我又起了一番好奇心，想跑到那島下面去觀察。

佛兒說他識路，便讓他在前面做嚮導，揀着向那雀島所在的兩山之間的谷道裏走去，下了峽谷起初還有一些田疇。在田埂上彎轉地走，把田一走盡，便是一望的荒草，有些地方將近有一人深的光景。路後是

連痕跡也沒有的。我冒險把木屐去踐踏，僅踏得兩三丈遠，手足便有好幾處受了傷。

淑子說：『怕有蛇呢！』

天又不湊巧地突然嚴重得陰晦下來，看看便有猛烈的暴風雨襲來模樣，沒有勇氣再往前走了，只好趕快跑着回頭路。

在山道上拚命的跑，跑得前氣不接後氣地怕有三十分鐘的光景，黑得逐漸嚴重，看看便要崩潰下來。的天幸得還未崩潰之前我們趕到了寓裏。

但不一會起了猛烈的旋風，好像鼓盡了全宇宙的力量一樣傾倒了一批驟雨之後，天又俄然清明了。

東平的眉目

是三四月間罷，在東京麻布區的W的寓所樓上，W向我介紹了一位青年。他說：

——『這是中國新進作家丘東平，在茅盾魯迅之上。』

魁梧奇偉的W是在舊十九路軍裏充當過團長的，聽說一·二八之變最先開火的便是他那團人。W在軍事上或許是傑出的人才罷，他的率直爽快也很令人可愛，他竟公然向我介紹起作家來，並呈出那樣的絕讚；他在我心裏喚起的感覺是就和他的身體之魁梧一樣，連誇張也很魁梧。

東平的體魄和W成正反對，身子過分地對於空間表示了佔領慾的淡薄，臉色在南國人所固有的冲淡了的可可茶之外，漾着些丹檸酸的憂鬱味。假使沒有那付顫動着的濃的眉毛，和孩子般的愷悌在青年的情熱中燃燒着的眼睛，我會疑他是三十以上的人的。

——『我有好些小說，你假如有工夫，我要請你替我看看，』這是他對我所說的第一聲，意外的是說話的聲音和口舌的調節，頗帶幾分女性的風度。

我自然是不好拒絕的。當時W便拿了一本文學季刊給我，他繙出一篇題名德肋撒，下署東平二字的

叫我看。

——「你看啦，這便是他的近作，很不錯。」

德肋撒是一段小小的故事，是寫一位在產科醫院裏當看護的德肋撒，起初是一位心腸硬的獨身女子，對於產娘們的痛苦每每要吐出近於殘忍的叱責。但後來她自己結了婚，有了孕，難產，不得不進病院去受手術。在呻吟着的時候，往年對於別人的近於殘忍的叱責，自然地浮上心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故事。他在用對比法來寫一個人的性格的轉換和心理的轉換，筆調有些散文詩的風味，取着寓言般的格式，像是在象徵什麼。全體像是一篇繙譯。我覺得作者是注重技巧的人，他是有一點 *exotic* 的嗜好的，是一位 *Romanticist*。大約也因為經驗還不充足的原故罷，以我學過醫而且自己收生過四五個兒女的人看來，他所描寫的產褥情形，便不甚逼真。

僅僅是這樣一篇德肋撒時，覺得還只像春前的一隻燕子，W的一·二八式的大砲似乎車得有點過火。

這是東平和東平的作品所給與我的第一印象。

八月快到尾上了。東平從房州的北條海岸突然寄了一篇小說來，是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沈鬱的梅冷

城，要我給他以詳細的批評。

我那時很忙，忙的倒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正經事，只是忙的一家七口的麵包問題，趕着非把一本書譯完了去預支點版稅，下月便有絕糧的危險。然而我是把沈鬱的梅冷城過細讀了一遍的，我暗暗地感着一股驚異，我沒想出德肋撒竟長成得這麼快。他的技巧幾乎到了純熟的地步，幻想和真實的交織，雖然煞費了苦心，但不怎樣顯露苦心的痕跡。他於化整爲零，於暗示，於節省，種種手法之盡量的採用，大有日本的新感覺派的傾向，而於意識明確之點則超過之。我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了一個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覺得中國的作家中似乎還不曾有過這樣的人——自然我在近幾年來，對於中國的文壇是很疎遠的，或許這種傾向是普遍的，或至少是佔有領導地位的，我可不能斷定。

但我終因爲忙，他所要求的詳細的批評我沒有工夫提出，我只給了他一個簡單的明信片，說他的作品『別致。』這個簡單的批評大約使他感覺着了失望罷。他大約以爲我是蔑視了他，或者無誠意地沒有過細讀他的作品罷。就和自己的女兒被人輕視了而母親生氣的一樣，他回信來便叫我把他的作品（從報紙上剪下的）寄還他，並說假如我只是說那樣簡單的話，他以後不好再拿作品給我看了。

那是九月到了初頭，到海岸去的人應該絡繹回東京的時候了，寄還作品的事我拖延了下來，意在等他回東京之後寄還。但不期他的等待竟異常的切迫（後來才知道要趕着寄回上海出版，）見我沒有立

即寄還，竟寄來了一張生了氣的明信片：

——「焚香三拜請，請你老先生把我的小說寄還罷。」

就是這樣的簡單的兩句，我一讀了，想起了他那兩條濃厚的眉毛。

十月又到了尾上了。

有一天中午時分，東平突然和魏猛克一道，到了我寓裏來。我那時剛好寫了一篇小文叫着七請，是答覆一些朋友的對於我們的詰難。雜文三號上把我寫給宇宙之歌的作者陳子鵠的兩封信發表了，出乎意外地竟引了同一集體內的類似攻擊的反應。七請便是那反應的反應。

我的眉毛雖然沒有東平的那樣粗，但稀疏地也有幾根。對於詰難的文字之答覆，自然也不免要把幾根稀疏的眉毛略略顫動一下的。

他們是吃了中飯來的，我讓他們看着七請，各自去吃中飯去了。

七請本只是三千字來往的文章，在我把一頓中飯吃完了再回到他們的面前來時，不用說是已經被他們看完了的。文中有幾號略略過火的地方，東平都勸我改削了。

我到這時又才明白地認識得，東平不僅有一付濃厚的眉毛，更還有一雙慈祥而有情熱的眼睛。

在第三天上，東平踐了他對於我的口約，把他的小說集沈鬱的梅冷城郵送來了。

一共是三篇故事——

沈鬱的梅冷城

麻六甲和神甫

十枝手槍的故事

我仍然是在麵包壓迫之下，但東平這個集子卻使我想起了一位舊時代的猶太人的話：人的生活不是專靠着麵包。

晚上，麵包先生把我的頭腦蹂躪得來就像炎天下的柏油路，快要發火的時候，我把他的集子繙來在電光下展開，奇怪，他的小說竟有了撒水車的功效。

因此我便生出了一個貪心，想看他所已經發表過的一切作品，並同時想知道一些他的學習創作的路徑。

我這個貪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他給了我一封二千多字的長信敘述他的學習創作的過程（這封信我要替他保存着，等到將來可

以發表時替他發表。原來他受影響最深的是高爾基和巴比塞。此外如王爾德、鮑特萊爾、尼采、莫泊桑、托爾斯泰等人都給與了他不少的影響。我現在把對於他自己的「預期」摘錄下來罷：

「我的作品中應包含着尼采的強者，馬克思的辯證，托爾斯泰和聖經的宗教，高爾基的正確沉着的描寫，鮑特萊爾的曖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確又英勇的格調。」

單這一句話可見得東平的抱負之不凡，而他的詩人的氣質是異常濃厚的。

他已經發表過的作品，大抵都已經給我看了一遍，如通訊員、兔子的故事，如賭徒，如羅平將軍的故事，如福羅斯基等，都可以看出有一貫的基調，向着他自己所懸的「預期」在進行；然而距離，不用說是還相當的遠。那些矚視儼然是互相矛盾的一批要素，要辯證地有機地綜合起來，非有多方面的努力是難以成功的。

有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要想達到這個目標的努力所課與於東平者的苦悶當然不小。他自己說：

「我是一把劍，一有殘缺便應該拋棄；我是一塊玉，一有瑕疵便應該自毀。因此我時時陷在絕望中……我幾乎刻刻在準備着自殺。」

這是醉心於 *all-or-nothing* 者所共通的苦痛，我自己覺得很能够了解。

真的，東平啊，我真希望你成爲一無殘缺的長劍，而且飾着無瑕疵的玉。假使辦不到這步田地而你便

筋疲力盡了時，我率性希望你——『自殺。』

但這『自殺，』不用說，是也要採取強者的態度。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癰

十天前在胸部右側生了一個小癰子，沒有十分介意。誰期它一天一天地長大，在五天前竟大到了我自己的一掌都不能含蓋的地步了。隨便買了點伊邪曲爾軟膏來塗抹了半天，痛既相當，更有些作寒作冷。沒有辦法，只好在第二天清早破點費，跑到近處的外科醫生去，請他替我診看。

醫生說，是 *Bösaartige* (惡性) 的 *Carbunkel* (癰)。

我希望他替我開刀，但他要再看一下形勢才能定。他用太陽燈來照了十幾分鐘，取了我二圓六十錢，教我要好生靜養，切不可按壓，如再膨脹下去，會有生命之虞。靜養得周到時，三禮拜工夫便可望治好。

我自己也學過醫，醫生所說的話我自然是明白的，這不用說更增長起了我的憂鬱。爲着一個小癰子而丟命，當然是誰也不會心甘；爲着一個小癰子要費三個禮拜的靜養和治療，這也使我不得不感受精神上的頭痛。

算好，鄰家的一位鋁器工場的工頭有一架太陽燈，我的夫人便去向他借了來。

自己用紫外光線來照射，一天照它兩次，每次照它二三十分鐘。餘下的時間除掉勉強起來吃三頓淡

飯之外，便只靜靜地癱睡在床上。范增疽發背的故事，總是執拗地要在大腦皮質上盤旋。而更有一個執拗的想念是，我覺得我們中國人的白血球好像也已經變得來只曉得吃自己血裏的赤血球，不會再抵抗外來的細菌了。不然，我這個癩子，否，這個癱，何以總是不化膿？

膿——這在我們有醫學經驗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羣陣亡勇士的遺骸。我們的白血球是我們的「身體」這座共和國的國防戰士，凡有外敵侵入，他們便去吞食它，待吞食過多時卒至於丟命，於是便成爲膿。我們不要厭惡這膿吧，我們了解得這膿的意義的人，是應該以對待陣亡將士的莊嚴感對待它的。

我這個癱不見化膿，難道我們中國人的白血球，真真是已經變到了不能抵抗外敵的麼？自己的臉色，一天一天地蒼白下去了，這一定是白血球在拚命吃自己的赤血球的原故，我想。爲着一個小癩子，說不定便有丟命之虞，這使自已有時竟感傷得要涔涔落淚。

——媽的，我努力一輩子，就這樣便要死了嗎？而且是死在不願意在這兒做泥土的地方！……

今天清早起了床來，覺得痛覺減輕了。吃了早飯後，自己無心地伸手向患處去摸了一下，卻摸着了一指的溫潤。伸出看時，才是膿漿。這一快樂真是不小：我雖然是中國人，我自己的白血球依然是有抵抗外敵的本領的！原來我的癱已經出了膿，浸透了所護着的藥綿和藥布。自己過分地高興了起來，便索性把衣裳

脫了，把患處的藥布藥綿也通同剝掉了。取了一面鏡子來，自己照視。

灘先生的尊容——一個附在自己胸側的剝了皮的紅番茄，實在不大中看。頂上有幾個穴孔，充滿着淡黃色的軟體，又像是膿，又像是脂肪。自己便索性用一隻手來把硬結的一隅按了一下。一按，從一個穴孔中有灰黃色的濃厚液體冒出。這才是真正的膿了。我爲這莊嚴的光景又感傷得快要流眼淚。你們究竟不錯，這一大羣的陣亡勇士！你們和外來的強敵抗戰了足足十日，強敵的威勢減衰了下來，你們的犧牲當然也是不會小。一面感慨，一面用指頭盡力地罩壓，真真是滔滔不盡地源源而來，真是快活，真是快活，這樣快活是我這十年來所未有。

自己打着赤膊，坐在草蓆上，一手承着鏡子，一手按着灘，按了有半個鐘頭的光景，蘸着膿汁的藥綿積滿了一個大碗。假使沒有郵差送了一些郵件來，我的按壓仍然是不會中輟的。

郵件也都順手拉來看，其中有一件是東方文藝的第二期。我把封皮破開，把雜誌的內容也流水地繙閱了一下，覺得內容是相當充實，編者在蒐集上確是費了不小的苦心。但可惜印刷的技術太低級，編輯的經驗還不十分充分，這卻使內容減色不少。

編製一種刊物等於在做一種藝術品，印刷是不可不講究的。即使印刷差池得一點，編輯者的經驗如

充分，也多少可以補救。內容的配置，排比，權衡，不用說要費一番苦心；就是一個標題的寬窄，一條直線的粗細，都要你費一些神經的歎動。要有一個整個的諧調，一個風格，然後那個刊物才是一個活物。內容就平常得一點，就如家常便飯而弄得潔白宜人，誰都會高興動箸。但如棹椅既不清淨，碗盞又不潔白，筷子上有些蠅糞，醬油裏混些豬皮，大碗小盤，熱吃冷吃，狼藉在一桌，不怕就是山珍海味，都是不容易動人食興的。編輯者除盡力拉稿選稿之外，對於編輯技術是應該加倍地用點工夫。這倒不是專為東方文藝而言，我覺得國內有好些刊物，說到編輯技術上都不能及格。新出的刊物以譯文作家兩種的編輯法為最好。在日本由魏孟克編出的雜文質文還可觀，但質文第五期是在上海編輯，將來的成績如何就不敢保險了。

把東方文藝繙着，最後卻繙到了目錄前，封面後的廣告面來，又看見了那新鐘創作叢刊的預約廣告。那廣告在三個月前早就看過的，裏面公然有一種是我的歷史小品集，而且定價「四角半」。我最初看見時委實吃了不小的一驚，我不知道幾時寫了那樣多「歷史小品」竟能成「四角半」的「集」。

「歷史小品」究竟是什麼？是指的我近年所寫的孔子吃飯，孟夫子出妻之流嗎？但發表了的共總只有三篇，「品」則有之，那裏便會「集」得起來呢？

「集」不起來的事情，那登預約的人後來似乎也明白了，記得不久在一本書後面所見到的同一

「叢刊」的預約廣告，「歷史小品集」已經刪去了「集」字而成爲了「歷史小品。」

其實就「品」也「品」不起來的。真好！我一繙到東方文藝的目錄前，封面後的新鐘創作叢刊預約廣告來，那兒不是已經又把「品」字也刪掉了嗎？

歷史小

郭沫若

四角半

循着這一字遞減例，這預約廣告再登三回，我相信會是

歷史

郭沫若

四角半

歷

郭沫若

四角半

郭沫若

四角半

九九歸元，「郭沫若」的價值弄來弄去只值得「四角半。」

好的，有「四角半」存在新鐘書局，再隔十年，我要叫我的孩子們向他們用複利算去討賬。

這些都是後事，暫且不提，卻說這「歷史小」三個字確是一個天啓。

真的，「歷史」實在是「小」！大凡守舊派都把歷史看得大。譬如我們的一些遺老遺少，動不動就愛

說「我們中國自炎黃以來有五千年的歷史。」炎黃有沒有，且不用說，區區「五千年」究竟算得什麼！請拿來和人類的歷史比較一下吧，和地球的歷史比較一下吧，和太陽系統的歷史比較一下吧，和銀河系宇

宙的歷史比較一下吧。……「五千年」抵不上和大富豪卡爾疑比較起來的我身上的五個銅板。

其實只要是歷史，都已經是有限的。儘管就是銀河系宇宙的歷史，和無限的將來比較起來，總還是「小」。

「歷史小」——的確，這是一個名言，一個天啓。

中國雖然有五千年的歷史，那五千年中所積蓄的智慧，實在抵不上最近的五十年。譬如白血球吃細菌的這個事實，我們中國的古人曉得嗎？又譬如「歷史小」這句名言，我們中國的舊人能理解嗎？

總之，「歷史」真真是「小」。準此以推，有了「歷史」的人也一樣是「小」。

古代的大人物，其實大不了好多，連我們現代的小孩子所有的知識，他們都沒有。

愈有「歷史」者，人愈「小」。

愈有將來者，人愈大。

古代的人小於近代的人。

年老的人小於年青的人。

這些是由「歷史小」這個公式所可導誘出來的公式。

我讀過艾蕪的南行記，這是一部滿有將來的書。我最喜歡松嶺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

是應該放在年輕的一代人身上的。」這句話深切地打動着我，使我始終不能忘記，這和「歷史小」這個理論恰恰相為表裏。

真的，年青的朋友們，我們要曉得「歷史」實在「小」。

把年老的人當成偶像而崇拜，決不是有志氣的青年人所當為的事。

我今年已經四十五歲了，雖不能算得一個老頭子，也可算得半個老頭子。自己的山頂怕早已爬過了，即使還沒有爬過，再爬也爬不了好高。

孔夫子還聰明，他知道說：「後生可畏。」

老實講，我自己是恨我已經不能再做得「可畏」的「後生」。

我希望比我年輕的人都要使得我生畏。

在「歷史小」三字中感到了天啓，把潰癱的快樂拋棄了，立刻跑進自己的工作室裏來，提着一枝十年相隨的 Parker 在這原稿紙上橫衝直闖的寫，一寫便寫了將近四千字。然而寫到這裏，仍然感覺癱的內部在一扯一扯的痛。

我這時又把癱部摸了一下，剛才壓消了的腫，不知幾時又恢復了轉來。

外敵的勢力是還沒有衰弱的，我的英勇的白血球們又擁集到前線在作戰了。

醫生是警戒過我『切不可按壓』的，我貪一時的快樂按壓了半個鐘頭，又為一時的心血來潮而弓着背來寫了這篇半天文章。媽的，該不真『有生命之虞』吧？

然而——

『朝聞道，』孔子曰，『夕死可矣。』

我清早聞得『歷史小』之道，即使今天晚上死就死於癱，我也是值得的！值得多少呢？

定價——

『四角半』

預約——

倒貼郵票二分奉送。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負癱草。

太山朴

——「太山朴又開了一朵花啦！」

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清早，內子在開着窗戶的時候，這樣愉快地叫着。

我很驚異，連忙跑到她的身邊，讓眼睛隨着她的指頭看去，果然有一朵不甚大的潔白的花開在那幼樹的中腰處的枝頭。

太山朴這種植物，——學名叫 *Magnolia Grandiflora* ——是屬於木蘭科的常綠喬木，據說原產地是北美。這種植物，在日本常見，我很喜歡它。我喜歡它那葉像枇杷而更滑澤，花像白蓮而更芬芳。花，通常是在五六月間開的。花輪甚大，直徑自五六寸至七八寸。

六年前買了一株樹秧來種在庭前的空地裏，樹枝已經漸次長成了。在今年的五月下旬開過一朵直徑八寸的處女花，曾給了我莫大的喜悅。

但是離開花時已經兩月以上了，又突然開出了第二朵花來。
這的確是一種驚異。

我自己的童心也和那失了花時的花一樣，又復活了。我趕快跑下園子去，想把那開着花的枝頭挽下來細看，吟味那花的清香。

然而，不料我的手剛攀着樹枝，用力並不猛，那開着花的枝，就從那着幹處發出了勃察的一聲——這一聲，真好像一枝箭，刺透了我的心。

我連忙把樹枝撐着，不讓它斷折下來，一面又連忙地叫：「樹枝斷了，趕快拿點繩子來吧！」

內子拿了一條細麻繩來，我用頭把樹枝頂着，把它套在幹上。

內子又尋了一條布片來，敷上些軟泥，把那傷處纏縛着了。

自己的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懊悔。

——「這樣熱的天氣，這條枒枝怕一定會枯的，」我淒切地說。

但最初的驚異仍然從我的口中發出了聲音來：「爲什麼遲了兩個月，又開出了這朵花呢？」隱隱有點迷信在我心中蕩漾着，我疑是什麼吉兆，花枝斷了，吉兆也就破了。

——「大約是因爲樹子嫩，這朵花的養分不足，故爾失了花時，」內子這樣平明地對我解說。

或許怕是吧。今年是特別熱的，大約是三伏的暑氣過於嚴烈，把這朵花壓迫着了。好容易忍到交秋，才突破了外壓和它所憧憬着的陽光相見。

然而，可憐的這受了壓迫而失了時的花，剛得到自行解放，便遭了我這個自私自利者的毒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



達夫的來訪

不還像昨天一樣的嗎？轉瞬已經是去年十一月的中旬了。

是黃昏時分，鄰近的一位醫生到我寓裏來，正在談着些醫療上的問題，突然在「玄關」門口現出了達夫的身子。

——「哦，達夫來了！」我自己喜不禁地叫了出來。

達夫和十年前一樣，一點也沒改變。呈着滿臉的喜色，而且發着愉快的聲音，在和跟在他的後面從鄰家趕回園子裏來的內子講話。

我走到「玄關」口去迎接着，另外還有一位日本人同路，在黃昏中沒認出是誰，反是他先向我寒暄，才辨出了是改造社的S。

S自然是替達夫作嚮導來的，我請他們上來，但S卻推卻着說：

——「突如其來的，真是失禮。今晚社長同達夫先生接風，在這個機會上一定要請先生出席。我們是坐着汽車來迎接先生的，請務必準備好，我們立刻就走。」

這真有點『突如其來。』我自己躊躇了一下，因為就是這位S不久才寫過信來，要我在十二月號的改造雜誌上做篇文章，我託故謝絕了，現在突然受他們的招待，覺得有點難乎爲情。但又想到達夫新來，他們都那樣誠懇地歡迎他，並遠道坐起汽車來接我，我不出席，似乎也說不過去。結果是決定了和他們一道去。

把先客的醫生送走了，自己在把和服換成洋服的時候，讓內子陪着達夫和S在庭前的園子中談話。園子裏滿地的鸚哥紅(Silvia)還紅得透旺，S的聲音在那兒讚美。

——『鄉下究竟比東京暖和啦，東京的四郊現在是什麼草花也不見了。』
達夫在和兒女們打話。

——『這孩子總還記得我，在上海和廣東時我們抱過他。』他說的是中學三年的第三子的阿佛。——
『還有大的兩個呢？』他在問在東京住着寄宿舍的阿和阿博，他們要在禮拜日才偶爾回來的。——『這女孩子竟長得這麼大了。小學六年生？』這說的是四女的阿淑，已經十三歲了。

只有頂小的一個鴻兒，是五年前在這邊生的，達夫是第一次見面。但那孩子和他真是一見如故，當我把衣服換好，走下庭園時，孩子已經在扭着達夫，要他把他一一道帶到東京去。

夜色帶點蒼茫的意味襲來，隨着達夫與S匆匆出門，上了汽車。

達夫在掩閉汽車門時，對着送到車旁來的內子說：

「禮拜再來，看大的兩個孩子。」

汽車跑了一段田舍路，竄進市川市頭的時候，六街都已經上着燈火了。跑了有三十分鐘的光景，沿着一條大路，竄入了東京的不夜城。

達夫在車上告訴我，我們的目的地是先到改造社，當晚爲編譯魯迅全集正在開會，有佐藤春夫諸人在座。又提到當時在報紙上流傳着的仿吾的死耗，但我們都一致着以爲不確。

到了京橋的改造社，下車，上了樓，從臨街的樓房中出來一位矮胖中年人，把我們迎接着。那人自己先行介紹着，是改造社的社長Y。我是第一次見面的，看他在那精幹的眉宇間卻掩不住有一抹頹唐的憂愁，就好像是日本集納主義者的象徵。

房裏兩壁堆着打着紙包的書，正中豎放着一張長桌，桌上堆了幾段魯迅的作品集，桌的四周圍着十來個人，的確有佐藤春夫在座。其他認得的居半數以上。

編譯會是剛好開完了的神氣，擬定了幾張目錄放在桌上。

社長Y先向我說：「請過目一下吧，有不周到的地方務望指教。」

我捧了一張目錄來細看了一遍，凡是魯迅已發表過的著作是全部羅致了的。又看到其中有『書簡』的一類。

Y要我參加一點意見，我想到南京的新民報正在發表着魯迅給李秉中的書簡，便向他們報告了。Y不以此爲滿足，叫我不客氣再說一些。我便想到魯迅所蒐集的許多的隋唐墓志銘來。這一部分的蒐集我本沒有看見過，四年前上海的內山老板曾到東京向文求堂的主人談起，言魯迅有發表的意思。事後文求堂的主人才對我說及，言因分量太大，出版經費不資，故未實現。我想到這層來，覺得這一定是很好的歷史研究的資料，便又向着大家報告了一番，明知那種樸學式的內容，和集納型的改造社是不大相合的。說了之後，果然沒有得到什麼反響。接着我又真正不客氣地說了幾句話，我說：機會是很難得的，乘着出全集的機會，最好是把魯迅未發表的遺著全部都蒐羅起來。我看，向北平的周作人請教，一定會有好的結果的。

……

但當我的話還沒有十分說完，社長Y搖起頭來了，同時又把兩隻手背挨攏一下又分開來了，他說：「他們兩弟兄是這樣的啦，魯迅的葬儀時，周氏沒有親臨，並且連弔電也沒有。」

我很想再說一句，叫作『至親無文。』話都溜到了唇邊了，但又吞了下去。同時，我又想到我自己也沒有弔電的，聽說上海有一部分的人也因此對於我有所責備。我這『無文』當然又說不上『至親，』事實

上是住在鄉間，過海電報不知怎麼打，更想到拍電致弔本在表示自己的哀感，只要自己真實地感着悲哀，又何必一定要表示，因此也就節省了幾個錢。

然而弔電的有無，事實上纔有那麼的嚴重！

停不一會，桌上的書籍通同收拾了，又來了一兩位客人。結局是分乘了三部汽車，把主客全部十一人（有些社員沒有參加，連坐汽車來接我的S都沒在，）運到了一處日本料理店，但那是什麼店名，是在東京的那一個方角，都不曾問及。祇是照那坐場看，達夫所受的是中等優待。

飲了不少的酒，談了不少的天，有一位滿漂亮的似乎是「藝伎」也來侑過一次酒，彈過三絃，唱過歌。在要罷席時已經是九點鐘過了。

主人吩咐店裏的侍女拿了些斗方來要大家題字，我自己也寫了好幾張。

達夫坐在首席上，我是坐在他的旁邊的，他也叫我寫一張給他。

我拿着筆踟躕了一下，結局是寫出了下面的四句：

「十年前事今猶昨，攜手相期赴首陽。

此夕重逢如夢寐，那堪國破又家亡。」

第四句，開始想寫成「廣陵散絕倍蒼涼，」以嵇康喻仿吾，嵇康臨刑自歎「廣陵散於今絕矣。」但念到消息本不確，便率性誇張一下，改成了國破家亡之句。

讀過我的創造十年的人，大約總可以了解「相期赴首陽」的那個典故吧。

那已經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了。時當暑假，我和達夫兩人同在上海。那時創造季刊創刊號出版已三閱月。有一晚同往四馬路的泰東書局去會趙南公，問到雜誌的銷路，據說初版二千份還剩下五百沒有賣完。聽了這句話，兩人都感慨得什麼似的，約着在四馬路上的酒店裏去喝酒，一連喝了三家店子。昏昏瞶瞶，淒寂寂的回到靜安寺路的住所去，沿途曾自比爲「孤竹君之二子。」

——「記得麼，首陽山的故事？」我把詩寫好了，交給達夫時，這樣問他。

——「記得啦，孤竹君之二子啦。」達夫毫沒假思索地回答着。

十一月二十九號是禮拜，在將近黃昏的時候，達夫一個人果然來了。他說孩子們沒吃好飲食，太可憐，要把我們一家人都約到東京去吃中國菜。

住在東京的兩個小孩子只有阿博回來了。結果是我與阿博阿佛同達夫一路往東京，在神田的一家北京館子裏吃夜飯。

我懶得換洋服，以爲縱橫是自家人，便隨意穿着和服了事。但套在和服上的『英邦納斯』(Inverness)，日本人所慣用的大衫，我是沒有的。

到了神田，達夫怕我着涼，在一家洋貨店裏買了一條駱駝絨的頸巾來送我。他這厚意，真是使我感激，想到了古人的解衣推食之舉。

十二月六日的禮拜，天氣很晴朗。上午十點過鐘的光景，我正在別室裏寫着一篇東西，阿佛走來報告說：「有客來了，是那天晚上請吃飯的叔叔。」

達夫又是一個人走來的。他見了我，第一聲便是：「我昨天的講演被警察禁止了。」

達夫在五號午後有講演，我是知道的，主催者是一部份研究中國文學的日本文士，其中有一部分特別是崇拜達夫的人，演題是關於中國的詩。我想無論怎樣是沒有被禁的理由的。

「怕是你講了些什麼激烈的話吧？」我這樣說。

「在沒開講之前便被禁止了的啦。」

「是這樣，那一定是主催者的手續沒有辦妥。」

「講演雖被禁止了，可會着了幾位舊友。一位是村松梢風，一位是林芙美子，他們說在十二號要

請我吃飯。同時要請你出席，回頭會有請帖來。又還有日本筆會，在十六號晚上請我，也要請你，大約不久也會有正式的請帖來的。」

達夫很明朗地說着。

——「你今天可有什麼先約沒有呢？」

——「今天可沒有的。」

——「那嗎，我們可以暢談一天了。」

但達夫要求到外邊去散步。因此還連獻茶的機會都沒有，便同他兩人一道走出。

臨行時，內子拿了三塊錢給我，說：「這作爲你們的中膳費，在市內去用中膳，用了再回來。」

朝西，取着鄉僻的背徑向真間山走去。山離江戶川不遠，雖然不高，但是，是東京附近的唯一的山。山上有座佛寺，有些森森的林木。在那寺前的高墩上，達夫和我同去立了一下，倚着一株古老的深松。

江戶川兩岸的情景在一望之中。川上橫列着三條鐵橋。南端的一條通着省線的電車和火車，中間的一條通着汽車和行人，北端最近的一條是私營電軌所通貫着的。交通照例是絡繹不絕。隔河雖便是東京，然而新市區，依然是一望的田疇，離殷盛的舊市區還相當的遠。

佇立了一會，又取背逕插向江戶川畔。川上有高大的隄，寬廣而坦直。冬陽頗暖，江風亦無寒意，與達夫

並肩而行，用着母國話談着些無足重輕的往事。然而這在我是十年以來所未有的快活。

話頭本無足輕重，自然值不得紀錄，有好些，也就和那拂面的江風一樣，吹過後便毫無痕影了。只記得達夫說到他打算到歐美去遊歷，回國後想尋個機會來，實現這個計畫。這層，我是極端贊成的。我看達夫的使命依然是做個文藝作家，與其爲俗吏式的事務所糾纏，寧應該隨時隨地去豐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凡是達夫的友人，怕應該注意在這一點，玉成達夫的志願的吧。

達夫說，他以後打算多取歷史的題材來做長篇的創作。這自然是該走的一條路。他又說他打算用舊詩的形式來盡量表現新的現象。這種黃公度路的重踐，我卻沒有表示出什麼可否的意見。

在堤上可走了一個鐘頭的光景，起初是溯江而上向着北行，後來是順流而下向着南走。中午時分了，折入市中，走到了一家『蒲燒』店去。所謂『蒲燒』，日本音是讀爲 *Kabayaki* 的，是用文明火烤鰻魚片，塗有醬汁。這東西頗可口，就是不能吃日本菜的人，這『蒲燒』和牛肉鍋，都是可以吃的。

『孤竹君之二子』登上了一間小樓房。不僅吃了『蒲燒』而且還喝了好些酒。結局是費了兩個鐘頭的時間，吃了六塊多錢。錢，不消說，又是叔齊先生付的。

達夫這次來日本，前後滯留了足足一個月。他來我寓裏共有這三次。此外由日本人的招待，在東京也

和他會見過三次。他是十二月十七號的早晨離開東京的。我曾趕着跑到東京驛去送行，趕到時已經是發車的哨子響着的時候了。由三等列車趕過二等列車，在每個車門和窗口上都沒看見達夫，我還以為他是臨時改了期。開動着的車子和我擦身過着，在最後的一等車的車尾的涼台上才看見了達夫。他一個人立在那兒，在向着人揮帽。

我折回頭跟着車子趕了幾步，大聲地喊了幾聲「達夫！」也向他揮着帽。

但在那稠雜的人羣中，他是否看見了我，並是否聽見了我的聲音，我是不知道的。

我的心中偶然又浮上了「廣陵散絕倍蒼涼」的那句話來，我失悔寫給達夫的那首詩，第四句沒有用這一句。

一九三七年正月八日。

斷線風箏

——紀念于立忱女士

「碧落何來五色禽，長空萬里任浮沉。只因半縷輕絲繫，辜負乘風一片心。」

這是立忱詠風箏的一首七絕。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達夫要離開東京的前夜，日本筆會招待他，並請我作陪。在席散後，我把達夫拉到澁谷的立忱寓裏去，她當晚把這首詩寫給了我們看。

我覺得詩還不錯，達夫也說好。

我當時有點感觸，也就胡亂地和她一首。立忱立即拿出一張斗方來要我寫，我也就寫了給她。我的和詩是：

「橫空欲縱又遭禽，挂角高瓠月影沉。安得姮娥宮裏去，碧海晴天話素心。」

但我把題目改爲了斷線風箏。

立忱連說：「格調真高，格調真高。」

達夫沒有說什麼。我自己卻明白地知道，不外是打油而已。

達夫當晚也爲立忱寫了一張斗方，但他沒有和，只寫了一首舊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辭不能記憶了。我回千葉的時候，他們送我到澁谷驛。步行的途中也把輕絲斷線一類的話頭來作過笑話。

在澁谷驛前一家快要閉店的飲食店裏，達夫一個人還喝了兩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紅茶陪他。

我一個人回到鄉下的寓居時，已經是一點過鐘了。

是沒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懸在正中。

立忱死後已十日，很想寫點文字來紀念她，什麼也寫不出。只她的詠風箏和我的斷線風箏總執拗地在腦子裏縈迴。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園子裏的太山朴，又開了第一朵白花的清晨。

第六輯：

芍藥及其他



芍藥及其他

芍藥

昨晚往國泰後臺去慰問表演屈原的朋友們，看見一枝芍藥被拋棄在化妝桌下，覺得可惜，我把它揀了起來。

枝頭有兩朵格都，都還沒有開；這一定是爲屈原製花環的時候被人拋棄了的。在那樣雜踏的地方，幸好是被拋在桌下沒有被人踐踏呀。

拿回寓裏來，剪去了一節長梗，在菜油燈上把切口燒了一會，便插在我書桌上的一個小巧的白磁瓶裏。

清晨起來，看見芍藥在瓶子裏面開了。花是粉紅，葉是碧綠，顫蕨蕨地向着我微笑。

水石

水裏的小石子，我覺得，是最美妙的藝術品。

那圓融，滑澤，和那多種多樣的形態，花紋，色彩，恐怕是人力以上的東西吧。

這不必一定要雨花臺的文石，就是隨處的河流邊上的石磧都值得你玩味。

你如蹲在那有石磧的流水邊上，肯留心向水裏注視，你可以發現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

那個世界實在是絢爛，新奇，然而卻又素樸，謙抑，是一種極有內涵的美。

不過那些石子卻不好從水裏取出。

從水裏取出，水還沒有乾時，多少還保存着它的美妙。待水分一乾，那美妙便要失去。

我感覺着，多少體會了藝術的祕密。

四、十二。

石池

張家花園的怡園前面有一個大石池，池底傾斜，有可供人上下的石階，在初必然是鑿來做游泳池的。

但裏面一珠水也沒有。因爲石縫砌得嚴密，也沒有迸出一株青草，蒸出一錢苔痕。

我以前住在那附近，偶爾去散散步，看見鄰近駐劄的軍隊有時也就在池底上操練。這些要算是這石池中的暫時飛來的生命的流星了。

有一次敵機來襲，公然投了一個燃燒彈在這石池裏面，炸碎幾面石板，燒焦了一些碎石。彈坑並不大，不久便被人用那被炸碎了的碎石填塞了。石池自然是受了傷，帶上了一個癍痕。再隔不許久，那個癍痕卻被一片片青青的野草遮遍了。石池中竟透出了一片生命的幻洲。

四月二十六日晨。

母愛

這幅悲慘的畫面，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是三年前的五三那一晚，敵機大轟炸，燒死了不少的人。

第二天清早我從觀音岩上坡，看見兩位防護團員扛着一架成了焦炭的女人屍首。但過細看，那才不只一個人，而是母子三人焦結在一道的。

胸前抱着的是一個還在吃奶的嬰兒，腹前拳伏着的又是一個，怕有三歲光景吧。母子三人都成了骸炭，完全焦結在一道。但這只是骸炭嗎？

一九四二年四月卅日晨。



銀杏

銀杏，我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爲什麼又叫公孫樹。但一般人叫你是白果，那是容易了解的。

我知道，你的特徵並不專在乎你有這和杏相彷彿的果實，核皮是純白如銀，核仁是富於營養——這不用說已經就足以爲你的特徵了。

但一般人並不知道你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進，你的花粉和胚珠具有着動物般的性能，你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了下來的神奇。

自然界中已經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但你依然挺立着，在太空中高唱着人間勝利的凱歌。

你這東方的聖者，你這中國人文的有生命的紀念塔，你是只有中國才有呀，一般人似乎也並不知道。我到過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華僑，你僑居在日本大約已有中國的文化僑居在日本的那樣久遠了吧。

你是真應該稱爲中國的國樹的呀，我是喜歡你，我特別的喜歡你。

但也並不是因爲你是中國的特產，我才特別的喜歡，是因爲你美，你真，你善。

你的株幹是多麼的端直，你的枝條是多麼的蓬勃，你那摺扇形的葉片是多麼的青翠，多麼的澄潔，多麼的精巧呀！

在暑天你爲多少的廟宇戴上了巍峨的雲冠，你也爲多少的勞苦人撐出了清涼的華蓋。

梧桐雖有你的端直而沒有你的堅牢；

白楊雖有你的葱蘢而沒有你的莊重。

薰風會媚嫵你，羣鳥時來爲你歡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當皓月流空，他們會在你腳下來聚會。

秋天到來，蝴蝶已經死了的時候，你的碧葉要翻成金黃，而且又會飛出滿園的蝴蝶。

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術師嗎？但你絲毫也沒有令人掩鼻的那種的江湖氣息。

當你那解脫了一切，你那槎枒的枝幹挺撐在太空中的時候，你對於寒風霜雪毫不避易。

那是多麼的嶙峋而又洒脫呀，恐怕自有佛法以來再也不曾產生過像你這樣的高僧。

你沒有絲毫依阿取容的姿態，但你也並不荒愴；你的美德像音樂一樣洋溢八荒，但你也並不驕傲；你的名諱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但你並不隱遁。

你的果實不是可以滋養人，你的木質不是堅實的器材，就是你的落葉不也是絕好的引火的燃料嗎？

可是我真有點奇怪了：奇怪的是中國人似乎大家都忘記了你，而且忘記得很久遠，似乎是從古以來。我在中國的經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沒有讀過中國的詩人詠讚過你的詩，我沒有見過中國的畫家描寫過你的畫。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你是隨中國文化以俱來的亘古的證人，你不也是以爲奇怪嗎？
銀杏，中國人是忘記了你呀，大家雖然都在吃你的白果，都喜歡吃你的白果，但的確是忘記了你呀。世間上也儘有不辨菽麥的人，但把你忘記得這樣普遍，這樣久遠的例子，從來也不曾有過。
真的啦，陪都不是首善之區嗎？但我就很少看見你的影子；爲什麼遍街都是洋槐，滿園都是幽加里樹呢？

我是怎樣的思念你呀，銀杏！我可希望你不要把中國忘記吧。

這事情是有點危險的，我怕你一不高興，會從中國的地面上隱遁下去。

在中國的領空中會永遠聽不着你讚美生命的歡歌。

銀杏，我真希望呀，希望中國人單爲能更多吃你的白果，總有能更加愛慕你的一天。

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三日。

蚯蚓

我是生於土死於土的蚯蚓，再說通俗一點吧，便是所謂曲蟠子，或者再不通俗一點吧，便是「安尼里陀」(Annolida)的一屬。

我的神經系統是很單純的。智慧呢？說不上。簡直是不能用你們人類——你們「活魔、撒騙士」(Homo Sapiens)的度量衡來計算。

因此我們並不敢妄想要來了解你們，但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們誤解或至少對於你們有關係的事物更能够了解得一點。

你們不是說是萬物之靈嗎？尤其是你們中的詩人不是說是「靈魂的工程師」嗎？那豈不又該是萬人之靈了？

前好幾天，下了一點雨，我在一座土牆下，伸出頭來，行了一次空氣浴。隔着窗子我聽見一位「靈魂的工程師」在朗誦他的詩：

——
蚯蚓呀，我要詛咒你。你的唯一的本領，就是只曉得打壞辛苦老百姓們的地皮。

詩就只有這麼幾句，但不知道是分成廿行卅行。聽說近來一行一字——甚至於有行沒字的詩是很流行的，可惜我沒有看見原稿。

詩翻來覆去的朗誦了好幾遍，雖然有幾個字眼咬得還不十分清楚，但是朗誦得確是很起勁。

照我們蚯蚓的智慧說來，這樣就是詩，實在有點不大了解，不過我也不敢用我們蚯蚓的智慧來亂作批評。但我們蚯蚓，在「靈魂的工程師」看來，才是這麼應該咀咒的東西，倒實在是有點惶恐。

我們也召開了一次詩歌座談會，根據這首詩來作自我批評。可我們蚯蚓界裏對於詩歌感覺興趣的蚯蚓，都不大十分注重這件事。

大部分的同志只是發牢騷，他們說：「活魔」是有特權的，只要高興咀咒，就讓他們咀咒吧。

有的說：我們生於土，死於土，永遠都擡不起頭，比這還有更厲害的咀咒，我也並不覺得害怕了。

有的又說：假設我們打壞地皮於他們是有害，那就讓這害更深刻而猛烈一點。

發了一陣牢騷沒有絲毫着落，我們還是要生於土，死於土，而且還要受「靈魂的工程師」咀咒。這實在是在活不下去了。我是這樣感覺着，因而便想到自殺。

「活魔」們喲，你們不要以為連自殺都是只有你們才能够有的特權吧，你們看吧，我們曲鱸子也是曉得自殺的。

不過我們的方法和你們的是正相反，你們是攢進土裏來或攢進水裏來，便把生命庾死了，我們是攢出土外或攢出水外去，便把生命解放了。

今天是我選擇來自殺的一天，我雖然曉得太陽很大，在土裏都感受着它的威脅，但我知道這正是便於自殺的一天。

我實在氣不過，我要剝奪你們「活魔」的特權。你咀咒我吧，我要用死來回答你。

我懷着滿懷的憤恨，大膽的從土裏攢出去，去迎接那殺身的陽光。

我一出土，又聽見有人在朗誦——哼，見鬼！我趕快想縮回去，但沒有來得及，那朗誦的聲音已經襲擊着我：

……達爾文著的腐植土和蚯蚓裏面曾經表彰過蚯蚓，說它們在翻鬆土壤上有怎樣重大的貢獻……

嚇？！我們還經過大科學家表彰過的嗎？我們在翻鬆土壤上才是有着很大的貢獻嗎？這倒很有意思，我要耐心着聽下去。

——蚯蚓吞食很多的土壤，把那裏面的養分消化了，又作為蚯蚓的糞，把土壤推出地面上來。在蚯蚓特別多的肥沃的園地裏面，每一英畝約有五萬匹之譜，一年之內會有十噸以上的土壤通過它們的身體

被推送到地面，在十年之內會形成一片細細耕耨過的地皮，至少有兩英吋厚……

對啦。要這樣才像話啦！這正是我們蚯蚓界的實際情形。我雖然已經感覺着太陽曬到有點難受了，但我冒着生命的危險，還要忍耐着聽下去。

——用達爾文自己的話說吧：『犁頭是人類許多最古而最有價值的發明之一，但在人類未出現之前，地面實在是老早就被蚯蚓們有秩序地耕耨着，而且還要這樣繼續耕耨下去，別的無數的動物們在世界史中是否曾經做過這樣重大的貢獻，像這些低級地被構造着的生物們所做過的一樣，那可是疑問。』我受着莫大的安慰，把自殺的念頭打斷了。太陽實在曬得太厲害，差一點就要使我動彈不得了，我趕快用盡全身的氣力，攢進了土裏來。

我在土裏漸漸喘息定了，把達爾文的話，就給含有養分的土壤一樣，在肚子裏咀嚼，愈咀嚼愈覺得有味。究竟是科學家和詩人不同，英國的科學家和中國的詩人，相隔得似乎比英國到中國的距離還要遠啦。平心靜氣的說，我們生在土裏，死在土裏，吞進土來，拉出土去，我們只是過活着我們的一生，倒並沒有存心對於你們人要有什麼好處，或有什麼害處。

因而你們要表彰我們，在我們是不虞之譽；你們要咀咒我們，在我們也是求全之毀。我們倒應該並不因為你們的表彰而受着鼓勵，也並不因為你們的咀咒而感到沮喪。

不過你那位萬物之靈中的「靈魂的工程師」喲，你那位蚯蚓詩人喲，一種東西對於自己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你至少是有靈魂的。當你要咀咒，或要開始你的工程之前，請先把你的靈魂活用一下吧。

或許你是不高興讀科學書，或許甚至是不高興什麼達爾文；因為你有的是屈原、杜甫、荷馬、莎翁。這些人的作品你究竟讀過沒有，我雖然不知道，但你是替老百姓說話啦，那就請你去問問老百姓看。

老百姓和我們最爲親密，他也是生於土而死於土，可以說是你們人中的蚯蚓。

幾千年來，你們的老百姓曾經咀咒過我們嗎？他曾經咀咒過我們，像蝗蟲，像蝨賊，像麻雀，像黃鱔，乃至像我們的同類螞蝗嗎？古今中外的老百姓都不曾咀咒過我們，而你替老百姓說話的人，你究竟看見過鋤頭沒有？

老百姓自然也不曾稱讚過我們，因為他並沒有具備着阿諛的辭令，不像你們詩人們動輒就要讚美杜鵑，同情孤雁那樣。

其實杜鵑是天生的侵略者，你們知道嗎？它自己不築巢，把卵生在別個的巢裏，讓別的鳥兒替它孵化幼雛，而這幼雛還要把它的義兄弟姊妹擠出巢外，讓它們夭折而自己獨佔養育之恩，你們知道嗎？

離羣的孤雁是雁羣的落伍者，你們知道嗎？你們愛把雁行比成兄弟，其實它們是要爭取時間，趕着飛到目的地點，大家都盡所有的力量在比賽，力量相同，故爾飛得整齊一劃，但假如有一隻力弱，或生病，或負

傷，它們便要置之不顧，有時甚至要羣起而啄死它。這就是被你們讚美而同情的孤雁了，你們知道嗎？你們不顧客觀的事實，任意的讚揚咀咒，那在你們誠然是有特權，但你們不要把我做蚯蚓的氣死了吧。

不要以為死了一批蚯蚓算得什麼，但在你們的老百姓便是損失了無數的犁頭啦。

我們是生於土而死於土的，有時你們還要拿我們去做釣魚的餌，但不必說，就是死在土裏也還是替你們做肥料，這樣都還要受咀咒，那就難為我們做蚯蚓的了。

但是我現在只不過是這樣說說而已，我是已經把自殺的念頭拋去了的。達爾文的話安慰了我，從死亡線上把我救活了轉來。我還是要繼續着活下去，照他所說的繼續着耕耨下去。在世界史上做出一匹蚯蚓所能做到的貢獻。

我們有點後悔，剛才不應該一肚子的氣憤只是想自殺，更不應該昏天黑地的沒有把那位讀書的人看清楚。他是倚着一株白果樹在那兒站着的，似乎是一位初中學生。

我很想再出土去看清楚他來，但是太陽實在大得很，而且我生怕又去碰着了蚯蚓詩人的朗誦。算了吧，我要冷靜一點了，沉默地埋在土裏，多多的讓土壤在我的身體中旅行。明天會不會被那一位

「活魔」挖去做釣魚的餌，誰個能够保證呢？

小麻貓

我素來是不大喜歡貓的。

原因是在很小的時候，有一天清早醒來，一伸手便抓着枕邊的一小堆貓糞。貓糞的那種怪酸味，已經是難聞的；讓我的手抓着了，更使得我惡心。但我現在，在生涯已經走過了半途的目前，卻發生了一個心理的轉變。

重慶這座山城老鼠多而且大，有的朋友說：其大如象。

去年暑間，我們住在金剛坡下面的時候，便買了一隻小麻貓。霧期到了，我們把它帶進了城來。

小麻貓雖然稚小，卻很矯健。

夜間關在房裏，因為進出無路，它愛跳到窗櫺上去，穿破紙窗出入。破了又糊，糊了又破，不知道費了多少事。但因它愛乾淨，捉鼠的本領也不弱，人反而牽就了它，在一個窗格上特別不糊紙，替它設下布簾。然而小麻貓卻不喜歡從布簾出入，總愛破紙。

在城裏相處了一個月，周圍的鼠類已被肅清，而小麻貓突然不見了。

大家都覺得可惜，我也微微有些惜意：因為恨貓究竟沒有恨老鼠厲害。

三

小麻貓失掉，隔不一星期光景，老鼠又猖獗了起來，只得又在城裏花了十五塊錢買了一隻白花貓。

這隻貓子頗臃腫，背是弓的。說是兔子倒像些，卻又非常的濡滯。

這白花貓倒有一種特長，便是喜歡吃饅頭，因此我們呼之為「北京人。」

「北京人」對於老鼠取的是互不侵犯主義。我甚至有點替它擔心，怕的是老鼠有一天要不客氣起來，竟會侵犯到它的身上去的。

四

就在我開始替『北京人』擔心的時候，大約也就是小麻貓失掉後已經有一個月的光景，一天清早我下床後，小麻貓突然在我腳下纏綿起來了。

——啊，小麻貓回來了！它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回來了。

家裏人很高興，小麻貓也很高興，它差不多對於每一個人都要去纏綿一下，對於以前它睡過的地方也要去纏綿一下。

它是瘦了，頸上和背上都拴出了一條繩痕，左側腹的毛燒黃了一大片。

使小麻貓受了這樣委曲的一定是鄰近的人家，拴了一月，以為可以解放了，但它一被解放，卻又跑回了老家。

五

小麻貓雖然瘦了，威風卻還在。它一回到老家來依然覺得自己是主人，把『北京人』看成了侵入者。『北京人』起初和它也有點敵愾，但沒幾秒鐘就敗北了，反而怕起它來。

相處日久之後，小麻貓和『北京人』也和睦了，簡直就給兄弟一樣——我說它們是兄弟，因為兩隻都是雄貓。

它們戲玩的時候，真是天真，相抱，相咬，相追逐，真比一對小人兒還要靈活。

就這樣使那濡滯的『北京人』也活躍起來了，漸漸地失掉了它的兔形，即恢復了貓的原狀。

跳窗的習慣，小麻貓依然是保存着的。經它這一領導，『北京人』也要跟着來，起先試練了多少次，便失敗了多少次，不久公然也跳成功了。

三間居室的紙窗，被這兩位選手跳進跳出，跳得大框小洞；冬風也和它們在比賽，實在有些迎接不暇。人是更會讓步的，率性在各間居室的門脚下剜了一個方洞，以便於貓們進出。這事情我起初很不高興，因為既不雅觀，又不免依然替冷風開了路，不過我的抗議是在洞已剜成之後，自然是枉然的。

六

小麻貓回來之後，又相處了有一個月的光景，然而又失掉了。

但也奇怪，這一次大家似乎沒有前一次那樣地覺得可惜。

大約是因為它的回來是一種意外的收穫，失掉也就只好聽其自然了吧。

更好在『北京人』已被訓練成爲了真正的貓，而不再是兔子了。

老鼠已經不再跋扈，這更減少了人們對於小麻貓的思慕。

小麻貓大概已被人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吧，它是怎麼也不會回來的了。——人們也偶爾淡淡地這樣追憶，或談說着。

七

可真是出人意外，小麻貓的再度失去已經六七十天了，山城一遇着晴天便已感覺着炎暑的五月，而它突然又回來了。

這次的回來是在晚上，因為相離得太久，對人已經略略有點膽怯。

但人們歡喜過望，特別的愛撫它。我呢？我是把幾十年來對貓厭惡的心理，完全克服了。

我感覺着，我深切的感覺着：我接觸着了自然底最美的一面。

我實在是受了感動。

回來時我們正在吃晚飯，我拈了一些肉皮來餵它，這假充魚肚的肉皮，小麻貓也很歡喜吃。我把它的背脊撫摩了好些次。

我卻發現了它的兩隻前腿的脇下都受了傷。前腿被人用蔴繩之類的東西套着，把雙方脇部的皮都套破了，傷口有兩寸來往長，深到使皮下的肉猩紅地露出。

我真禁不住要對慘忍無恥的兩腳獸提出抗議。盜取別人的貓已經是罪惡，對於無抵抗的小動物加以這樣無情的虐待，更是使人憤恨。

八

盜貓的斷然是我們的鄰居：因為小麻貓失去了兩次都能夠回來，就在這第二次的回來之後都不安定，接連有兩晚上不見蹤影，很可能是它把兩處都當成了它的家。

今天是第二次回來的第四天了，此刻我看見它很平安地睡在我常坐的一個有坐褥的藤椅上。我不忍驚動它。

昨天晚上我看見它也是在家裏的，大約它總不會再回到那虐待它的盜窟裏去了吧。

九

我實在感觸着了自然底最美的一面，我實在消除了我幾十年來的厭貓的心理。

我也知道，食物的好壞一定有很大的關係，盜貓的人家一定吃得不大好，而我們吃的要比較好一些——至少時而有些假充魚肚騙腸胃。

待遇的自由與否自然也有關係。

但我仍然感覺着，這裏有令人感動的超乎物質的美存在。

貓子失了本不容易回來，小麻貓失了兩次都回來了，而它那前次的依依，後次的懊怯都是那麼的通乎人性。而且——似乎更人性。

我現在很關心它，只希望它的傷早好，更希望它不要再被人捉去。

連『北京人』我也感覺着一樣的可愛了。

我要平等的愛護它們，多多讓它們吃些假充魚肚。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

雨

六月二十七日屈原決定在北碚上演，朋友們要我去參觀，並把嬋娟所抱的一個瓶子抱去。這個燒賣形的古銅色的大磁瓶，是我書齋裏的一個主要的陳設，平時是用來插花的。

屈原的演出我在陪都已經看了很多回，其實是用不着再往北碚去看的，但是朋友們的辛勞非得去慰問一下不可，於是在二十六日的拂曉我便由千斯門趕船坐往北碚，順便把那個瓶子帶了去。

今年延綿下來了的梅雨季老是不容易開朗，已經斷續地下了好幾天的雨，到了二十七日依然下着，而且是愈下愈大。

二十七是星期六，是最好賣座的日期。雨大了，看戲的人便不會來。北碚的戲場又是半露天的篷廠，雨大了，戲根本也就不能上演。因此，朋友們都很焦愁。

清早我冒着雨，到劇社裏去看望他們，我看到每一個人的表情都沉悶悶地，就像那梅雨太空一樣稠雲層疊。

有的在說：「這北碚的天氣真是怪，一演戲就要下雨。聽說前次演天國春秋和大地回春的時候，也是

差不多天天都在下着微雨的。」

有的更幽默一些，說：「假使將來要求雨的時候，最好是找我們演戲了。」

我感覺着靠天吃食者的不自由上來，但同是一樣的雨對於劇人是悲哀，對於農人卻是歡喜。聽說今年的雨水好，小麥和玉蜀黍都告豐收，稻田也突破了紀錄，完全栽種遍了。

不過百多人吃着大鍋飯的劇人團體，在目前米珠薪桂的時節，演不成戲便沒有收入，的確也是一個偉大的威脅。

辦公室裏面雲衛的太太程夢蓮坐在一條破舊的台桌旁，沒精打采地在戲票上蓋數目字。桌上放着我所抱去的那個瓶子，呈着它那黝綠的古銅色，似乎也沉潛在一種不可名狀的焦愁裏面了。

突然在我心裏浮出了一首詩。

——「我做了一首打油詩啦。」我這樣對夢蓮說。

夢蓮立即在台桌上把一個舊信封翻過來，拿起筆便道：「你唸吧，我寫。」
我便開始唸出：

不辭千里抱瓶來，此日沉陰竟未開。
敢是抱瓶成大錯？梅霖怒洒北碕苔。

夢蓮是會做詩的，寫好之後她沉吟了一會，說：「兩個「抱瓶」字重複了，不大好。」說着她便把第三句改爲了：「敢是熱情驚大士。」她說：「是你把觀音大士驚動了，所以才下雨啦。」

——「那嗎，率性把「梅霖」改成楊枝吧。」我接着說。

於是詩便改變了一翻面貌。

鄰室早在開始排戲，因爲有兩位演員臨時因故不出場，急於要用新人來代替，正在趕着排練。夢蓮和我把詩改好之後走出去看排戲。

臨着天井的一座大廂房，用佈景的道具隔爲了兩半，後半是寢室，做着食堂的前半作爲了臨時的排演場。有三尺來往高的半壁作爲欄杆和天井隔着，左右有門出入。

在左手的門道上，靠壁有一條板棧，飾嬋娟的瑞芳正坐在那兒。

夢蓮把手裏拿着的詩給她看。

——「這「怒」字太兇了一點。」瑞芳看了一會之後指着第四句說。

——「我覺得是觀音菩薩生了氣啦，」我這樣說：「今天老是不晴，戲會演不成的。」

——「其實倒應該感謝這雨。」瑞芳說：「你看，演得這樣生，怎麼能夠上場呢？」

我爲她這一問略略起了一番深省。做藝術家的人能有這樣的責任心，實在是值得寶貴也唯其有這樣的責任心，所以才能夠保證得藝術的精進吧。

——「好的，我要另外想一個字來改正。」我回答着。

——「嬋娟出場了！嬋娟！」導演的陳鯉庭在叫，已經在開始排第四幕，正該瑞芳出場的時候。

瑞芳應聲着，匆匆忙忙地跑去參加排演去了。我便坐到她的坐位上靠着壁思索。我先想改成「遍」字。寫上去了，又勾倒過來，想了一會又勾倒過去；但是覺得仍舊不妥帖，便又改爲「透」字。「楊枝透洒北碚苔。」然而也不好。最後我改成了「惠」字。

剛剛改定，瑞芳的節目演完了，又匆匆忙忙的跑了過來。

——「改好了嗎？」她問。

我把改的「惠」字給她看。

——「對啦，這個字改得滿好，這個字改得滿好。」她接連着說，滿愉快而天真地。

夢蓮在旁邊似乎也在思索，到這時她說：「那嗎「驚」字恐怕也要改一下才好了。」

——『用不着吧？驚動了的話是常說的。』瑞芳接着說，依然是那麼明朗而率真。

雨到傍晚時分雖然住了，但戲是沒有方法演出的。有不少冒着雨從遠方來看戲的人，晚上不能回家，結果是使北碚的旅館，一時呈出了人滿之狀，『大士』的『惠』毫無疑問地，是普濟到了一般的小商人了。

第二天，二十八日，星期。清早九點鐘的時候，雨又下起來了。四處的屋簷都垂起了雨簾。同住在兼善公寓一院裏面的王瑞麟，把鯉庭和瑞芳約了來，在我的房間裏同用早點。

瑞芳突然笑着向我說：『那一個字又應該改回去了。』

我覺得這話滿有風趣。我回答道：『真的，實在是生了氣。』

瑞麟和鯉庭都有些詫異，不知道我們所說的是什麼。

我把故事告訴他們。同時背出了那首詩：

不辭千里抱瓶來，此日沉陰竟未開。

敢是熱情驚大士？楊枝惠洒北碚苔。

不過這個字終竟沒有改回去。因為不一會雨就住了，痛痛快快地接連又晴了好幾天。好些人在看肖

神，以爲屈原一定無法演出的，而終於順暢地演了五場。聽說場場客滿，打破紀錄，農人劇人皆大歡喜。惠哉，惠哉。

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



小皮篋

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七月十三日。

清早我一早起來去打開樓門，出乎意外的是發現了一個錢包夾在門縫裏。待我取來看時，更出乎意外的的是我兩年前所失去了的那個小皮篋。

一種崇高的人性美電擊了我。

兩年前，央克列維奇還在做着法國駐渝領事的時候。

因為他對於中國新文學有深刻的研究，又因為他的夫人尼娜女士會說日本話，我們有一段時期過從很密。

每逢有話劇的演出，我們大抵要招待他們去看，也招待他們看過電影的攝製，看過漢墓的發掘。

尼娜夫人是喜歡佛寺的，陪都境內沒有什麼有名的佛寺，遠遠招待他們去遊過一次北溫泉，登過縉雲山，以滿足她的希望。

他們也時常招待我們。在那領事巷底的法國領事館裏面有整飭的花園，有葱蘢的樹木，又因爲地址高，俯瞰着長江，也有很好的眺望。他們在那兒饗燕過我們，也作過好些次小規模的音樂會和茶會。

五月以後，空襲頻繁了起來。我們的張家花園的寓所在六月尾上被炸，便不得不搬下了鄉。不久法國領事館也被炸，央領事夫婦也就遷到清水溪去了。

我的日記還記得很清楚，是七月二十七的一天。我在金剛坡下的鄉寓裏接到尼娜夫人的來信，要我在第二天的星期日去訪問他們，我便在當天晚上進了城去。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千廝門碼頭。霧很大，水也很大，輪渡不敢開。等船的人愈來愈多，把三隻渡船擠滿了，把囤船也擠滿了，棧道和岸上都滿站的是人。天氣炎熱得不堪，儘管是清早，又是在江邊，我自己身上的襯衫，濕而復乾，乾而復濕的鬧了兩次。

足足等了三個鐘頭的光景，霧罩漸漸散開了，在九點多鐘的時候才渡過了江去。雇了一乘滑竿，坐登着上山的路。

路在山谷裏一道溪水的左岸，一步一步的磴道呈着相當的傾斜。溪水頗湍急，激石作聲，有時懸成小小的瀑布。兩岸的岩石有些地方峭立如壁，上面也偶爾有些題字。最難得的還是迎面而來的下山的風。那涼味，對於從炎熱的城市初來的人，予以難忘的印象。

約略有一個鐘頭的光景便到了清水溪。這是一個小小的鄉鎮，鎮上也有好幾百戶的人家，好些都是抗戰以來建立的。

央克列維奇是住在鎮子左邊的一座山頭上。一座西式平房，結構相當宏敞。山上多是松樹，雖然尙未成林，但因地僻而高，覺得也相當幽靜。

主人們受到我的訪問是很高興的，特別是那尼娜夫人。儘管太陽很大，她卻慫恿着他的丈夫，要陪着我出去散步。

在附近的山上走了一會，還把鎮對面的黃山汪山爲我指點而加以說明。她說：那兒是風景地帶，有不少的奇花異木，有公路可通汽車，住在那兒的人不是豪商便是顯貴。我那時還不會到過那些地方，聽她那樣說，彷彿也就像在聽童話一樣。

桐子已經有半個拳頭大了，頗嫌累贅地垂在路旁的桐子樹上。

——「這是什麼菓子樹呀？」尼娜夫人發問。

我儘我所有的智識告訴了她。

對於什麼都好像感覺新奇的外國夫人，她從樹上折了一枝下來，說：「要拿回去插花瓶。」
被留着吃了中飯，嗑了葡萄酒。

尼娜夫人首先道歉道：本來是應該開香檳的，但都裝在箱子裏面還沒有開箱，他們有一個誓約，要等到巴黎光復了，才開箱吃香檳酒。

聽了這樣的話覺得比吃香檳酒還要有意思，因為巴黎陷落已經一個半月了，巴黎的人連吃麵包都在成問題的時候，代表巴黎的人能有這樣悲壯的誓約，也是應該的。

同席的還有好幾位法國朋友，但因彼此的言語不大相通，只作了些泛泛的應酬而已。

中飯用畢後我正要告辭了，突然發出了警報，於是便又被留着。

其他的人都進了防空洞，只央克列維奇和我兩人在迴廊上走着，一面走，一面談。也談了好些問題，主要的還是關於文學這一方面。

央克列羅奇的關於中國文學的造詣是使我驚異的。他在中國僅僅住了六年，最初在北平，其次是海南島，最後來到重慶。他不僅對於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知道得很詳細，而且對於舊文學也有相當的研
究。尤其是他喜歡詞，對於宋元以來的詞家的派別和其短長，談得很能中肯。這在一個外國人的確是可驚異的事情。不僅是外國人，就連現代的中國新文學家能夠走到了這一步的，恐怕也沒有好幾位吧？

兩點鐘左右警報解除了，我又從新告別。

臨走的時候尼娜夫人送了我一首用英文寫的詩，那大意是：

魚兒有兩條蜿蜒的江水，

就像是一對金色的游龍，

環抱着一座古代的山城，

有一位詩人住在城中。

這詩人是我們的朋友呵，

他不僅愛做詩，也愛飲酒。

李太白怕就是他的前身吧；

月兒呀，我問你：你知道否？

用極單純的字面表現出妮婉的意境，覺得很是清新，但這樣譯成中國字，不知道怎的，總不免有些勉強而落於陳套了。

我深深的表示了謝意。

坐着他們所替我雇就的滑竿，又由原道下山趕到了碼頭。碼頭上和輪船上，人都是相當擁擠的，因為是星期。

過了江來，又坐滑竿上千廝門，待我要付滑竿錢的時候，才發覺我的錢包被人扒去了。在江邊購船票的時候，分明是用過錢包的，究竟是什麼時候被人扒去的，我怎麼也揣想不出。

有生以來第一次遇着扒手，但好在我在褲腰包裏面還另外放有一筆錢，因此在付滑竿錢上倒沒有發生什麼問題，但我感覺着十分可惜的卻是尼娜夫人的那首詩也一道被扒了去。這是和錢包一道放在我左手的外衣包裏的。

整整隔了兩年，誰能料到我這小皮篋又會回來呢？

皮篋是舊了，裏面還有十二塊五角錢和我自己的五張名片。

詩稿呢？一定被扔掉了。

兩年來我自己的職務是變遷了。住所也變遷了。

我現在住在這天官府街上一座被空襲震壞了的破爛院子的三樓，二樓等於是通道。還我這皮篋的人，爲探尋我的住址，怕是整整費了他兩年的工夫的吧？再不然便是他失掉了兩年的自由，最近又才恢復了。

這人，我不知道他是年老的還是年青的，是男的還是女的，是本地人還是外省人，在目前生活日見艱難，人情日見涼薄的時代，竟爲我啓示出了這樣蔥蘢的人性美，我實在是不能不感激。

兩年前的回憶綿延了下來。

一位瘦削的人，只有三十來往歲，頭髮很黑，眼睛很有神，濃厚的鬍子把下部的大部份剃了，呈出碧青的皮色，只留着最上層的一線絡着兩腮。這是浮在我眼前的央克列維奇的丰采。據朋友說：他本是猶太系的法國人，而他的夫人卻是波蘭籍。

尼娜夫人很矮小，大約因為心臟有點不健康，略略有些水腫的傾向。頭髮是淡黃的，眼色是淡藍的，鼻子是小小的，具有東方人的風味。

究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原故，就在一九四〇年的年底，法國的貝當政府免了央克列維奇的職。

免職後的央克列維奇，有一個時期想往香港，因為缺乏旅費，便想把他歷年來所蒐藏的中西書籍拿來躉賣。他曾經託我爲他斡旋，他需要四萬塊錢左右便可賣出。但我自己沒有這樣的購買力，我所交際的人也沒有這樣的購買力，結果我絲毫也沒有幫到他的忙。後來我聽說他這一批書是被汪山的某有力者購買去了。

央克列維奇不久便離開了重慶，但他也並沒有到香港，是往成都去住了很久，去年年底，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時候，我在中一路的街頭，無心之間曾經碰見過他和他的夫人。他們一道在街上走，他們是才從成都回來，據說，不久要往印度去。

我邀請他們看戲，他們照例是很高興的。戲票是送去了，但在當天晚上卻沒有看見他們。他們是住在嘉陵賓館的，地方太僻遠，交通工具不方便，恐怕是重要的原故吧。自從那次以後我便沒有再和他們見面了。

皮篋握在我的手裏，回憶潮在我的心裏。

我懷念着那對失了國的流浪的異邦人，我可惜着那首用英文寫出的詩……

但我也感受着無限的安慰，無限的鼓舞，無限的力量……

我感覺着任你惡社會的壓力是怎樣的大，就是最遭了失敗的人也有不能被你壓碎的心。人類的前途無論怎樣是有無限的光明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

十月十七日

傅抱石的名字，近年早爲愛好國畫，愛好美術的人所知道了的。

我的書房裏掛着他的一幅桐陰讀書，是去年十月十七日，我到金剛坡下他的寓所中去訪問的時候，他送給我的。七株大梧桐樹參差的挺在一幅長條中，前面一條小溪，溪中有橋，橋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陰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軒豁，有四人正展觀畫圖。其上彷彿書齋，有童子一人抱畫而入。屋後山勢壯拔，有瀑布下流。桐樹之間，補以綠竹。

圖中白地甚少，但只覺一望空闊，氣勢蒼沛。

來訪問我的人，看見這幅畫都說很好，我相信這不會是對於我的諛辭。但別的朋友，儘管在美術的修養上，比我更能够鑒賞抱石的作品，而我在這幅畫上卻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畫外的情味。

「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沫若先生惠臨金剛坡下山齋，入蜀後最上光輝也……」

抱石在畫上附題了幾行以爲紀念，這才真是給與了我「最上光輝。」

我這一天日誌是這樣記着的：

「十月十七日『星期日。』

早微雨，未幾而霽，終日曇。因睡眠不足，意趣頗鬱塞……

十時頃應抱石之約，往訪之，中途遇杜老，邀與同往。抱石寓金剛坡下，乃一農家古屋，四圍竹叢稠密，頗饒幽趣。展示所作畫多幅，意思漸就豁然。更蒙贈桐陰讀畫圖一幀，美意可感。

夫人時慧女士享以豐盛之午餐。食時談及北伐時在南昌城故事。時慧女士時在中學肄業，曾屢次聽余講演云。立羣偕子女亦被大世兄親往邀來，直至午後三時，始怡然告別……」

記得過於簡單，但當天的情形是還活鮮鮮刻印在我的腦子裏面的。

我自抗戰還國以後，在武漢時代特別邀了抱石兄來參加政治部的工作，得到了他不少的幫助。武漢撤守後，由長沙而衡陽，而桂林，而重慶，抱石一直都是為抗戰工作孜孜不息的。回重慶以後，政治部分駐城鄉兩地，鄉部在金剛坡下，因而抱石的寓所也就定在了那兒。後來抱石回到教育界去了，但他依然捨不得金剛坡下的環境，沒有遷徙。據我所知，他在中大或藝專任課，來往差不多都是步行的。

我是一向像候鳥一樣，來去於城鄉兩地的人，大抵暑期在鄉下的時候多，霧季則多住在城裏。在鄉時，抱石雖常相過從，但我一直沒有到他寓裏去訪問過，去年的十月十七日是唯一的一次。

我初以為相隔得太遠，又加以路徑不熟，要找人領路未免有點麻煩；待到走動起來，才曉得並不那麼

遠。在中途遇着杜老，邀他同行；他是識路的，便把領路的公役遣回去了。

杜老抱着一部淮南子，正準備去找我，因為我想要查一下淮南子裏面關於秦始皇築馳道的一段文字。

我們在田埂上走着，走向一個村落。金剛坡的一帶山脈，在右手綿亘着，蜿蜒而下的公路，歷歷可見。我們是在山麓的餘勢中走着的。

走不上十分點光景吧，已經到了村落的南頭。這兒我在前是走到過的，但到這一次杜老告訴我，我才知道村落也就叫金剛坡。有溪流一道，水頗湍急，溪畔有一二家麵坊，作業有聲。溪自村的兩側流繞至村的南端，其上有石橋，名龍鳳橋。過橋，再沿溪西南行，不及百步，便有農家一座，爲叢竹所擁護，葱蘢於右側。杜老指出道，那便是抱石的寓所了。

相隔得這樣近，我真是沒有想出。而且我在幾天前的重九登高的時候，分明是從這兒經過過的，那真可算是「過門而不入」了。

竹叢甚爲稠密，家屋由外面幾乎不能看出。走入竹叢後照例有一帶廣場，是曬稻子的地方，橫長而縱狹。屋頗簡陋並已朽敗。背着金剛坡的山脈，面臨着廣場，好像是受盡了折磨的一位老人一樣。

抱石自屋內笑迎出來了，他那蒼白的臉上漲漾着衷心的喜悅。他把我們引進了屋內。就是面臨着廣

場的一進廳堂，爲方便起見，用籬壁隔成了三間。中間便是客廳，而兼着過道的使用，實在不免有些逼窄。這固然是抗戰時期的生活風味，然而中國藝術家的享受就在和平時代似乎和這也不能夠相差得很遠。

我們中國人的嗜好頗有點奇怪，畫一定要古畫才值錢，人一定要死人才貴重。對於活着的藝術家的優待，大約就是促成他窮死，餓死，病死，愁死，這樣使得他的人早點更貴重些，使得他的畫早點更值錢些的吧？精神勝於物質的啦，可不是！

抱石，我看是一位標準的中國藝術家，他多才多藝，會篆刻，又會書畫，長於文事，好飲酒，然而最典型的，卻是窮，窮，第三個字還是窮。我認識他已經十幾年了，他的藝術雖然已經進步得驚人，而他的生活卻絲毫也沒有改進。「窮而後工」的話，大約在繪事上也是適用的吧？

抱石把他所有的製作都抱出來給我看了，有的還詳細的爲我說明。我不是鑒賞的事，只是驚歎的事。的確也是精神勝於物質，那樣蒼白色的顯然是營養不良的抱石，那來這樣絕倫的精力呵？幾十張的畫圖在我眼前就像電光一樣閃耀，我感覺着那矮小的農家屋似乎就要爆炸。

抱石有兩位世兄，一位才滿兩歲的小姐。大世兄已經十歲了，很秀氣，但相當孱弱，聽說專愛讀書，學校裏的先生在擔心他過於勤黽了。他也喜歡作畫，我打算看他的畫，但他本人卻不見了。隔了一會他回來了，接着，立羣攜帶着子女也走進來了，我才知道大世兄看見我一個人來寓，他又跑到我家裏去把她們接來

了的。

時慧夫人做了很多的菜來款待，喝了一些酒，談了一些往事。我們談到在日本東京時的情形。我記得有一次在東京中野留學生監督周慧文兄家裏晚餐，酒喝得很多，是抱石親自把我送到田端驛才分手的。抱石卻把年月日都記得很清楚，他說是：『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是舊歷的大除夕。』

抱石在東京時曾舉行過一次展覽會，是在銀座的松坂屋，開了五天，把東京的名人流輩差不多都動員了。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畫家橫山大觀，書家中村不折，帝國美術院院長正木直彥，文士佐藤春夫輩，都到了場，有的買了他的圖章，有的買了他的字，有的買了他的畫。雖然收入並不怎麼可觀，但替中國人確實是吐了一口氣。

我去看他的個展時是第二天，正遇着橫山大觀在場，有好些隨員簇擁着他，那種飄飄然的傲岸神氣，大有王侯的風度。這些地方，日本人的習尚和我們有些不同。橫山大觀也不過是一位畫家而已。他是東京人，自成一派，和西京的巨頭竹內栖鳳對立，標榜着『國粹』，曾經到過意大利，和墨索里尼拉手。他在日本畫壇的地位真是有點煊赫。自然，日本也有的是窮畫家，但畫家的社會比重要來得高些，一般是稱爲『畫伯』的。

抱石在東京個展上攝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幾張我題的詩，有一張我自己在看畫時的背影。他拿出來

給我們看了，十年前的往事活呈到了眼前，頗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情趣。

我勸抱石再開一次個展，他說他有這個意思，但能賣出多少卻沒有一定的把握。是的，這是誰也不敢保險的。不過我倒有膽量向一般有購買力的社會人士推荐；因為抱石毫無問題，在將來是會更能被人貴重的人，而他的畫也會是更能值錢的畫。

午飯過後雜談了一些，李可染和高龍生也來了，可染抱了他一些近作來求抱石品評。抱石又把自己的畫拿出來，也讓二位鑒賞了。在我向他告辭的時候，他檢出三張畫來，要我自己選一張，他決意送我，我有點惶恐起來。別人的寶貴製作，我怎好一個人據為私有呢？我也想到在日本時，抱石也曾經送過我一張，然而那一張是被拋棄在日本的。舊的我都不能保有，新的我又怎能長久享受呢？我不敢要，因而我也就不敢選。然而抱石自己終把這桐陰讀畫選出來，題上了字，給了我。

真是值得紀念的「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抱石送我們出了他的家，他指着眼前的金剛坡對我說：「四川的山水四處都是畫材，我大膽地把它採入了我的畫面，不到四川來，這樣雄壯的山脈我是不敢畫的。」

——「今天的事情，你可以畫一幅「竹陰讀畫」圖啦，讀畫的人不是古裝的，而是穿中山裝的高龍生，李可染，杜守素，郭沫若，還有夫人和小兒女。」我這樣說着。

大家都笑了。大家也送着我們一直走出了竹林外來。

當到分手的時候，抱石指着時慧夫人所抱的二歲的小姐對我們說：「這小女兒最有趣，她左邊的臉上有一個很深的笑窩，你只要說她好看，她非常高興。」

真的，小姑娘一聽到父親這樣說，她便自行指着她的笑窩了，真是美，真是可愛得很。時間很快的便過去了，在十月十七日後不久，我們便進了城；雖然住在被煤煙四襲的破樓房裏，但抱石的桐陰讀畫卻萬分超然的掛在我的壁上。任何人看了都說這幅畫很好，但這十月十七日一天的情景，非是身受者是不能從這畫中讀出來的。因而我感覺着值得誇耀，我每天都接受着「最上光輝。」

抱石的第二次個展，擬陳列作品七十四幀，是從十八個月中二百數十幅製作裏嚴選出來的。山水人物各半，巨幅居多，內容大抵是中國最流行的故事或著名的詩詞。因而抱石也依然擔心着銷路的問題。

自己感覺着力量太薄弱了。在這樣的問題之前實在也只好扼腕。杜甫詩「安得廣廈千萬間，使天下寒士皆朱顏。」我佩服他還有那樣的豪情在作那樣的豪想。而我呢，卻只好對着桐陰讀畫回味竹陰讀畫而已。

丁東草（三章）

丁東

我思慕着丁東——

可是並不是那環佩的丁東，鐵馬的丁東，而是清冽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裏的那種丁東。

清冽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裏，井上有大樹罩蔭，讓你在那樹下盤旋，傾聽着那有節奏的一點一滴，那是多麼清永的涼味呀！

古時候深宮裏的銅壺滴漏在那夜境的森嚴中必然會引起過同樣的感覺，可我不會領略過。

在深山裏，崖壑幽靜的泉水邊，或許也更有一番逸韻沁人心脾，但我小時並未生在山中，也從不曾想過要在深山裏當一個隱者。

因此我一思慕着丁東，便不免要想到井水，更不免要想到嘉定的一眼井水。

住在嘉定城裏的人，怕誰都知道月兒塘前面有一眼丁東井的罷。井旁有榕樹罩蔭，清冽的水不斷的

在井裏丁東。

詩人王漁洋曾經到過嘉定，似乎便是他把它改爲了方響洞的。是因爲井眼呈方形？還是因爲井水的聲音有類古代的樂器「方響」或許是雙關二意罷？

但那樣的名稱，那有丁東來得動人呢？

我一思慕着丁東，便不免要回想着這丁東井。

小時候我在嘉定城外的草堂寺讀過小學。我有一位極親密的學友就住在丁東井近旁的丁東巷內。每逢星期六，城裏的學生是照例回家過夜的，傍晚我送學友回家，他必然要轉送我一程；待我再轉送他，他必然又要轉送。像這樣的輾轉相送，在那昏黃的街道上也可以聽得出那丁東的聲音。

那是多麼雋永的回憶呀，但不知不覺地也就快滿四十年了。相送的友人已在三十年前去世，自己的聽覺也在三十年前早就半聾了。

無晝無夜地我只聽見有蒼蠅在我耳畔嗡嗡營，無晝無夜地我只感覺有風車在我腦中旋轉，丁東的清澈已經被友人帶進墳墓裏去了。

四年前我曾經回過嘉定，卻失悔不應該也到過月兒塘，那兒是完全變了。方響洞依然還存在，但已陰晦得不堪。我不敢接近它去，我相信他是已經死了。

我願意誰在我的兩耳裏注進鐵汁，讓這無晝無夜嗡嗡營着的蒼蠅，無晝無夜旋轉着的風車都一道死去。

然而清冽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裏，井上有大樹罩蔭；你能在那樹下盤旋，傾着那一點一滴的聲音，那是多麼清永的涼味呀！

我永遠思慕着丁東。

白鷺

白鷺是一首精巧的詩。

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適宜。

白鶴太大而嫌生硬，可不用說，即如粉紅的朱鷺或灰色的蒼鷺，也覺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尋常了。

然而白鷺卻因爲它的常見，而被人忘卻它的美。

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線型結構，那鐵色的長喙，那青色的腳，增之一分則嫌長，減之一分則嫌短，素之一忽則嫌白，黛之一忽則嫌黑。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

在清水田裏時有一隻兩隻站着釣魚，整個的田便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裏的畫面。田的大小好像有心人爲白鷺設計出的鏡匣。

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見它孤獨地站立在小樹的絕頂，看來像不是安穩，卻它卻很悠然。這是別的鳥很難表現的一種嗜好。人們說它是在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嗎？

黃昏的空中偶見白鷺的低飛，更是鄉居生活中的一種恩惠。那是清澄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或許有人會感着美中的不足，白鷺不會唱歌。但是白鷺的本身不就是一首很優美的歌嗎？——不，歌未免太鏗鏘了。

白鷺實在是一首詩，一首韻在骨子裏的散文的詩。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石 榴

五月過了，太陽增加了他的威力，樹木都把各自的傘蓋伸張了起來，不想再爭妍鬪豔的時候；有少數的樹木卻在這時開起了花來。石榴樹便是這多數樹木中的最可愛的一種。

石榴有梅樹的枝幹，有楊柳的葉片，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這風度實兼備了梅柳之長，而捨去

了梅柳之短。

最可愛的是它的花，那對於炎陽的直射毫不避易的深紅的花。單瓣的已够陸離，雙瓣的更爲華貴，那可不是夏季的心臟嗎？

單那小茄形的骨朵已經就是一種奇蹟了。你看它逐漸翻紅，逐漸從頂端整裂爲四瓣，任你怎樣犀利的劈刀也都劈不出那樣的勻稱，可是誰用紅瑪瑙琢成了那樣多的花瓶兒，而且還精巧地插上了花？

單瓣的花雖沒有雙瓣者的豪華，但它卻更有一段妙幻的演藝，紅瑪瑙的花瓶兒由希臘式的安普刺變爲中國式的金罍，殷周時古味盎然的一種青銅器。博古家所命名的各種鏤彩，它都是具備着的。

你以爲它真是盛酒的金罍嗎？它會笑你呢。秋天來了，它對於自己的戲法好像忍俊不禁地，破口大笑起來，露出一口的皓齒，那樣透明光嫩的皓齒你在別的地方還看見過嗎？

我本來就喜歡夏天。夏天是整個宇宙向上的一個階段，在這時使人的身心解脫盡重重的束縛。因而我更喜歡這夏天的心臟。

有朋友從昆明回來，說昆明石榴特別大，子粒特別豐腴，有酸甜兩種，酸者味更美。禁不住唾津的潛溢了。

飛雪崖

重九已經過去了足足七天，綿延了半個月的秋霖，今天算確實晴定了。

陽光發射着新鮮的誘力，似乎在對人說：把你們的腦細胞，也翻箱倒箧地，拿出來晒晒罷，快發黴了。文委會留鄉的朋友們，有一部份還有登高的佳興，約我去遊飛雪崖，但因我脚生濕氣，行路不自由，更替我雇了一乘滑竿，真是很可感激的事，雖然也有些難乎爲情。

同行者二十餘人，士女相偕，少長咸集，大家的姿態都現得秋高氣爽，真是很難得的日子呵，何況又是星期！

想起了煤煙與霧氣所涵浸着的山城中的朋友們。朋友們，我們當然僅有咫尺之隔，但至少在今天卻處的是兩個世界。你們也有願意到飛雪崖去的嗎？我甘願爲你們作個嚮導啦。

你們請趁早搭乘成渝公路的汽車。汽車經過老鷹崖的盤旋，再翻下金剛坡的屈折，從山城出發後，要不到兩個鐘頭的光景，便可以到達賴家橋。在這兒，請下車，沿着一條在田疇中流瀉着的小河向下游走去。只消說要到土主場，沿途有不少樸實的農人，便會爲你們指示路徑的。

走得八九里路的光景，便要到達一個鄉鎮，可有三四百戶人家。假使是逢着集期，人是肩摩踵接，比重慶還要熱鬧。假使不是，尤其在目前天氣好的日子，那就蒼蠅多過於人了。——這是一切鄉鎮所通有的現象，到不僅限於這兒，但這兒就是土主場了。

到了這兒，穿過場，還得朝西北走去。平坦的石板路，蜿蜒得三四里的光景，便引到一條相當壯麗的高灘橋，所謂高灘橋就是飛雪崖的俗名了。

橋下小河闊可五丈，也就是賴家橋下的那條小河——這河同鄉下人一樣是沒有名字的。河水並不清潔，有時完全是泥水，但奇異的是，小河經過高灘橋後，河床純是一片巖石，因此河水也就頓然顯得清潔了起來。

更奇異的是，巖石的河床過橋可有千步左右，突然斬切地斷折，上層的河床和下層相差至四五丈。河水由四五丈高的上層，形成拋物線傾瀉而下，飛沫四濺，驚雷遠震，在水大的時候，的確是一個壯觀。這便是所謂飛雪崖了。

到了高灘橋，大抵是沿着河的左岸再走到這飛雪崖。岸側有屈折的小徑，走下水邊，幾條飛奔的瀑布，一個沸騰着的深潭，兩岸及溪中巨石磊磊，嶙峋歷落，可供人佇立眺望。唯佇立過久，水沫濕衣，雖烈日當空，亦猶滂雨其濛也。

河床斷面並不整齊，靠近左岸處有巖石突出，頗類龍頭，水量徧匯於此，爲巖頭析裂，分崩而下，譬之龍涎，特過猛烈。斷床之下及左側巖岸均窪入成一大巖穴，儼如整個河流乃一宏大爬蟲，張其巨口，口中亂石如齒，沿繞齒床，可潛過水簾渡至彼岸，苔多石滑，真如在活物口中潛行，稍一不慎，便至失足。

右岸頗多亂草，常受水氣潤澤，特爲滋榮。巖頭有清代及南宋人題壁。喜歡訪古的人，僅這南宋人的題壁，或許已足誘發遊興的罷。

我們的一羣，在午前十時左右，也走到了這兒。在我要算是第五次的來遊了。雖久雨新晴，但雨量不多，因而水量也不甚大，在水簾後潛渡時遂無多大險厄。是抗戰的恩惠，使我們在賴家橋的附近住上了四個夏天和秋天，而我是每年都要來遊一次，去年還是來過兩次的；可每次來都感覺着就和新來的一樣。

我記得第一次來的時候便看到清代的一位翰林李爲棟所做的飛雪崖賦，賦文相當綺麗，是他的學生們所代題代刊在巖壁上的，上石的時期是乾隆五年。當年曾經有一書院在這側近，現在是連廢址都不可考了。李翰林掌教於此，對這飛雪崖極其心醉。賦文過長，字有殘泐，賦首有序，其文云：

「崖去渝郡六十里，相傳太白東坡皆題詩崖間，風雨殘蝕，泯然無存。明巡按詹公朝用，閣部王公飛熊，里中人也。鑿九曲池，修九層閣，極一時之盛遊。而披讀殘碣，無一留題……」

的確，九曲池的遺跡是還存在，就在那河床上層的正中，在斷折處與高灘橋之間，其形頗類亞字而較複雜。周圍有礎穴殘存，大約就是九層閣的遺址罷。

但謂「披讀殘稿，無一留題，」卻是出人意外。就在那飛雪崖賦的更上一層，我在第二次去遊覽的時候，已就發現了兩則南宋人的留題。一題「淳熙八年正月廿七日，」署名處有「李沂」字樣。這一則的右下隅新近修一觀音龕，善男善女們的捐款題名把巖石剝去了一大半，遂使全文不能屬讀，但殘文裏面有「曲水流觴」及「西南夷侵邊」字樣，則上層河床的亞字形九曲池，是不是明人所鑿，便成問題了。另一則，文亦殘泐，然其大半以上尙能屬讀：

「（飛）雪崖自二馮而後，未有名勝之

（遊）（國）難以來，罕修禋事之典。

（大帥）余公鎮蜀之九年，歲淳祐辛亥，太

（平）有象，民物熙然。燈前三日，何東叔，

（季）和，侯彥正，會親朋，集少長，兩遊

（其）下。酒酣筆縱，摩崖大書，以識。

歲月……

末尾尚有兩三行之譜，僅有字畫殘餘，無法辨認。考『淳祐辛亥』乃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西紀一二五一年）所謂『余公鎮蜀』者，係指當時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事之余玠。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宋史中有傳。蘄州者，今之湖北蘄春縣也。余玠治蜀，大有作爲，合川之釣魚城，卽其所築；當時蒙古勢力已異常龐大，南宋岌岌乎其危，而川局賴以粗安。遊飛雪崖者謂爲『太平有象，民物熙然』，足徵人民愛戴之殷。乃余玠本人卽於辛亥後二年（寶祐元年癸丑）受讒被調，六月仰毒而死，史稱『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蓋有以也。

這兩則南宋題壁，頗可寶貴，手中無重慶府志，不知道是否曾經著錄，所謂『二馮』亦不知何許人。在乾隆初年做飛雪崖賦的翰林對此已不經意，大約是未經著錄的罷。我很想把它們搗塌下來，但可惜沒有這樣的方便。再隔一些年辰，即使不被風雨剝蝕，也要被信男信女們剷除乾淨了。

在題壁下留連了好一會，同行的三十餘人，士女長幼，都渡過了岸來，正想要踏尋歸路了，興致勃勃的應對我說：『下面不遠還有一段很平靜的水面，和這兒的情景完全不同。值得去看看。』

我幾次來遊都不曾往下游去過，這一新的勸誘，雖然兩隻脚有些反對的意思，結果是把它們鎮壓了。沿着右岸再往下走，有時路徑中斷，向草間或番薯地段踏去，路隨溪轉，飛泉於瞬息之間已不可見。前

面果然展開出一片極平靜的水面，清潔可鑑，略泛漣漪，淡淡秋陽，愛撫其上。水中巖床有一尺見方的孔穴，二十有八個，整齊排列，間隔尺餘，直達對岸，蓋舊時堰砌之廢址也。農人三五，點綴岸頭，毫無驚擾地手把鋤犁，從事芸植。

溪面復將屈折處，左右各控水碾一座，作業有聲。水被堰截，河床裸出。踐石而過，不濕步履。

一中年婦人，頭蒙白花藍布巾，手捧番薯一籃，由左岸的碾坊中走出，踏階而下，步至河心，就巖隙流澗洗刷番薯。見之頗動食興。

——「早曉得有這樣清靜的地方，應該帶些食物來在這兒「辟克涅克」了。」

我正對着並肩而行的應，這樣說。高原已走近婦人身邊，似曾略作數語，一個洗乾淨了的番薯，慷慨地被授予在了她的手中。高原斷髮垂肩，下着陰丹布工裝褲，上着白色絨線短衣，兩相對照，頗似畫圖。

過溪，走進了左岸的碾坊。由石階而上，穿過一層樓房，再由石階而下，便到了水磨所在的地方。碾的是麥麵。下面的水傘和上面的磨石都運轉得相當紆徐。有一位朋友說：這水力怕只有一個馬力。

立着看了一會，又由原道折回右岸。是應該趕回土主場吃中飯的時候了，但大家都不免有些依依的留戀。

——「兩岸的樹木可惜太少。」

——「地方也太偏僻了。」

——「假使再和陪都接近得一點，更加些人工的培植，那一定是大有可觀的。」

——「四年前政治部有一位秘書，山東人姓高的，平生最喜歡屈原，就在五月端午那一天，在飛雪巖下淹死了。」

——「那真是「山東屈原」啦！」

大家轟笑了起來：因為同行中有山東詩人臧雲遠，平時是被朋儕間戲呼為「山東屈原」的。

——「這兒比歇馬場的飛泉如何？」

——「水量不敵，下遊遠勝。」

一片的笑語聲在飛泉的伴奏中唱和着。

路由田疇中經過，蕎麥正開着花，青豆時見殘株，農人們多在收穫番薯。

皜皜的秋陽使全身的脈絡都透着新鮮的暖意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廿五日夜。

附：補記

巴縣志（民國二十八年向楚新修）關於飛雪崖已有比較詳細的紀錄，今一一揭之如次。

一、飛雪崖石壁文（卷二十金石）

「里中民毛安節、李沂、冉星、舒史、丁東耶同遊者何肅，異其形勢凜然，故更其名爲飛雪崖（原誤爲豈）
××而不可得。崖函數百丈，飛濺××，（題）識歲月，可謂闕無。因是（原誤爲之）沂×欲×××灘之曲水流觴，前人之好事者×××遊之後人不忘再世之舊，相×××高宿名英，邑鄉之俊彥，皆先×交雲後人林相，饋送於棲真洞，回州以西南夷侵邊故也。馮晉粹父自霜臺移節「西×。」

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七日錄。

（上缺）李沂欲相大書×××而沂深刻之，亦可謂好事也。」

「飛雪崖自二馮而後未有名勝之遊。蜀難以來，罕修輿事之典。大帥余公鎮蜀之九年，歲淳祐辛亥，太平有象，民物熙然，燈前三日，何東叔、季和、侯彥正會親朋，集少長而遊其下。酒酣縱筆，磨崖大書，以識歲月。時何明甫原履君惠老×正×杰，侯安道，征官魚梁劑智叔，酒官古汾何君玉同遊。何祥麟時老，侯坤文侍行。」

(原註)「按王志古蹟載淳熙八年狀元馮時行紀遊，里人李沂爲之刻壁，日久殘蝕，清季爲棟有賦，敘云「崖去渝城六十里，直傳太白東坡皆題詩崖間，風雨殘蝕，泯然無存」。(互見水道)今據王志錄淳熙淳祐碑文。」

二、梁灘河(卷一下水道溪流)

「縣西梁灘河爲東西兩山崗之一大幹流……迤西流數里至土主鄉，達王家壩，又折而北，趨至圓塘高灘橋……水勢浸壯大。穿高灘橋出，約半里許，至飛雪崖。王志載崖在梁灘壩高灘橋下。石澗斷截，河水陡瀉數十丈，望若飛雪，相傳太白東坡皆題詩崖間，風雨殘蝕，泯然無存。」

三、流杯池(卷三古蹟)

「王志云：在飛雪崖上，溪中有平石丈餘，宋淳熙間狀元馮時行修層閣于崖畔，復於溪上鑿九曲池，引水流觴，以資勝賞，明大學士王應熊，巡按詹朝用等，重遊於此，復識流風。今閣圯，池猶存。」

據此可知賴家橋下之小河實爲梁灘河。淳祐刻石中所謂「二馮」即馮時行與馮晉(粹甫)也。

時行在志中有傳，乃宣和六年(一一二四)進士，授外職。後因不附秦檜和議，被勒免官，「坐廢者十八年。」於紹興二十七年復被起用，後「擢右朝請大夫，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經劃邊事，井井有條……民慶更生。隆興元年(一一六

三年）卒於任。民立祠祀之（祠在雅州古城。）

今案隆興元年下距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已十有八年，向志中兩引王志（案乃前清乾隆年間王爾鑑所修舊志）稱「淳熙八年狀元馮時行紀遊，」「宋淳熙間狀元馮時行修層閣……鑿九曲池」云云，實爲失考。

淳熙刻石所標志之「淳熙八年」應爲李沂錄刻之年月，文當時行紀遊文，燕遊在細繹前而補刻在後。二馮之遊當在時行「坐廢者十八年」之里居期間，卽宋高宗紹興十年至二十七年之期間也。九曲池似尙爲「前人之好事者」所鑿，並非成於二馮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影子

午後，屈楚與林辰二君來訪。

——「假使抗戰沒有起來，你恐怕還是沒有機會回國吧？」

八年來我接受過不知道多少次數的這樣問話，又由林辰向我重提了一遍。

我回憶起十年亡命期中在日本江戶川上所住過的那座小屋。

我手栽的那株木蓮樹，怕已經長成喬木了。應該是紫薇樹開花的時候。

那座小屋的背後，隔着一條公路，是一帶小丘陵，有好些古老的松樹在上面。松樹下是附近一個小村落的公墓。

我每當寫作疲倦了，或者憂鬱不堪的時候，便登上那小丘在松林和墓叢中徘徊。「我結果怕也只好成爲這墓叢中的一座了！」這樣的想念在我的腦子中不知道徘徊過多少遍。

當我把這樣的回憶訴述了一遍之後，林辰突然背起了兩句舊詩來：

——「關山隨夢渺，兒女逐年增，」你當年的心境是保存在這首詩裏面的啦。」

詩句和我很熟，費了好幾秒鐘的繚繞，我才慢慢地記起是我自己的詩，但上下文都不記憶了。

——「這詩你是在什麼地方看見的？」我問着。

——「不記得是在你的什麼書上了。開首的兩句是「信美非吾土，奮飛病未能。」因為我近來的生活 and 這相彷彿，所以我愛讀它。」

——「下文呢？」

——「不記得了。」

詩確實是我自己的詩，抗戰發生前三兩年在日本寫的，當時也覺得相當適意。回國以後的這幾年間，生活環境完全改變了，一次也不會記起來過，漸漸被拋進「忘卻」的倉庫裏去了。

詩是五律，後四句呢，真好像追尋一段殘夢一樣，愈追尋，愈是渺茫。

晚間，同立羣往銀社去看不夜天。

路曦演着劇中的主角，一位女伶。

——「路曦真是會演戲，演得多麼自然。」立羣不斷地讚賞着。「今年霧季她演的兩個戲都很好，離

離草和這不夜天。」

戲裏有唱平劇的一段插曲。

——「路曦會唱平劇嗎？」我問。

——「她一定會唱的，她很會唱歌。她也很會彈鋼琴呢！」

不錯，我想起了。立羣說過她和路曦一道學彈鋼琴的時候，兩人互相勉勵，死不放鬆，夜裏彈倦了，有時候就伏在鋼琴上睡熟了。

觀衆多，座場窄，紙煙四起，空氣不流通，像進了浴室一樣，看到第四幕的時候，頭便有點隱痛。這是碳酸瓦斯中毒的徵候。

在這樣的時候，我又在追尋着那首舊詩，依然沒有着落。

十一點鐘光景，戲演完了。我們隨着人的潮浪流了出來。立羣也說她的頭有點微痛。

上坡，經過望打隧道，步上街頭。

被清冷的夜風微微吹拂着，頭痛漸漸平復了。

立羣緊緊挽着我的左肘，步行到精神堡壘附近的時候，有一羣人擁在街心。

是一位美國兵喝醉了。一名警察去扶他，力量不夠，結果是醉者倒在街心，畫了一個「大」字。口裏說着 I am sorry (對不住) 一個街頭的小孩子學舌：「俺梭了！」

——「美國兵也憂鬱吧？」立羣這樣問着。

——「或許，」我回答着：「但他們有的是金錢，有的是健康，而我們中國有的是酒，或許也是在盡情地享樂吧？」

——「我們到心心去喝杯牛奶？」

——「很好。」

正好走到心心門口，門外停了好幾部汽車。隔着門上的玻璃窗，看見裏面坐滿了的人。

——「哦，好多人！」我驚嘆着。

——「那麼，我們不進去吧。」

——「怕什麼。」

我們還是推開門窗進去了。柔軟的音樂在從膠片中蕩漾出來。男的女的坐滿了一個大敞間，但沒有一個相熟的面孔。

我們選了一張靠邊的長條桌上坐着，盡量避免人們的注意。叫了兩杯牛奶。

——「一個熟人也沒有。」我又張望了一會之後這樣說。

立羣隔着席面，把頭埋過來，低聲地回答我：「我們圈子裏面的人，够資格來的很少。」

無言地喝着熱牛奶，身上微微發起汗來了。無怪乎四桌的都是冰淇淋，汽水，半裸禮，短袖襯衫。

突然，那首舊詩的最後兩句像深水裏的氣泡一樣浮起來了。——「何當挈雞犬，共得一昇騰。」

然而第三第四兩句，卻是迷離恍惚的，像是已經到了門外，但還隔着一層不透明的簾幕。

街頭的電燈雪亮，奇異的還沒有停電。

講起了朋友，泛泛的交遊，大家都是很多，但要能够影響彼此的心靈，規範彼此的生活，臨到患難時，不惜拋棄自己的生命的，實在很少。

不夜天的情節還在腦中留連。女伶金小玉因爲要救自己的愛人，不惜準備犧牲自己的貞操，而結果刺殺了仇人，同歸於盡了……

突然，舊詩的第五和第六兩句像氣泡一樣又浮上來了：「五內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心裏感覺着輕鬆。立羣仍有力的挽着我的左肘，等於在攙扶着我的一樣。

街頭很清淨，影子忠實地伴隨我們，在水門汀上顛來倒去。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

下鄉去

一 卡車追逐

重慶的天氣有點像歇斯迭里的患者，容易興奮，也容易消沈。

還是初夏，但前兩天太陽突然剛烈了起來，室內的氣溫竟高過了九十度。

大家都在發愁，十九號準備下鄉的卡車是沒有棚的，在剛烈的陽光裏曬兩個鐘頭下賴家橋，恐怕誰都要晒成乾魚了。

十八號的半夜過後，閃擊了一番雷電，微微洒起了雨來。風大，把開着的窗門吹打得震響，我被驚醒了。又在作別種擔心，沒有棚的卡車，不會淋成水老鼠麼？

好在雨沒有洒好一會也就住了，十九日的清早顯示出一個不晴不雨的陰涼天。

——「究竟我們都是幾員福將呀，天都看承啊！」我同立羣走上了市民醫院的門口的時候，向着已經上了車的幾位朋友們，有意幽默地這樣說。

車上的朋友是胡風，翰笙，乃超，海觀，湘樓諸兄。

兩位司機同志要我坐司機臺，我讓立羣坐，立羣也不坐，我們便一同爬上了車箱。

「太太願與士卒同甘苦啦。」胡風向立羣調侃，顏面的動作擔負了解釋的任務，表明所謂「士卒」主要指的是我。大家笑了。

在車的前頭不很遠忽然發見鄧初老坐在中英科學合作館的轎形小卡車裏面，他坐在車後的中門旁邊靠右手的末位，側面正當窗口，所以把他看得很清楚。

「初老，你們往那裏去呀？」

「往北碚。你們呢？」

「回賴家橋。」

「好啦，我們能同一段路。」

「你們那邊還有空位子嗎？好不讓郭老嵌上去？」翰笙的這句話沒有被初老聽得清楚。

「好啦，不要麻煩人家。」我連忙制止着了。

我們的卡車先開。立在敞車上招搖過市，想起了上海戰役時赴前線救護的情形。車開到李子壩附近的時候，初老們的車子把我們超過了。彼此嘩叫了一下。

有一段路我們的車子緊跟着追，有點像電影裏面的偵探場面，我把右手比成手鎗形，不斷地向初老放射。福態的初老始終笑容滿面地向着我們。

本來已經是落後的，车子在化龍橋停了一下，跑在前頭的初老，永遠跑上前頭，看不見了。

二 林園訪友

過了山洞，在林園前面不遠，我們把車子停了下來，準備去訪問俠公。

俠公同翰笙一樣是文委會的副主任委員，他在三月初回貴州奔母喪，最近才回重慶，回來時文委會早被解散了。

面臨着公路的一棟有樓的民房，俠公的家在那靠左的一部分。樓上樓下一共只有三間。他前年擔任過陸大的政治部主任，爲取和學校相近，賃居在這兒。前任解職之後，這層便宜雖然失掉了，但爲遷移的困難，仍舊沒有動。

向左手走上了幾步石坎，俠公的大的兩個小孩子在側近玩耍，我招呼他們，他們似乎不認識我了，沒有走近身來。經過一個沒有牆的院落，走到樓房的屋簷下。

「俠公在家嗎？」

「哦，你們來了！」窗口上俠公露出了半個頭來，驚喜地叫了一聲，頭又縮下去了，但有好一會沒有次一動作。

一位前任勤務兵在院落裏挑糞，看見我們來便火速轉向屋後去了。

俠公一面釦着長袍，一面從書房門口露出，邀我們進去。

還未週歲的一位小公子坐在竹轎椅裏，頭很大，面色暗暮，營養不十分好。兩隻眼睛睜得很開，望着我們，但也並沒有驚惶的意思。

「太太不在家嗎？」

「唉，她剛才出去買東西去了。」

「你們搬下鄉來住了？」

「不是，乃超要把他鄉下的家具搬進城，我們是帶便來看看鄉下的朋友們的。還有，今天中午，我們文委會的朋友們在賴家橋聚餐，你也去吧？」

「好的，我一定去。」

很樸實的那位前任勤務兵繞進書房裏來準備獻茶。我極力阻擋着，但也無效。來客太多，要費大量的茶水，我心裏很不安，一口也沒有嗑。但我看見有一兩位朋友卻嗑得很泰然。

——「你所要的盧森堡的政治經濟學史，」我忽然記起這件事又向俠公說：「我已經得到蘇聯朋友的回信，說一定要請對外文化協會寄贈。信上還說着盡「可能設法成功」的話，可惜我忘記把信帶來。」

——「那好極了，」俠公回答着：「只要有原書，我就可以完成一項翻譯的工作，而且也可以順便解決一部分的生活問題啦。」

盧森堡的三大冊政治經濟學史，俠公早已翻譯了一冊出版問世，但中下二冊因為沒有原書，便把工作停頓了。要譯完全書是一項相當大的工程，俠公有這樣的雄心，我是極力慫恿他的，但可惜原書總不容易到手。

我很匆匆忙忙地催着大家走，當我們走出書房門時，俠公夫人回來了，她和立羣分外地親熱。原來用了一年多的女傭人今天才走了，我想，大約是看見俠公失職，在別的地方另有了高就吧。心裏不免有點黯然。

在書房旁邊是食堂兼會客室，我和立羣順便穿堂而過，去看屋後因坡而成的菜圃。據說都是那位樸實的前任勤務兵親手栽種的。

——「這一向這兒的燃料起恐慌，」俠公在院落裏和我並排地走着，他這樣說，不記得是談到了什麼話觸動了這個問題，「煤也買不到，柴也買不到，我們已經向人借用了四百斤煤炭了。」

「哦？鄉會不是領了些煤炭下來還堆在那裏嗎？今天去將就這卡車給你運些來不就好了。」
俠公聽了高興得不得了，和初看見我們來了的時候那種由衷的喜悅差不多。

三 白果樹下

卡車在金剛坡山道上盤旋，愈接近賴家橋愈發生着好像回到了故鄉的感覺。

金剛坡下的田疇坦陳着，大地在開朗地微笑。

那株高大的白果樹又顯出來了。那兒便是文委會的院落，它是那院落的老闆人，我真愛它，我真愛那白果樹，我愛它那獨立不倚，孤直挺勁的姿態，我愛它那鴨掌形的碧葉，那如夏雲靜湧的樹冠，當然我也愛吃它那果仁。

「白果樹下有花園，

一羣小主人。

我們大家真高興，

有志氣，有精神，

都像白果樹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們要撐到天邊摩到雲。」

往年做的七七幼稚園的園歌應着卡車的節拍，不調和地從我嘴裏哼着。

車轉下平疇了。跑完了一段大拋物線形的弧道，經過了中西清真孤老院，公路平直了起來。

水牛山上的銀杏亭也看見了，山上的芭蕉依然青翠，這是文委會所經營出的小公園。隨着公路邊上的一道園門，和門上的橫額我所寫的水牛山三個字，都還沒有折毀。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鳥在唱歌。

我們大家真快活。

學讀書，學寫字，

××××××××，

都像水牛推磨兒。

不做聲，不洩氣，

我們要邁着脚步踏着地。」

七七幼稚園歌的第二節又在我嘴裏哼。卡車煞車了，已經停在了白果樹下。

大家連忙跳下車。「尹家灣五十號」張着大口和我們親吻。

宏敞的外院打掃得很乾淨，並不怎麼顯出經過了風波的樣子。空氣清新得很。小白花狗已經長大了。它有點怕我，見到我沒有表示親熱的歡迎，但也沒有拒絕。這是因為我向來不大喜歡狗的原故。我愈朝前進，它愈朝後退，最後率性各自掉頭走向遠遠一邊去了。

西北角上的七七幼稚園早就停頓了，我所寫的園額是還存在着的。推進門去，兩間房間裏，前間堆積着一些柴，後間是空的。壁上用有色紙剪貼的一些星星和新月，「兒童樂園」幾個字還存在。窗戶沒有開，陰森肅殺之氣在這兒特別嚴重。

轉進西側的內院看了一遍，再穿向東側的內院裏去。俠公，翰笙，及其他幾位駐鄉會友在大禮堂門前站着。內院也都打掃得很乾淨。尤其這東內院，因為去年年底房主人慶祝七十雙壽，整個黑漆了一道，又在四處加了一些匾對，很顯得金黑輝煌。

辦公室，除掉西廂房一間辦報銷的清理室外，都是空的。辦公室的桌椅及一切用具已經點交，還集中封存在原作圖書閱覽室的一間大房裏面，就在大禮堂的右手。

大禮堂裏，總理遺像和遺囑都已經撤消了。兩名看守家具的衛兵，擺了兩尊床，在那兒晝寢。

「家具爲什麼還不搬去呢？」我問原任秘書何成湘兄，他是經常駐鄉的，惰性地還以秘書的資

格照顧着善後事務。

——「據總務處說，還沒有卡車運。」

——「樂得兩位衛兵，閒得沒法，白天只是睡覺。」另一位朋友這樣插說。

一位衛兵大概是受了驚擾，側身起來，揉了揉眼睛，望了望我們，又躺下去了。

我在縈念着：七七幼稚園至少應該維持下去才好，小孩子們受着這樣的打擊，未免過於殘酷。但是會被解散了，會友們自然會分散，大家的兒女也就隨着散開，幼稚園的必要似乎也沒有了。

——「這房子是政治部發給我們的嗎？」俠公忽然這樣發問。

——「那裏，在文委會成立以前，我就住在這裏面了。」我回答着。「房主人把整個的院子租給了我，年租二千元。」

——「哦，年租？」俠公大吃一驚。「山洞的房子月租一千元，我還以為便宜得很呢。」

——「但有趣的是，」另一位朋友說：「這院子政治部卻打算收回，目前是一准予清理室暫任。」

四 塞翁之馬

散居在附近的會友和眷屬，陸續都聚集攏來了，大家都很高興，但男的和女的卻自然分成了兩組。

朝門外，白果樹陰下，一段階沿。在前本來是衛兵站崗的地方。平常一出一入，對衛兵的答禮總不免要舉手或點頭，而且匆匆而過。今天沒有這樣的麻煩了，男的一組十幾個人，不期然地品排着坐在這階沿上，面臨着公路聊天。

談談國內，也談談國際；談談身外，也談談切己。

國內究竟是在進步的，民主兩個字至少是可以不犯禁了。

國際必然趨向團結，即使有人主張孤立或分裂，但事實上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非趨向團結不可。是人民的意志在作主宰，形成爲歷史的規律。

日本在今天必然策動和平攻勢，重臣財閥派尤且衷心願和，條件卻不容易講。日本內部有矛盾，盟國內部也有矛盾。甲國能滿足的條件，乙國不見得能滿足。一國之中甲派能滿足的，乙派不見得能滿足。待條件還未講好，有大的力量參入，情狀便立即改變。

蘇聯的參戰是必然的，只是時間的問題。日本的和平攻勢也正是促進蘇聯參戰的一個重要的因數。蘇聯不能讓一位好戰的選手被留下來，在十年或不足十年之後，在遠東，再來和他作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大家目前雖然閒暇，有爲的日子還在後頭。都在滲錯着談，談得無拘無束。

我自己痛罵了四川歷史上的幾位大文人，司馬相如，楊雄，三蘇父子。他們專門做帝王的花瓶，而三蘇父子尤其是反對王安石新政的死黨，可謂胡塗透頂。

胡風不知幾時回到了他的私寓裏去，同着太太一道來了。黃色短褲，潔白短袖襯衫，好像洗過一次澡，精神煥發地，全身發着新鮮的微笑。

坐在階沿上的人都沒有起身來作那種不必要的客套，大家都以融洽的無拘束來表示歡迎。

我向太太寒暄了一下，她穿過我們的排排坐，想走進門去參加院子裏面的女兵組，胡風卻來參加了我們的排排坐。

正當胡風夫人將要走進朝門的時候，我的夫人從裏面出來了，看見我們品排的坐着，她笑了，而且很爽朗的說出：

——「真是「無官一身輕」呵！平時誰也不會坐階沿坎，今天大家都在這兒坐着。」

也有人說明：平時有衛兵站崗，當然不好在這兒坐了。這話微微有些抗議的性質，是說平常也很平民化，並不是因為丟掉了「官」才平民化起來了的。

我忽然說起，我也曾說過這樣的話：「有官本不重，無官身更輕。」

盧鴻基也來了，坐着滑竿，我們這次卻大家都起來讓了路，讓滑竿一直擡進院子裏去。

鴻基並不是一個人來，他是隨帶着了和我們爭奪朋友的死敵。他的肺病發作已經三年了，一直睡在鄉下靜養——其實靜或有之，養是說不上的。他的臉色慘白，有點浮腫。隨在他身後的這敵人在狞笑：機關裁撤了，看你這個俘虜朝那裏走？

五 離合歡悲

從大禮堂暫時把兩位衛兵老爺請了出去，設下了四張席面，坐得滿滿的。

廚房大司務老金的手腕真不錯，今天的席面做得特別可口而又豐富。他是成都人，五十多歲了，以前來會的時候本不識字，做了四年多大司務公然能寫能讀了。他是住會的，當我每年在鄉下住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黃昏時候都看見他在大禮堂門前的天井裏讀新華日報。文委會雖然解散了，清理室還有幾個人留着，他便不肯離開。

已經遣散了的勤務兵，凡是在附近居住的人都跑來幫忙。我失悔在初關照鄉下朋友的時候，沒有說多備一兩席。各家的小朋友們都沒有可能來，也是一件憾事，不然的話，不是還可以聽聽他們唱七七幼稚園歌和其它的兒歌嗎？

大家都吃得很高興，有酒，也划了拳，和往日一有紀念集合時的情形似乎並沒有兩樣，但似乎也有兩

樣。

飯用過後，多數的朋友都集中到我們的住房裏閑談。那本是外院北牆下的一座原有堆棧，坐北向南的土牆長條房子。我們把它隔成了三間，開了些窗眼，覺得也還適意，每年暑間我們都是回到這兒來住的，住到霧季的時候又搬進城去。因此所有一切動用的家具都還保存着的，但今年是不是下鄉來住，卻在考慮。

院子很大，做研究院倒很適宜。可惜離城太遠，交通不方便，而且太孤單了。

研究院有希望麼？

很難說。要想找有財力的人資助文化事業，中國似乎還沒有現代化到那步田地。即使有也不能不有所顧慮的。國際間呢？顧慮恐怕還是一樣的多，左有左的顧慮，右有右的顧慮。

鹿地研究室的山川君來了。中午的聚餐本來是邀約了他們的，也因着顧慮，沒有出席。我走出房門外迎接着他，他不願久留，只站在院子裏談了一會。

他不久要同鹿地一道到昆明，是受了美軍的邀請。但阻礙卻很多。研究室附近，近來白天有異人換番巡邏，甚至連夜裏也有。

研究室相距不上半里路，在公路的那一邊，靠近金剛坡的山麓，是我在三廳時代建立的，其後事實上

隸屬文委會，文委會裁併了，管理情報工作的二廳在繼續照管。

白花狗走來親近，它親近的是山川，不是我。它是由研究室裏要來的孤兒，它的母親在去年暑天早就被那兒的衛兵打去吃了的。

往年我只感覺着居鄉有打狗棍的必要，今年我感覺着居鄉有狗的必要了。

朋友們知道我有午睡的習慣，在中堂和西首書房裏的人都準備告別了。盧鴻基一人坐在東邊的睡房裏一座藤沙發椅上。我坐在床沿上陪着他。他從西裝的內衣包裹取出了一張像片出來，是我五十歲分送大家的紀念品。他要我在像片上簽上他的名字，我簽了，他頗覺吃力地，扶着杖，站了起來，眼睛裏的笑發着冷光。似乎想說什麼話，但終竟沒有說出什麼話。

朋友們照拂着他上了滑竿走了。

六 夜來風雨

本來打算當天就回城的，因為乃超的行李收拾費時，改在明天的清早。

俠公在我們午睡的時候，搭公路車回山洞去了。在他自然是不便久留，女用人走了，家裏有三個小孩，而他又是好爸爸。

我們也收拾了一下行李，作的是留去雙關的步驟。假使下鄉來住，因為大的一個孩子在進小學，也要到七月初才能來，東西留着不能不加一番檢點。假使不來，那就等日後有交通工具的時候方便運走。

黃昏時分，我同立羣，還有其他的朋友，一道到賴家橋去散步。兩位司機同志在院外調理着卡車。房主人的黃老太爺就在院牆脚下的田坎上督耕，那田本來是我們租用的菜圃，交還了他，他在趕耕，大約是想插秧子。

——「你們的鋪位都在裏面鋪好了。」同行的前任副官盧鴻謀向司機同志說。

——「不，我們要在車上睡。」

——「把車門鎖上不就好了嗎？」立羣插說着。

——「不行的，胎被偷掉一個也就不得了。」

——「從前在長沙大火的時候，」我說：「周副部長的車子便被人偷過一次，後來到了桂林才找着。門就鎖着，內行是有辦法打開的。」

朝西走，在成渝公路上走不上三百步光景便是賴家橋，一道石橋駕在一道小河上，這兒是一個車站，另外有兩三家店舖，賣飯食雜貨的。立羣在一家店子裏面買了點糖果和茶葉。

天黑下來了，鄉下沒有電燈，森森然好像回到了原始時代。

走回院子的時候，司機同志正從院裏把鋪陳抱了出來。

督耕的黃老太爺還在那兒督耕。水牛都疲倦得不耐煩了，耕到牆腳的石坎邊不肯轉身，黃老太爺站在石坎上幫忙拉着牛鼻索，死命地在那兒拖。

立羣有點不大舒服，她先去睡了，我在書房裏，在魚燭光下，展着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讀。

我讀完了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又讀完了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夜境很岑寂，心境也很岑寂，但我並不覺得我是一個人。

壁上掛着的一張斯大林的照片俯瞰着我，我自己絲毫也沒有睡意。

夜半過後突然刮起了大風，又在飄着雨粒，立羣也驚醒來了。我關心着車上的兩位司機同志。我想出去看看他們。

——「怕朝門關了，他們在車上會淋雨的。」

——「門不會關的吧，怕狗咬你呢！」

我實在也有點怕狗，把中堂門開了一下，外邊是漆黑的。雨是飄來雨並不大，大約不久便會住的。風倒相當猛，把魚燭吹滅了。

七 新的果實

二十號的清早醒來，已經五點過鐘。雨卻下得很大。

——「糟糕！司機同志們不曉得怎麼樣了？」

我趕着，冒着雨跑出去。朝門果然是關着的。

——「糟糕！」

我趕快去打開朝門。兩位同志就在屋簷下礙難容一人睡下去的乾地上面打着地鋪。看情形他們是靠着門坐了一個半夜。

我說了千萬聲對不住，請他們進來。天已經亮了，卡車也用不着看守，便把他們請到內院的休息處去，請他們再休息。

雨不斷地下着，似乎有綿下去的樣子。我們有點後悔，曉得是昨天趕着回城去就好了。我和立羣商量，想搭公路車回去，立羣也有這樣的意思，因為四個小孩子留在城裏，實在也放心不下。

算好，雨下到九點鐘左右也就開始住了。行李陸續搬運上車，最後替俠公運了一些煤。連人帶行李把卡車堆積成一座山了。

我們要上車的時候，立羣邀我同上水牛山去。路很淋漓，山上的花木已經呈出荒蕪的現象。銀杏亭已經傾斜，帶皮松木所綴成的花欄已經零落。銀杏亭三個字還在，署的日期是「甲申六月。」這是我去年下鄉時寫的。那時，亭才完成，山也才從墳堆中開闢出來不久。因為我愛銀杏，因為我愛水牛，所以我就借它們來作爲了亭名與山名。還不及一年便呈出了這樣凋零的現象。

各色的花帶着雨還寂寞地開着，大都是經過了攀折的殘餘，而被人委棄着的。

立羣主張折些回城去插花瓶，我感覺着有點不忍。

——「要關照一聲秦奉春才行吧？」

——「回頭關照他好了，丟在這兒，結果還是被人折去。」

折了一些柳穿魚，金貝介，美人蕉，和一些常見而我不知名的黃花。

一株矮矮的花柘榴，高還不及兩尺，僅僅在一莖枝條上開着一朵雙瓣而鮮紅，還有幾顆苦蕾。看來一定是今年才開始開花的。它引動了我。我想折下來，但又躊躇了。枝子有點垂，我起初還以爲受了雨，花朵重的原故。待我低下頭去細看時，它才是早被人折斷了的。我便下了決心，率性把它折了下來。

立羣還在菜園裏面買了一籬筐四季豆，又一籬筐黃芽白，是向合作社買的。合作社是文委會辦的合作社，只留了一位朋友在結束後事。合作社租了好些田地栽瓜種菜，也在一些荒山上墾了好些地面。租的

退租，墾的半就荒蕪了。我們所買的只是一些殘餘。

立羣說：「買回去可以犒勞用人。另外我已經買了好些豬肉，可以讓他們大打一次牙祭。」

走回卡車的時候，秦奉春也在那兒送行，我拿着花向他打招呼：「奉春，我們折回去插花瓶。」

——「好的。已經沒有剩下什麼好花了。都被人偷了去。文委會被解散的消息一傳出，菜也被人偷，花也被人折。開始是折，後來率性連根和土的搬走了。」

奉春說着這話時的表情和聲調，不是憤激而是憂鬱。水牛山公園是他一手一足經營出來的，連水牛山和銀杏亭兩個匾額都是他刻的字。他是美術家，做事很精細，因而也就徐緩，同人們背地裏稱之爲「施樂先生」。施樂是英文 SLOW（慢）的音譯。他費了一年多，將近兩年的經營，結果遭了蹂躪。這心情，我能夠了解，決不會是尋常的。

——「是些什麼人來偷的？」立羣問得相當憤慨。

——「還不是附近機關裏的人，毫無辦法。」奉春仍然以迂徐的調子熏鬱着。

卡車快要開了，我再進院子裏去繞了一趟，看忘記了什麼東西。中庭裏好些被昨夜的狂風吹折下來的銀杏極枝。我懷着惜別的意思拾起了一枝來，也想拿回城去在花瓶中供養。有一個青青的果實，沒有想出還在枝頭。

抱箭集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三三

十二

如花兒的

如花的

三五

八

——二是

——一是

一五六

六

六尺見方

六尺見立方

一五六

六

沒有了

沒有多少了

一七八

四

潰湧出來

潰湧了出來

二一〇

三

打橫着

打橫着的

二一〇

八

屋里

小屋里

二二八

十一

朝鮮人拐子

朝鮮拐子

二八六

四

是替

是在替

三五三

十

一朵

一朵花

三五三

十三—十四

合作社

刪去

抱箭集

• 有所權版 •

刊
行
者

上海燕書店
上海(18)汾陽路八十號

著
者
郭
沫
若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刊
行
日
期
三
十
七
年
九
月

基
本
定
價
國
幣
十
五
元
六
角

總(42)全(A-3-2)·1(0001-1000)

海
燕



新
書

抱 箭 集

——沫若小說·散文合集之二——

\$ 15.00

費 娜 小 姐

——巴人著·四幕悲劇——

\$ 5.50

賭 棍

——戈果里著·什之譯——

\$ 2.50

古 物 陳 列 室

——巴爾札克著·高名凱譯——

\$ 6.00

米 露 埃 · 雨 兒 胥

——巴爾札克著·高名凱譯——

\$ 11.00

“遺失街”風習

——中篇小說——

俄·俄斯賓斯基著·水夫譯

董 秋 斯 譯

傳

傑

克

倫

敦

馬背上的水手

愛爾文·斯通作

用。在傑克·倫敦以前，美國沒有自己的文學。傑克·倫敦不僅教化了美國，也用他的作品在不朽的文學界為美國爭得一席崇高的地位。這樣一個偉大人物，論出身卻是舊社會所不齒的私生子，上流人所憎嫌的海盜和乞丐。他的一切成就都是不屈的意志和無盡的血汗積成的。傑克·倫敦的書可以不讀，他的入卻不可以不知道。此時此地，在艱難困苦中掙扎的青年人，都可以從他的生平吸取無限的希望和勇氣。爲了這個緣故，我們把這個譯本獻給中國讀書界。

法國大文豪法朗士說，傑克·倫敦是美國的馬克思。這句話是否誇張呢？斯通這部書作了很扼要很正確的解答。五十年前，保守的拜金主義的美國，不但怕聽社會主義，連進化論都成了禁忌。傑克·倫敦的著作盡了最先的最大的啓蒙作用。

蘇聯文學史

全書四十萬言
分上下二冊

季莫菲葉夫著·水夫譯

本書內容包括自高爾基止於這次衛國戰爭戰後時期的文學對於蘇聯各個民族的文學亦有詳情的紀載尤爲可貴。

\$ 16.00

國家圖書館



001687421



2

書